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清〕計六奇 撰

明季北畧
上

中華書局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明季北略上

〔清〕計六奇撰
魏得良任道斌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季北略/(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4(2006重印)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ISBN 7-101-05088-3

I.明… II.①計…②魏…③任… III.中國-
古代史-明代 IV.K248.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28811 號

明 季 北 略

(全二冊)

[清]計六奇 撰

魏得良 任道斌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

*

830×1168毫米 1/32·27½印張·4插頁·630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2006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14101--17100冊 定價:56.00元

ISBN 7-101-05088-3/K·2233

點校說明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清初舊抄足本明季北略原爲張崧（慕齋）先生所發現，關於是書及其作者的情況，張先生在計六奇與明季南北略一文中已作了論述，見本書附錄。現就該書的點校工作做些簡要的說明。

計六奇著明季北略二十四卷，雖成書於康熙十年（一六七〇年），但因清初的文禁，一直未能付梓。直至嘉慶、道光年間文網稍弛，才有北京琉璃廠半松居士木活字本刊行。爾後，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上海圖書集成印刷局刊行石印巾箱本；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刊行鉛印本，有國學基本叢書本（也用萬有文庫名義印行）。一九五八年，商務又據舊版重印。以上通行諸本，文字與內容，基本一致，均非計六奇的原本，僅以篇數計，刪除二十三篇近一萬六千字。張先生曾以杭大藏抄本作底本進行校點，惜未及完成，即於一九六五年春病逝。

據我們所知，明季北略舊抄本除杭大藏本外，常熟曹大鏞先生亦藏有一部（簡稱曹氏藏抄本）。

最近，曹先生毫無保留地把他多年珍藏的抄本供我們使用，使此書的整理工作得以順利地完成。經過互勘，曹氏藏抄本雖筆誤甚多，不如杭大藏抄本完善，但藉此却可補正杭大藏抄本的蟲蝕、殘破之處。

這次重新校點，我們仍以杭大藏抄本作底本，參考了曹氏藏抄本、通行諸本及明史、明清進士題名

碑錄索引等。

爲了使史料翔實，而又無損於清初抄本的原貌，在校點過程中，我們對文中明顯的訛誤作了改正，空缺之處也盡可能予以補正，底本原有無名氏的眉批及校勘浮簽，則以「批云」的形式用單行小字補入相應文句之中，至於底本目錄中不詳明之處，如卷二十一殉難文臣，我們於其下補充了諸臣的姓名，以便讀者利用。這些，均在校記中作了說明。限於水平，舛誤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在校點過程中，承中華書局編輯部、杭州大學圖書館及徐規教授、常熟曹大鐵先生等惠予協助、指導，謹此表示感謝！

點校者

於一九八一年

自序

自古有一代之治，則必有一代之亂；有一代之興，則必有一代之亡。治亂興亡之故，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獨怪世之載筆者，每詳於言治，而略於言亂；喜乎言興，而諱乎言亡。如應運弘猷，新王令典，則鋪張揚厲，累楮盈篇；至勝朝軼事，亡國遺聞，則削焉不錄。若曰「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云耳」，「愚謂天下可亂可亡，而當時行事，必不可混」。況清世祖章皇帝嘗過先帝之陵而垂泣，為親製誄文以哀之。即今上登極，亦諭官民之家，有開載禎事跡之書，俱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加罪。是天子且著書與求書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使數十年來治亂興亡之事，一筆勾却也哉！予也不揣，漫編一集，上自神宗乙未，下迨思宗甲申，凡五十年，分二十四卷，題曰「北略」，以誌北都時事之大略焉耳。然於國家之興廢，賢奸之用舍，敵寇之始末，兵餉之絀盈，概可見矣。世之覽之者，拱璧唯命，覆瓿亦唯命云。謹序。

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無錫計六奇題於社峰王氏之書齋。

明季北略目次

卷一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始至四十八年庚申止

1 建州之始	一	2 清朝建元	六
3 蕭子玉僞稱都督	七	4 撫順城陷	八
5 清河城陷	九	6 劉杜二將軍敗績	一〇
7 楊鎬逮治	五	8 熊廷弼經略遼陽	一六
9 神宗崩	一七	10 紀異	一七
11 光宗貞皇帝	一九	12 附前挺擊青宮一案	一九
13 紅丸一案	二〇	14 熹宗登極	二二
15 顧樞論遼事	二二	16 河清	二三
17 兵餉增減	二三	18 楊嗣昌奏歲饑	二三
19 熊廷弼回籍	二三		

卷二 天啟元年辛酉始至七年丁卯止

20 瀋陽陷	三七	21 遼陽陷	附記遼事	三七	
22 袁應泰傳	三六	23 張銓殉節		三〇	
24 何廷魁投井	三三	25 崔儒秀自縊		三三	
26 廣寧潰	三三	27 高邦佐自縊		三三	
28 羅一貴自刎	三六	29 五監軍	附記經撫	三四	
30 熊廷弼傳	三七	31 毛文龍人皮島		三六	
32 毛文龍請餉	四〇	33 袁崇煥守寧遠		四〇	
34 毛文龍安州之戰	四三	35 趙率教守錦州		四三	
36 魏忠賢濁亂朝政	四三	37 點將錄	阮大鍼作獻魏老 指罵東林惡黨	四四	
38 天鑒錄	崔呈秀作獻逆奄 指東林黨	四五	39 選佛錄	明哲保身不附逆奄	四五
40 魏黨	四六	41 羣小謀陷正人		四六	
42 羣小封爵	四六	43 建生祠		四七	

44 稱功頌德	四七	45 楊漣慘禍本末	四七
46 移宮一案	四九	47 二十四大罪疏	五一
48 周順昌被逮	附魏大中 五二	49 羅織十七君子姓氏	六〇
50 左光斗	六一	51 高攀龍	六三
52 李應昇	六四	53 繆昌期	六六
54 周宗建	六八	55 巨璫巧借兇鋒艾除善類疏	摘句 六九
56 客魏毒害諸妃	六九	57 魏忠賢怒張后	七〇
58 異人歌	七〇	59 辛酉七年紀異	七〇
60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北京天變略抄 七三	61 傳國璽出	七六
62 清朝改元	七七		

卷二 天啟七年丁卯八月始

63 信王登極	天啟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 七六	64 客氏出宮	七九
65 陸萬齡下獄	七九	66 崔呈秀回籍	八〇

- 67 錢元愨參魏忠賢 十月二十五日……………八〇
- 68 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 十月二十六日……………八一
- 69 魏忠賢請鳳陽 十一月事……………八二
- 70 魏忠賢自縊……………八三
- 71 張瑞圖回籍……………八四
- 72 誅崔呈秀……………八四
- 73 姚士慎參田許……………八四
- 74 掠死客氏……………八五
- 75 聞香心動……………八五
- 76 贈諡諸臣……………八六
- 77 廷推六相……………八六

卷四 崇禎元年戊辰

- 78 思宗烈皇帝……………八七
- 79 倪元璐論東林……………八八
- 80 瞿式耜六不平……………八八
- 81 韓一良論賄賂……………八九
- 82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九一
- 83 溫體仁參錢謙益……………九一
- 84 袁崇煥陛見……………九二
- 85 毛文龍鳴綠江之捷……………九三
- 86 清兵屯錦州塞……………九三
- 87 清收諸部落……………九四
- 88 寧遠軍譁……………九四
- 89 錦州軍譁……………九七

90	錢文俊激變	……	九五
92	白水盜王二	……	九六
94	浙江水災	……	九七
91	漢南盜起	……	九六
93	誌異	……	九七
95	五虎五彪	補書	九八

卷五 崇禎二年己巳

96	劉懋請裁驛遞	參兵科左給事	……	九九
98	張延登請申海禁	……	一〇二	
100	無錫灾荒疏略	……	一〇五	
102	桂王寢殿坍塌	……	一〇七	
104	欽定逆案	……	一〇八	
106	劉應遇敗賊	……	一〇九	
108	吳煥奏秦寇	……	一一〇	
110	陳仁錫使遼東	東邊	……	一一四
112	鍾萬里解夢	……	一一六	
97	毛羽健論衛營兵	……	一〇〇	
99	南居益請發軍餉	……	一〇四	
101	馬懋才備陳大饑	崇禎二年四月廿六日疏	……	一〇五
103	倪元璐疏三案	……	一〇七	
105	喬應甲釀禍	流寇	……	一〇九
107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	一〇九	
109	李自成起	……	一一〇	
111	袁崇煥謀殺毛文龍	……	一一五	
113	袁崇煥通敵射滿桂	……	一一七	

114 逮袁崇煥……………二九

116 劉之綸死節……………三〇

118 商敬石射清兵……………三三

120 何大綱斬將……………三三

卷六 崇禎三年庚午

122 誌異……………三四

124 秦寇入山西……………三四

126 賊陷黃甫川 秦寇……………三五

128 劉懋言秦寇……………三六

130 清兵……………三六

卷七 崇禎四年辛未

132 黃道周疏……………三六

115 滿桂戰死……………三〇

117 黨還醇良鄉殉難 附諸臣……………三一

119 左應選固守昌黎……………三三

121 誌異……………三四

123 陝盜王子順苗美……………三四

125 賊陷河曲……………三五

127 楊鶴誤撫……………三五

129 劇賊神一元……………三六

131 徐孝婦剖肝進姑……………三七

133 吳執御論周延儒……………三〇

134	張彝憲總理錢糧	一三〇
136	楊鶴受降	一三一
138	洪承疇巡撫延綏	一三三
140	洪承疇擒趙四兒	一三三
142	趙大胤斬婦人首	一三四
144	混天猴陷甘泉	一三四
146	清兵	一三六
148	張真人請雪	一三七

卷八 崇禎五年壬申

149	元旦異雪	一三八
151	洪曹破賊	一三九
153	馬鳴世論三秦	一三九
155	高宏圖削籍	一四一

135	吳姓賑撫	一三〇
137	賊分三十六營	一三一
139	山西寶莊	一三三
141	吳姓奏官賊之謠	一三三
143	譚雄陷安塞	一三四
145	張獻忠起	一三五
147	誌異	一三六

150	賊流秦晉	一三八
152	西澳之捷	一三九
154	高迎祥諸賊	一四〇
156	周鑣論用內臣	一四一

157	皇子生	一四三
159	賊首名號	一四三
161	誌異	一四四

卷九 崇禎六年癸酉

162	周延儒罷相	一四五
164	內官監紀	一四六
166	河南諸賊	一四七
168	鄧祖禹罵賊 有附記	一四九
170	誌異	一五二

卷十 崇禎七年甲戌

171	袁繼咸論謫言官	一五三
173	信用內官	一五四

158	孔有德陷登州	一四二
160	百官進馬	一四四

163	知推館員	一四五
165	山西賊	一四六
167	賊犯湖廣	一四九
169	陳奇瑜威著關陝	一五一

172	袁繼咸論拜內官	一五三
174	諭罷監視太監	一五四

175	倪元璐請撤監軍	一五
177	陳奇瑜總督五省	一五
179	高傑降賀人龍	一七
181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一八
183	盧象昇勦楚賊	一五
185	曹文衡守唐縣	一六
187	熊文燦戴罪	一六
189	孝子趙仁	一六
191	誌異	一三
193	江右四大家	一四

卷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194	賀王聖劾温體仁	一六
196	宗秩改授	一七

176	陳子壯與温體仁有隙	一五
178	李自成降叛不常	一五
180	龐瑜死節 <small>附王端冕</small>	一八
182	賊陷陳州等處	一五
184	劉楚垣守荆門	一五
186	龔元祥霍山罵賊	一六
188	孝子高應豸	一六
190	童謡	一三
192	清兵入塞	一四

195	罷文震孟	一六
197	各舉所知	一七

- 198 鄭維璉告歸……………一七
200 曹文詔自刎……………一六
202 盧象昇戰功……………一七
204 流賊陷潁州……………一七
206 方震孺守壽州 井傳……………一七
208 賊陷巢縣 親見者述……………一八
210 賊襲廬江……………一八
212 包文達宿松死節……………一八
214 黎弘業和州自縊 附馮如蛟……………一八
216 鄭芝龍擊劉香老……………一八
218 孝子馮時化……………一八
220 陸貞女柏操……………一八
222 清兵……………一九
199 董其昌致仕……………一六
201 河南流寇充斥……………一六
203 擒爬天王……………一七
205 賊陷鳳陽……………一七
207 吳大朴守廬州……………一七
209 章可試守舒城……………一八
211 賊陷無爲州……………一八
213 石電戰死……………一八
215 李維樾守江浦……………一八
217 鄭芝龍小傳……………一八
219 旌貞女鄭氏……………一八
221 三峰大師傳……………一九
223 誌異……………一九

卷十一 崇禎九年丙子

- 224 陳啟新疏三大病根……………一五三
- 226 錢士升論李璉搜括之議……………一五五
- 228 倪元璐論參薦……………一九七
- 230 文場兼武……………一九七
- 232 成德下獄……………一九八
- 234 清兵入塞……………一九八
- 236 敘守京功……………二〇〇
- 238 謝陞罷職……………二〇一
- 240 熊文燦代盧象昇……………二〇三
- 242 李自成入西川……………二〇三
- 244 左良玉鄱陵之捷……………二〇四
- 246 張獻忠陷應城 附雲夢……………二〇七
- 248 劉大鞏守滁州……………二〇八
- 250 誌異……………二一〇
- 225 劉宗周論時政……………一五五
- 227 詹爾選救錢士升……………一九六
- 229 劉宗周罷……………一九七
- 231 童生瞿昌獻白兔……………一九八
- 233 謫金光宸……………一九八
- 235 鹿善繼定興被殺……………一九九
- 237 劉宗周疏責溫體仁……………二〇一
- 239 常自裕論流寇……………二〇二
- 241 孫傳庭擒高迎祥……………二〇三
- 243 河南光山之敗……………二〇四
- 245 楚中流寇焚竹山……………二〇六
- 247 宜城張烈婦嘗賊……………二〇八
- 249 楊爾銘救史可法 桐城人述……………二一〇
- 251 孝子彭有源剖肝……………二一一

252 孝子燕火不燃……………三二

254 陳烈婦傳……………三三

253 清朝改元……………三二

255 許給事上按臺書……………三三

卷十二 崇禎十年丁丑

256 溫體仁擬旨逮錢糧……………三五

258 李如燦直言下獄……………二六

260 朱國弼劾溫體仁……………二八

262 責臣罪己……………二九

264 史可法巡撫安廬……………三〇

266 黃道周七不如……………三一

268 陝西李自成諸賊……………三四

270 王忠軍噪……………三六

272 胡光翰戰死……………三六

274 左良玉立功驕蹇……………三八

257 陸文聲奏復社……………三五

259 楊光先參陳啟新……………二七

261 高起潛行部……………二八

263 楊嗣昌建議均輸……………二九

265 聖駕巡城……………三〇

267 鍾譚……………三三

269 李巖歸自成……………三五

271 賊犯荊州……………三六

273 賊擾江北……………三六

275 賊圍安慶……………三九

276	陳于王自刎	三九
278	賊陷六合	三三
280	清兵	三四

卷十四 崇禎十一年戊寅

281	玄帝降乩	三五
283	城蘆溝	三六
285	曾就義兵食對	三七
287	何楷劾楊嗣昌忘親	三八
289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三九
291	豫楚屢捷	四一
293	張獻忠請降	四二
295	清兵入燕齊	四三
297	虛象昇戰死	四四

277	諸將死難	三〇
279	誌異	三三

282	張任學改總兵	三五
284	黃道周經筵應對	三六
286	楊嗣昌論焚惑	三七
288	黃道周平臺抗辯	三八
290	陝賊勦降略盡	四〇
292	王燾隨州自縊	四二
294	羅汝才乞撫	四三
296	孫承宗殉節	四四
298	劉廷訓吳橋死難	四七

- 299 鄧藩錫不屈……………二四六
301 宋學朱濟南被圍……………二四九
303 廬州芝蔴湖浮碑記……………二五一
305 蘇州井中鐵匣……………二五一
307 蝗……………二五四
300 孫士美深州自刎……………二四八
302 鄧謙礫死……………二五〇
304 又碑……………二五一
306 錢肅樂和心史詩併跋……………二五三

卷十五 崇禎十二年己卯

- 308 內臣……………二五六
310 鄭二陽兵餉對……………二五七
312 京城浚濠……………二五七
314 礫鄭鄭……………二五八
316 郝敬卒……………二六四
318 術士鄭仰田……………二六六
320 張獻忠復叛……………二六七
309 王承恩哭夢……………二五六
311 建設齋醮……………二五七
313 吳昌時恨薛國觀……………二五八
315 鄭鄭本末……………二五九
317 陳繼儒卒……………二六四
319 左良玉破豫賊……………二六七
321 房景春父子死節……………二六九

322	楊嗣昌代熊文燦	二七〇
324	蟒蛇倉碑	二七二
325	誌異	二七三
323	賊間	二七一

卷十六 崇禎十三年庚辰

326	賑民	二七三
328	黃道周廷杖	二七五
330	薛國觀免	二七六
332	禁蕪	二七七
334	楊嗣昌駐襄陽	二七八
336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二七九
338	吳卿論兵弊	二八一
340	楊卓然議撫	二八四
342	歲饑	二八五
327	策貢士	二七三
329	徐石麒對三事	二七六
331	李振聲請限田	二七七
333	李自成敗而復振	二七七
335	羅汝才入川	二七九
337	楊嗣昌奪印歸印	二八〇
339	張獻忠圍桐城	二八一
341	誌異	二八四
343	山東丐婦	二八七

卷十七 崇禎十四年辛巳

344	薛國觀賜死	二八八	345	召周延儒	二八九
346	幸學	二八九	347	內臣王德化	二九〇
348	黃道周遣戍	二九〇	349	李自成陷河南府	二九一
350	錢祚徵罵賊	二九三	附呂維祺	二九一	
352	牛宋降自成	二九四	351	李自成陷歸德	二九四
354	傅宗龍罵賊	二九五	353	羅汝才合自成	二九四
356	李自成稱闖王	二九六	355	劉國能自刎	二九五
358	左良玉屠臨穎	二九七	357	李自成兵逾百萬	二九六
360	李自成陷南陽	二九八	359	李自成陷襄城	二九七
362	張獻忠燬驛道	三〇〇	361	李自成陷河南州縣	二九八
364	楊嗣昌自縊	三〇一	附劉振之等	二九八	
366	張獻忠陷泌城等處	三〇三	363	張獻忠陷襄陽	三〇〇
368	河南袁時中	三〇五	365	張羅屠隨州	三〇二
			附徐淳	三〇二	
			367	山東李廷實	三〇四
			369	秦安土寇	三〇五

370 誌異……………三五

卷十八 崇禎十五年壬午

- 371 降座揖相……………三〇七
- 373 天壇……………三〇八
- 375 謝陞削籍……………三〇
- 377 免稅停刑……………三一
- 379 吳履中論二失……………三一
- 381 誅陳新甲……………三二
- 383 劉宗周言六事……………三三
- 385 定王做書……………三四
- 387 王佐聖遵義遇害……………三六
- 389 李自成屠陳州……………三七
- 391 張氏商丘自焚……………三二
- 372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三〇七
- 374 駕幸地壇……………三〇八
- 376 馬士英起用……………三〇
- 378 蔣德璟人相……………三一
- 380 黃道周復官……………三二
- 382 召王應熊……………三三
- 384 劉宗周削籍 附熊開元……………三四
- 386 山東李青山……………三五
- 388 孫傳庭殺賀人龍……………三六
- 390 李自成決河灌開封……………三七
- 392 李自成屠南陽……………三二

- 393 李自成圍汝寧……………三三
395 李自成陷襄陽……………三三
397 左兵擾武昌……………三四
399 王永祚投江……………三五
401 張獻忠陷舒城……………三六
403 賀一龍陷無爲州……………三八
405 張獻忠僭號改元……………三八
407 張獻忠陷太湖……………三九
409 清兵入塞……………三三
411 宋玖殉節 附張瑤……………三四
413 造船航海……………三五
415 附記 無錫諸生逐縣令……………三七
- 394 左良玉屯襄陽……………三三
396 李自成入荊州……………三三
398 左良玉避李自成……………三四
400 梁玄昌家難……………三五
402 張獻忠襲廬州……………三七
404 革裏眼人英霍……………三八
406 黃得功逐賊……………三九
408 洪承疇降清……………三九
410 姜瀉里死難……………三三
412 張宏德貽禍萊陽……………三四
414 誌異……………三七

卷十九 崇禎十六年癸未

- 416 元旦失朝 新史……………三三九
- 418 周延儒 附吳昌時……………三四一
- 420 審吳昌時 昌時字采之 甲戌進士……………三四六
- 422 宋應亨不屈……………三五〇
- 424 蔣臣奏行鈔法……………三五二
- 426 上用銅錫木器……………三五三
- 428 附記二異……………三五四
- 430 左良玉避自成……………三五六
- 432 徐標入對……………三五七
- 434 李自成陷常德……………三五八
- 436 李自成殺羅汝才……………三五九
- 438 鄖陽古劍……………三六一
- 440 李自成陷保康……………三六二
- 442 孫傳庭攻拔唐縣……………三六三
- 417 祭十二陵 新史……………三三九
- 419 周延儒續記……………三四三
- 421 董心葵大俠……………三四七
- 423 北都崩解情景 附記……………三五〇
- 425 搗錢造鈔 新史……………三五二
- 427 李自成陷承天 附蕭漢……………三五三
- 429 李自成屠黃陂……………三五六
- 431 馬世奇入對……………三五七
- 433 李貞罵賊……………三五八
- 435 李自成襲殺左革……………三五八
- 437 李自成擅號設官……………三六〇
- 439 高斗樞守鄖陽……………三六一
- 441 顧君恩議取關中……………三六二
- 443 孫傳庭逐李自成……………三六三

- 444 孫傳庭汝州大敗……………三六四
 446 孫傳庭夫婦死難 附喬元桂等……………三六六
 448 黃綱一門盡節……………三六八
 450 南企仲罵賊 一刻南師仲……………三六九
 452 余應桂總督陝西……………三七〇
 454 榆林諸將殉義……………三七一
 456 鄧太妙賦詩 附記……………三七三
 458 李自成陷甘州……………三七四
 460 張獻忠屠蕪水……………三七五
 462 黃州異僧……………三七七
 464 張獻忠屠武昌 附崔文榮賀逢聖……………三七九
 466 李乾德岳州三捷……………三八三
 468 蔡道憲長沙罵賊 附林國俊馮一第……………三八五
 470 趙某歸張獻忠……………三八七
 445 李自成入潼關……………三六五
 447 吳從義赴井……………三六七
 449 焦源溥罵賊 附焦源清……………三六八
 451 中部知縣朱新達……………三七〇
 453 李自成祭墓……………三七一
 455 李自成屠慶陽……………三七二
 457 李自成陷平陽……………三七三
 459 張獻忠屠蕪州……………三七四
 461 張獻忠陷黃州 附易道遠……………三七六
 463 張獻忠入麻城……………三七八
 465 張獻忠大敗……………三八二
 467 蔡道憲續傳……………三八四
 469 史可敬叛降張獻忠……………三八七
 471 朱國柱常德罵賊……………三八八

472	楊夫人罵賊……………	三六九
474	劉熙祚永州罵賊……………	三九〇
476	張獻忠復陷岳州……………	三九二
478	袁州兵荒……………	三九三
480	左良玉復武昌等處……………	三九四
482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三九六
484	沈萬登復汝寧……………	三九八
486	宋光祖賊傷……………	三九九
488	羅尚文殺僧……………	四〇〇
490	三藩賊禍……………	四〇一
492	左良玉始末 <small>漢陽王世顯著</small> ……………	四〇四
494	李自成入楚始末……………	四一一

卷二十 崇禎十七年甲申

495	元旦文武亂朝班……………	四一四
-----	--------------	-----

473	張鵬翼衡陽罵賊……………	三六九
475	題詩永陽驛署壁……………	三九一
477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三九二
479	南昌猛虎……………	三九四
481	劉承胤復衡沙……………	三九五
483	胡公平三縣土寇……………	三九六
485	王漢戰死……………	三九八
487	荆偉被殺……………	四〇〇
489	四川犯官……………	四〇一
491	誌異……………	四〇二
493	張獻忠入楚始末……………	四〇八

496	風變地震……………	四一五
-----	-----------	-----

- 497 降乩……………四三五
- 499 李自成僭號……………四四五
- 501 曾應遴言撥亂之策……………四四七
- 503 議撤寧遠……………四四八
- 505 李自成陷平陽……………四四九
- 507 元宵賊入城……………四四九
- 509 上諭……………四三三
- 511 馬士英奏……………四三三
- 513 劉孔昭殺叔……………四三五
- 515 廿六乙卯……………四三六
- 517 三十己未……………四三六
- 519 李自成僞檄……………四三七
- 521 張履旋投崖……………四三〇
- 523 馬嘉植疏……………四三三
- 498 清朝改元 正月初一……………四三五
- 500 李明睿議南遷 正月初三……………四二五
- 502 福嗣王奏……………四二七
- 504 曾應遴奏江右事……………四二八
- 506 何騰蛟……………四二九
- 508 李建泰督師……………四三〇
- 510 彭瑄奏……………四三三
- 512 東陽許都……………四三四
- 514 廿四癸丑……………四三五
- 516 廿八丁巳……………四三六
- 518 李自成僞封……………四三六
- 520 蔡懋德太原死節 附舉拱辰 應時盛……………四二八
- 522 山西全陷……………四三一
- 524 堪任督撫諸臣……………四三三

- 525 賊陷真定……………四三三
- 527 附記南遷得失……………四三四
- 529 三月己丑朔 張輝請監國南京……………四三六
- 531 初三日辛卯 李建泰請南遷……………四三七
- 533 初五日癸巳……………四三八
- 535 周遇吉寧武大戰……………四三九
- 537 初七賊陷大同……………四四一
- 539 初八宣府陷……………四四二
- 541 初九陽和陷……………四四四
- 543 十一頒罪己詔……………四四六
- 545 十三城門設砲……………四四八
- 547 十五屠庸關陷……………四四九
- 549 十七賊圍京……………四五〇
- 551 十八夜周皇后繼坤寧宮……………四五三
- 526 李邦華議南遷……………四三四
- 528 余應桂請調諸將……………四三五
- 530 初二日庚寅……………四三七
- 532 初四日壬辰 帝星落 封諸將……………四三八
- 534 初六日甲午……………四三八
- 536 周遇吉傳 附配劉氏……………四四〇
- 538 衛景瑗傳……………四四二
- 540 朱之馮傳……………四四三
- 542 初十徵戚璫助餉……………四四五
- 544 十二昌平陷……………四四八
- 546 十四孝陵夜哭……………四四八
- 548 十六報賊焚十二陵……………四四九
- 550 十八日申刻外城陷……………四五二
- 552 三月十九帝崩煤山……………四五四

- 553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四五五
- 555 內臣獻太子……………四五六
- 557 贊費氏詩……………四五九
- 559 後人姜女歎二首……………四六一
- 561 廿一得先帝遺魄……………四六四
- 563 後人紀先帝英烈詩三十七首……………四六六
- 565 諸臣投職名……………四七三
- 567 劉貢士曉天文秘數……………四七二
- 569 廿四日壬子……………四七五
- 571 保定始陷……………四七六
- 573 姦淫……………四八〇
- 575 選陞降臣……………四八二
- 577 廿八日丙辰……………四八二
- 579 程源移書丘祖德……………四八四
- 554 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宮……………四七七
- 556 宮人魏費節義……………四五九
- 558 諸女出宮詩三十首……………四五九
- 560 曹靜照宮詞……………四六三
- 562 劉青田繪圖……………四六五
- 564 又附七絕詩八首……………四七一
- 566 廿二庚戌……………四七二
- 568 廿三辛亥諸臣點名……………四七三
- 570 李自成改制度……………四七五
- 572 廿五癸丑携夾百官……………四七七
- 574 三月廿六勸進本末……………四八一
- 576 廿七吳三桂攻山海關……………四八二
- 578 程源移書勉唐廷彥天津事……………四八三
- 580 廿九程源移書曹友義……………四八四

581	四月初一戊午	四四
583	初五壬戌	四五
585	十一戊辰殺勳戚大臣	四六
587	十四日辛未私示	四七
589	十六癸酉載金入秦	四八
591	十九丙子東報急	四八
593	廿六癸未自成回京	四九
595	廿八廿九	四九
597	李自成祖墓	四九
599	李自成鑄錢	四九
601	附記野史	四九

卷二十一 上

602	殉難文臣 二十一人	五〇三
-----	-----------	-----

582	初四辛酉	四四
584	初六七八九十	四五
586	十二己巳自成東行	四七
588	十五壬申降臣思逃	四七
590	十七甲戌自成至永平	四八
592	廿五壬午示備登極儀物	四九
594	廿七甲申縱兵淫掠	四九
596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四九
598	李自成謠讖	四九
600	吳三桂請兵始末	四九

603	贊諸忠臣詩	五〇八
-----	-------	-----

604 西蜀吳子論……………五四九

卷二十一 下

605 殉難勳戚 七人……………五五〇

607 烈女 八人……………五七〇

606 殉難臣民 內外二十八人……………五五四

卷二十二

608 誅戮諸臣……………五七五

610 幸免諸臣……………五九三

612 從賊入都諸逆臣附……………六四三

609 刑辱諸臣……………五七九

611 從逆諸臣……………五九八

613 孔孟討賊文……………六四七

卷二十三 補遺

614 殺星降凡 萬曆……………六四九

616 雲護李白成……………六五〇

615 李自成生……………六四九

617 羣賊推自成爲王……………六五一

- 618 李岩作勸賑歌……………六五三
- 620 宋獻策等歸自成……………六五三
- 622 李岩說自成假行仁義……………六五五
- 624 劉熙祚死節 弔詩附……………六五六
- 626 李自成圍開封……………六五八
- 628 程源疏略 助河勸寇附……………六五八
- 630 頒罪己詔……………六六三
- 632 復方國安等原官附……………六六四
- 634 李自成渡河……………六六五
- 636 李建泰出師……………六六六
- 638 唐通人朝……………六六六
- 640 宣府總兵朱之馮……………六六七
- 642 宋孩兒起數……………六六八
- 644 帝后自盡……………六六九
- 619 李巖歸自成……………六五三
- 621 賊將官銜……………六五四
- 623 左良玉中州之戰……………六五六
- 625 長沙女子……………六五七
- 627 孫傳庭敗……………六五八
- 629 繪圖續紀……………六六二
- 631 召張真人建醮……………六六三
- 633 李自成傳牌……………六六五
- 635 李自成偽詔……………六六五
- 637 贊周遇吉詩……………六六六
- 639 白廣恩移書姜瓖約降……………六六七
- 641 居庸關唐通降……………六六八
- 643 杜秩亨議割地……………六六八
- 645 李自成入京城……………六七〇

- | | | | | | |
|-------------|---------------|-----|-----|--------------------|-----|
| 646 | 劉宗敏傳論…………… | 六七〇 | 647 | 李自成人大明門…………… | 六七二 |
| 648 | 偽詔…………… | 六七一 | 649 | 偽諭在京文武…………… | 六七二 |
| 650 | 贊魏宮人等投河詩…………… | 六七二 | 651 | 富戶汪箕…………… | 六七三 |
| 652 | 象泣…………… | 六七二 | 653 | 李巖諫自成四事…………… | 六七三 |
| 654 | 宋獻策奏削髮諸臣…………… | 六七三 | 655 | 宋獻策與李巖議明朝取士之弊…………… | 六七四 |
| 656 | 牛金星遇異僧…………… | 六七五 | 657 | 自成偽檄…………… | 六七五 |
| 658 | 自成詐稱符命…………… | 六七六 | 659 | 自成改衣服印契…………… | 六七六 |
| 660 | 公主夢帝后 附記…………… | 六七六 | 661 | 李自成死羅公山…………… | 六七七 |
| 662 | 李過降何騰蛟…………… | 六七八 | 663 | 乾清宮碑記…………… | 六七九 |
| 664 | 劉伯溫碑記…………… | 六八〇 | 665 | 總論流寇亂天下…………… | 六八〇 |
| 666 | 論明季致亂之由…………… | 六八二 | 667 | 寄哀時事詩六首…………… | 六八四 |
| 卷二十四 五朝大事總論 | | | | | |
| 668 | 國運盛衰…………… | 六八六 | 669 | 門戶大略…………… | 六八七 |

670	門戶雜誌	六九五
672	遼彝雜誌	七二八
674	北略總說	七二七
	附錄	
	計六奇與明季南北略	張峯
		七二九
671	東彝大略	七二二
673	流寇大略	七三三

注

〔一〕此目下有「長永獻照景宜裕統茂成泰弘康德永嘉昭隆」十八字。

明季北略卷之一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始

1 建州之始

□□□金之後裔也。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明初，分爲三種：曰建州，即□□祖地；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而，建州、海西悉境歸附，設建州等衛百八十，置都司二，一曰奴兒干以統之，官其酋，自都督至鎮撫有差。惟野人以絕遠，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每歲以十月驗放人貢，仍設馬市開原城。是時，建州衛指揮阿答哈出及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而釋家奴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耀於時，此建州之始大也。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哥帖木耳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之朝鮮，並失亡其印，於是稍衰矣。時童倉弟童山嗣爲建州衛。亡何，凡察、童倉歸建，朝廷詔更與印。比得故印，凡察藏更給者，乃分建州左右衛，剖二印，令童山領左，凡察領右，自此益熾，輒引北魯人邊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使詔諭，稍歸所掠，復款關。然七姓之亂，諸多死，子孫失其賜敕，不得官，以舍人人貢，賞賜大減，益失望，童山合毛憐、海西諸彝，人邊無虛月。成

化二年，遣都督武忠往諭，檄致童山，即□□之祖，(七七)先羈廣寧，尋殺之，命靖魯將軍趙輔督師三道，入搗其巢，斬首過當。築撫順、清和、襄陽諸堡，邊備日嚴，彝稍削，乞款貢，而朝廷亦欲與之休息，令童山、凡察後皆得襲，諸從者視先世遞貶一官。彝雖復貢，然時時以報童山為辭，往來患苦塞上。會大瑞汪直方倖功用事，巡撫陳越揣其意，疏言建□連結海西，(七八)名雖屏蔽，實懷異心，宜大發兵創之。乃以撫寧侯朱永為帥，副直行襲破之，頗有斬獲。而□益憤怨，(八九)深入焚掠，慘於往時，開原、廣寧之間，騷然煩動矣。居久之，其□完者禿貢馬，(九〇)乞入謝，許之，諸□復奉貢請襲如故，(九一)迄正、嘉間，塞上得更詐殺諱者，由此忿怒，數入邊，殺掠如成化時，遼之東西幾困。已，復稍輯。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佟姓，(九二)故建州枝部也，批云：枝部，猶舊王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九三)有膽略，為建州督王杲部將。杲屢為邊患。時李寧遠為總鎮，誘降□父，(九四)為寧遠鄉導討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父既負不賞之功，(九五)寧遠相其為人，有異狀，甚之，以火攻，陰設反機以焚之，死時□□□□甫四歲。(九六)寧遠不能掩其功，哭之盡哀，撫□□□與其弟速兒哈赤如子。(九七)□□稍長，(九八)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自謂有謀略。十六歲始出之建地，故其兵端，動以報復祖、父仇為辭，日與其弟勦兵秣馬，設險擺塘，自建東方。後時時於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於漢。萬曆十七年，有部彝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因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與都督指揮，使督制東夷，時九月也。□□既得名號，(九九)勢益強，有控弦數萬。旋以保塞功，至是乙未，復加龍虎將軍之

秩。初，□一兄一弟，□皆以驍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櫓而議，既則建臺，策定而下，無一人聞者。兄死，弟私三都督，□疑弟二心，□伴營壯第一區，落成，置酒招弟會飲，人於寢室，錮瘖之，注鐵鍵其戶，惟容二穴，通酒食，出便液。弟有二名婢，以勇聞，□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入宅腰斬之。長子數諫，□而殺弟，且勿負中國。□亦困之。□然□有氣而孝，□未嘗一日忘父仇也。洪巴兔兒，□之長子，□曾言罷兵，即囚之獄。二十九年辛丑秋，□襲殺猛骨字羅，□其勢益強。南關猛骨字羅與北關那林字羅俱海西部落，與□三家俱封龍虎將軍。□或人邊，□猛輒預報，得爲備，諸□皆心惡之，□尤甚。□會猛與那相仇殺，猛力不支，請救於邊吏，願爲乘障扞一圍，不許，遂求援。□時□潛有併海西意，□乃悉起以援爲名，襲執猛骨字羅買寨中，盡掠其貨。時邊臣遣使請救，□乃陽以女許猛長子吾兒忽答，□送次女歸內地，以苟塞前講說。邊臣亦因循不敢與較。□自是有輕中國之心。□而吾兒忽答外若撫養，旋羈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線。北關那林字羅、白羊骨乃約婚西魯宰賽自托，□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矣。□

三十四年丙午秋，□入貢，□以勒索車糧爲名，辭甚強。邊吏始倉皇請兵設防，而朝鮮亦報警，海夷、回波諸部落俱苦之。兵科宋一韓以棄地劫李成梁，□自後□遂不復貢，□時擁衆要挾，憑陵開原，邊臣懾悸，莫可誰何。原□之寨在寧宮塔舊趾，□三面臨河，一面阻山。其城係磚包砌重圍，□居內城，□隨住彝人三百餘家，皆親黨心腹。外城住彝約萬餘家，皆挑選精壯者。其遠近環寨故處之彝，約數十萬家。其地界，南鄰朝鮮義州，橫江爲界，離江千餘里。江外有十四道灣，係忽喇戶故趾，今

爲□併。^{〔四〕}又有王兀堂、王啤、古鐵等夷，皆爲□所併。^{〔五〕}西鄰、長莫、永莫、大莫、寬莫、新莫、靈陽、孤山、威陽、一堵牆、清河、散羊峪、馬根單、撫順、三岔兒口、白家衝、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鎮北關。北有混同江、烏龍江、白石江，江內先有灰扒、伯答里等夷，皆被□襲殺。^{〔六〕}掠部夷八千餘衆，悉入□地。^{〔七〕}另設置建彝千餘家，屯種此地。又有海西南關、舊趾、大黑山地方，亦併入□□。^{〔八〕}近屯兵二千餘家，在此住牧。九邊俱不毛，惟建州產珠及參與貂。最下赤松子，界鴨綠江而居。珠、江出也，其魚最肥。又東北數千里爲生魯，中國徒知其幅員三千里，不知東北數千里，戰敗渡河可居。東多茂松，貂巢其上，張弓焚巢，則貂墮於羅。取山澤魚鹽之產，易中國之財，故□日富云。^{〔九〕}

〔校記〕

〔一〕至〔三〕原空缺，據文意當爲「滿洲」二字，指建州女真。

〔四〕按阿哈出，亦作阿答哈出，明成祖永樂元年，杜明廷朝見，明以阿哈出爲建州衛指揮使，賜姓李名善誠。永樂七年，阿哈出死，第二年，其子釋家奴因從征有功，襲父職，升建州衛都指揮使事，賜姓李名顯忠。

〔五〕按「董山」，亦作「董山」。

〔六〕按「北魯」應作「北虜」，爲避清忌，「虜」改「魯」。

〔七〕原空缺，據文意當爲「酋」字。

〔八〕原空缺，據文意當爲「滿洲」二字，指建州女真。

〔九〕原空缺，據文意當爲「酋」字。

- 〔三〕原空缺，據文意當爲「努爾哈赤」四字。
- 〔四〕按叫場，亦作覺昌安，塔失，亦作塔克世。
- 〔五〕原空缺，據文意當均爲「酋」字，指努爾哈赤。
- 〔六〕原空缺，據文意當爲「努爾哈赤」四字。
- 〔七〕原空缺，據文意當爲「夷酋」或「東主」二字，指努爾哈赤。
- 〔八〕原空缺，據文意當均爲「酋」字，指努爾哈赤。
- 〔九〕原空缺，據文意當爲「努爾哈赤」四字。
- 〔十〕原空缺，據文意當爲「夷酋」或「東主」二字，指努爾哈赤。
- 〔十一〕原空缺，據文意當爲「酋」字。
- 〔十二〕原空缺，據文意當爲「酋」字。
- 〔十三〕至〔十五〕原空缺，據文意當均爲「東主」二字，指努爾哈赤。
- 〔十六〕曹氏所藏抄本此處有眉批云：「所棄之地，乃張其哈喇佃子也。」
- 〔十七〕原空缺，據文意當爲「虜」字。
- 〔十八〕原空缺，據文意當爲「東主」二字，指努爾哈赤。
- 〔十九〕原空缺，據文意當爲「酋」字，指努爾哈赤。
- 〔二十〕原空缺，據文意當爲「虜」字。
- 〔二十一〕原空缺，據文意當爲「東主」二字，指努爾哈赤。
- 〔二十二〕原空缺，據文意當爲「虜」字。
- 〔二十三〕原空缺，據文意當爲「東夷」或「東虜」二字，指建州女真。

〔四〕原空缺，據文意當爲「唐」字。

2 清朝建元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奴兒哈赤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是爲清之太祖，清朝建元實自此歲始。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茲姑從彙編所記。清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啟六年丙寅八月初十日止。

附記 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時有華道士云，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之，見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已。真人問諸神安在？聖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下界擁護矣。」真人曰：「聖何不往？」聖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時神宗季年，天下猶晏如，不信其說，至是始驗。」

是時災異略載於紀異中，而猶有一二可誌者。猶憶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午時，訛傳倭至，城野狂奔，浙直皆同。時無錫老稚，以爭入城而蹂躪死者甚衆。四野見有赤身披髮奔者，頃之杳然。至今故老猶謂陰兵亂也，異已。四十四年正月初三，南京天雨紅雪，與唐貞元二年京師雨赤雪同。貞元，德宗年號也。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五月，江西大水。六月甲子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天之示警爲何如矣！而上於萬幾概置不理，宰相方從哲徒以循默苟容而已。

3 蕭子玉僞稱都督

〔歲貢蜜，〕〔兼開蜜市，自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後不貢。至四十五年丁巳，相傳〕煉蜜爲糗糧，〔〕
撫臺疑其事，未敢言於朝，密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都督，叩命問故。子玉盛其儀仗，東臨敵境，敵不
郊迎，子玉大怒，詬之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東主聞之，慚然屬蒙鞭，
迎迓道左，供具甚豐腴，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朝
之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是詰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蜂死，是以不供。俟春枝花滿，釀熟
花衙，當復貢市如初。此瑣事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竝轡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
「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明。顧不忍貽天朝以辱耳。
爲我致意撫臺，批云：遼無疑卽李維翰。後毋再作許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中國每事
貽笑遠人，安得不啓其輕侮之心哉！

〔校記〕

〔〕〔至〕〔〕原空缺，當均爲「虞」字，指努爾哈齊。

4 撫順城陷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四月，□□□□□□伴令部彝赴撫順市，〔一〕潛以勁兵踵襲。十五日凌晨，突執游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事啣恨，大畧以護北關等爲辭。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敵兵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顧廷相、游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京師震動。

東主年六十，名辰，八子稱孺，主欲入邊。四王曰：「撫順是我出入處，必先取之。今四月八日，聞李永芳大開馬市，至二十五日止，邊備必疎，宜先令五十人伴作馬商，驅馬五路入城爲市，嗣卽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舉砲內外夾擊，撫順可得，他處不戰自下矣。」主從其計，卽命總兵麻承塔於十四日爲馬商前行，四王統衆夜至撫順，吹笛爲號，東主又與諸王引精騎五千接應。十四夜半，李永芳忽聞笛聲，大驚，又聞城聲沸，火焰燭天，報東兵已入城矣，遂降於四王，爲副總兵，卽薙髮服緋衣。刑科劾云：李維翰於撫順紅旗催戰，總兵張承胤叩門一見面議不得，倉卒赴戰，陷陣以死，誠可痛恨！在編錄勦內。

〔校記〕

〔一〕原空缺，當爲「努爾哈赤」四字。

5 清河城陷

閏四月，東主歸漢人張儒紳等，賈彝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實藉儒紳等以行間，謀最秘。五月十九日，統衆對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偵報：東主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宰煖合衆近十萬，北關備備不免。朝鮮已諧秦晉，李永芳亦降東締姻。七月，東主從鴨鵝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授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敵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爲敵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竝遭焚燬，唯參將賀世賢於襄陽邊外縱擊，得首級百五十四。

聞東主破清河先一日，二子猶與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張總戎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己長。二子微笑而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人據城門，延人諸騎。故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自後，破廣寧、破遼陽，總之先潰在中國，又遇敵之善戰善攻，故立破耳。按遼左之人生二子，則以一子私役於□□□，敵給之銀暨貂，卒歲而歸，值滿十五六金。□□□掠錢無所用之，□□□高積如山，欲歸者界銀三兩，令盡力負錢，命所過給以飲食，負重者致腰背盡折。故城破之日，□□□驅之而歸，□□□不必以兵威劫也。

七月，賜總兵張承胤諡，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校記〕

〔一〕至〔三〕原空缺，當均爲「東主」二字，指努爾哈赤。

6 劉杜二將軍敗績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楊經路錦用古行師不刻日編陣，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之北。〔一〕二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挺將西北軍，李如栢、馬林等爲後援，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爲西陲名將，勇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郵亭。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害死耳。」衆見其刀箭瘢如疹痘兒十朝時，問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曾見其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於舞蝶。當征關酋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功最上，議者擬匹寧遠功。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上心疑經略以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都督，著成績。掛簡東歸，時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藝場。家居，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忘報國者。□素畏杜，〔二〕稱曰「太師」，而不知挺威名，自將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兵萬餘禦劉。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險窮處，〔三〕從坦地橫絕其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昃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孰抗顏行？乘勝而前，

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不遮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耻乘舟，將裸形策馬。諸裨請授甲，將軍大笑，罵曰：「人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束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耶！」不顧，蹶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敵使人決上流，師衝爲兩，沒於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寒。陣甫成而暮，黑霧障天。敵萬炬忽明，火光下斫暗中人，我師不及張弓露刃，而將士成泥矣。敵兵於火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櫛其肉立盡，并獲杜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略授之總戎，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敵二寨，斬三千餘，始怖劉節制。既破杜師，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浙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曰：「杜師遣將軍威靈，幸抵城，深入敵疆，虞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良久，曰：「子與爾總戎厲行，安得傳矢，是裨我也。」僞官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俟矢。此矢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叱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號，今師抵城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敵地無烽火，晨始列騎代斥候。此去敵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不若一騎之驅較速。」劉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出交和矣。還報曰：「劉將軍俟砲乃行。」於是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枝，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於地，轉捷成營，敵騎不能衝突，兵得以暇列置火具。敵前隊斃於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間出勁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持以無衝者此也。始聞砲聲猶敦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砲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宿名頓墮，乃下令棄鹿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

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

按劉綎攻倭首關白之大將名行長，在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十一月十七日五鼓也，時在朝鮮地。又二十八年庚子二月十五，劉綎破播州楊應龍兵於綦江三峒。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關，萬峰插天，中通一線，師從間道攀藤魚貫入，至六月初七，遂破大城，應龍益。

子開□□獲浙之降人一兄一弟，（○）將斬其兄，其弟請釋。□□曰：「汝能始劉將軍來，則釋汝兄。其弟以救兄心急，從之。」遂留兄爲質，（○）而遣其弟往焉。先君子嘗云：「無錫秦燧，力舉千斤，聞滁州武狀元陳錫多力，往與之角。將栢木八仙檣列十六簷，菓盒悉具，設酒二爵，秦燧隻手握案足，能舉而不能行。陳錫則能行，力較大矣，然僅數步而止耳。惟劉綎繞庭三匝，而辭寤如故，其力更有獨絕者。」

去吾鄉六里有悟空寺，清初，寺有老僧，自言少年時嘗爲劉綎小卒。劉善舞刀，故世號劉大刀。每戰還營，以力竭，卽仰臥椅中，血染甲，手握刀不解，爲血所凝，漬於湯中，久之乃解。此僧親侍，故見之。

通紀云：戊午，撫順、清河相繼陷，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廢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往經略，賜劍一。九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蒼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單城上。己未二月十一日，楊鎬督師遼，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寶

水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麾下。李如栢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鴨綠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瞭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其占四夷來侵。上諭東征將士備邊。三月，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敵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乘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初四日，敵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闕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識者豫知爲敗徵云。及報至，舉朝氣索。諭楊鎬戴罪視事。廷議李如栢逗遛獨全，疑有謬巧，遣其弟都督李如楨代將，撤如栢候勘。戶科李奇珍論如栢先納□□弟素兒哈赤女爲妾，□□生第三子。彼中有女婿作鎮守，遼東落誰手」之語。初，去冬薊人云：□□苦饑，□□一日啜粥二盞。識者曰：「實者虛之，此未可信。」薊州亦以敵乞食爲喜。迨劉綎破敵寨，五穀滿圍困，敵之多謀類如此。

附記：杜松與劉遇節至瀋陽，行二日至渾河。松領五千人先渡，遇節隨後半渡，敵一鳴笳，萬騎突至。方抵北岸，敵分兩隊，一圍松，一圍遇節。松輪長鎗大戰，出重圍，遇敵將哈都，哈都被刺，走以誘松，松追至山前，復戰。敵兵見之，不圍杜師，獨圍杜松、哈都二人。杜師亦趨至，擁山下不殺。

入。松羅馬欲出，而四圍如鐵，遂殊死戰，自午至酉，師盡覆，因楊鎬誓師，先泄軍機故也。哈都、哈真二將，即以勝兵圍馬林於關口。後營被傷，乃金白、寶永澄所統者。馬林率師趨救，敵兵不知兩軍，遂驚走。哈都潛率兵從後殺人，馬師不及備，被傷二千。林收兵渡河，南岸駐扎。劉綎率師自牛毛寨進至馬家寨，二寨俱敵營。綎進戰，四王子不敵而走，綎乘勢追殺，四王子棄寨去。一王子率師五千趨救，行三里，遇綎而戰，綎斬其馬足，墮下救去。綎連破十餘陣，追入三百餘里，敵大懼，多散。然綎久戰亦疲矣，遂駐營休兵。一日忽報杜松戰勝云云，遂墮計。綎與兩王子力戰，自己至西，勝負不分。四王子退走，綎不知計，迫四里，四王子發矢中綎左臂。綎一手拔箭，一手輪刀復戰，面復中一矢，一王子乘勢殺之。時義子劉招孫前救，見綎已死，下馬負屍，右手持刀戰兩王子，被四王子一矢中心而死。

〔校記〕

〔一〕原空缺，據文意當爲「東虜」或「東夷」二字。

〔二〕至〔七〕原空缺，據文意當爲「虜」字或「敵」字。

〔六〕原空缺，據文意當爲「東主」二字，指努爾哈赤。

〔七〕原空缺，據文意當爲「虜」字或「敵」字。

〔八〕原空缺，據文意當爲「東主」二字，指努爾哈赤。

〔九〕原空缺，據文意當爲「敵」字。

〔一〇〕「敵」字原空缺，據曹氏所藏抄本補入。

〔一一〕原空缺，據文意當爲「東主」二字，指努爾哈齊。

〔一二〕原空缺，據文意當爲「東夷」或「東虜」二字。

7 楊鎬速治

八月十三日，上遣縱騎速治楊鎬。九月二十六日，刑科參失機諸臣功罪狀：「參看得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道，而曉曉置辯，曰未嘗私李如柏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柏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柏，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柏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故再出輒逃，而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柏身，託之傳自于鎬，則鎬之私庇如柏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柏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冀緩其師，而如柏偵知，令人于關外遶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行，兵受其創。見有松姪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可問。卽此舉動，已含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如柏伴與松酒淚拜別，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柏早已布置奸人，爲松鄉導，誘其暗入奸伏。蓋□□素所畏者，□□松與劉綎也，先得鎬告示，遂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爲鄉

斬陣逃游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

廷弼奏曰：「臣至各邊，相度敵之出路有四：東南爲靈陽，南爲清河，西爲撫順，北爲柴河、三岔河，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陣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要之大略也。」又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上諭「酌畧緩急」。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爲防。

〔校記〕

〔一〕原空缺，當爲「努爾哈赤」四字。

〔二〕按「魯」與「廣」諧音，爲避諱，而以「魯」代「廣」。下同此，不另注。

〔三〕原空缺，當爲「東主」二字，指努爾哈赤。

9 神宗崩

神宗御諱 詔鈞，穆宗之子。癸酉歲改元萬曆，至四十八年庚申七月十四日丙申，帝崩。

10 紀異

自古有國家者，一代之興，必有絕異之休祥著于始；一代之亡，亦必有非常之災祲兆于前。驗之天地，徵之人物，斷斷不爽者。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三月雞鳴候，西南方天上懸一關刀，口向上，凡一月而

滅。五月，遂生李自成，兵象見矣。三十六年戊申，南京大水，禾黍俱無。鳳翔哀應泰為淮徐道，黃河出碑，文云：「碑出干戈動，江東血水流。荒茫天地亂，發難鬼神愁。」末云：「洪武元年青田劉伯溫書于晝寢。」淮徐道袁啓未幾，應泰經略遼東，喪師失地，殆無虛日。

四十四年丙辰，廣寧婦生一猴，二角。是年清朝建國，號大清，太祖武皇帝即位，建元天命，開科取士，始有會元，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洪承疇登進士，是清有元而明無元，承疇後為清之勳臣，俱天也。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地震，自西北來有聲。山東地裂。龍關正陽門，河水三里赤如潰血，京師大震。陝西牛產犢，人頭人面。六月二十三日，蜻蜒自東南來，環飛蔽天，高者極青冥，卑及楹盤而止，彷彿如北方大風揚塵沙，莫能名其多也。人云海風吹來者。秀水有異鳥，人頭鳥身，集于樹，竟日乃去。大旱，秋旱尤盛。定遠富農劉子元捕蝗甚力，蝗如片雲墜下，將子元頃刻食盡。

四十五年丁巳，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四十八年庚申，蚩尤旗見，圓削而長二十餘丈，首鉅尾細，白光凝雲，若懸刃然，踰半月始隱。

一野史云：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彗星東起，長數十丈，闊四五尺，本粗末銳，其形如刀，自巽而乾，光芒映耀，即蚩尤旗也。自八月初見，至十月終始隱。是星見，主天下大亂。此野史一段，乃辛亥四月九日杜謙汪

館補書。

泰昌元年庚申八月始

即萬曆四十八年

11 光宗貞皇帝

帝諱常洛，神宗之子，萬曆十年壬午生，至二十二年甲午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銅鶴上，帝囑內侍曰：「移銅鶴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戲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講章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劉幼安當直，既數衍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帝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隱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誼請問，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四十三年乙卯，帝年三十四，時居青宮，有張差挺擊一事。神宗在慈寧宮，問帝曰：「你有什么話說來？」帝知神宗旨，乃曰：「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諸臣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神宗始悅。四十八年庚申八月朔，卽帝位，時年三十九矣。九月朔，帝崩，凡登極一月。詔以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明年改元天啟云。

12 附前挺擊青宮一案

初，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驀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搭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永用等呼集執之，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跡涉風魔，貌似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等定爲風癩。

提牢官王之來重加許問，言有馬三遺誘至廳，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召百官進，百官膝而前。時太子、三皇孫俱侍，上曰：「昨有風癩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們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止將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尋執太子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喜極，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上誤以爲別有所爭，命中涓擊下，承旨者挺杖交下，上令押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尋誅張差于市，斃龐保、劉成于內庭，事遂寢。于是麗王之來官，補何士晉于外。

13 紅丸一案

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進藥。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參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夫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祝言金丹，且倡言精知子平五星，夭壽莫逃，此不過借此以塞外廷之議耳。」奉令旨：「李可灼于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楊漣論內宮崔文昇用藥之誤，言：「帝疾，法宜清補，文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鄭宗周請下文昇法司嚴鞫，言：「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

昇，致先帝一旦崩逝，當寸斬之。」給事惠世揚奏：「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傷損先帝，科臣、臺臣論之。輔臣方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請究醫藥奸黨陰謀，謂：「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云云。南臺御史傅宗皐論崔文昇用藥之誤，御史馬逢臯、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昇用藥之故，請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請復先帝之仇，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線索。禮部尚書孫慎行參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罪，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昇，罪勝誅乎？」崔文昇身膺提督，當可灼進紅丸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諭：「李可灼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發遣南京。」三年，成可灼。御史郭如楚論李可灼之罪。

光、熹時有三案。三案者，挺擊、紅丸與移宮也。移宮一案已具于楊漣傳後。

14 熹宗登極

熹宗，光宗之子，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登極，即泰昌之元年也。

15 顧慥論遼事

九月十二日，御史顧慥奏曰：「六月十二日，□□□□以萬騎由撫順關，二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潭河。總兵賀世賢、榮國柱設防瀋陽，却之。然聞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

制闔外，胡匪不以開？「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健馬，而遂誦功于部院，不亦羞朝廷而貽敵人笑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而尚侈口遠城之無恙乎？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除天助云云乃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民窮財盡，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矣。」

自熹宗立，饑饉薦臻，不數載而流寇起，卒亡天下，此疏如操左券。

〔校記〕

〔一〕原空缺，當是「努爾哈赤」四字。

16 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袞親詣河橋目睹。至九月二十一日乙未，陝西撫臣李起元奏上。

時天變、地震與物怪多矣，而茲河清者何？予聞「黃河清，聖人生」。以衰晚而望至德，必不可得之數也，意者有易代之人起于世乎？

17 兵餉增減

御史鄭宗周奏曰：「京營兵，國初四十餘萬，嘉靖時尚二十餘萬，今止十二萬也。邊兵，原額九萬六千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此一萬二千七百之兵，何以議減？遠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三十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議增？」

18 楊嗣昌奏歲饑

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餉司楊嗣昌奏言：「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于荳箕、菱、稭。比渡江後，灶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糟糧，所在紛紜，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肆幾于罷市，小民垂棄偶語，思圖一逞為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然顧瞻閭左，民窮財盡。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為我皇上催科者！」

「百姓自己作賊」六字，十年來不幸而中。

19 熊廷弼回籍

九月十五日己丑，御史馮三元論經略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廷弼乞罷。楊漣奏曰：「議經略

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恨萬全之無策。」二十二日，御史張修德請貶廷弼，廷弼上疏求勘，因陳守遠之功。戶科王繼曾奉旨會議，奏曰：「廷弼掛衆議者三：以嫚罵爲氣魄，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騷擾，叛者淫劫，不能成功三。」

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數百人，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爲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閻鳴泰往濟，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爲廣甯固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敵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爲遼陽退步，戍金伏爲山東塘埭也。卽敵亦謂遼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爲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卧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不能大人大創，小人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費地，爲□所笑」，誠有如所歎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云云。遂繳還上方，席藁待罪。上命廷弼解任回籍聽勘。十月初十日，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

廷弼交代疏曰：「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自瀋、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瀋、河以

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爲敵陷，雖未遽復，而瀋陽、奉集、寬甸、蘇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已。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用銀二百三十一萬餘兩，米、豆用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取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減魯大砲，重二百斤已上者以數百計，百斤、七八十斤者以數百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其餘盔甲、胸包、臂手、甲梁、戰車、鎗刀、弓箭，以及鋼輪、火人、火馬、火鐘、釘櫃、牌櫃等項，皆以數千萬計。此交代之器械也。何一件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鬥氣所得來？何一事非職廢寢忘餐、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非職身親脚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年來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報敵緩急以爲說。前冬去春，敵以冰雪稍緩，輒闕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至如用李如柏、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閩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効？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既處凶地，着重擔，自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聽然怒。若此後議論不省，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矣！此臣爲經略與封疆并國家慮者也。」

〔校記〕

〔一〕原空缺，當爲「虜」或「敵」字。

明季北略卷之二

天啟元年辛酉

20 瀋陽陷

總兵賀世賢駐瀋陽。正月，報敵數萬騎抵渾河。昏候，報渡河近城矣。世賢大驚，備火藥于堞間，登城望之，敵兵尚離城四里，卽命發砲，未傷一騎而火藥已盡，須臾，圍城。次日，副總戎尤世功率萬人出戰，殺傷過半而返，堅守不出。經略袁應泰得報，命參將王世科率五千人赴援，敵將哈都殺之，軍盡降。攻圍十日，北門破，世賢啟西門單騎走，不數里至雙溪，遇李永芳哨騎五百，遂請降，與永芳同馬入瀋陽城，敵授副總兵。瀋陽既陷，敵以此城爲王都，號曰瀋京。

21 遼陽陷

天啟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先是，經略袁應泰聞瀋陽陷，與巡按張銓、分守道何廷魁、監軍道崔儒秀等會議，忽報敵兵自四里鋪至矣，命總兵侯世祿出敵，遇哈都、哈真二將，合戰，自午至戌，勝負未分，遂收兵至東山駐營。敵乘夜攻小西門，應泰命發火器連日，敵兵死者甚衆，火器亦盡。令監軍牛

維驪出小南門，助侯世祿再戰。維驪中流矢走，師潰，世祿不支，亦走。應泰與張銓、何廷魁、崔儒秀城上見之，知事敗，乃曰：「本院奉命專征，欲恢復疆土，掃平□□，(一)上報朝廷，下安百姓。無如天數至此，使謀臣不能決策，勇將不能奏功，遼陽會城危在指顧。若退守河西，不惟無顏面聖，抑且羞見諸將士，願繳尚方，誓以身殉。公等無聞外責，可速出城，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等曰：「我輩皆受國恩，今日患難時正，當捐軀報國，願相從地下，同爲厲鬼擊賊耳。」言未訖，四門報攻城，各分門而守。頃之，小西門火起，敵已登城。小南門內應開門，敵兵大人。應泰在東城樓拜闕謝恩，取劍自刎。儒秀繼死。張銓死守北門，見李永芳攻城，大罵「背國忘君逆賊」。永芳佯不聞，厲聲叱兵攻益急。須臾城破，銓于城樓猶罵不絕口，敵兵登城殺之。遍城火起，哭聲震地。何廷魁回署，與一妻二女投園井而死。時敵入城已晚，次日安民，驅至北城屯扎。敵兵乘機殺掠，城中大亂，軍民淫傷不可勝計。

附記遼事

遼陽生員楊某，順治十七年總督松江，與無錫進士劉果遠會飲，演梨園，酒酣，楊忽拍案呼曰：「止！板誤矣。」劉問曰：「老總臺精審音律乎？」楊曰：「予命亦藉是獲存。今南方蠻子俱說遼人做官，不知遼人昔已殺盡，十無一二。初，清之破遼東也，恐民貧思亂，先拘貧民殺盡，號曰「殺窮鬼」。又二年，恐民富聚衆致亂，復盡殺之，號曰「殺富戶」。既屠二次，遼人遂空。惟四等人不殺：一等皮工，能爲快鞋，不殺；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殺；三等針工，能縫裘帽，不殺；四等優人，能歌漢曲，不殺。惟

欲殺秀士。時予爲諸生，思得寸進，閉戶讀書，面頰肥白，被獲，問曰：「汝得非秀士乎？」對曰：「非也，優人耳。」曰：「優人必善歌，汝試歌之。」予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釋。楊述竟，卽于筵間親點板，歌一闕而罷。

康熙二年癸卯九月，予自通州歸，舟中有遼東人閱表，乃鎮江張副總之僕也。予問遼事，表云：「年五十一矣。昔萬曆四十八年，予方八歲，天命初破遼東，百姓俱匿山中。久之，招而出，卽命剃頭辮髮，故自幼不識戴網巾。遼有金、海、復、蓋四州，(一)金、復多山，海、蓋瀕水，乃驅四州之民近海，盡殺之。此天命初年事也。次年，殺窮鬼。又一年，殺富民。如此三年，而遼民靡有遺者。」與楊語略同。及天聰立，民始不殺。自後若無銀，卽云到中國去。始自寧遠入，繼自山西入，已而宣、大、後、遼、圍、京，凡四次，俱大獲而去。嗚呼！觀楊、閱所言，遼之兵燹可知矣。

〔校記〕

〔一〕原空缺，據文獻當爲「夷狄」二字。

〔二〕「復」字原訛作「富」字，現據明史卷四十一地理志及東元領武備志卷二一八改。

22 袁應泰傳

袁應泰，字大來，號位宇，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除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陞工

部主事，又備兵淮、徐，以歲饑發賑被參，移疾歸。起河南參政，備兵永平。會邊報警，庚申八月初九，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熊廷弼既以人言去任，十月初十，乃陞兵部侍郎，賜劍，經略遼東。既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命臣不得請告乞骸，病醫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譴，亦願編爲士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褒答。初，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降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彝以食盡投東，東輒撫爲銳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彝。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既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他苟活者無所諉辜，就曰：「遼不自亡，降彝亡之。」云。城陷，應泰于城樓上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爲恢復計。」復寄書辭其父，遂自縊死，內侄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而死。朝廷以應泰妄收降彝，輕信叛將，致亡瀋、遼，及明年十月，始得贈兵部尚書，予祭，磨一子入監云。

23 張銓殉節

公諱銓，字字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入爲浙江道御史，以憂歸，起按江右。會東事棘，巡按遼東。袁應泰方受降，公曰：「遼禍在此矣！」力爭不得。及遼陽被圍，公與應泰嬰城守。應泰曰：「秦不才，待罪經略，當以身殉之。按臣無關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城陷，東兵擁公出署，公不屈，將殺之。比出門，復引公

還，好言慰之，公終不屈，乃令二人強扶上馬，送還署。至署門，向北闕五拜曰：「臣不能報皇上。」復呼父母四拜曰：「兒不得事父母。」乃自縊死之。公美鬚髯，好讀書，在江西著春秋補傳若干卷。贈大理寺卿，再贈兵部尚書，諡忠烈，予祭葬，廕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建祠名曰昭忠，而特擢公父大理卿五典至兵部尚書。而與公同死者，又有按察司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公死事與他載微異，然殺與益總歸殉節而已。

24 何廷魁投井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改令寧晉，人為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擢西寧副使，降黎平知府。尋備兵遼陽，與袁應泰多牴牾，爭納降事不得，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爭遺其孥，公曰：「吾不敢為民望。」東兵濟河，請于應泰，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銳禦之，又不聽。城陷，遺署，懷印自投于井。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愍，廕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

25 崔儒秀自縊

崔儒秀，號徹初，河南陝州人。萬曆戊戌進士，除掖縣知縣。與要人忤，屏居數年。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盜，陞刑部主事，左遷令文安。復入為戶部主事，陞山東僉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亡矣。公

散家資，募健兒八百人，辭幕而行。公既以能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制，旁及奇門、六壬、太乙之屬，無不通曉，應泰傾心任之。亡何，納降起，公力諫，不聽。賀帥世賢有異圖，公諷之，質其家于遼陽。東兵攻奉集堡，小劔而去。尋舉衆攻遼陽，公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却。頃之，應泰所簡精兵自潰，降兵競起，刃人于衢，城閉，公慟哭，戎服北向再拜，步至都司廳事，自經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謚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而武臣死者，尤世功、陳策、童仲樸、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戚金、鄧起龍、秦邦屏、鮑臣、陳堯甫、段展及邦屏姊土官秦氏，並得贈卹云。

26 廣寧潰

遼東經略熊廷弼主守，駐閭陽，巡撫王化貞主戰，駐廣寧，二人議論遂成水火，此致敗之由也。天啟二年壬戌正月，化貞疏言：「臣願請兵六萬進戰，一舉蕩平。」且與粘化定盟，及虎墩兔愁歃血，又用遼將孫得功爲先鋒，欲共殺敵，廷弼俱言不可信，化貞不從。敵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虜萬衆至邊，策敵必不敢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驍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爲非計，乃止。敵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貴堅守一日夜，敵衆被炮擊死者甚衆，將解圍，復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略陣，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城陷，一貴自刎，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剃頭歸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闕然，爭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

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倉皇整行李四箱，以二囊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鬪，乃得出，得功遂踞城附敵。此正月二十二日事。廣寧既潰，化貞所招虜騎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幼小于途，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閩陽，適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護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幕職，不撤廣寧兵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之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殿後。時敵騎已東，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旋，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人關。

按臣方震儒在廣寧，尚卧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略走關上，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縊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批云：觀下文高厚未死，疑是高水之誤。

27 高邦佐自縊

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壽光知縣，招撫流移，爲山東循良第一。入爲戶部主事，出守永平，陞副使，備兵天津，陞陝西參政，丁艱歸。服闋，備兵薊州，尋乞養歸。會遼事孔棘，奉命以參政兼食事，分巡東寧。顧經撫不和，西酋內訌，勢且莫支，公不得已具文請告，已得允，而正

月二十日東兵渡三岔河矣。廣寧官吏皆遁，人多勸公西走，且謂「請告之身，可以無死」。公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若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太淑人楊氏訣，以匹馬二僕走松山，乞援于經略。公知必不可爲，乃親書一紙，令家童持信入關，其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寧，家有九旬之母，絕裾出山。抵任以來，飲食俱廢，意圖齋清迅掃，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關，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任家童二名，遣還原籍報信。誠恐關津阻滯，合給印批。」遂整冠束帶再拜，以印綬自縊。一僕高永、高厚謂不忍主人獨去，無給使令地下者，慟哭爭死，泳遂以書付厚，抱公屍呼號搶地，仰就其綬，跪自縊。時東兵且迫，經略命舉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未及以馬票給厚。厚年僅十九，有武弁盧科感公德，棄家護厚入關。有旨贈公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節，賜祭葬，廕一子錦衣世百戶，立祠。義僕高永、高厚卹銀二十兩。

28 羅一貴自刎

參將羅一貴守西平，東兵攻之，一日一夜不下，砲傷敵六七千人，屍與城平。敵夜半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李永芳知守將爲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堅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有旨贈一貴都督同知，襲陞三級。

29 五監軍

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牛象乾、邢慎言，時稱「同逃五監軍」。蓋三路之敗，亦有五監軍。上命官旗
拏解高出、胡嘉棟來京究問。

附記經撫

西虜以愍爲主，愍之順逆，西虜所視爲向背，亦東敵所視爲重輕。王化貞初意虎愍外助，永芳內應，饒倖浪戰，守備不設，不覺墮計。又孫得功者居賀世賢麾下，世賢東降，馳書得功約內應，故對陣時，得功忽分兵二翼退後，讓劉渠當先出馬，纔一交鋒，得功率衆先奔。劉兵見後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敵將哈都刺死。此時敵尚不信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熊廷弼引兵五千至，見廣寧已潰，遂率衆入山海關。以化貞言，失在柔而愚，信問諜，輕信遠人、西虜，以廷弼言，失在剛而復，不爲預備。然化貞匹馬就逮，百姓遮道而哭，吶喊三聲，廷弼回京聽勘，單騎夜行，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送，則寬嚴之分，剛柔之別也。御史謝文錦疏曰：「廷弼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圍固守而不可得。化貞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所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而視訴碎驚凌，漫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按熊廷弼號芝岡，楚人，吾邑鄒迪光督學三楚，拔之，蓋由武人文者也。未幾登進士，督學江南，歲試時，用封皮二條，將諸生自耳及肩封之，使不得左右顧。劣等被笞，有被笞而入學者。其待

文士嚴酷若此，則御軍可知矣。然廷弼本膽氣過人者，宜不畏戰，而反主守，是知彼知己，能剛能柔，一等人，真可將矣。然守定後戰，今日上揭，明日上疏，與樞撫爭執成仇，未免齒牙過利。臺省諸臣復多有隙，崔呈秀又最恨之。廷弼既與朝臣多怨，無功誅，有功亦誅，止爭先後耳，惟有解印南歸，可免吏議。惜戀棧豆，遂及于難，有以也。謝文錦疏云：「經撫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為輕重。乃幸災樂禍者，欲藉是以報其宿憾，或請速遣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不問者，近且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獨此疏為平心之論。及上命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審，熊廷弼一跪就起，言：「從田問起，原議住札山海，並無住札廣寧字樣。」躬，投一招揭。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公進刑部，是非自明。」廷弼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不肯進獄，暫到天仙菴住一日，請旨定奪。」廷弼遂自請詔獄。鄒、王云：「請遣王巡撫來。」化貞跪下大哭，言：「經略先不聽我過河大戰，河東寬大可戰，河西窄小難戰。及廣寧危在旦夕，經略領兵來救，後竟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干化貞也。」鄒、王云：「公必須引罪，還有在朝列班之日。」化貞投上一揭，亦一躬而散。熊廷弼審單內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宜用重典，以警將來。」至天啟五年八月，決廷弼，傳首九邊。

初，廷弼在閩陽，聞廣寧被圍，深憂之。方夜飲，忽思敵兵益熾，大呼曰：「可恨！」忽屏後亦云：「可恨！」廷弼驚曰：「是其麼人做聲？」屏後亦云：「是其麼人做聲？」廷弼命左右：「快去後面看來！」屏

後亦云：「快去後面看來。」左右人視，寂無一人。廷弼曰：「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屏後亦云：「待我自去看來。」廷弼且走且說，聽至屏怪，難道有這樣事。廷弼曰：「待我自去看來。」屏後亦云：「待我自去看來。」廷弼且走且說，聽至屏風，始知銅盆。廷弼曰：「這又來作怪了！」銅盆亦云：「這又來作怪了！」廷弼曰：「快把水來傾掉了！」銅盆亦云：「快把水來傾掉了！」水既去，銅盆遂不能言。廷弼心疑甚，不能寐。忽報廣寧內潰，王化貞奔至云。

遼事一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速，再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速，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廣寧事，廷弼以控扼山海而罪其西奔。然王化貞一敗實爲首罪，廷弼但不能收散卒固守寧前耳。惟殺化貞而成廷弼，始稱平允，至于傳首九邊，過矣！

30 熊廷弼傳

廷弼，號芝崗，湖廣江夏人。軀長七尺餘，少髯，有膂力，能左右射。年二十九，萬曆丁酉解元。戊戌進士，授保定府推官。召入爲御史，特命巡撫遼東。辛亥督學南畿，中蜚語，歸。己未，杜松等敗，神宗用御史楊鶴言，召公前往宣慰，隨授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遼東，賜劍。以八月初三受命，整頓年餘，會熹宗立，與中朝議多不合，爲閩科姚宗文構退，而以袁應泰代之。四閱月而遼陽亡。上忽思曰：「假令熊廷弼在，豈壞至此！」召公爲兵部尚書，且賜手詔曰：「汝當念先皇賜環之恩，朕在冲年，遭茲患難，勉爲一出，以全君臣始終大義。」公赴召出關，大司馬張鶴鳴設餞三十里外，冀有所囑。公手擊案曰：

「今日不得言邊事，鶴鳴由此卿公，適懲恩巡撫王化貞以分公權。職方郎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皆阻經祖撫。以公負才使氣，內外忌之，遂以五千人守右屯，而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辛酉十月，化貞進兵。壬戌正月，河西陷。一時廷臣胥欲殺公。在獄四年，會楊忠烈劾璫黨，人謂稿出公手。時有蔣應陽者，公門下將也，化貞乘璫意，譏應陽觀音經後有圖讖數語，遂坐妖言棄市，牽及公。越三日，四鼓，中貴捧駕帖至，公沈沐整冠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草！」從容就戮。賦絕命詞云：「他日儻拊髀，安得起死魄？絕筆歎可惜，一嘆天地白。」後輔臣韓爌爲之訟冤，得賜歸葬。

31 毛文龍入皮島

毛文龍，號振南，居錢塘，薦橋忠孝巷，與于謙同里。萬曆丙子正月十一戌時生。家雖貧，有英氣，虬髯，相者謂必登壇制閩。善騎射，尤嗜弈，嘗云：「殺得北斗歸南。」友問之，文龍曰：「行棋如決戰，對壘若交鋒，個中先天深意，誰能悟之？」道士道遜子寓西湖淨慈寺，文龍問弈，道士曰：「昔馬融有圍棋之賦，班固作弈旨之論，謝安賭墅而秦軍亡，費祿借談而魏敵却，玄機不能盡述。」因對弈，寓兵法于中，文龍頗悟。臨別授天書一函，遂曉暢兵機。神宗乙巳仲春，舅氏沈光祚爲兵部主事，因思入京，祈夢於于廟，夜夢少保示書云：「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作伴。」蓋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文龍五十歲作元戎，是老了一半也；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後袁崇煥止害文龍一人，是無伴也，夢亦徵矣。文龍入京，光祚薦于遼東總兵李成梁，補內丁千總。九月，兵巡道白某考武舉，文龍列名第六，遂署安

山百戶，陞遼陽千總，三載陞守備。熹宗初，經臣袁應泰命造火藥，兩月而辦，加遊擊銜。撫臣王化貞招武材，文龍入謁，補練兵遊擊。歷仕至此，俱由光祚所薦。閏兩月，進呈討差建功，化貞命往河東等處招致遺民，恢復疆土，遣千總張板等四人，兵二百，給劄百張，與海舟四號，米五百石，文龍遂往三岔河口。行至豬島，地可三十里，廬舍俱燬，寂無一人，止水牛二十三，取之。長年李景先各島頗熟，率勇壯二十人見，補千總。至廣鹿島，地七十里，令守備蘇其民擒島官胡可實，安撫七百餘人。至給店島，方三十里，命千總張鑾善執島官任光先，安民二百。至石城島，地五十里，命張板執島官何國用，安撫四百家。諸島官俱南人降清者。次又收復鹿島、長山島、小長山島、色利島、章子留島、海洋島、王家島。至彌申堡，文龍上崖駐軍，招集難民，歸者甚衆。是堡爲朝鮮地，過此二百里卽鴨綠江，乃中國與朝鮮界。過江卽鎮江城，城本中國地，萬曆庚申陷于清，命總兵佟養貞以千人居守。七月既望，夜，文龍率將士九十七人襲破之，獻俘，王化貞奏捷，授廣寧都司兼副總兵，駐鎮江。聞清兵五萬至，親往朝鮮借師，鎮江復失。文龍謀擇一島駐軍，以截清兵。李景先曰：「莫如皮島，大可四百里，環山峭壁。」文龍北行五百里，至島，荒茸無人，多蛇虎，悉射殺之，遂遷居于中。此天啟二年五月也。已而聞殺清之大將哈都，遼民歸者萬計。天啟三年，文龍與諸將計曰：「遼東要地，惟金州南通旅順口，北至三牛坨，西通廣寧，東可圖復。此城若得，陸扼建州騎，水可登州運糧，停泊。」遂命守備張盤、程鴻鳴等，率來自麻羊島往，止距海面四十里。七月初三，四鼓，至金州南門，各舉火把吶喊放砲，守兵五百從北門去。天明進城，安撫居民。蓋州領兵官佟養性至，敗却之。閏十月，聞敵集兵，將渡河。調兵三萬，統各將

陳繼盛、許日新等攻牛毛寨，王貴、杜貴攻烏雞，俱捷。命張盤守金州，文龍還皮島，奏捷，加左軍都督府都督。

文龍奏曰：「所駐須彌島，卽名西瀾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西瀾島，再後則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計，鐵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瀾從大路去，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水路去亦如之。義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西瀾、與敵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又曰：「敵入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可當鎮靜之鋒；遼、瀋來從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強敵之渡。必如是而寧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

32 毛文龍請餉

天啟三年十二月

夫牽尾倚巢，兵須用五萬，今臣有浙直等處南兵八千，挑選遼兵三萬七千，招練遼兵二千，已四萬七千矣。以五萬兵計，一歲之餉，並軍器、火器、盔甲、馬匹、船隻等項，應一百五十萬兩方能足用。自有東事，海內加派新餉，每歲四百萬，足供今日山海之用矣。尚有遼餉舊額每歲一百萬，今全遼已亡，此項銀兩所當給臣者也。三年以來，止給銀十一萬兩、米二十萬石，其毀養官兵、毀養馬匹乎？

33 袁崇煥守寧遠

袁崇煥，號自如，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天啟六年丙寅巡撫遼東，鎮守寧遠。正月初四日，忽報東兵入邊，初十外卽至寧遠，以星夜倍道疾馳，士馬疲罷，恐我師出戰，皆坐馬佞佛。時崇煥與總兵滿桂、趙率教、左輔等俱閉城不出。須臾圍城，騎可二萬，將鐵裹車撞城，聲轟然。久之，城爲之撼且碎矣。又用狀如雲梯而高過于城者擊撞，上以板遮蔽，兵藏于下掘城。垣墉將墮，以長堦沿石擲下，東兵多死。及攻既久，城基俱成凹龕，兵匿深處挖掘。城上以石擲之，又不能及。城將破，合城大懼，俱怨曰：「袁爺爲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時有通判某，浙江人也，有智略，急造火藥，不置炮中，勻篩于蘆花褥子及被單上，捲之，號「萬人敵」。藥甫成，通判燕火欲試，忽火星飛于牆上，立刻焚死。萬人敵着一火星卽不得生，其利害如此。守者用此擲于城下，東兵方攻城，忽見被褥遍地，大喜，趨出爭奪，城上望見，卽以火箭、硝磺等物擲于被褥上，火大發，撲之愈熾，火星所及，無不糜爛，延燒數千人。東帥大驚，解圍，詰李永芳曰：「汝言此城易破，如何若此難攻。」遂去。凡人內地二十日。合城百姓大哭，拜謝崇煥、滿桂等救命之恩。二月，經略高第報捷，崇煥、陸禽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左輔等各陞賞有差。順治十五年戊戌八月十二日，先君子曰：「予昔在滁州，遇椒客，自云居寧遠城，開肆鼓樓前，曾被圍中，故熟知其事如此，誠他書所未悉也。」東師既歸，練兵瀋陽，以圖再舉。明年六月，復攻寧遠，滿桂等大戰，敗走之。

頌天隴筆云：丙寅正月，東兵數萬渡河，其最勁無敵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鐵頭子」。三空至寧遠四百餘里，列城六七，土馬盡斂入寧遠城。遼之兵將深怨敵，故死守。廿三日，敵列營城下。次日，攻

東門，推堅車薄城。車用數寸厚板，冒以生牛革，藏健士于下鎗擊，壞城十餘處，矢石不能制。後擁鐵騎，李永芳督陣嚴酷。城內架西洋大砲十一門，從城上擊，遇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爛可數里，獨城下無以施。乃束芻積灌脂，滲以銃藥，燃之投下，車鱗疊不得開，焚死甚衆，斃其錦服者十餘人，所謂固山、牛鹿也。敵號哭昇屍而去。自辰至晡，殺三千人，敵少却。廿五日，佟養性督陣攻西門，勢更悍，先登，益衆。敵俱冒死力攻，城中藥之如前，擊殺更倍于昨。未晡，敵退。城中卒盡登陣，士女傳餐，每中敵，咸鼓掌歡呼，其勇可賈。敵自此竟退。使死士五十人鎗城而下，悉焚其遺棄車城。次日，拾敵矢十餘萬枝，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確黃庫亦已盡，危矣哉！

34 毛文龍安州之戰

文龍居島，聯絡朝鮮，招撫遼庶，時以遊兵出沒海外，牽制東師，使不得深入山海，敵人患之。天啟四年七月初二，遣人與龍議和。李永芳又致手札，言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文龍將來使暨手札差官進呈，上加左都督，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參將陳繼善、汪崇孝、遊擊陳希順、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能、毛承祿、程尤，都司俞書、許武元、項選、李鑣、張舉，各准實授；參謀葛應貞、王命卿加都司俞書；解俘官周世登、蘇萬良實授守備；歲運米二十萬。及七年四月，敵兵三萬攻郭山，殺朝鮮兵六萬，燒糧百萬。五王子、六王子、李永芳、賀世賢、麻城塔等攻義州。文龍遣參將毛承祿、陳繼盛等率兵萬五千赴救，使張曉以萬人設奇，自統八千後應，戰于安州，六王子

中流矢，兵敗。次日復戰，敵退八里。文龍與曲承恩斬七將，圍之。敵將潰圍北走。文龍入安州等處安民，回島奏捷。

35 趙率教守錦州

山海、喜峰各口，固爲要害，處處當防。然錦城敵所必爭，塔山勢亦相倚，宜令健將戍守。七年五月十一日辰時，東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分兵兩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面。總督趙率教同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力督各營將領并力射打，砲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敵屍填塞滿地。至夜，拖抬死屍，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馬兵圍城遊走。至六月初四日，敵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大礮與矢石打死敵兵數千，中傷數千。敵敗回營，大放悲聲。隨于焚化帥長屍骸處，見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時如天崩之狀，衆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錦州圍解，東行至小凌河扎營，留精兵殿後。是役也，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王子始去。後趙率教敗沒于漢化。

36 魏忠賢濁亂朝政

是時三韓新陷，九邊震驚，外事亦孔棘矣。乃天降殺星，窮兇肆惡，雖正典刑，未盡厥罪。延及申酉之際，奸黨楊、阮輩，猶以餘燼亂天下。甚矣！逆閹之流禍大也。

忠賢，北直河間府肅寧縣人。原名李進忠，本姓魏，繼父姓李。得寵後，因避移宮事，改賜名忠賢。

賢。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熹宗立，年十六，未婚。乳母客氏，侯巴兒之妻，年三十，妖艷，熹宗惑之，封爲奉聖夫人，出入與俱。時忠賢漸用事，私殺司禮監王安于海子，然與客氏尚未合。及熹宗婚，立張氏爲皇后，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客氏不悅，熹宗賞賚無算。客氏偶出，用八人轎，開棍五道，避之稍遲，輒笞。給事朱欽相、倪思輝奏之，被降。江西御史王心一疏救，貶三級。由是客氏勢益橫。忠賢謀結之，邀飲，六十肴一席，費至五百金，遂表裏爲奸，陞降任意。熹宗言動，客氏密報于忠賢。忠賢告假，則客氏居內；客氏告假，則忠賢留中。顧殺心猶未熾也。會高攀龍參崔呈秀，呈秀賄忠賢，高疏留內不發。于是羣小歸附，閣臣魏廣微、認姪，顧秉謙、傅櫛、阮大鍼、倪文煥、楊維垣、梁夢環俱拜忠賢爲父，客氏爲母。忠賢聽崔、傅、阮三人言，於鎮撫司設五等刑具，夾楞棍、杠、敲。遣校尉京城探聽，絲微必報，如有所發，賫命立盡。許顯純掌鎮撫，又殘忍第一。忠賢以左光斗、魏大中欲阻封蔭，切恨之。阮大鍼曰：「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崔、傅等遂謀一網打盡矣。

37 點將錄

阮大鍼作獻魏 指爲東林黨

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

38 天鑒錄

崔呈秀作獻逆奄 招束林黨

葉向高

孫承宗

韓爌

劉一燾

趙南星

楊漣

高攀龍

左光斗

孫居相

李邦華

喬允升

王洽

曹于汴

錢謙益

姚希孟

李騰芳

孫鼎相

徐良彥

文震孟

侯恪

熊明遇

沈惟炳

熊奮渭

周宗建

王心一

顧宗孟

姚士慎

張振秀

顧大章

又有非東林，為人正直不附魏黨，亦一網打盡。

孫慎行

鄒元標

韓繼思

易應昌

馮從吾

陳宗器

申用懋

陳仁錫

毛士龍

黃尊素

劉芳

李應昇

張慎言

房可壯

惠世揚

章允儒

劉弘光

蔣允儀

侯恂

游士任

張光前

賀煊

孫必顯

汪始亨

周順昌

侯震陽

張潑

劉宗周

鄭之麟

劉時俊

解學龍

瞿式耜

鄒維璉

等。

39 選佛錄

明哲保身不附逆奄

孫承宗

蔡復一

董其昌

王洽

申用懋

范景文

鄭之麟

姚士慎

楊朝棟

方應祥

申紹芳

魏浣初

侯恪

姜一洪

張璠

周詩雅

賀煊

張振秀

白貽清

程國祥

彭惟成

餘二十人

未錄。

40 魏黨

顧秉謙	魏廣微	王紹徽	王永光	霍維華	徐大化	周應秋	崔呈秀	閻鳴泰	邵輔忠	楊維垣
倪文煥	阮大鍼	卓 邁	李魯生	梁夢環	李 蕃	曹欽程	吳淳夫	孫國禎	劉廷元	孫 杰
劉志選	李春煒	黃克纘	賈繼春	劉廷宣						

41 羣小謀陷正人

傅樾、梁夢環曰：「葉向高用徽州門子汪文言爲中書，即可羅織此輩矣。」忠賢使許顯純勸文言，問楊漣、左光斗等十七人過賊多少？文言曰：「我不認得。此俱是正人，如何有賊！」五刑備極，文言呼天，寧死不扳累。顯純無如之何，自爲獄詞以進，卽索文言氣絕，使無所證。天啟五年四五月，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袁化中、顧大章等，後俱死于獄。

42 羣小封爵

魏忠賢封肅寧侯，姪魏良卿寧國公，世襲，孫魏鵬翼方五歲，世錦衣指揮。許顯純太子太保。田爾耕錦衣衛大堂，蔭正千戶。崔呈秀兵部尚書。後熹宗疾篤，忠賢加寧國公，魏良卿加太保，魏明望安平伯，加少師，魏良棟東安侯，太子太保。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

43 建生祠

江南巡撫毛一鷺建魏忠賢生祠于虎丘，南京指揮李之本建生祠于孝陵之前，總督蘇茂相建生祠于鳳陽皇陵之次，俱具本求上賜額，虎丘賜曰「善惠」，孝陵賜曰「仁溥」，鳳陽賜曰「懷德」。由是紛紛請建，真如醉如癡矣。聞鳴泰建生祠于通州及昌平門，一名崇仁，一名彰德。主事何宗聖建生祠于長溥，名顯德。巡撫劉紹建生祠于密雲，名崇功。其餘載之正史，不能悉錄。

44 稱功頌德

時上書頌魏忠賢功德者不可勝紀。兵部尚書霍維華奏曰：「廠臣茅土尚覺其輕，良卿太師尚餘一級。同年翰林王應熊笑曰：「味年翁兩個『尚』字，想當讓位與他。」維華面赤。越六日，削應熊等去。鄭芝龍受撫，豐城侯李承祚具本，請封魏上公、爲王。周應秋三十九疏，請封忠賢子姪爲公、侯、伯。郭允厚四十疏，請給忠賢莊田、祿米。薛鳳翔四十七疏，請給忠賢第宅、鐵券。李審呼忠賢爲「九千歲」。盧承欽請刻黨籍碑示海內。

45 楊漣慘禍本末

楊漣，字文瀾，號大洪，應山人。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丁未進士，授常熟縣尹。贈太子太保，謚忠節。公

初爲縣令，遷戶、禮、兵垣給諫，歷事三朝。以移宮一事爲羣小所忌，庚申冬告歸。癸亥起用，陞禮科，歷都御史。見魏忠賢、客氏專擅，遂聲罪首攻，于天啟四年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四罪之奏。權璫驚怖累日，既乃大泣于上前，云：「外邊有人計害奴婢，且謗皇爺。」上云：「前日有科道官沈參立枷事，你如何說？」忠賢知上意叵測，遂匿避疏不進。首輔葉素善璫，調停爲「姑不究」之旨；南北黨省交章劾忠賢，悉留中不報。越幾日，二更許，忠賢手封墨勅，不由關票，竟送該科，削璫等爲民。時值苦暑，鉏鑿鐵鎗，慘如炮烙。都城士民數萬，擁道攀號，爭欲礮官旂而奪公。公四向叩頭，告以君臣大義，始得解散。及至都城，竟下鎮撫。許顯純問：「你如何首倡移宮？」公答云：「我只見乾清宮之當靜，皇上之當尊，舊宮人當避新天子，九卿科道俱有公疏。至于宮內處得相安不相安，與我論移宮者不相干。」又問云：「你如何陷皇上不孝？」將刑具過來，「公答云：「有天日在上，此地明心堂，不要改作昧心處。」又問大計事，公答云：「大計時我在家，我在京時未遇大計。如今考選諸人現在，何不拿來對審？」又問熊廷弼賊事，公答云：「遼陽未敗時我尚豫上參疏，豈既失廣寧而反爲營脫？試問廷弼原招曾改輕半字否？」又叫：「加起刑來！」公云：「加甚麼刑，如今有死而已！」許顯純密承璫意，異刑酷拷，肉綻骨裂，坐臙二萬，五日一比，髓血飛濺，死而復甦。許顯純竟將頭面亂打，齒頰盡脫；鋼針作刷，遍體掃爛如絲，公罵不絕口。復以銅錘擊胸，腦骨寸斷，仍加鐵釘貫頂，立刻致死。時七月二十四日也。是夕，白虹亘天。接延七日，始得領埋之旨。隨行梟梟，田爾耕又復使人劫去。赤炎蒸暴，蛆蠅填集，止存血衣數片，殘骨幾根，以惡木殮之。老僕比賊身死，三歲幼弟驚死，親戚朋友填滿囹圄，家貨產業席捲掃蕩完贖。至崇

禎元年始得贈諡，子臧國子監生。子名之居。

46 移宮一案

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時，公在兵科，近瞻天顏，無病容也。初四聞不豫，初八日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妃進姬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痢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鄭同選侍日以看視為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公署禮科印務，將疏論，友人一作門人。徐養量止之。至十四日，有郭、王二皇親遍謁台省，泣訴宮禁危狀，謂：「帝勢必不起，鄭貴妃與李選侍日于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洩熹宗附己，勅以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于股掌之間矣，諸官侍俱不得近。并傳：熹宗時亦向人泣，謂：「皇爺爺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十五日，御史左光斗會議，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十七日，上召閣部科道入，曰：「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十九日，公從大臣再問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二十二日，大臣入，上曰：「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無效。」閣臣劉一燾、孫宗伯言及封李選侍儀注，上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二十六日再召，上音吐猶亮。二十九日甲戌召見，則曰：「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為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為堯舜之君。」又曰：「朕壽宮要緊。」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適內帷幔中小竪從上耳

語。上搖手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光宗前挾熹宗人，嘈嘈者久之。熹宗滯帷幔間，若推之出，熹宗失色，忿向光宗曰：「皇爺爺要封皇后，我等爲上請，急或誤也。」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李可灼進藥。九月乙亥朔五更，帝崩。公從大臣趨乾清宮，宮闈者持挺，固阻不容。公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你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闈者卻，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因奉上詣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三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官，公擁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共喝：「你們拉小爺那裡走。」急請回宮。上小，害怕，固欲奪上入。公亦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麼！」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向坐，諸臣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劉一燝奏曰：「乾清宮尚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公出，與左光斗、太宰周嘉謨語李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必不可令上同居。周乃草移宮公疏。初四日既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母子同宮，且欲垂簾稱制。有中使來，公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狠，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是如何說？」公曰：「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日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選侍順旨移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抗據，未便！」怒目視之。其人還。傳聞至初九、十二始移宮，公急促相臣方從哲曰：「聖上明日登極矣，無復往東宮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宮。」方云：「到初九、十二也」

罷。」公曰：「但苦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日仍在而人，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住無害。」公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天子矣，世間那有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即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寧宮。選侍何人，而居乾清宮不移耶？」時諸璫中有言：「先帝舊寵，從容些也罷。」公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是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倖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抬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宮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旨移宮，批云：「李選侍移居仁壽宮。李即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竊被緝。明日，上乃正乾清宮，升殿。」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

予按：鄭貴妃，慧人也，神宗寵之，生福王。李選侍，鄭黨也，光宗寵之。當光宗登極，鄭、李進美人等，遂致不起。光宗崩，李選侍猶居乾清宮，欲與熹宗同居，邀封后，垂簾稱制。而楊、左等以選侍素無德，又非生母，嫡母與養母，恐有武氏之禍，必欲令選侍出乾清宮，不與熹宗同居，豎議甚正，未免稍激，遂爲羣小所忌，而禍自此始矣。

47 二十四大罪疏

忠賢本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賣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微，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

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既乃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托重大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詎與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勸迫講嘆，政事之堂幾成關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敢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燾、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燾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實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賤言官論劾去，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輒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蠶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宇，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

謀。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陽、賈繼春等九人，(一)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除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死。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變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其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於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無顧忌也。此後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廢顧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室，起建牌坊，鑲鳳雕龍，千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埜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錦衣，明日廢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語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

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親，久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鑿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鐵。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於辟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恚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僉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升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受，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錯吉綱，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羅毒？（三）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斃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襲王言，幾成解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心任心，今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

唇，傳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言違款，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拿中書汪文官，不從關票，不會關知，不從關教。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行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日虜逼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事作鄜州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著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魯、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了？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與之交結。昔劉謙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侄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廷之氣象乎？批云：走馬，四年三月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開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止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儲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

〔校記〕

〔一〕「鄭鄭原作『鄭』」，現據談遷國朝權卷八十五補。「徐大相」原脫作「徐大化」，現據明史卷三三四及三四四改。

〔二〕「崇此蘊毒」，曹氏所藏抄本作「從此蘊毒」。

48 周順昌被逮

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授福州府推官。考滿，擢吏部主事。吏有以人參湯進，公酬之金，戒勿再進。嘗推一大僚，失要人意，遂引歸。時逆璫日熾，巡撫周起元以忤璫削籍，公爲贈言，指斥不諱。嘉善吏科都垣魏大中被逮，道經吳門，批云：「晉門。公過之，以女字其孫，奉酒炙，相持慟哭，流連三日，且云：『大丈夫視死如歸，幸勿爲兒女牽懷。』使千秋而下，知有繼楊椒山而起魏某，亦不負讀書一場。所可恨者，椒山爲權相所害，公爲權璫所害，又有些不同處。然而忠臣無二道，止行其所志可也。」且習魏忠賢。鷄鳴而別，臨行云：「適聯姻語，小弟決不食言。」周順昌是個好男子，老先生請自放心。」乃去。校尉俱聞其言。倪文煥疏劾公不應與罪人結婚，因言：「署選時受賄不可勝數，至張家灣舟爲之沈。」不知公取道中州，歸裝僅二擔而已。疏出，聞者咸唾罵，然公竟落職，而璫怒未已，公對人語刺刺亦未已也。天啓六年丙寅，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欲得忠賢歡，乃借織造事，以

「欺君蔑旨」奏誣諸臣。奉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批云：起元，蘇州巡撫。擅減袍段數目，又措勒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速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此三月忠賢所捏旨也。錦衣衛掌堂田爾耕，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六十餘人分拿公等。十五至蘇州。吳縣令陳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與訣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復甦者再。諸子環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妻舅庠士吳爾璋曰：「昔范司隸囑子數語，千古酸鼻。若獨忽然長往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勝，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向已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小雲樓」三字，字大如斗，體法道勁，復書「周順昌題」，并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冤聚送者已數百人。公因服小帽詣軍門，士民聚益衆。巡撫毛一鷺，浙人也，微有司數易置公，毋使贅聚。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多，皆言：「吏部清忠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相守至昏夜猶不散，且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蓋通國皇皇也。閉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數萬，相聚謀乞兩臺，懇其疏救。于是皆執香迎順昌于縣署，號聲震天，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外。頃，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節、楊廷樞、劉曙、鄭敷教、劉羽儀、文震亨、殷獻臣、王景泉、袁微、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于

門，痛哭而陳曰：「周銓部清忠端亮，輿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璫，遂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爲天子重臣，何以慰洵洵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慟哭。一鷺流汗被面，喘喘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乃容鼠輩置喙！」百姓顏佩率等聞之，還問曰：「爾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曰：「速刺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率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從者千計，以拿柄擊縱騎，諸生皆驚避。毛一鷺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與徐吉散去。兵備張孝、太守寇慎，陝西人，甚得民心，再三曉諭，至夜分，百姓始漸散。從尉李國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因得全。公立不動，請就獄中，當事者命宿署中。是日城中正沸，而錦衣逮黃尊素者，由吳入浙，泊舟胥江，因知也，登岸揚揚，凌轢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獨縱！」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于河，諸旂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踉蹌而逃，唯曰：「東廠誤我！」越二日，民情稍定。公謂所知曰：「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君等他日爲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黑夜潛行，遠郡城百里，于野次宣讀矯旨，防民心憤憤生變也。自是旂校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義。公至都，下獄，對簿不屈，強坐賊三千，卽欲殺公。天意示儆，火起王恭廠，奉旨停刑。六月酷暑，復五日一嚴比。公大罵許顯純，顯純將銅鎚擊公齒，齒俱落，公猶極罵，噴血于顯純面，遂死。明年逆璫敗，追贈公太常寺卿，蔭一子，諡忠介。

公下獄，生員王節、劉羽儀、王景舉、殷獻臣、沙舜臣五人黜退，而顏佩率、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

元五人下獄。太守寇慎歎泣，語司獄曰：「此俱是仗義人，不須拘禁，卽家屬送飯，亦不可阻。」至十月，公柩至閩門河下，馬傑云：「周吏部忠臣已死，速殺我等，去輔彼作厲鬼擊賊。」顏佩韋云：「上本是毛都堂，今本下，生殺在彼，我輩殺了，先去尋他。」毛聞之大怒，適報陞兵侍，卽委理刑斬五人于閩門弔橋。時顏、馬等四人俱不畏，獨周文元本與夫大哭。馬傑笑曰：「大丈夫譬如病死，與草木同腐。今我等爲魏賊惡黨所害，未必不千載留名。去，去，去！」時法場上觀者數千人，佩韋笑謂衆曰：「列位請了，我學生走路去了。」批云：「顏佩韋父兄爲賈，家千金，與有力者馬傑善，遂傳香盟衆，馬傑擊折號召。而場念如故業業衣，及牙情沈揚，俱不習順昌、佩韋，亦借衆求疏免遣。時總騎以械擊沈揚，而順昌與夫周文元聞聲泣誓，三日不食，至是直商奪械，總騎復傷其額，於是衆起云云。」歿後五人爲神，蘇人有疾，必祭賽之。毛一覽嚴州遂安縣人。一日在家，對客讀邸報，忽見五人來追，默然入內，客訝之。已而，聞內哭聲，一驚大叫一聲而死。虎丘東有石豎于道旁，題曰「五人之墓」。或謂狀元文震孟書也。墓門額云「義風千古」。乃解元楊廷樞筆。墓內碑云：「顏名佩韋……」。至今莫不稱之。康熙二年癸卯季冬十八日，予過而欲謁之，以門扁不得入焉。

附魏大中

大中，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吏科給事中。家貧如洗。相臣魏廣微欲認爲兄，大中不許，遂忤。及大中被逮，北門登舟，子大哭，公曰：「不須哭，自古云『死生有命』，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亦是分內事，哭亦枉然。」竟開舟去。子學淵聞「死孝」語，遂欲從公北去，改姓而行。七月

七夕，公到京，卽下鎮撫獄。次日，提楊漣、左光斗六君子等，各打四十棍，撈敲一百，夾扛五十，獄成追賊，七月十三比起，楊漣鬚俱白，五日二限。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院，鄭元標、孫慎行等俱削籍，一切書院盡行拆毀，變價入官。七月十九比，用全刑，漣等大號，卻無回聲。光斗聲啾啾，如小兒啼。公體弱伏地受刑，竟似木人，叫不出矣。周朝瑞、顧大章二十棍，撈敲五十。袁化中亦撈敲五十。許顯純令收監。公與家人曰：「我十五日已後，止可飲冷水一二矣，急買棺。」二十日，楊漣家人送飯，於茶葉中雜金屑送入，被獄吏搜獲而去，自此楊竟無人侍矣。二十一，楊、左用全刑，公被二十棍，周、顧二十棍，袁病免。二十比，楊、左與公俱用全刑，顧撈敲五十，周、袁免。是夕，將楊、左與公俱令發大監，使獄卒葉文仲俱討氣絕，獄中謂死者爲「壁挺」。二十六日，公死。二十七日，顧大章二十棍。八月十九，袁化中死，周朝瑞曳帛死。九月十五，顧大章自縊。六君子俱死。

方連周順昌等時，田爾耕避執游方僧本福，有詩扇，爲揚州知府劉鐸所書，譏刺時事，卽逮劉鐸殺之。

〔校記〕

〔一〕按「二十」下疑奪「日」字。

49 羅織十七君子姓氏〔一〕

趙南星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繆昌期 鄧漢 袁化中 惠世揚 毛士龍 鄭維蓮 盧化蒙 夏之令 王之來 錢士晉 徐良彥 熊明遇 施天德

初，顯純問文言遺賊多少，文言寧死不叛。顯純無如之何，因採楊維垣、徐大化所奏誣本，云朝廷之緩獄，皆周朝瑞、黃龍光、顯大章受賄使然，并趙南星等十七人，皆汪文言居間通賄，紊亂朝政。本上，即將文言討氣絕，使無所證。顯純疏今日上，明日即傳內旨，縱騎四出，逮楊漣等。

〔校記〕

〔一〕此篇標題原作「補前許顯純劾汪文言罪惡十七君子姓氏」，現從目錄改，以求統一。

50 左光斗

左光斗，字共之，號澹嶼，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遷入西臺。及考選命下，進中丞。熹宗初，鄭貴妃、李選侍皆請后封，公于九月初一日隨上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既而移一號殿。公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趙南星爲冢宰，而羣小錯愕，乃借勢于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時公已草忠賢廣徵三十二斬罪，欲上，竟爲家奴福生洩露，矯旨削奪，公歸。通籍十八年，案如洗。自分爲權奸所忌，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小奴扮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暗解封夫人。夫人心知之，嘗爲母夫人說滂母故事，母夫人

亦爲強顏。諸逆璫借「移宮逼遷侍、受熊廷弼賄俟封疆」爲罪端，矯旨下逮。縱騎至桐城，公神氣坦然，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爲別！」及妻子環泣，不顧也。勉其子弟讀書爲善。里人數千祀神，欲擊縱騎，公力止之，曰：「是速我死也。」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號天，頂香拜橋北闕，復拜縱騎，縱騎亦爲涕泗。又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公譬以利害，至黃河始反。公至京，下鎮撫拷訊，身無完膚，坐贓二萬。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是舉也。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弟光先、光明萬險幾死，諸生就繫者十二人，赤族之訛，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贓，不滿千餘。合親兄弟輩入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十族，無一免者，囹圄填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思廟登極，誅逆璫，下詔優卹，初贈右都御史，廕一子入監，予祭葬。再贈太子少保，子三代誥命。士民合請廟祀以風世，吳中諸當事捐助有差。

51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公登第，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自盟曰：「吾于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領行天下。不勝憤，上崇正學關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係立亭爲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卽出

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默默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見誠即邪，存之即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阜在刑部，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還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侵闖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顧端文曰：「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公深服其言。既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矣。甲午，公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于靜中着力。當心氣澄寂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悅心，當境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勸職事，課農，集諸子要語刊示之。邑令爲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兇人。署事三月，覓差歸，與涇陽修東林書院，集吳、越士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于「端居主靜」。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兩朝以次起用廢臣，神宗四十八年庚申，召拜光祿寺丞。熹宗元年辛酉，進光祿少卿，上感鄭氏疏。轉太常少卿，又轉太僕卿。時方從哲、鄭養性之黨且憤且懼，竊竊以東林爲言，將注其毒。京師建首善書院，鄒南阜、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葉公爲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朱童蒙疏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歸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公亦疏辭，福清留之。明年差歸，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無何，晉刑部侍郎，還朝。公既入臺，批云：「公爲都察院都御史。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勸職。呈秀遂投逆璫，言曾糾陶朝先，高攀龍曲庇，借事執仇。于是，陶先直追贓四十八萬，而公等盡逐，呈秀復用。明年乙丑，毀書院，殺楊漣等十餘人。至丙寅三月十六日，逮公。官旂擬于十八日開讀，而公先于十七日謁道南祠，有別

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曰：「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示兩孫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旂。時已三更，命妻子暫退。移時，諸孫推戶入，不見公。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遍視，則赴水死矣。思廟初，歷贈至兵部尚書，諡忠憲。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疏言：「威詭鄭氏，并且昔日所用之人，皆奴酋奸細，近且訛言入于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受亦鄭氏之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后伏誅，凡謀必敗，敗必死，而人心積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原籍。至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且與李永芳約爲內應，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崔文昇當先帝哀痛勞瘁之日，故用泄藥，是明以藥試也，陛下卽不誅夷，僅止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欲何爲？亦當亟正典刑者也。乞早正逆謀之罪。」

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部議革職回籍，透支銀數，下撫按勘之。呈秀奉命淮揚，貪污可鄙，盜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每有節省之費，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賄補甚苦。其薦運同談天相、樊尚燦、劉大受，旋而羅列其贓私，又薦霍丘知縣鄭延祚、吏科給事魏大中，又發其餽遺，禦貨攫金，壅閭壘斷，一身兼之。公因其回道考察劾之，以洗巡方之耻。

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

無錫庠士華時亨，字仲通，會元拱芳之侄也。時官旂已至蘇州，尚未開讀，時亨密聞之，卽報于

公，公遂赴園池死。而旂尉以顏佩韋等事過期不至，衆疑時亨誤逼大臣，咸慮之。俄而緹騎果至，始服時亨聲氣之廣，名遂大著。

公有兩蔭，兩子各得其一。長名世學，字伯楨；次名世儒，字仲紱。世儒以家窶，先授職，辛未，爲都察院經歷。然公所贈官保誥勅尚未領，及丁丑，攜之入京。蓋誥勅用寶，年只兩次，三月二十五、九月二十五也。于未近三、九月得者，每每領歸無靈，亦容後補。世儒至京，以誥勅遞入內閣請寶。八月初一日，忽內寺二十人至寓，索持誥勅人，謂有萬世一人一句在內，且字亦逾千，非誥體。旨責撰勅官常熟許士柔，降三級，世儒亦降三級，乃爲五城兵馬吏目，不然擢部屬矣。嗚呼，璫之流禍甚矣哉！

52 李應昇

李應昇，字次見，號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南康府推官，陞御史。疏論魏廣微，有閹臣負罪愈驕，謙平心參駁以折兇鋒，疏論魏忠賢，有罪璫巧于護身，明主不宜分過疏，大觸逆璫，矯旨以緹騎逮公，公卽行。至府驛中，見驛亭有方壽州所題詩，泣下，乃賦一絕云：「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凄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夜不能寐，作詩別契友徐時進，并託死後作傳。詩云：「相逢脈脈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易水，不將兒女淚沾裳。」第二絕云：「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驚人碑後勒遺文。」時徐元修送行，而公夜起作此。四月，公抵

京，下鎮撫司，拷掠追贖。閏六月初九日，遺書誡其子，詩曰：「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淒淒泣路歧。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明日，乃死于獄。」崇禎登極，初擬諡忠愍，又擬忠悼。

53 繆昌期

繆昌期，字當時，號西谿，江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以庶吉士授簡討，主湖廣鄉試，充纂修兩朝實錄，管理誥勅，經筵展書。陞左春坊左贊善，建德王府冊封，陞左諭德，冠帶閑住。

公自述云：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倖博一第。八月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始矣。金沙者，下如菴玉立也，時方爲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余貧不能徵逐飲食，辦不能辦輻侯門。主家二三少年，且惡且厭，余口坐鍼氈也。至乙卯五月，而梃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夫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妾男子闖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嫗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廷無恙。光廟差閹韓本用告變于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旨既下，部擬依違，速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于「瘋顛」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測，行徑隱微」之語。聖心蹉然，有當于提牢之疏矣。義典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慈寧，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柱史以『瘋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

倡「瘋顛」者恨不剗刃其腹矣，于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予遂歸，杜門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夷猶。時丙辰歲也。又五年，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屢中途，忽聞晏駕，手中有二筆，白頭撒不可合，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上登極，余三月抵都，補故官。時遼陽陷沒，洶洶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六月，有楚關之役一論，遂犯深譴，禍自此種矣。壬戌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往河南南冊封建德籙。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及楊應山疏上，予適過福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于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勤慎之人在上左右。」予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予出。其語聞于應山，應山頗憤。福唐間以書辯，未嘗詆大洪之短，而含怒于予。初，應山疏上，福唐亦密具一揭，以准其退歸。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我意，乃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于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當左、魏之被言也，閉門閱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謂我勿送，我曰：「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爲調者所得，予勿避也。」南篆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開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賊之旨下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官府可畏，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于其執友，御老母以行。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于我，我答：

「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搗隨之。況今日內無泳，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乎？未幾，果縱騎促公，加酷刑殺之。

54 周宗建

周宗建，字來玉，號季侯，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初授武康知縣，陞福建道御史，巡按湖廣。及公入臺，即劾客氏。客脫魏而歎，旁有聞者拍手舞，謂「生富貴乃在此」。謀中之，傳旨杖八十。壬戌秋，京師久旱，聖上祈禱，忽而雨，繼以雹，人以聖德格天，稱賀。公獨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復諳其大義」等語。忠賢大恨，于文華殿詈罵，摘「一丁不識」兩語囂詬，聲達御聽。初擬杖，葉向高婉解之，三擬杖而三免。最後與郭鞏許奏，復侵忠賢。是時猶幸福清諸臣在事，止于奪俸。及其按楚，又劾馮銓之父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程乃銓之私人，亦璫之義子，誣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許顯純訊問時，鑄楚較衆更毒，公偃卧不能出聲。前朝下獄，鑄紳尚以優待，至此顯純坐鎮撫堂，張拳睜眼，以犬豕罵之，曰：「此時尚能說老爺不識一丁否？」大獄既成，御史王心一詣朝房，以公議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曰：「宗建不宜言郭鞏通內，心一含淚而出。瑞命釘以鐵釘，不死，復令着綿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捲爛，赤肉滿身，婉轉兩日而死。追贓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爲其立簿募緣，未了其半。」思廟立，竊其坐臧，仍給五百金，以昭愧卹，贈太僕寺卿。廕子庭祚，人監讀

55 巨璫巧借兇鋒艾除善類疏

續句

科臣郭鞏專與內閣相暱，內臣魏進忠嗾以傾臣等，而鞏乃密造爲匿名文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爲首，次及于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欲一網盡之；于臺則以方震濤爲首，次及于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網中之一人也。至鞏謂臣言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烏鴉，骨投黃犬，被此慘毒，無不憐之，而鞏至今尚有餘噴。至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盡指以曾通王安，此其媚進忠等不太過乎？數月以來，一斥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揚、王紀、滿朝薦，一去鄭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近且欲厄孫慎行，盛以弘而棄之。舉朝之人，無不痛恨。云云。

56 客魏毒害諸妃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裕妃張氏方娠，膺冊封禮，客氏譖于上，絕飲食，閉禰道中飢死。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薨。先是，馮貴人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革封，絕飲食。成妃鑿裕妃飢死，密儲飲食壁間，數日得不死。客、魏怒稍解，斥爲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憚之，后方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殞焉。又于上郊天之期，掩殺胡貴人，以

暴疾聞。

57 魏忠賢怒張后

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后父張國紀，上下旨切責。后賢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宫，顧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后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廠衛。忠賢誣后父謀立信王，欲興大獄。王體乾曰：「上凡事憤憤，獨于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殺甲士以滅口。

58 異人歌

先是天啓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未幾，其言果驗。

59 辛酉七年紀異

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閃爍，倏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影如連環狀。其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慘淡，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大圍之中，約有光彩數丈許，青紅如虹狀。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

散。翼日淮、徐地震，屋瓦皆動。見續按疏。

二月初一，蒙昌府會寧縣寡婦關氏，夜夢綠袍人借宿。次日，家有黑牛產犢，遍身鱗甲，乃麟也，其聲與牛不似，至初三日沒。

二年壬戌九月二十二日，陝西臨洮地震，搖倒房屋，壓傷民命。

十月初九日午時，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離城四十里，有大鳥高六七尺，渾身綠色，頭上豎毛一撮，集于山上，即有大小羣鳥不計其數，俱來相隨，四面旋繞，東西占三里長，南北一山遍集。十二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是鳳皇。

三年癸亥四月初六日，雲南洱海衝地震三次。初七、十二日，復大震三次，如雷，房舍俱倒。大理府亦然，北來南去，有聲如吼。時旱魃爲災。十二月乙丑二十二日丁未申時，應天府地震，聲如巨雷，兩個時方止。常、鎮、揚、泰州俱然，搖倒民房無數，壓死多命。

陝西鳳縣山村，有能飛大鼠，食穀豆，狀若捕雞，黑色，自首至尾約長一尺八寸，橫闊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有四，後爪趾有五，毛乃細軟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若覺能飛，特不甚高。破其腹，黍、粟、穀、豆飽滿，幾有一升，重三斤。先是，瓜洲饑，真江北一帶，羣鼠銜尾，貫游波心，蔽江而來，盡投江南桑圩穴隱，狀如常，稍肥大，虎船逐之不散，如是半月而止。不人民居，不傷田禾，江南無恙，而江北旱災，有飢民鳥合之亂。

四年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見日旁有黑日盪磨。是晚，聞空中叫噪，如

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萬砲競放，震震天地，舉邑驚惶。時，從蘇州至嘉興、海鹽，其聲更甚，過海南去。人云天愁。

二月三十日巳時，北京地震，自西北至東南，有聲如雷。未、申時，又震二次。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縣地震，有聲如雷，城牆傾倒，打死人口無數。

三月初四日，延綏翰林衛生一猪，一頭、二身、二尾、八足。因查晉元帝建武二年，一豕八足，有割隗之變。

四月二十二日，江南雨始，至五月二十四日止，雨點如拳，晝夜不絕，黃麥俱淹，比萬曆三十六年更大五六寸，大麥早者皆割，未割者皆爛于田內。

五年乙丑六月初四日，濟南府飛蝗蔽天，凡有落處，秋禾一時蕩盡。兗州大蝗，禾盡無存。

六年丙寅三月癸巳子時，白霧，占曰：「臣下擅權，又主兵喪。」
六月初五日四鼓，廣昌縣地震，搖倒城牆，開三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爲祟，民心驚怖。縣令請僧道百人，設醮于關帝、城隍諸廟，旬日漸息。易州遠視。

六月初五丑時，大同府地震如雷，從西北起，至東南去。渾源州等處亦然，城牆俱倒，壓死甚衆。

朝天宮向自鎖閉，不焚香火。六月二十一日丑時，忽聞有聲，烈燄衝天，紅光映地，遙望紫衣神排空而起，大殿及金剛殿周匝火起，凡燒一百一十間。

六月二十八日至閏六月初三日，北京大雨傾盆，城中水長六尺，房屋倒塌，壓死人口甚多。又良

鄉縣晝夜陰雨，數日不止。至初一日半夜，水由西城門灌入，倉穀漂流，田禾衝入江內，尸橫遍野。又武清、東安、大興諸縣，俱大雨數日，禾盡淹沒。順天府尹疏。

八月朔，江南有拔木之風，古今少見。

十一月十八日午時，南京廢地地震。二十五日，寧夏地震，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

七年丁卯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以至東北，房屋傾倒，傷人無數。

四月，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陵上樹木焚盡無遺。

60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北京天雙印抄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爲盡粉，屋數萬間，人二萬餘。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屋宇無不震裂，舉國狂奔，象房傾圮，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如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欽天監周司曆奏曰：「五月初六巳時，地鳴，聲如霹靂，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障天，良久未散。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魏忠賢謂妖言惑衆，杖一百，乃死。

後宰門火神廟棟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入，忽見有物如紅毯，從殿中滾出，騰空而上。俄，東城震聲發矣。哈噠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颯颯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

張家灣亦有火神廟，積年崩塌不開，此日鎖俱斷。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入土中，長班俱死。屯院內書辦等持鐵鑿，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書辦知是本官之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書辦脫大襪裹之，身無裙褲，騎驢而去，不知所之。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一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異矣哉！紹興周吏目弟到京纔兩日，從菜市口遇六人，拜揖尚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一部官家眷，因天黑地動，椅桌傾翻，妻妾仆地，亂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跣泥面，若病若鬼。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二千人，俱成肉袋。

郎中潘雲翼母居後房，日持齋誦佛。雷火時，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得生。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頌天贖筆云：抱佛者雲翼之妻，非母也。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

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脚僧，沿街大呼曰：「快走！快走！」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一長班，于響之時，駢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

有項姓，因壓傷一腿，卧于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有披半邊褲

子者，有牽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人又痛又笑。

一相公夫人單袴走出街心，相公從閣內步奔回救，得免。

都城隍廟中，初五夜，道士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名之聲。

初六日，王恭廠一小太監，早至廠，見團團軍馬圍住，聽得內邊云：「來一個縛一個。」監奔歸，響聲

震起。

五月朔，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門，官吏輿從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

夫，死已多年，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

而滅。

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巒，其色紅赤。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

蚩尤旗之變幻，總一物也。」

長安街空中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有大石獅子，

重五千斤，數百人移之不動，從空飛出順城門外。

圓弘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人衣飾盡去，赤體在轎，竟亦無恙。

震崩後，有報紅紬絲衣等俱飄至西山，大半掛于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首飾銀錢器皿，無所不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予聞宰相顧秉謙妾單褲走出街心，顧歸見之，(一)赤身跣足，扶歸。餘人俱陷地中，不知踪跡甚衆。又聞馮銓妻坐轎中，被風吹去落下，只剩赤身而已。又石白飛入雲霄，磨轉不下。非常怪異，筆難盡述。嗚呼！燕廟登極以來，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無不叠見，未有若斯之甚者。思廟十七載之大飢大寇，以迄于亡，已于是乎兆之矣，而舉朝猶在醉夢中，真可三歎！

〔校記〕

〔一〕「建極殿燈驚瓦飛墮」，曹氏所藏抄本作「建極殿燈驚瓦飛墮」。

〔二〕「顧歸見之」原作「顧婦見之」，據眉批「婦疑歸誤」改。

61 傳國璽出

天啓四年甲子九月初四日辰時，彰德府臨漳縣鄉民邢一泰，經本縣務本莊，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崖灘塌，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一泰就而視之，閃出黃

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邑生員王思桓、王燦同視，料爲至寶，不敢隱匿，呈知縣何可及，當堂淨拭，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餘兩。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覽讀駭異，卽設香案叩拜。兩院具疏，恭進朝廷。

62 清朝改元

天啓六年丙寅八月初十日，清朝天命止。至今年丁卯，改元天聰元年，卽天啓七年也。凡在位十年，至崇禎九年丙子止。

明季北略卷之三

天啓七年丁卯八月始

63 信王登極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

御諱由檢，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生，光宗第五子，熹宗嫡弟，初封信王。天啓六年，王年十七矣，魏忠賢欲封國以遠之，勸熹宗命王出府成婚。六月，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閏六月，欽天監奏信王婚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納徵發册，二十二日安牀，明年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日親迎，即所娶殉節聖母也。丁卯八月十八日，熹宗疾篤，內諭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即行具奏。十九日，魏忠賢與羣臣議垂簾居攝。宰相施鳳來曰：「居攝遠不可考，且學他不得。」忠賢不悅而罷。諸臣請信王入視疾。二十二日，熹宗病革，召王入，諭以當為堯舜之君，善事中宮，及委用忠賢，王遜謝而出。申時，熹宗崩。首相施鳳來、張立極、英國公張惟賢等，具賤往信府勸進。忠賢結信藩舊監徐應元，遂自詣王入。王心危甚，袖食物以入。羣臣聞之，咸欲奔入，至殿門，宦者不納。是夜，王秉燭獨坐。夜分，有闖牆劍過，王佯取視，留置几上，許給以價。聞巡邏聲，勞苦之，命左右給酒食，歡聲如雷。二十四日丁巳，即皇帝位于中

極殿，受百官朝賀，朝時，天忽鳴。詔以明年戊辰改元崇禎。自洪武至帝，凡十有六君云。

64 客氏出宮

九月，時聖衷淵穆，外廷觀望，魏忠賢內不自安，因乞辭位，上不許，但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初，魏忠賢肆惡，如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成之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宮負之，儼然自視爲熹廟八母之一。誕日，熹廟必臨幸，昇座勸飲，賞賚無算。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前驅，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簇擁，有如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廟既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廟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

65 陸萬齡下獄

初，熹宗時，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學之傍，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也」。許之。或謂恐聖駕幸學不便，乃已。至是，國子監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罪，有旨下陸、曹于獄。魏忠賢懼，因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時有監生張某，欲上疏請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殂。一日，上見惡生李暎，曰忠賢

爲周公疏，卽逮問。時江西某官猶不識時務，欲建隆德祠以頌忠賢功，忠賢大懼，卽奏將造祠錢糧解充遠餉，上允之。

66 崔呈秀回籍

十月，上神明默操，宣州之捷，猶狡功加蔭。寧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鐵券成，猶命給之。既而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借廠臣行私，乞正兩觀之誅。主事陸澄源亦參崔呈秀奪情爲安，忍于無親。御史賈繼春亦參崔呈秀說事賣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廢弛，人禽不辨。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67 錢一元懇參魏忠賢

十月二十五日

吏部主事錢一元懇疏參魏忠賢曰：「稱功頌德，遍于天下，勝于王莽之妄行符命，列爵之等，異于乳臭，勝于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人，分置要津，勝于王衍之狡兔三窟，與金聲寶，藏積靡寧，勝于董卓之郿塢私藏，動輒稱旨，鉗制百僚，勝于趙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善類，元氣傷殘，勝于節甫之鈞黨連衆，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勝于桓温之複壁置人，廣開告訐，道路側目，勝于則天朝之羅織忠良。種種罪惡，萬端不足以盡其辜。或念先朝遺奴，貸以不死，勒歸私第。魏良卿等，速令解組歸鄉。以告訐獲賞之張體乾，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用，長見田爾耕，契友白太始，譚翼明等，或行誅戮，或行

斥放。庶幾朝廷肅清，海內允服。」疏奏，上批「該衙門知道」。忠賢懼，其黨吳淳夫、李變龍、田吉、阮大鍼、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凡掛彈章者，俱自陳求罷，上咸准回籍。

68 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 十月二十六日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羣臣上疏，必歸功廠臣，竟以忠賢上配先帝。二曰蔑后。羅織皇親，幾危中宮。三曰弄兵。廣招無籍，興建內操。四曰無君。軍國大事，一手障天。五曰剝削。新封三藩，不及福籜之一；忠賢封公，膏腴萬頃。六曰無聖。敢以刀鋸刑餘，擬配俎豆。七曰濫爵。公然襲上公之封，視不知省。八曰濫冒武功。武臣出死力以捍圍，忠賢居樽俎以冒賞。九曰建生祠。一祠之建不下五萬，豈士民之樂輸？十曰通關節。乾兒崔呈秀、孽子崔鐸貼出之文，復登賢書。種種叛逆，罄竹難書，萬劄不盡。上領之。魏忠賢不勝其憤，哭訴于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聽之，忠賢震恐喪魄。

應山一疏，瑣罪大著。然罹慘禍以後，無敢有發其奸者矣。至是而元愨首參其罪，嘉徵歷暴其罪，使逆賢無逃躲處，真膽識雙絕，可與大洪疏並垂千古。庚戌二月十九日用寶雨齋評。

69 魏忠賢謫鳳陽 十一月

逆賢知敗，疏辭印務，上准閑住，遂奪司禮及廠印，發白虎殿守靈。後數日，疏辭公、侯、伯三爵，上

准改。又疏繳進誥券田宅，上着吏、戶、工三部查收。禮科吳弘業、戶部主事劉鼎卿、刑部員外史躬盛、御史安伸、龔萃肅、副史潘曾紘紛紛上疏，或攻崔呈秀、田爾耕，或攻許顯純、倪文煥、阮大鍼，或攻操江劉志選、兵侍潘汝楨等，俱干速魏逆，云：「此輩是鷹犬，忠賢是發蹤。」上俱不發票，將疏留中，密詢宮府，查彼過惡。凡逼死貴人，擅削成妃，甚至動搖中官，事事有據；又參閱奏章，削奪大臣，斥逐言官，縱容校尉到處拿人，監斃忠良無數；又分布心腹，掌握兵柄，結交文武，把持津要，假拿奸細搜剔富戶，追比官贓入己；又熹宗病篤，假傳旨廢客氏、陞大僚等，莫不是實。上震怒，批云：「崔呈秀着九卿會勘，魏忠賢着內官劉應選、鄭康升押發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徐應元爲忠賢分解，上罵曰：「奴儂與奸臣相通，管一百棍，發南京去。」忠賢遂將珍寶四十輛、馬千匹、壯士八百行。通政使楊紹震劾：「逆賢在途擁兵」云云，乞早肆諸市朝。疏奏，上即傳旨兵部云：「朕臨御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黨魏忠賢，擅竊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良，草菅多命，狼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致將素著亡命之徒，身帶兇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其經過地方，着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即時擒拿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罪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欽此。」

70 魏忠賢自縊

兵部聞旨，即差千戶吳國安前去扭解。魏忠賢行至新店，距阜城縣二十里，密得李水貞飛報，知不

免。晚至縣，宿尤克簡家。時有京師白書生，作掛枝兒唱云：

「聽初更，鼓正敲，心兒懊惱。想當初，開夜宴，何等奢豪。進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寞荒店裏，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濃也，怎把愁腸掃？」

二更時，展轉愁，夢兒難就。想當初，睡牙牀，錦繡衾綯。如今蘆馬帷，土馬炕，寒風入牖。壁穿寒月冷，簷淺夜蛋愁。可憐滿枕淒涼也，重起繞房走。

夜將中，鼓聲聲，更鐮三下。夢才成，還驚覺，無限嗟呀。想當初，勢傾朝，誰人不敬？九卿稱晚輩，宰相謁私衙。如今勢去時衰也，零落如飄草。

城樓上，鼓四敲，星移斗轉。思量起，當日裏，蟒玉朝天。如今別龍樓，辭鳳閣，淒淒孤館。鷓鴣茅店月，月影草橋烟。真個目斷長途也，一望一回遠。

鬧攘攘，人催起，五更天氣。正寒冬，風凜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溫彼此。隨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馬聲嘶。似這般荒涼也，真個不如死！」

時白某在外廂唱徹五更，形其昔時豪勢，今日淒涼，言言譏刺。忠賢聞之，益悽悶，遂與李朝欽、蘇、死。劉應遇晨起見之，大懼，與心腹至忠賢臥室，收取金寶，佯呼云：「忠賢走矣，我去追耳！」遂南馳。鄭、康、升、宿、袁、光、燦家，驚起，報于縣，申文上司，將車輻寄庫，隨人寄監。上籍其家，焚刑具。時瑞勢甚熾，外廷洶洶，虛有他變。上不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再安社稷，天下翕然誦聖智焉。

予聞上始登極，問羣臣曰：「堯與舜孰賢？」羣臣對曰：「堯善。」上曰：「不如舜，舜能誅四兇。」意指魏闡也。

71 張瑞圖回籍

十二月，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于河間。一日上至臚尉庫，見逆賢珍寶，嘆曰：「天下脂膏，被奴刻剝殆盡。」忽顧金字賀屏，乃次相張瑞圖親筆，上大怒，卽着回籍。

72 誅崔呈秀

時崔呈秀在薊州，一閉目卽見受刑諸臣。忽報會勘，知不免，與寵妾蕭靈犀痛飲，自縊，五十七歲矣。靈犀亦伏劍死。家貲籍沒，呈秀斬首。

樵史載呈秀自縊在十月初四日，或奉旨斬于薊州在十二月也。兄鍾秀。弟凝秀，浙江總兵。子鐸，文僅五篇，卽中。

73 姚士慎參田許

大理寺卿姚士慎等奏曰：「田爾耕掌錦衣衛，許顯純掌鎮撫司，逆賢草菅人命，皆出兩人之手。」云云。上卽着原籍監候處決。已而伏誅，籍其家，天下快之。李永貞斬，劉若愚長繫。

74 掠死客氏

上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官人任身者八人，蓋其出入掖庭，多攜侍媵，謀爲呂不韋、李園故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

75 聞香心動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誤也。」

附記 一夕，上與詞臣論治，更餘未退，上忽起，命內監秉燭繞行，遍閱壁隅，寂無所見。上既不言，羣臣復不敢請。已而，遙見殿角火星微耀，立命毀壁入視，見一小瑤，持香端坐于內。詢之，乃魏逆所使也。以上勤于政事，故焚此香，使慾心頓起耳。上曰：「吾方靜攝，而心忽動，固疑有是。」命去之。

上初立，魏逆進國色四人，欲不受，恐致疑，遂納之。入宮，遍索其體，虛無他物，止帶端各佩香丸一粒，大如黍子，名「迷魂香」，一觸之，魂卽爲之迷矣。上命勿進。

二事皆魏闖壘惑君心之計。自古人主與賢士大夫接，則聞正言，見正事，君德有成。一人深宮，卽與婦寺相狎矣。既耽聲色，朝臣日疏，內豎肆虐，往往由此。

76 贈諡諸臣

羣臣奏曰：「楊漣之死，爲參逆賢二十四罪；繆昌期之死，爲代楊漣刪潤本稿。萬燦爲劾忠賢，李應昇爲申救萬燦及阻忠賢陵工鉅功。魏大中不肯通譜魏廣微，周順昌爲魏大中寄子。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等俱不附逆。高攀龍爲劾崔呈秀，夏之令爲奸細傳孟春事與賢忤。蘇繼歐因送飯楊漣，又與崔呈秀有隙。周起元爲與織造太監爭論同知楊姜，因波及黃尊素。受害各官，俱無辜屈死。」遂各贈諡及廕云。

77 廷推六相

十一月，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明季北略卷之四

崇禎元年戊辰

78 思宗烈皇帝

思宗，光宗之子，熹宗之弟也。丁卯八月卽位，戊辰改元崇禎。自太祖戊申建元洪武，迄今戊辰，共二百六十載。帝在位十七年，甲申之變，以身殉國。弘光朝禮部尚書顧錫嘯議，廟號思宗烈皇帝，周皇后爲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諡。乙酉二月，禮臣管紹寧請改諡毅宗烈皇帝。清朝攝政王入燕，命明之詞臣，中允李明睿議諡號，明睿諡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故清紀則稱懷宗，從時憲也。而草野無知，或稱思宗，又間稱毅宗者，傳舊聞也。顧錫嘯，蘇之崑山人。管紹寧，常之武進人。李明睿，江右南昌人。

按諡法，慈仁短折曰懷。昔劉聰寇陷洛陽，執晉懷帝殺之，年甫三十，宋端宗爲元兵所迫，崩于福州，年僅十一，是「懷」與「端」俱非美諡。先帝以身殉社稷，大義也。攝政王人京首命議諡，尊帝之意可知。而明睿以明之舊臣，素膺寵渥，不以美諡加帝，而稱以懷、端，是視帝與育衣天子及夭折童子等耳，而遺聞猶謂其公忠練達，過矣！

予思太祖戊申建元，思廟戊辰改元，止于甲申，是戊起而申止也。明之大統始于戊申，亦終于戊申，豈非數歟！

79 倪元璐論東林

倪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天啟二年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思宗立，爲翰林編修。元年正月上言，畧云：「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勅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但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日甚。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不用，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葺復。」上曰：「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惟各書院不得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80 瞿式耜六不平

瞿式耜，字稼軒，號起田，常熟人，會元景淳之孫也。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調江陵。行取考選，授戶科給事中，感時事，上六不平疏，曰：「如張差一案，主風顛者，雖爲仰承慈孝之深

衷，然主梃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械闖入內室，爲紀綱者尚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顛」二字抹之？乃慈寧召見，劉光復以半吞半吐之詞，迹涉唐突，以致觸忌幽囚。今既追錄其忠，贈卹葬，頻頻有加矣，而赤心調護東宮之王之寀，無望贈卹殊恩，并復官而斬之，至今藁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恐先帝有靈，當自憐之。千秋有史，當自白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一案，主弑逆之說者，固屬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至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昇、李可灼不加一僇，則亦倖矣，乃優旨批答，放歸原籍，揚揚畫錦。卽今聖明在御，褒忠誅佞，千古一時，彼嫉惡防奸之孫慎行，尚推敵啟事，不遺餘力；而么麼可灼，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案，在楊漣、左光斗一時激烈微過，或不能解于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擁護先帝爲心，亦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賈繼春之持論，自是移宮後一截處分，以補楊漣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欲以移宮一議爲濫罪案，何居乎？漣幸而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贈卹不得不從優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寀、孫慎行同其沉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彼失事者罪撫無逃矣。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堂，甚且有以化貞薦贖者，又何以服廷弼之心，并何以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以封疆殺，而究竟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網者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有無，然其主意無非羽翼先帝，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偬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于泰山。初非與

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解之誼也。乃今動輒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亦豈可與魏對？又以楊、左交結王安，與崔呈秀交結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卽贈廢卹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惡名，能無飲恨于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而宰相又爲諸大臣之綱。向者阿黨取容，權璫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大者卿貳，小者臺郎，彼見巍巍政府，甘作乾兒，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蒙雖罪未盡，賊未籍沒，人心猶有餘憾，然亦既顯暴其罪狀于天下矣。彼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寵逐羶、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璫敗而猶彌縫之黃立極，顧乃死不戮屍，生不褫奪，竊思鑿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方今公道昭明，已無閉鬱偏枯之病。而或巨奸偶藏鋒于脫網，或幽貞抱泣于向隅，或薰蕕蒼素，一時尚多訛亂之言，或跼陟斧鉞，四海未盡澄清之望。有一于此，俱非蕩平。臣是以不避恩仇，不顧鼎鑊，直陳其原委。

81 韓一良論賄賂

六月，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羣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上嘉納之，尋擢右僉都

御史。

82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九月辛亥，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寧，朝令夕考，庶幾太平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遠事乎？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然貪風不盡息者，皆言利有以啟之也。」其後國事決裂，盡如宗周言。宗周，字啟東，紹興山陰人，學者稱爲念臺先生，萬曆二十九年辛丑進士。

83 溫體仁參錢謙益

十一月，上御暖閣，召問溫體仁參錢謙益浙闈關節之事。先是，有旨會推枚卜，錢謙益名列第二，而溫體仁不與。體仁因參謙益受田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取中之，結黨欺君。故上召對詰問。體仁與謙益質辯不已。上問諸臣，周延儒對曰：「田千秋關節是真。」輔臣錢龍錫等對曰：「關節實與謙益無干。」上曰：「關節既真，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遂命擬旨。錢謙益既有物議，回籍聽勘。田千秋下法司再問。科臣章允儒辯體仁以黨字加諸臣，是從來小人害君子榜樣。上怒其胡

扯，着錦衣衛拿下。

84 袁崇煥陸見

先是，崇煥在寧遠，專主款。六年九月，聞清主已于八月初十痘發背而殂。十月，遣喇嘛僧爾南木座等往大清軍中詰問，意欲議和。僧回，上詔曰：「喇嘛請勸之書詐也，宜整以備之，無為遜言所愚。」七年二月，崇煥奏敵使恭順求款，上亦謂誠偽未可信。七月，崇煥以主偵敵之說，物議紛紛，遂以病乞歸，故和議未就。及思宗元年七月癸酉，召崇煥于平臺，慰勞甚至，問邊關何日可定？崇煥應曰：「臣請五年，為陛下肅清邊陲。」上曰：「五年滅敵，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等侍立，俱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畧，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上悅，賜茶果瓜餅而退。煥出，朝臣問：「五年之期，當有定算否？」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識者曰：「主上英明，後且按期賣效，崇煥不旋踵矣。」時朝議憂毛文龍難取，大學士錢龍錫遇崇煥，語及之，遂定計出。癸未，賜崇煥尚方劍。

一云崇煥陸辭，上曰：「東兵跳梁，十載于茲，封疆淪沒，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方略，具實奏聞。」崇煥曰：「方略已具疏中。皇上千古之堯舜，行此非難。臣受皇上特達之知，注臣萬里之外，倘假臣便宜五年，而東彝可平，全遼可復。」上曰：「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崇煥曰：「聖明在上，閣部大臣公忠，無一不應臣手。但既出君門，便成萬里，恐功妬能，夫豈無人？」上曰：「朕自主持，浮言不聽。」廷臣奏曰：「此臣作法自別，天生以佐皇上中興，乞假以事權，與之尚方。」上允之，又謂崇煥

曰：「早平東彝，以紓四海蒼生之困。」崇煥曰：「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天地鬼神降鑒。臣所學何事，所做何官，而不仰體皇上，早結此局。」遂退。

先是，降將李永芳獻策于清主天聰曰：「兵入中國，恐文龍截後，須通書崇煥，使殺文龍，佯許還遼。清主從之。崇煥答書密允，復以告病回籍，乃寢。至是再任，思殺文龍則遼可得，因奏滅島糧，兵變可圖。遂減八萬，止解二萬八千，後竟不解。時屯田主事徐爾一在籍，嘆曰：「遼左興師十載，任東事者，如經畧楊鎬則喪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廷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馬林則挫鋒，其餘不可勝述，而投清者亦不知幾許，未有如毛帥開鎮九年，護持兩國，復城獻俘者。而廟堂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矣。」遂上疏，竟不省。

85 毛文龍鳴綠江之捷

崇禎元年，清朝五王、六王及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役。文龍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禦之。愛塔以四百騎出戰，降文龍。兩王子率兵素愛塔，毛承祿與戰，曲承恩後應，射之，中臂，清兵却。文龍追之，清兵東走，降者二千人。清主因是有懼文龍意，密通書崇煥，訂前約，崇煥信之。

86 清兵屯錦州塞

二月，清兵屯錦州塞，以都令烏鄉導，攻克拱兔男青把都板城，盡有其地產，青把都遁免。

87 清收諸部落

初，廣寧塞外有炒化、暖兔、貴英諸部，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皆受賞。至是，中外迎上旨，並革其賞，諸部悵然。會塞外飢，請粟，上堅不予。于是東邊諸部落羣起，驅去，大清遂盡收屬建州，而邊事不可為矣。此元年七月也。

88 寧遠軍譁

元年七月甲申，遼東寧遠軍以軍糧四月不得，大譁，執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推官蘇涵，置譚樓上，鎗擊交下，括賞金得二萬，不厭，遂借商民得五萬。自肅草奏引罷，走中左所自經。袁崇煥至，宥首惡，捕其黨，斬十六人。

初，自肅奏請，而戶部不發，則罪不在自肅，而在戶部明矣！至崇煥斬其黨，而有首惡，顛倒如此，安得不啟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錦州之譁也。

89 錦州軍譁

冬十月己丑，召羣臣于文華殿，以錦州軍譁，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曰：「崇煥前云汰兵減額，今何仍也？」王在晉曰：「減汰當自來歲始。」周延儒曰：「關門昔年防敵，今日防兵。前寧遠譁，朝廷即餉之，」

又錦州焉。各邊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今雖予之，當益思經久之策。」上稱善。尋下舉自嚴于獄，削前戶部侍郎王家楨籍。

90 錢文俊激變

流賊所由起，大約有六：叛卒、逃卒、驛卒、飢民、難民、響馬是也。天下形勢莫強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鬥，故六者之亂，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崇禎初，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富林村，有富室錢之驥子文俊，用賄入庠，險惡營利，僥倖恣橫，通邑恨之。時鎮守省城總兵官王國興，招家丁五百人，內有吳榮、賈奇、李興、張文等，素無賴，貸文俊銀九兩，已償利八兩，止負本銀。文俊屢索，吳等竟無償。頃之，聞總戎發糧，遣七人覓吳、賈等，畱而毆之，擁之行府前。諸兵俱忿，追奪而還，錢僕被毆垂斃。文俊白于王國興曰：「吳榮四人貸銀四十七兩，本利不償，擊僮將斃，乞總臺明斷。」國興曰：「家丁甚貧，兄何慨借多金？此言無據，本府修書學院，公斷方明。」文俊恐，賄以三十金。國興拘四人庭訊，吳榮等曰：「止負九兩，寧有四十七兩乎？」文俊持前說，國興各笞三十，擬徒，下獄追比，衆兵怒。已而錢僕死者三人，文俊馳院控理，兵衆譁，擁署前。邢兵憲詢所由，兵竟不白，直前欲殺文俊。邢大怒曰：「有理當辯，奈何聚衆鬧公庭！」卽擒數十人笞之，悉下之獄。衆兵將劫獄，入白國興，國興止之。進見邢，備言軍心欲變，請賞其罪。時重文輕武，總戎秩雖高，自文臣視之，猶藐如也。邢謂國興曰：「汝縱家丁反，予將奏汝，此罪非輕。」國興懼而謝曰：「下官瀆犯。」辭出。諸兵皆憤，入獄劫吳榮四人

去，遂殺文俊全家，燬掠室廬。復入察院獄中，趨出衆家丁。邢知事急，出諭招撫，諸兵見而毀之，遂肆殺掠，各官逃匿。時兵僅數百人，而飢民及無賴附之者，卽有萬計，出城結營東山，推才勇十人爲頭目，第一闖王高迎祥，第二混天王，第三掃地王，第四整世王，第五塌天王劉國能，第六混世王，第七過天星張五，第八滿天星，第九曹操王羅汝才，第十老獶馬守應。焚殺淫掠，殆無虛日，所至之地，人物一空。此爲流賊之始。

91 漢南盜起

十月，漢南盜四百餘人，自咸陽兩當薄畧陽，引土賊三千餘人入畧陽，逼漢中等處。

咸陽縣屬陝西安府。兩當縣屬鞏昌府。略陽縣屬漢中府。

92 白水盜王二

十一月，延綏飢，土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飢民附之。時白水縣盜王二等，合山西逃兵，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陝西巡撫胡廷宴，庸而蠢，惡聞賊警，杖各縣報者，曰：「此飢民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于是有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遂趨宜君縣獄，北合嘉胤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白水、蒲城、韓城三縣，俱屬西安。綏德州與延川、府谷、宜君三縣，俱屬延安府。

〔校記〕

〔一〕疑「土」爲衍字。

93 誌異

三月二十日辛巳昧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牖隙皆赤。五月，西安府城夜燔火數十，大如礪，次如斗，時出人民舍，民各禳之，不爲災。

94 浙江水災

溫體仁奏曰：「職鄉浙江杭、嘉、湖、寧、紹、台、嚴七府，自先年七月二十三等日，龍門海嘯，風雨驟至，波浪翻空，飄瓦飛磚，拔木掩棟，勢若千軍之奔至，聲如萬鼓之齊鳴，火光燭天，凡七晝夜。沿海居民及低窪近水之處，男女老幼淹沒飄流，總計十餘萬，或抱石屍沈，或觸木屍碎，或手足交牽而下，或廬舍相蔽而來，或婦不知夫，或母不知子，或一族三百餘口襁褓不留，或一村數百餘家烟火俱絕。海塘盡潰，一望洪流，舟航遍乎陸地，魚鱉遊于人家。米價騰貴，奸民乘間爲盜。父老皆云二百餘年未有之變。」

95 五虎五彪 補書

是歲正月二十六日，五虎李變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等追賊，發充軍。五彪田爾耕、許顯純處決，崔應元、楊賓、孫雲鶴邊衛充軍，以爲附權蠹政之戒。

明季北略卷之五

崇禎二年己巳

96 劉懋請裁驛遞

懋兵科左給事

初，上即位，勵精圖治，軫恤民艱，憂國用不足，務在節省。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遞，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上喜，著為令，有濫予者罪不赦。部科監司多以此獲譴去，天下惴惴奉法。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又其民饒膂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所得食。未幾，秦中叠飢，斗米千錢，民不聊生，草根樹皮剝削殆盡。上命御史吳姓賚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驛站生計，所在潰兵燻之，遂相聚為盜，而全陝無事土矣。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等知其故，具言驛站不當罷，上皆不允。衆共切齒于懋，呼其名而詛呪之，圖其形而叢射之，懋以是自恨死。棺至山東，莫肯為輦負者，至委棺旅舍，經年不得歸。

祖宗設立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為非，原有妙用，只須汰其冒濫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驅貧民而為盜乎！

按洪武二十六年，始定水馬驛應付馬驢、船隻、人夫額數，以供差、供傳報，通天下血脈，久之弊生。

嘉靖三十三年，始分温、良、恭、儉、讓五字。温字五條，供聖裔、真人，并差遣孝陵之往來；良字二十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內出者；恭字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外入者；儉字二條，供優恤；讓字六條，供柔遠。而火牌專供兵部走探軍情與邊鎮飛報，亦分內、外、換三字以清楚之。除奉旨馳驛者不爲限制外，餘各臨時裁酌，遞有增減。至萬曆三年，更分爲大、小勘合，仍以五字編號，其中王裔、文武官員用大勘合，監生、吏舍等用小勘合。大勘合例用馬二匹，夫十名，船二隻，照品崇卑，定例支應，或一支六，或一支八，極之一支十而止；小勘合實填數目，不許增減，或四馬十二夫，或六馬十六夫，極之八馬二十夫而止。迨天啟末年，援遼、援黔，征兵、征餉，起廢、賜環，武弁、內官，海內騷擾，加以冒濫，驛困實始于此，科臣劉懋遂進裁之一疏。總五字之五十一條，酌爲一十二款：

一 衍聖公裁定夫六十名，馬十六匹，船二隻。如帶典籍、掌書、廟丁、醫獸等項，差有煩簡，臨時酌給。

一張真人裁定夫五十名，馬十四匹，船二隻。如帶法師二人，掌事一人，驢各一頭。

一 顏、曾、思、孟加五經博士，裁定夫二十四名，馬六匹，船一隻。此崇禎二年五月初三日裁定，其餘文武

諸臣不及悉載。

97 毛羽健論衛營兵〔一〕

四月十一日，雲南道御史毛羽健奏曰：「太祖高皇帝曰：『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夫不費錢之

兵，何兵也？即今各省真之衛所軍也。其養之何用？原以備征調也。客兵皆轉餉，而衛軍獨屯田，民田皆起賦，而屯田獨收粒。此卽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法至深且遠也。成祖文皇帝遣英國公，率黔、川、廣兵征黎季犛，又調兩京及山、陝、山東、湖廣兵自將討本雅失里，此衛軍之調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如馬昂之討水福，韓雍之討大藤峽，衛、涇之討西寧，首沙把，白能之討襄陽，賊劉千斤，程信之討山都，蠻，萬鏜之討蜡爾苗，潘、潘之討思恩，首岑濬，鄭文盛之討香爐，首阿傍，李化龍之征播州，首楊應龍，凡此皆用衛所軍也。然則衛軍何嘗不征調乎！永樂十二年，成祖自統京營兵，出土刺河擊瓦剌；宣德三年，宣宗自領鐵騎，出喜峰口擊兀良哈；此京兵之出征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如正統九年，成國公之禦大寧，朵顏，成化二十年，俞子俊之討亦思馬因；弘治十八年，虜寇大同，保國公之鎮宣大；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劉七擁衆北向，陸完、馬中錫之次涿州；嘉靖三年，土魯番寇甘肅，金獻民之出蘭州；凡此皆用京營兵也，然則營兵又何嘗不征調乎！不意廢弛至今，祖法蕩然，京營之兵，泥于居重，馭輕之說，久不從職，既臃腫而無所用，驕悍而不可使矣。衛所之兵，又復因噎廢食，有警不卽調發，乃更別議招募，至招募而尚可謂有長策乎？夫衛軍之食屯糧，卽猶京兵之食月糧也，千日養之，一日不得其用，斯已成贅物矣！且既不用其軍，便宜徵其屯粒，以養募兵，而乃不征不調，祇知就窮民募加兵之法，不知就衛所中尋食糧之兵，則亦甚失祖宗立法之初意矣。故今日而講足食，惟有去客兵用衛兵之一法。欲用衛兵，惟有先清屯田之一法。乃屯田至今日而又弊極矣！軍士利于屯田之無籍，可以免征伍也，則私相賣；豪右利于屯田之無賦，可以免徵輸也，則私相買；管軍官利于軍士之逃亡，可以收屯利

也，則一任其私相買賣而莫肯追捕。經此三弊，屯之存者十無一二矣。今誠以軍屯一事，專委各省兵巡道，久任責成。勅令于凡軍丁之逃亡者鈎攝之，死絕者頂補之，凡屯田之典賣者追還之，隱占者嚴核之。遇有征調，即令兵巡道同該衛所掌印指揮官，提押本兵赴營聽用。如此，則軍既赴調，本衛屯糧，便可取作營中月糧。兵有定額，餉無虛冒，其利一也。人有籍貫，逃之可稽，其利二也。各自顧其父母親戚，不敢瞋目語難，其利三也。各自認其原額官將，不敢彼此參雜，其利四也。操練有素，臨敵不敢鼓譟，其利五也。一舉而五利具焉。」

毛羽健，號芝田，公安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四川萬縣知縣，調巴縣，入爲雲南道御史。劾楊維垣、阮大鍼爲邪黨，坐降級歸。崇禎初，起原官，首陳救時急着，請驛遞一事，最爲民害，首宜釐革，上深是其言。後坐袁崇煥黨，革職歸，卒。

〔校記〕

〔一〕此篇標題原作「毛羽健論衛軍營兵及屯田」，與目錄之標題略異，爲統一起見，今據目錄改。

〔二〕「土剽河」原訛作「王剽河」，現據明史卷七成祖本紀及通行本改。

〔三〕「兀良哈」原訛作「暨良哈」，現據明史卷九宣宗本紀及通行本改。

〔四〕「金獻民」原訛作「金獻氏」，現據明史卷十七世宗本紀及曹氏所藏抄本改。

98 張延登請申海禁

四月十八日，浙江巡撫張延登奏曰：「自去歲閩寇入浙中，臣督三匯水陸官兵協勦，敗剴遠遁。近據偵探，自李芝奇、叛鄭芝龍而去，其黨若陳成宇、白毛老、赤紫哥、桂叔老、竄入閩、粵之界，約船六百餘號，釜游不定。彼荒歉無所得食，海洋寥廓，順風一葦可航，萬一復來，爲害更烈。臣思善後之策，獨海禁一節，爲目前最急之着。按海寇之始，出于閩民通番之弊。通番獲利十倍，人捨死趨之，其流禍遂至不可救藥。閩、浙海運交界之處，名曰沙堤，以限南北。勒令閩船不許過浙，浙船亦不許過閩。天啟七年三月，撫臣潘汝楨奏浙閩俱瀕海鄰，慮奸民勾引，禁船隻不許往來。日久玩愒，出入毋禁，以致崇禎元年海寇大舉入犯。臣細訪閩船之爲害于浙者有二：一曰杉木船。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產杉木，其地木商，將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寧波等處發賣，外載杉木，內裝絲綿，駕海出洋，每貨輿化府大海船一隻，價至八十餘兩，其取利不貲。一曰釣帶魚船。台之大陳山、昌之韭山、寧之普陀山等處，出產帶魚，獨閩之蒲田、福清縣人善釣，每至八九月，聯船入釣，動經數百，蟻結蜂聚，正月方歸，官軍不敢問。此二項船皆與賊通，賊先匿大陳山等處山中爲巢穴，偶立頭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爲輸銀之多寡，或五十兩，或三十，二十兩不等。貨未發給票，謂之「報水」；貨賣完納銀，謂之「交票」，毫厘不少，時日不爽。此二項船，實盜賊勾引之因媒也。至浙人之自爲害者，奸船爲最。前釣魚船搭廠于山，繫船于海，內地奸民，皆以大小划船假冒鄉紳旗號，裝載酒米，與漁船貿易，而藏違禁硝磺等物以資賊，每獲重利而歸，窮洋竟同鬧市，是划船者，又盜賊兵糧之齎送也。欲清海禁，非嚴禁三項船不可。或謂「水行埠舊有船稅，禁船則商賈不通，稅何從出」？不知舊規兩處商人俱卸沙堤倒換，貨自南來者，如

糖、靛、椒、藤諸物，必易浙船以入，貨自北去者，如桃、棗、藥材諸物，必易閩船以出。杉木船獨不可賣之易乎？明禁既行，但有由外洋竟至定海者，卽以越禁重處。如此，則稽查既易，而稅亦不至乏絕矣。或又謂海上居民，以海爲業，剝船若禁，樵採何資？臣又訪大槩，剝船、雙桅十槳，便捷如飛，勾引最易。今須令近海縣分有司，按船編號，止許兩划之小船近老岸行，使朝出暮歸，不許窮洋極島。夫船小則不能重載，限日則不能遠去，官旗名色，盡行禁革，亦公私兩便之道也。」

99 南居益請發軍餉

三月二十八日，陝西戶部侍郎南居益奏曰：「九邊要害，半在關中，故募餉之需，獨倍他省。邇因宇內多事，司農告匱，延綏、甯、固三鎮，額糧缺至三十六月矣。去歲閩省荒旱，室若磬懸，野無青草，邊方斗米貴至四錢，軍民交困，羸然喪其樂生之心。窮極思亂，大盜蜂起，劫殺之變，在在皆聞。適青黃不接，匱乏難支，狡寇逃丁，互相煽動，狂鋒愈逞，帶甲鳴鑼，馱馳控弦者，千百成羣，橫行于西安境內，耀州、涇陽、三原、富平、淳化、韓城、蒲城之間，所過放火殺人，劫財掠畜，廬舍成墟，難犬一空。涇、富二邑被禍尤酷，屠掠淫污，慘不忍言。卽有存者，駭鶴驚風，扶老攜幼，逃竄無門。時勢至此，百二河山，危若累卵。揆厥所由，皆緣飢軍數鼓譟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遂至不可禦。爲今之計，欲剿賊，必先稽離伍之軍；欲查軍，必先給積逋之餉。餉如不足，則士不宿飽，馬無餘菑，枵腹荷戈，卽慈父不能保其子，而撫鎮又安能制此洶洶驍悍之卒哉？今惟發三十萬餉以給之，庶可

弭脫巾之禍于旦夕。不然，嶠、函以西，且潰散而不可收拾。關中一變，川、蜀、晉、楚，唇齒俱爲搖動，天下事尚忍言哉？

100 無錫災荒疏略

自天啟四年至七年，無錫二年大水，一年赤旱，又一年蝗蝻。至舊年八月初旬，迄中秋以後，突有異蟲叢生田間，非爪非牙，潛鑽潛嚙，從禾根禾節以入禾心，觸之必斃，由一方一境以遍一邑，靡有子留。於其時，或夫婦臨田大哭，攜手溺河；或哭罷歸，閉門自縊，或聞鄰家自盡，相與效尤。至于今，或機婦價布易米，放梭身墮；或父子磨薪作餅，食噎而亡；或啖樹皮、吞石粉，枕籍以死。痛心慘目，難以盡陳。此民疏。

太尊覆申文云：「五邑惟靖江無災，江陰雖有蟲而不爲甚害，不過二三分災耳。若無錫、宜興、武進三縣，則無一處無蟲，無一家田禾不破傷。三縣相較，武進八分災，無錫、宜興九分災。」太尊曾姓，名櫻，江西峽江人，萬曆丙辰進士。時人覲，三日一哭于戶部，必欲求改折，以甦民困，而總督倉場郭允厚、戶部尚書王家楨堅執不從。

101 馬懋才備陳大饑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疏

臣陝西安塞縣人也，中天啟五年進士，備員行人。初差關外解賞，再差貴州典試，三差湖廣頒詔，

奔馳四載，往還數萬餘里。其間如關外當柳河之敗，黔南當圍困之餘，人民奔竄，景象凋殘，皆臣所經見，然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臣見諸臣具疏，有言父棄其子，夫鬻其妻者，有言掘草根以自食，採白石以充饑者，猶未詳言也，臣今請悉爲皇上言之。臣鄉延安府，自去年一年無雨，草木枯焦。九八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澁，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爲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爲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爲所規，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飢，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餓死，何不爲盜而死，猶得爲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蕪城之墟，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穉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放人骨以爲薪，煮人肉以爲食，始知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弭盜賑饑，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饑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率而爲盜也？且有司東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爲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爲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

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

天降奇荒，所以資自成也。

102 桂王寢殿坍塌

桂王常瀛四月二十七日奏曰：「三月初三寅時，臣正起梳洗，身側如雷震響，正殿盡傾。有該撥女子崔祿壽、呂壽喜、韓榮祿、崔遐壽、楊祥壽、呂福喜六名在內止宿，竟皆壓死。痛念臣蒙先帝隆恩，分封衡地，特遣內官監太監黃用、工部營繕司主事高道素，費五十餘萬金錢，建造府第。乃臣之國祚有二載，而元年九月初八日，則寢宮後殿椽梁損墮，據臣右臂而下，臣命幾為不保。此時二官猶未離衡，目所親觀，臣已具本欲奏，值皇上初登寶位，未敢以此驚瀆天聽，致塵違念；而二官亦自知罪，進修理銀五千六百兩，又進問安銀四百兩，且又訴其七年勞苦之狀，臣隨中止。今則前殿復塌，幸在刻時先後，臣未入殿行禮耳，否則亦為不免矣。」

宮殿覆壓，雖為黃、高二人賤買朽木之罪，然建國甫二年，即遭此二變，天之所以警之也。異日流寇逼陷，播遷兩粵，其機已兆于此。

103 倪元璐疏三案

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時閣臣魏廣微媚魏忠賢，欲掩

釋楊漣二十四大罪疏，纂三朝要典，以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成書。元璐疏公議自存私書當毀，上之。四月疏曰：「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聞于清流，而三朝要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何也？蓋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印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上從之，詔毀三朝要典。

附記 華琪芳，字方侯，號未齋，無錫人。天啟乙丑會元，廷試第二人。思廟立，罷歸。每歎曰：「吾不纂修三朝要典，今相矣。」蓋自悔也。吁！失足一時，遺恨千古，可不慎歎！

104 欽定逆案

二月，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二曰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三曰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四曰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五曰諂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六曰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等百二

十八人。七日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105 喬應甲釀禍 流寇

正月六日壬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陝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流賊肆掠。刑科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秦置盜却不問，責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固原逃兵掠涇陽，又掠富平。二十九日乙酉復掠涇陽，執遊擊李英。

鄖陽府屬湖廣。延綏、固原，九邊之二。涇陽、富平二縣俱屬西安。

106 劉應遇敗賊

二月二十日丙午，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四川吳國輔兵敗賊，賊走漢陰，遇遣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匪漢陰山中者皆自殺。漢南盜平。公字玉廣，號念劬，楚孝感人。萬曆辛卯舉人，歷仕陞商維道。漢南寇起，親督行伍十二戰，平之。未幾，撫甘肅。四年辛未正月，卒於官，年六十四。

商南、洛南二縣屬西安。漢陰縣屬漢中府。

107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三月二十日丙子，流寇掠真寧、寧州、安化、三水。四月，犯涇陽、甘峪，遊擊高從龍被殺。九月，清

兵圍薊州。十一月，京師戒嚴，徵四方援兵勤王。保定兵首潰，餘亦多中路逃者，因與飢民合勢，嘯聚山澤。上命馳諭陝西巡撫劉廣生，令急殲流孽，不必入衛。時大盜混天王等擾延川、米脂、清澗等縣，復召前總兵杜文煥，使勦之。

寧州與真寧、安化二縣屬陝之慶陽府。三水縣屬西安。甘泉、府谷、延川、米脂、清澗、五縣屬延安府。薊州屬北直順天府。保定府亦屬北直隸。

108 吳煥奏秦寇

是年四月，陝西巡按御史吳煥上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狃于積弛，束手無策，則舉而委之邊兵。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地，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109 李自成起

李自成，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雙泉堡，大鎮，東西街口有大井二，故名。父名守忠，務農，頗饒。生二子，長名鴻名，又二十年，爲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五月，生次子，名鴻基，卽自成也。批云：李自成，八月廿二丁巳生。其年五月，有流星自西北入東北。六月，陝西地震。七月，復震。九月，鴻名生子，名過。十一月，鴻名死。先是，守忠父李海，一名勢，俱單傳，惟守忠生二子，然鴻基生而鴻名卽死，亦單傳耳。鴻名死三

年，妻改適，守忠撫鴻基與過。八歲就塾，二人不喜讀書，酷嗜拳勇，各不相下，守忠屢責不悛。年十三，鴻基母死，竊與過出外朋飲。里有劉國龍，亦同庚，相遇甚歡，偕往郊外馳馬，飲于村肆，相謂曰：「吾輩須習武藝，成大事，讀書何用！」次日，具牲醴詣關廟，做桃園故事。鴻基欲較力，見神前鐵爐一座，重七十三斤，隻手舉之，繞殿一匝，仍置故處。劉國龍擦衣欲舉，不能動，兩手握之方起，行五步止。李過奮力一提，亦不動，如國龍法，行十五步止。鴻基復提繞殿一周，置于舊處。道士驚賞曰：「汝父好善，故生汝。」鴻基大言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前三載曾夢偉將軍呼予。李自成，今即改名自成，號鴻基。國龍等稱賀。由是三人數聚飲，守忠嗔責，復將延師束之。自成私走延安，聞羅教師義為將，武藝超軼，遂師之，日與其黨馳射，大喜。越四月，移書國龍與過云：「予在延安，師羅某習武，汝二人速來同學，不可虛廢歲月。」正月十六也。守忠見書，往覓。時自成于羅處初習單刀，不即歸，羅固勸之，乃還。越三月，守忠恐復往，乃延羅某于家，使劉、李二人師之。年十八，自成性喜生事，守忠為過娶鄧氏，而自成欲擇美婦，遂遍半載，娶韓金兒，艷而淫，年十四適西安老紳為妾，以行斥，繼為延安監生妾，又見棄，至是自成娶之。其夕，守忠夢土地告云：「汝家禍崇人門，百日內有大災，速與汝孫暫避河南，勿被虎傷。倘違吾言，後悔無及。」汝子自成有禍無害。」守忠覺，不樂，遂與過託進香泰安。去月餘，自成往延安，韓氏與里棍蓋虎兒有姦。越半月，自成歸，晚宿十里鋪，夢韓與少年偕寢，欲殺之，少年走，乃殺韓而寤。黎明即行，抵家，宛如所夢，舉刀直前，蓋虎兒以錦袍禦之而逸，遂殺韓，衆挾之赴縣。時署篆艾同知曰：「汝妻不良，殺之固當。但捉姦須雙，今止殺

妻，於律不合。」遣孟縣丞往驗。次日庭訊，答二十，下獄。自成倩丁門子賄二百金，乃出。卽發審軍云：「李自成因妻韓氏不良而殺之，却無姦夫同殺爲證，何以服人？況不合律，姑擬徒，俟獲姦夫再審。」自成怒曰：「殺死淫婦，理之當然，奈何受金而罪我？會須控憲！」丁聞之而懼，白于艾，艾出牒覆勘。自成以洩言，知不免，遂殺艾，遁走甘肅。二年己巳冬，清兵十萬大入，越薊薄京，京師戒嚴，徵兵勸王。甘肅巡撫梅之煥有文武才，批云：「梅之煥，字長公，號伯天居士，隴州人。甲辰進士第三人。時勸王督臣忽傳撤退，檄公遣及十日，又促行。北及都，兵尚以逗留劾公，奪職歸。總戎楊肇基素稱驍勇，奉旨赴援。自成投軍，居肇基麾下。邊地多盜，肇基每使親兵往剿，止事規掠，獨自成見壯士輒釋去，每云：「東海舟頭，亦有遇處。」已而陞總旗，屬下五十人，俱稱長官。甘肅東有盜警，自成心謂響馬頗有英雄，可結一二以作異日爪牙，因請往捕。甘肅與蘭州接壤，有高如岳者臂力絕人，善騎射，白袍白巾，聚黨百餘，服色悉按五方，居土山坡下，自稱闖王，時出行規。自成引兵搜三日，如岳以八騎至，自成列陣以待。如岳曰：「高闖王在此，速讓道。」自成曰：「觀若亦是好男子，何爲作此舉動？予特奉令取汝。」如岳曰：「能者來戰。」飛騎突至，自成迎戰良久，藝勇悉敵，知不可力爭，乃謂之曰：「自古好漢識好漢，觀汝狀貌，定非凡品，可下馬相見，有一言奉告。」遂各敘禮，歡如魚水，同至土山，結爲兄弟，宰馬設誓云：「患難相扶，富貴共享。若有異心，神其不祐！」酣飲達旦。自成將行，語之曰：「自此以往勿復行掠，予若功名小就，請同處邊庭。倘鄙願有違，相從不遠。」乃別。自成回鎮，以他級報功，遂陞把總。適徵兵檄至，梅撫楊鎮勸王，以王參將爲先鋒，自成與劉良佐不服。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自成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良佐曰：「昔

郭子儀本行伍中人，後爲天下大元帥。我二人有才如此，寧憂不富貴？」自成曰：「大元帥何足道！漢高祖、劉知遠、我太祖皇帝，豈祖宗傳下天子？亦是平空做成事業者。楊主將安識吾兩人？」時師北行，王參將居前隊，楊總戎統中軍。過蘭州，犒師，秋毫無犯。次日百里，抵金縣，邑小令怯，閉署不出。王參將入城，欲見令，有兵譁于庭，答六人，半爲自成卒。自成怒，與良佐等縛令出，欲見肇基，適遇參將，刺殺之。時良佐妻子在蘭州十里莊，自成孑身，聞高如岳有衆八百，遂率所部往。時高麾下勇士有羅汝才、劉國龍、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等數人，劫掠郡縣，官兵屢敗，曾于臨洮府城外關廂人家掠美婦五。邢氏、趙氏、余氏、安氏、鄭氏，而邢氏尤絕色，如岳嬖之，妻鮑氏妬甚。適自成至，遂以邢氏配之。每日，賊將輪劫。賀錦自北都返，報清師已退，將推督下勦，兼有懼色，共議乘兵未至，掠平民充陣，以精兵繼之。于是各統所部，往渭源、河州、金縣、甘州等處劫掠，所至之地即起火，名「放亮兒」。所掠衣糧等物，卽令鄉民舁至營中，持刀問云：「願從否？」如不願，卽云：「我送汝去。」一刀殺之。苟願從，又問：「有父母妻子否？」無則不問，有則問：「想否？」不想則已，倘云「想之」，亦曰：「吾送汝去。」復一刀殺之。凡初獲者，必縛五日始釋。有逃而復獲者，則截其耳，或黥其面，兵遇之，反指爲真賊，解官請賞，主將不之省，斬首示衆。故不願作賊者，既爲賊所掠，亦無如之何而從之矣。由是衆至數萬。

編年云：二年，都城警，詔天下勦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譚于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速論死，潰兵遂竄走秦，晉山谷間爲盜。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聞王嘉胤反，往投焉。後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與衙卒李固、鐵冶劉敏政結好，暴于鄉里，後隨衆作賊。其兵嘗云：「我王原是箇打鐵的，今後軍都督府張家，原是箇補鍋的。」初是只七十人相從，二二後漸結聚。及併了老獺、小表英兵，二二纔有數萬。此段向書後，今偶移于此。

甘肅，九邊之一，在陝西。蘭州、河州、金縣俱屬陝之臨洮府。良鄉縣屬順天府。各本俱載賊首高迎祥，而此獨言高如岳，是一是二，存實以俟考。

〔校記〕

〔一〕初是「疑爲「初時」之誤。

〔二〕「小表英」疑爲「小表英」之誤。

110 陳仁錫使遼東 東邊

陳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天啓壬戌探花，授編修。崇禎二年三月，出使遼東。寧遠武進士王振遠、陳國威謂仁錫曰：「東不的居關外，陽仇插漢，其實昵之。部落不滿萬，駐寧遠關外者六七千人，此地開市，止二千卒，不及備，夜半可刺也。蓋建州哨在東不的內，計四百餘人，不挾弓矢。插漢遠在漠北，馳救不及，斬頭寢內，邊警息矣。失此機會，四月間命將先至，秋冬諸王子幾支入，必舍遼而攻薊，宜動天下之兵，何益？」仁錫言于邊臣，甚壯之，竟不果。後大清兵入攻，俱如二生言。

111 袁崇煥謀殺毛文龍

先是，毛文龍駐皮島以牽清，二年三月，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于寧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商舶入海。自是島中京餉，俱有關寧經畧驗過始解，朝鮮貢道往寧遠，不許過皮島，商賈不通，島軍大饑，取野菜爲糧。初，文龍稱麾下兵二十餘萬，朝廷爲治餉。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曰廣詣島閱視，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龍大不平，上章請餉，又累奏牽遠轉餉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議之。六月，崇煥致書文龍曰：「知島中軍饑，發餉銀十萬，至雙島約公會議滅敵。」文龍語子承祿曰：「昔日彼奏滅糧，今又發糧，其跡可疑。」承祿曰：「渠爲撫臣時已有和議疏，茲復云滅敵，必有他意，不如勿往。」文龍思久之，曰：「古來戰、守、和，得機卽行，原非可執。況我與彼，總爲朝廷出力，不必猜疑。」遂與部將二十人，家丁百人，引兵三千，至雙島進謁，崇煥慰勞其至，且曰：「遼東海外，止藉貴鎮與本部院兩人同心共濟，方能了局。」文龍曰：「職在海外數年，日以東事爲慮，第餉匱軍饑耳。若大人展回天之力，使諸軍安飽，指授方畧，則敵可滅矣。」次日，崇煥犒師，每人銀一兩，米一石，布三疋。已而，文龍設宴，甫坐，忽報清兵萬餘將渡河東。崇煥遣兵馳救，止留數百人，與文龍歎語而罷。三日，崇煥登島，又大犒師，謂文龍曰：「今後貴鎮與本部院以旅順爲界，東行貴鎮印，西行本部院印。」文龍從之。復報河西有警，崇煥思久之，謂文龍曰：「願借貴鎮兵一往。」文龍卽令疾救。四日，崇煥命軍士擺圍，文龍不悟，從之人。麾下欲進，袁兵阻之，止從官人圍。崇煥謂衆軍士曰：

「念爾等海外勞苦，每人僅得糧五斗，一家分食，言之痛酸。爾等當受本部院一拜，今後勿憂無糧，只須爲朝廷出力。」語畢卽拜，將士答謝，淚下。崇煥遂與文龍曰：「本部院節制四鎮，清嚴海禁，恐登、津受腹心之患。東江糧餉由寧遠過亦便，汝何必要解銀登、津自糶？且虛耗國家多少錢糧，並無實效，要東江何用？」文龍曰：「公言差矣，職以義旅九十人取鎮江，不費朝廷斗米寸鐵，撫集遼瀋逃民九十餘萬，羅致各島以爲犄角。以義取朝鮮糧餉，以信括商賈錙銖，種屯鼓鑄，斬將復城，六七年來，止受國家銀一百五十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猶謂無功虛冒乎？」崇煥曰：「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若不殺汝，此一塊土，異日豈朝廷所有？」文龍曰：「督師維持節制，何得殺我？」崇煥曰：「今日非本部院意，乃是上旨。」左右色變，文龍自若，乃曰：「既出上旨，亦勿辨。」遂西望拜曰：「臣負朝廷久矣。」崇煥命旗牌官張國柄執劍殺之，諸將伏屍慟。崇煥曰：「止斬文龍一人，餘悉供職如故。」命殮之。因奏文龍十二罪，并自劾。上以文龍驕倖，命崇煥安心任事，且嘉諭之。時敵警寂然，師旋，聞文龍死，皆哭。崇煥因佯祭曰：「昨殺汝是朝廷法，今祭奠是本院情。」遂流淚，將士俱泣。崇煥恐變，呼文龍部下曰：「若等被主帥侵糧甚苦，今有十萬金犒賞，各領三兩。」衆始定。崇煥分其軍爲四，使毛承祿及旗鼓徐敷奏、東江將劉興祚與陳繼盛分將之，遂回寧遠。

112 鍾萬里解夢

毛夫人張氏居杭，聞文龍死，疑，未得報。有所親鍾萬里曰：「昔振南祈夢，于忠肅投詩，前聯云：

「欲效淮陰，老了一半。」蓋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振南五十二歲作元戎，非老了一半乎？後聯云：「好個田橫，無人爲伴。」蓋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今云無人爲伴，是自死于島矣。」已而果然，杭人莫不憐之。

崇煥捏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

闕余邑高忠憲當遣使閩島時，語之曰：「若往，須圖其山川以歸。」使者至，微行四境，盡得其險易而還。忠憲披圖歎曰：「是扶餘國也。」使者故高公門下士，然則文龍功高不賞之疑，非獨錢龍錫輩而已。

113 袁崇煥通敵射滿桂

崇煥既殺文龍，密報于清議和。清主大喜，置酒高會，謀攻寧遠，二王子曰：「姑索撫百萬，許，還遼。俟得賞後，復爲深入計。」于是答報。崇煥疑有變，自思：口許上五年復遼，又難言撫，因語使，發兵索賞，我可入奏。清主將起兵，二王子曰：「聞插酋數萬攻薊州，調兵甚急，喜峯口必虛，我陽言征插，暗入喜峯，是爲上策。」遂發兵數萬，三王子、五王子、六王子分將之。時喜峰守兵八千，已調半討插，所存守兵，亦止備插而不防清。九月戊寅，清兵一夜進口，殺參將周鎮。崇煥大驚，率總兵祖大壽、馳喜峯，清師已入長城，圍遵化。崇煥率兵往救，清帥曰：「汝招我至，何反撓我？」崇煥益懼，馳薊州，會總督劉策，議奏撫賞。策曰：「敵志不在小，宜以戰爲正。」崇煥不從，奏請議款。御史毛羽健上言：「崇煥議以

五年滅敵，乃反議款，乞皇上問之。」報聞。十一月清兵從馬蘭谷破牆而入，初五丙戌圍遵化。遵化人內應縱火，諸軍奔潰，巡撫王元雅自縊，三屯營副總兵朱來等夜遁，總兵朱國彥同婦張氏，北拜自經。初九辛卯，都督山海關總兵趙率教人援，戰于遵化，率教敗沒。崇煥聞遵化陷，謂劉策曰：「密雲危矣！我駐此，公速守密雲。」策曰：「此吾地也，奈何去之？」翼日，上命總戎申甫、侯世祿至，崇煥曰：「有我在，令率兵回。」俄，清兵至，圍薊州，大掠。策欲戰，崇煥阻之。攻數日，不破，乃去，屠固安，焚良鄉，大掠通州，直抵北都，齊化門下，京師戒嚴。初，清圍遵化，破石門驛，崇煥移營城外。清兵以二百騎奮崇煥，崇煥軍聞炮遽退，竟日不見一騎，至是率衆至沙河門駐營。山海關總兵滿桂聞之，率兵入援，與清戰，斬獲頗衆，部下亦傷。須臾，城上炮發，悉中我師，不傷清兵一騎。守者大懼，遙見袁兵亦瀕清兵劫掠，城內運餉袁營，反遺清寨。袁營列前，清營駐後，相距不遠，復不出戰，衆甚疑之。圍城數日，上命內監召崇煥。崇煥恐事洩，乃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上既任我，自有處分，何須又召，得毋聽細人之言罪我乎？必欲進見，須金、王二監出質，始可回奏。」上命二監出城，崇煥令軍守摩公寺，自易青衣入見。上解貂裘及銀甲賜之，乃退。丁酉，崇煥抵左安門，賜玉帶、彩幣六，祖大壽、玉帶、彩幣四，餘大將各緋蟒一襲，戶部給各軍糧粟。已饑再日，私掠。清兵攻南城，崇煥復不戰，獨滿桂以五千入與清一日二十戰。清兵益盛，桂不支而走，經袁營，竟不出救。俄桂中流矢五，三中體，二中甲，拔視，乃袁兵字號。桂初疑清將反間，僞爲袁號耳。及敵騎稍遠，細審，果爲袁兵所射，大驚，入奏。

114 逮袁崇煥

十二月辛亥，上召崇煥議餉，密勅滿桂、黑雲龍、祖大壽同入。崇煥進關不數武，一內監趨出曰：「萬歲爺在平臺，速入。」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驚沮。上問殺毛文龍、致敵兵犯關及射滿桂三事，崇煥不能對。上命桂解衣驗示，着錦衣擊擲殿下，校尉十人褻其朝服，祖押西長安門外錦衣大堂，發南鎮撫司監候。上遣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都人大喜。袁兵聞之，半走固安、良鄉，殺掠，桂招餘衆隸麾下。清帥聞報，撤兵，分掠郡邑。李總戎部將擒一頭目，訊之，具述崇煥通敵根底，人奏，上命法司追崇煥書。明年四月，詔逮西市。批云：「一云崇煥二年九月初七日，崇煥煥于西市。上召九卿面諭曰：『袁崇煥以復遼自任，功在五年，朕是以遣兵接餉，無辭不登。不意專事欺誑，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人犯，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散遣。及敵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僧于軍中，堅請入城。勅法司定罪，依律，家屬十六歲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配，朕令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釋放不問，崇煥本犯置極刑。』時百姓怨恨，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剮者也。崇煥，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庚午八月十六日磔崇煥。劄子語無稽，周無復曰：『吾服事諸老爺多矣，未見如袁爺膽之大者。』」

江陰中書夏復蘇嘗與予云：「昔在郡中，見磔崇煥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買盡。」

115 滿桂戰死

十二月，清兵復圍城。十六日丙寅，滿桂率師救援，清兵大至，桂敗收軍。十七日卯，滿桂以五千人同孫祖壽等陣安定門外，自辰至酉十餘戰，清兵屢易。桂箭創發，墜馬，歿于陣。申甫夜襲營，又戰沒。黑雲龍、麻登雲被執。清復攻城，都人大懼。會各省援兵四集，互相拒戰，清兵乃退，劫掠郡邑。

116 劉之綸死節

劉之綸，字元誠，蜀宜賓人。喜學理家言，大書其坐隅曰：「必爲聖人。」里中因呼爲劉聖人。天啟辛酉舉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與同官金公暨，多客死士申甫輩，以備國家緩急。己巳冬，北兵入口，聲先上疏，得召見，薦公，井及申甫。上立召對，稱旨，授南京營副總兵，改金公御史，監其軍，而授公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已而滿桂、申甫俱戰沒，公誓師出城，會北兵引去，遂抵通州。至薊，知兵衆在永平，乃約總兵馬世龍、吳自勉自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兵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而營娘娘山。乃世龍等不受節制，負公約，北兵驅三萬騎自永平來。公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再發一砲，砲反裂，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裨校請結陣徐退，公不聽，命鼓人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皆力戰，軍中矢石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矢集如雨，公度不可爲，乃大呼曰：「死！死！負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問道歸送巡撫。忽一矢貫公首，又一矢中膝，遂仆而絕。諸

將從公者，齊呼哭震天，拔營野戰，死之。事聞，賜祭葬，廢一子。

公之爲人，文肅嘗詳言之。

密雲、固安、薊州俱屬順天。

117 黨還醇良鄉殉難

附諸臣

黨還醇，字子真，陝西三原人。天啟乙丑進士，己巳令良鄉。十一月，北兵薄城，厲兵堅守，力竭援絕，遂死之。兵退，得其屍于草中，身被數創，赤身面縛，怒氣勃勃如生。方赴選時，送座師侯恪出都門，恪曰：「但願諸君子爲好人，不願諸君子爲好官。」還醇常諷誦不輟云。事聞，贈太僕寺卿，諡忠節，蔭一子入監。時有保定推官李獻明，奉命查薊、密軍餉，抵遵化，北兵至，不肯他適，城陷而死，贈光祿少卿。又有保定劄司何天球、永平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灤州知州楊燦、香河知縣任光裕、遵化知縣徐澤、良鄉典史之諫、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三屯總兵朱國彥，俱先後死。

己巳之役，北兵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鄉、灤州、香河、固安、張灣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霸州、三屯也；有先降數日而兵始至者，玉田、遷安也；有兵將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虛張聲勢而兵不敢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過而不取者，順義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順之間者，房山也；有兵至而順，兵去而守，以援兵至而免者，樂亭、撫寧也；總由人心不固至此。向使各城盡如寶坻，令史應聘之上下一心，永清令王象雲之有備無患，昌黎令左應選之男婦皆兵，開平舉人

之請兵捐餉，何至一朝同歸于盡？內如固安令劉仲，守而不能守，所欠一死；良鄉、香河、遵化三令，永平守及推官，灤州守與夫三屯總鎮各官之死，皆不愧其官，而保定司理李獻明一死尤烈。永平道鄭國昌之死，與巡撫王元雅等，失地喪師，不可語于殉難之列。其最劣者，則盧龍、遷安兩令。餘若薊州、通州、三河、豐潤，官雖能守，亦將士得力居多。時巡方董遼初，見灤縣斗大空城，而縣令沈城舉動安詳，問曰：「情景若此，貴縣何恃而不恐？」沈城從容拱手曰：「以身殉之。」遼初爲改容以謝，卒幸免焉。

118 商敬石射清兵

清裨將引六百騎往嶼山，至河西，忽十二騎突至，欲擒之，清將左目中矢而死，兩頭目操戈前戰，復兩矢飛至，各中目皆死。諸軍悉前，應弦而倒，殪者甚衆。清兵懼，悉去刀發矢，十二人俱以手接，無一傷者。清兵驚走，十二人追射，死者三百餘人，矢盡乃止。蓋十二人乃響馬賊，商敬石爲首，聞清兵入，約其黨欲建功，至此忽遇耳。遂至通州鎮守營報功，守將申兵部，兵部悉隸之于麾下。時清兵大隊將至河西、天津等處劫糧，聞通州十二騎殺兵四百，乃不往，俱至昌黎縣。

119 左應選固守昌黎

清兵至昌黎，盡焚城外廬舍，恣掠子女、金幣，將抵城下。時邑令左應選初蒞任，膽畧過人，聞報，登城周望，諭百姓：「勿恐，數日敵當自退。」即閉城治火藥。兵至，列藥于城，俟攻時始發。是藥止及百

步外，亦不納砲中，臨敵，燃火散下，須臾如火星飛墜，清衆俱傷，乃退。守者見之，始以火炮突發，擊斃其衆，清遂斂師他掠。

120 何大綱斬將

清兵掠灤縣，何大綱、張洪詩兩將率萬騎赴救，戰一日，却之。大綱、洪詩引衆夜追，清不成而走，復追之。連旦師疲，大綱、洪詩遂斬一將。清兵走，挾輜重東旋。馬世龍率驍勇五百人追之，奪車輛而還，清兵始出口。北京凡被圍四十餘日云。

121 誌異

是歲江陰城鳴，時吳鼎泰爲令。及順治二年乙酉，江陰被屠，距己巳凡十有七年。

明季北略卷之六

崇禎三年庚午

122 誌異

正月辛巳朔，京師大風霾，晝晦。三月，威鼎自鳴，焚惑人井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五月二十
二日辛丑，海豐縣有石，圍數丈，高丈餘，忽移五十餘步。

晝晦異矣，元旦晝晦尤異之甚，殆天地否塞之會乎？故首書之。

123 陝盜王子順苗美

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衆至四千，掠綏德，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敗之，
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賊走西川。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至是秦
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往往譁潰，亡命山谷，遂倡飢民爲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釐汰
至數十萬。乘亂兵多譟而下。

124 秦寇入山西

三月，秦寇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四月，陷蒲縣。山西自河曲、保興至蒲津千五百里。賊自號曰「橫天一字王」。

吉州、蒲縣與襄陵、太平、曲沃三縣俱屬山西平陽府。河曲縣屬太原府。

125 賊陷河曲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樞追賊于河曲，發西洋砲，砲炸，兵自亂，賊乘之，遂陷河曲。

126 賊陷黃甫川

秦寇

五月，賊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壬子，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陷府谷縣，復圍孤山堡。榆林道白貽清遣兵敗之，遁入府谷縣。延綏巡撫洪承疇等圍之，斬獲甚衆。及九月三日己卯，王嘉胤勾西人人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佯乞降，仍奪路走。

黃甫川、榆林俱在延綏邊地。清水縣屬陝之鞏昌府。

白貽清，號惠風，常州人。洪承疇，字亨九，閩人。

127 楊鶴誤撫

都司艾穆暨賊于延川、清澗，賊始求撫。三邊總督楊鶴及陝撫劉廣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賊，賊

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河西。然賊降叛不常，其衆僅不焚殺，而浮掠如故，權毒益甚，百姓吞聲。有司承撫臣意，莫敢告，而寇患成矣。

楊鶴，號無山，湖廣武陵人。

128 劉懋言秦寇

六月，給事劉懋言言：「秦之流賊，卽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爲鄉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始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勦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所斬獲皆饑民，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規掠，名降而實非降也。」

129 劇賊神一元

十二月己巳朔，劇賊神一元等破新安縣。初九日丁丑，破寧塞縣，據其城。十三辛巳，引西人四千騎入寇，陷樹澗及保安諸城。至明年正月，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魁領其衆。

保安縣屬陝之延安府。新安縣屬豫之河南府。

130 清兵

春，清兵入永平府。二月，至建昌。五月，復還永平。

永平府屬北直，卽商之孤竹國也。

131 徐孝婦剖肝進姑

孝婦，湖廣漢陽人，幼字村民汪卷。卷固貧窶，爲人傭，母鄧孀矣。婦歸卷，晝耕暮織，其事姑，雖豚蔬菜未嘗匱乏。崇禎己巳，庚午間，大饑疫，婦與卷乞食，食無從乞，鬻身，身無從鬻。鄧且病，垂斃，偶思豬肝，婦匍匐往市，跪求屠者，屠不與，曰：「既無錢，勿望肝也。」婦不得已，泣歸。念豬肝不可得，人肝、豬肝味或同，萬一人肝可醫吾姑，姑生而我死，死何惜！遂夜半自引刀剖其脅，凡三剖，肝不出。將更舉刀，忽見白衣嫗，謂：「汝不得用刀法，刀宜橫，不宜直。」婦從之，奏刀杳然，肝果出，乃爲湯以進姑，姑頓愈。當爲湯時，婦全不覺。踰時，創甚，婦昏曠，復見白衣嫗者謂：「汝無慮，我起汝。」婦果霍然。越數年，姑壽終，婦糊土結草廬姑墓，一羹一茗必躬捧奠墓前。墓在山僻處，風雨晦冥，烟霧四塞，山鬼號呼，蛇豕橫突，婦無懼意，日擔薪汲水爲常。或助以衣食者，謝不受，曰：「勞苦凍餓，不過死耳，我自剖肝時死矣。爲姑活，今死墓，早晚不論也。」漢陽令楊四知稔其事，奏記上臺，爲請旌于朝。

余讀彤史遺編，見割耳斷臂，詎婦人無俠氣，然瑤池冰雪，或甘心伉儷，而未必矢志萱庭，號江負屍，詎女子無孝行？然抱石懷沙，或結念毛裏，而未必篤情姑嫜，割股祝髮，詎兒婦忘高堂？然毀容傷體，或抱痛肢節，而未必盡關生死。獨婦一念篤至，九死不回，冒白刃而如雪，比剖心以同休，洵奇孝，亦至孝也！可以傳矣。

明季北略卷之七

崇禎四年辛未

132 黃道周疏

黃道周，號石齋，福建鎮海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有遵旨明切具奏疏，其畧曰：「臣觀邇年以來，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月以來，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之邊疆，不過爲逆黨而翻邊疆，使諸艾勦逆黨者，無端而陷邊疆之內，至于邊疆之要塞利害，進退取舍，實無一言及之。自辛未春月而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之科場，不過爲仇隙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于科場之源流清濁，屈折難易，實無一言及之。」

又云：「臣觀萬曆末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阱，而緩急何所得半土之資！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鱗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養士，則所養者必市利之臣；以筆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驕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廟，必在林藪。臣所常知識者，有和州馬如蛟、公安毛羽健、聞喜

任贊化，皆側儻有氣骨，則皆蒙譴去矣。所習聞者，青澗惠世揚、吉水李邦華，百鍊餘鋼，名滿天下，臣又未嘗領其丰采。鄆陵梁廷棟，膽決機警，筆力方新，自當需爲異日之用。其在仕籍者，有新建徐良彥，爲南大理御；豫章曾櫻，爲福建參政；金華朱大典，爲天津兵備；紹興陸夢龍，爲籓司起復；武進鄭嘉生，爲陝西參藩，皆卓犖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材，當敦尚風節，表章仁義，勿使猥瑣小人挫辱文章廉隅之士。昔太祖品識人材，以執古而不知變者爲最下，蓋指諸庸碌學究而言，非謂崇尚聖賢、規模先正之士也。

鄒元標，號南皋，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疏張居正奪情，上怒，杖一百，謫貴州衛。已而擢給事中，忤時去。天啟改元，起刑部侍郎，陞都御史，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科臣朱童蒙等疏之，元標乞休去，魏璫矯制削職。居無何，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忠介。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張居正沒，起歷文選考功。癸巳，主大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于耳，齟成而不自覺。光宗立，累遷司空，晉冢宰。與魏廣微、崔呈秀不合，乃歸。已而行撫按鞫訊，坐賂一萬五千，謫戍代州。年餘，思廟立，賜赦，撫臣牟志夔留滯。踰三月，卒戍所。戊辰，贈太子太保，諡忠毅。任贊化，字參之，聞喜人。天啟壬戌進士，戊辰，選貴州御史。疏劾溫體仁居鄉居官種種不法，廷辯侃侃，上怒，謫河南布政司照磨，累遷陝西參政。歸，卒于家。

十一月，時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中允倪元璐上言：「黃道周既以奢譔承貶，劉宗周又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蓄其忠良者？」上不聽。

133 吳執御論周延儒

八月，御史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章奏，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發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案也。皇上見延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抑知特借此以行其私乎！」上切責之。執御疏凡三上，俱留中。

執御此疏真延儒之藥石。

134 張彝憲總理錢糧

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初，上既罷諸內臣，外事悉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之，多不稱任使。二年，清兵南下，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視行營。自是卿憲四出，動以上官威倨，加千庶司，羣相壅蔽矣。

135 吳牲賑撫

正月己亥，命御史吳牲黃金賑陝西飢荒，招撫流盜。諭曰：「陝西屢報飢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的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卽成脅人賊黨，若肯歸正，卽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四月，吳牲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

福，分賑之，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

136 楊鶴受降

二月，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鄆、乾，不即援。及三月，張應昌等始援之，賊圍解。初九日癸未，賊帥係繼業等來降，鶴受之。四月十六日己未，賊帥一魁降于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又止巡撫練國事北征。商、維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五月二十七日庚子，賊滿天星降于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即命一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鮮去。二十九壬寅，賊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部，降丁內應，城陷。七月，賊首上天龍、馮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鶴與王承恩等擊破之，上天龍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批云：編年：黃履泰。是月癸未，逮鶴下刑部獄，論戍，以主撫被欺也。初，上以鶴力主撫議，縱賊殃民，實為首禍，必欲誅之，緣欲用其子嗣昌，故寬其死。八月，神一魁復叛，據寧塞，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未幾，友才復叛而遁。

慶陽府屬陝西。汾州、乾州屬西安府。合水縣屬慶陽。中部縣屬延安府。

137 賊分三十六營

先是三年正月，賊帥王嘉胤陷府谷縣。四年正月十六日庚寅，又掠華園溝，副總兵曹文韶擊却之。

及六月朔癸卯，文紹擊斬嘉胤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獬獬、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顧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爲三十六營。

138 洪承疇巡撫延綏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年二十三，督學浙江，擢陝西參政。庚午，巡撫延綏。辛未四月二十四日丁卯，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人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

降賊不沾泥擁衆脅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兵至葭州，承疇與副總張應昌亦至，連戰，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不沾泥懼，率百騎逃關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殺賊目雙翅虎、縛柴金龍以自贖。

七月十五日丁亥，曹文詔合督撫四鎮之兵擊賊，連敗之，賊奔東北，延安、慶安千里內暫安。
葭州屬延安府。一云承疇泉州南安縣人。

139 山西寶莊

七月二十二日甲午，賊趙四兒率六千餘人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係故忠烈銓里居。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賊犯寶莊，五典、銓已死，銓子道濬、道澤俱官

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其少子道隆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乃躬率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沁水縣屬汾州府。

140 洪承疇擒趙四兒

八月初二日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賊首劉六等，西路漸平。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趙四兒，一名點燈子，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蝎子塊等據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

青澗縣、綏德州俱屬延安府。

141 吳牲奏官賊之謠

先是，陝西巡撫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吳牲確查。至是，牲報聞曰：「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脇從甚衆，幾于無民。近官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降于

榆林，餘賊遂徙而北。降者雖散回原籍，仍復劫掠，于是有官賊之謠，而人人致恨于招撫之失事。點燈子衆五六千在青澗，旋撫旋叛。慶陽施臨庵、劉六等亦嘗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送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賞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勦，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爵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上書擒趙四兒、劉六，而此奏其復叛者，蓋疏出而賊擒也。

韓城、華陰二縣俱屬西安。潼關屬華陰。

142 趙大胤斬婦人首

賊獨頭虎五部恣掠，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土人強之出，報斬五千級，驗之，則率婦人首也。給事魏呈潤劾大胤，落職。

143 譚雄陷安塞

十月，陝西賊陷宜川。十一月初七日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斬之。

宜川、安塞二縣俱屬延安。

144 混天猴陷甘泉

初，六月二十三日辛酉，鄆州賊混天猴等謀襲靖邊，張應昌敗之。二十五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自甘泉犯合水，承疇率兵擊，大敗之，混天猴等乞降。至十一月，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河西兵備張允登戰死。十二月，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僉事郭景嵩死之。二十六月甲午，寧遠總兵孫顯與賊六戰，俱捷。

鄆州與甘泉、宜君二縣俱屬延安。合水縣屬慶陽府。寧遠縣屬鞏昌府。

145 張獻忠起

獻忠，榆林人，幼有奇力，兩眉竦豎而長，面有微麻，遍體生毛，天性好殺，不耐久靜。初從塾師，與同舍生証，一拳撲殺之，家貲數千金，一時俱盡。父大怒，逐之，飄泊異鄉，或異其貌，問之，知文而勇，收以爲子，與之延師。復與同學者爭，更毆死兩生，逸去。聞老獼猴馬守應等起兵，遂往投軍。守應一見奇之，初爲小卒，號爲「黃虎」。已而屢立戰功，有黨五百人，陝撫猶輕之，曰：「此小賊耳，不足煩大兵。」俄聚徒千人，後遂有衆，由是橫不可制。十三寨賊目以其強暴屢奪寶物，與之相軋，獻忠亦不欲受制于人，卽分兵立營，自爲一軍，號西營八大王，屢破郡邑。及崇禎四年十月，率衆二千人，就撫于總督洪承疇。至次年三月，復叛去。一云：獻忠，秦人。獻忠，陝西膚施縣人，隸延安衛籍。貌長而瘦，與自成同年生。受降後自號張敬軒。

146 清兵

六月，清兵大舉圍大凌河城，巡撫丘禾嘉遇于長山，敗績。

147 誌異

三月初八日壬午，大風霾。五月，大同、襄垣等縣雨雹，(一)大如卧牛，如石，且徑丈；小如拳，斃人畜甚衆。六月初八日庚戌，臨潁縣雷風，忽風霾，傾樓拔木。磚瓦磁器，翔空落地無恙，鐵者皆碎。山東、徐州大水。

霾，風而雨土也，晦也，如物塵晦之色也；雹，雨冰也，盛陽雨水溫暖，陰氣脇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風霾雨雹，總是陰晦慘寒之象，而雹大且徑丈，尤史書不經見者。至于磁瓦無恙，鐵者皆碎，則又屈子所云「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謂也，天蓋明示以玉碎瓦全之意乎？是時賤者得志，貴者淪亡，兆于此矣。予每于卷末以誌異附之者，知天變人亂亦會當規運耳。

大同府屬山西，襄垣縣屬山西潞安府。臨潁屬河南之開封府。

〔校記〕

〔一〕「襄垣」原作「宜垣」，據篇末注文改。

148 張真人請雪

是歲六月，真人在京師，上欲試其術，使之請雪。真人遂于初七日登壇祈請，令諸法官作事。及十二日，雪果下，凡求五日也。庚戌九月十九日，江西法師董董宮元述。

明季北略卷之八

崇禎五年壬申

149 元旦異雪

元旦雪，積旬，厚至四五尺，飛簷遼閣有巨人面形，鬚眉畢具，及人馬交馳跡。識者占兵戈之象焉。出邑錄。

150 賊流秦晉

正月朔己亥，大風霾。延緩賊偽爲米商，入宜君，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寧，大掠四出。山西巡按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鄰爲壑」。給事中裴君錫，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勦撫。當事無識如此。

昔米元章爲令，邑有蝗，百姓驅之出境。隣令怒其害己，元章移牒戲曰：「敵邑既能驅去，貴縣何不驅來？」讀之噴飯。世錦之愚，與鄰令何異？王新建既擒寧王，而武宗始至，羣小倖功，欲縱之復戰，是以兵爲戲矣。君錫之見，亦猶是也。謀國如此，賊安得不恣乎？

保安縣屬延安。蒲州屬平陽。永寧州屬汾州府。

151 洪曹破賊

正月，洪承疇、曹文詔擊敗賊于槐安堡。郝臨菴、可天飛爲官軍所敗，獨行狼逃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爲持久計。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152 西澳之捷

正月，寧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原，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總兵董志義遣兵各守要害，賊遂不敢出。既而洪承疇從鄭州問道至，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寧塞之寇盡矣。惟渾天猴等尚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爲用兵來第一。

環縣屬慶陽府。鎮原縣屬平涼府。鳳翔、漢中、臨洮三府俱屬秦地。

153 馬鳴世論三秦

正月，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屏障，榆林又爲延、慶屏

竊。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飢，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賊爲飢民，至令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

後十年，自成定三秦，蹂燕、趙，而天下隨之。馬生之言，若操左券。

馬鳴世，號岫旭，武功人。萬曆丙辰進士，除洪洞知縣，清廉慈惠，士民戶祝之。以治行高等，徵拜御史。天啟甲子，巡按山東，再視京營，以忤璫削職，歸。崇禎戊辰，起原官，疏論「家臣王永光爲逆璫餘孽，薦用高捷、史堃兩邪臣。夫堃、捷爲霍維華等遺黨」云云。尋陞順天府丞，遷通政。壬申，陞操江副都御史。乙亥，陞右都御史。歸里居，久之卒。

154 高迎祥諸賊

二月，寧塞連賊復熾。二十二日庚寅，賊夜入鄜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之。三月二十五日壬戌，陝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纔七日，逮至，竟坐棄市，上頗心憫，溫體仁不爲救，人皆冤之。批云：「編年云，六年十月論囚，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榷，溫體仁竟無所平反」云云。然則失事在五年，而棄市則在六年也。四月，湖廣流寇自興國人江西秦和、吉安等處。張獻忠復隨賊首高迎祥、王自用等，寇山西諸郡縣。七月，山西賊陷大寧。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

翔，焚掠武陟、輝縣，遂圍懷慶。上以畿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燾殺賊自贖。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人援懷慶。

華亭縣屬陝平涼府。大寧縣屬平陽府。臨縣屬太原府。修武、武陟二縣屬河南懷慶府。輝縣屬河南衛輝府。興國縣屬贛州府。泰和縣屬吉安府。

155 高弘圖削籍

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喪國體乎！臣之爲侍郎也，貳尚書，非貳內臣也。國家大體，不容不慎，故僅以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乎！」上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

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156 周鑣論用內臣

十二月，南禮主事周鑣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廬，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教

胡良機處矣，趙良讜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投閒矣；王弘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尤可歎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穢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繼成疏救之，不聽。

以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

157 皇子生

四月庚辰，皇三子慈煥生。九年八月，皇五子慈煥生。十二年三月，皇子慈煥生。十三年八月辛亥，皇七子慈炤生；十五年三月，封永王。

158 孔有德陷登州

初，崇禎四年六月乙酉，孔有德攻青州。庚寅，攻登州。五年正月初二日庚子，張可大令副總兵張燾等與有德戰，燾兵忽戴紅巾，反兵擊諸軍，可大兵殲焉，游擊陳良讓等死之。初三日辛丑，登州城陷。十三日辛亥，有德破黃縣。十七日乙卯，以徐從治巡撫山東，謝璉巡撫登、萊。四月十七日癸未，有德攻萊城，徐從治砲傷，卒。六月癸卯，有德殺萊州知府朱萬年。九月十四日己酉，有德復入登州城，官軍圍之。十一月，有德出戰，敗走。十二月初三日丙寅，有德航海至黃縣，及明年四月，自蓋州歸。

于大清。

黃縣屬山東登州府。

159 賊首名號

是歲，登、萊兵變，因調關、寧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戰勝精甲，渡河進剿。兵部尚書張鳳翼家本山西，慮其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因入豫、人楚、人安、廬。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則稱紫金梁、王和尚、滿天星、蝎子塊、老狷狷、一字王、小山、邢管隊、領兵王、整齊王、閩塌天、亂姓、過天星、張五、南營八大王、八爪龍、徐姓、西營八大王、張獻忠、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關將、張姓、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朱溫、趙令軍、過天星、吳計、郝光、混天星、荆勝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王、征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密靈王、閩和尚、上天龍、出獵羅、黑心虎、樓山虎、新一字王、北營八大王、混天王、上天王、領兵王、閩王、老邢、四隊、六隊、八隊、閩塌天、順義王等三十二營，各擁衆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時李自成方依閩王高氏，與劉良佐自結一隊，號關將，名不大著。

160 百官進馬

十二月，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合進，俱納于御馬監。實資金質之本監也，否則，雖駁

駭亦却之。

161 誌異

四月三十日丁酉夜，江寧地震。九月，西安縣雨穀，其粒長于常稻，差黝黑。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無錫白霧蔽空，飛雪如霰，着樹木悉成花朵及瓔珞、刀劍之狀。

明季北略卷之九

崇禎六年癸酉

162 周延儒罷相

先是，元年三月，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二年十二月，入閣辦事。至是正月，爲宣府閱視太監王坤所劾，因上疏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不宜侵輔臣。」上詔羣臣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奏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

163 知推館員

二月，諭吏部：「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垂爲法。」

先是，館員多選庶吉士，至是以時方多故，欲知郡邑利弊，而重知推，亦時事之一變也。

164 內官監紀

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學、孫茂霖爲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用內官爲監紀，卽唐之魚朝恩觀軍容使也，其失甚矣。嗚乎！朝廷雖乏人，奈何使刑餘之人與知軍國重事哉？

165 山西賊

三月十五日丙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時張道藩得罪家居，設伏于三纏凹，賊至，伏起，生擒滿天星。巡撫許鼎臣獻俘闕下，奏道藩功第一。四月五日丙寅，賊陷平順。二十四日乙酉，曹文詔敗賊于陽城。五月二十九日庚申，文詔襲賊于偏店，賊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六月，賊陷和順。七月六日丙申，陷樂平。十一日辛丑，陷永和，旋陷沁水。十月，賊至寧晉，尋據五臺山，其中薪儲皆具，險阻足守，官兵不敢擊。

平順縣屬潞安府。陽城、沁水二縣屬澤州。邯鄲縣屬北直廣平府。和順縣屬遼州。樂平、五臺

二縣屬太原。永和縣屬平陽府。

166 河南諸賊

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不到。正月十五日丁未，左良玉敗賊于陟縣之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熾，謀犯河南，副將芮琦戰死武安。二月，賊踞林縣，山中飢民相望而起。良玉敗績于武安，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中軍曹鳴鸞陷沒趙寨，河南賊益熾，長驅保定，兵備虛象昇禦却之。三月，詔總兵鄧紀將川兵二千，益以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鳳儀敗歿。賊入清化，游擊越效忠登屋擊賊，墮地死。游擊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硯水，日暮移營，賊乘之，落慙死。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復馳武安，勝之于三井，獲賊首小秦王。曹文詔自晉來援陟，勝于毛嶺。四月，河西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沒。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盜使人，撫臣不得無罪。五月，河北賊陷陟縣，賊盡至磁州，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里。總兵鄧紀與良玉會兵彭城，尾至林縣之清池、柳泉，擊敗之，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衛輝者，巡撫玄嘿自乘城以却之。六月，川兵潰于林縣，諸王告急。辛酉，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盡奔太行山。參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懷，時賊爲鄧、左、周爾敬三家兵所追，方從林走輝，九州自陟來林，聞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奔懷、濟、鄧、左追擊，大敗之。賊奔潰，沿河從溫、孟至武陟，遂入山，復回林縣。時湯九州駐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之要路。七月，賊屯彰德，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惠昌合剿，汾陽知縣費甲鏞，以供應逼迫，投井死。

八月，有陽邑鎮、科泉、清涼山、九龍山、王凱、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目混天猴等，湯九州功居多。左良玉有河村、柿黃山、八特三捷，俘斬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周爾敬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營副將倪寵、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醫底、陟縣三捷，斬獲飛天聖等，兵勢大振。賊棄妻子走，北奔五臺山，既而復回，京營尾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勝之于亢候、石坡、牛尾，湯兵勝之于青店、沙岡，賊勢窮迫。十一月，賀雙全、新虎等因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湯九州在林縣連戰三日，勝于兩空口，再勝于安陽夏村，又勝于勞坐寨、清涼山，共擒斬四百餘級。左良玉勝之于早生，斬二百級。晉兵曹變蛟亦勝之于陟縣。守備許志忠、孔道興等併力進剿。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冰渡河而南。批云：「云十月初八丁卯，山西、河北諸賊乘冰渡河而南。二十六日破澗池，十二月朔己未破伊陽，初二庚申又破盧氏。賊渡河後，殺掠更慘。初止左帥一軍尾後，雖有盧氏、銀洞溝、刃環川、柳泉之捷，而賊衆四掠，雒陽、新安、陝州、靈寶、閿鄉、盧氏、永寧、汝州、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山、信陽、南陽、裕州、泌陽、桐柏、浙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鄆城，勢逼開、歸，會日暮雨雪，巡撫玄嘿起湯九州于床，曰：「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卽晚勝之于吳城鎮，追殺六十里，殺賊盈野，斬四百餘級。明日，又追及于橫山鎮，斬六百餘級，皆殺賊強壯。二十日，批云：「二十日戌寅，賊犯南陽。」左帥有保安之捷，有趙莊之捷，又有平上關、黑山之捷。至七年甲戌正月初一日，巡按劉令譽督京營，有牛蹄溝之捷，出其不意，斬級踰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狼狽走楚，河南乃寧。蓋賊最畏曹文詔，其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營兵，賊甚

輕之。

是年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卽一蓋燈也。

磁州、林縣、陟縣、武安縣俱屬彰德府。輝縣屬衛輝府。濟源縣屬懷慶府。陝州、洛陽、永寧、新安、靈寶、閿鄉、盧氏、滎池七縣屬河南府。魯山、伊陽二縣屬汝州。裕州、葉縣、南陽、沁陽、桐柏、內鄉、新野、舞陽、浙川屬南陽府。信陽州、遂平、確山二縣屬汝寧府。郟城縣屬開封府。平山縣屬北直真定府。

167 賊犯湖廣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賊假進香客犯鄖西。二十五日癸巳，陷上津。

鄖西、上津二縣屬楚鄖陽府。

168 鄧祖禹罵賊

有附記

鄧祖禹，字又玄，湖廣蕪水人。習騎射，中萬曆己未武進士，選濟陽守備。未幾，清兵至，祖禹馳入陣，多格殺，中矢墜地，將死，夜半乃甦，呼城人，負矢如蠅，創甚，遂告歸。尋起宣府守備。崇禎初，京城困，申甫全軍皆沒，祖禹提兵遇于蘆溝橋，殊死戰，勢稍卻。晉涿州副總兵。流賊亂，移鎮黃德，尋

守孝感。忽報應城破，巡撫檄往援，所携止七百人。比至，寂然，甫入城相度，賊四面掩至，圍數重。祖禹破圍，退保西門外，顧左右曰：「吾受國厚恩，誼當血戰以報皇上。突圍得出，幸也，不則，以死繼之，復何言！」圍堅不得出，遂被執。賊素敬祖禹，解其縛，治酒安上坐，且羅拜曰：「須公爲我作一主盟。」祖禹曰：「朝廷福大，諸賊何敢如此！」賊請之至再，祖禹罵益厲，曰：「若此，須換郤心肝。」張獻忠怒曰：「換郤汝心肝，亦不難也。」遂呼衆曳出，縛大樹上，剖心刺肝，殺之。

附記

高迎祥距楚九十里安營，楚都督鄧祖禹率總戎張全昌、副將楊世恩、先鋒鄧天河、參將李文雲、游擊朱世盛、坐營王可貞、把總鄭新泰、千戶金得功、百戶馮迎勝、哨官畢烈英等，以五千人進，追殺二十里。迎祥將遁，馬守應曰：「再戰不勝，走未晚也。」遂率衆與鄧天河戰，守應被鞭走，天河傳令發七砲，擊傷其衆，驅兵追逐。迎祥大懼，羅汝才舉刀砍天河，天河挺鎗迎戰，汝才佯走，天河逐之，汝才密取箭射中眉心，天河墜馬，被賊斬首去。祖禹歎曰：「吾子勇冠三軍，今乃爲國傾生，惜哉！」復督張全昌進，兵止千人，與賊將過天晚遇，即敗。更遣楊世恩統兵禦之，不戰而走，爲滿天星追獲，亦降。祖禹怒，親率衆出，忽風雪大作，士卒寒慄，火藥盡濕，祖禹仰首歎曰：「天何困英雄若此！」遂冒雪突前。混世王被鐵鎗擊回，劉國能劍傷左足而敗，整世王復擊背走，迎祥大駭，悉衆出戰，遙謂祖禹曰：「倘將軍不鄙，願求爲帥，幸尊裁之。」祖禹大怒曰：「逆天叛賊，敢胡論耶！吾忠心報國，特來

劉汝。」于是朱世盛、李文雲七將出戰，賊營混天王、掃地王等九人圍之，搏戰良久，賊衆突進，八將被擒。迎祥親釋祖禹縛，羅拜曰：「誤犯尊顏，望乞恕罪，願將軍爲總主，萬勿過辭。」祖禹罵曰：「吾赤心報國忠臣，豈負聖主投賊乎？」迎祥再三諭之，祖禹罵不絕口。迎祥大怒，叱左右縛之，且曰：「取他心來，看果赤否？」祖禹出，歎曰：「妻子已矣，所恨老母不得見耳。然自古忠臣爲國忘家，莫不如此，予亦何憾！」須臾，剖心獻上，迎祥見之，亦歎曰：「真忠臣也！」命瘞之。餘七將俱被殺，士衆悉降，收總兵汪見國，擒德安府應城縣令張紹登。紹登手指賊大罵，賊怒，磔之，一時義焉。既殺紹登，縱兵肆掠。

前出正錄，謂獻忠殺祖禹。此出野編，謂迎祥殺祖禹。雖所載稍殊，而剖心則一，況高、張俱賊魁也。

169 陳奇瑜威著關陝

八月二十八日丁亥，陝西賊攻陸德，殺知縣費彥芳。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于綏德城下，死之。十二月二十七日丙戌，賊陷鎮安。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畿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贖天墮、開山峇獨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州，因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逸。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賊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隆德縣、固原州屬平涼府。綏德州屬延安府。鎮安縣屬西安府。

170 誌異

正月朔癸巳，大風霾，日生兩珥。二月癸亥朔，建昌軍家生豕，一首二身，八蹄二尾。六月，河南大旱，密縣民婦生旱魃，澆之，乃雨。八月，襄城縣莎雞數萬，自西北來。莎雞固沙漠產，今飛入塞內，占者以爲兵兆。十一月初八日丙申，辰，洮州衛地震。二十四日壬子，定遠堡龍洞內銅鼓有聲。甲寅，又有聲。先年奢寅敗，聲聞三日。崇禎二年有聲，東兵犯永。是歲，陝西、山西大饑。

六月二十四日大風，下午益烈，雨五六寸，水頓長三四尺，牆壁多倒，有壓死者。風聲如雷，大楊盡拔，門首橋板重三四百斤，飛起落河中。凡異風猛雨一晝夜，次日黎明始息，天色陰慘。予過橋南，見鵲多死田陸下，江湖河海間人死無算。靖江夜半江水泛溢入城，陷半壁，廿五辰時方退，城外人多死，通州、瓜州等處皆淹。自南都下至杭州，雖或無雨之處，而風俱甚大。六合縣無雨，而水亦長五六尺，松柏多拔。時予年十二，從家孟伯雄讀書廳左，聞風聲刮烈，頗懼。先君子歎曰：「歲其歉乎？」

昔康節先生于河南府天津橋聞杜鵑聲，卽知南人作相，禽鳥固得氣之先者。今襄城爲開封屬邑，而莎雞飛入，地氣自東而南矣，殆清朝得夏之徵乎？當不止兵焉已也。

建昌府屬江西省。密縣屬河南開封府。

明季北略卷之十

崇禎七年甲戌

171 袁繼咸論謫言官

正月，謫給事中李世祺于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左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維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樂聽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172 袁繼咸論拜內官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觀官投冊，以降體統，許之。時二月也。袁繼咸上言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觀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彝憲奏辯觀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

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弊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干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173 信用內官

二月，監視登烏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檠獻上太平十二策內，請撤監視，因求罷。上不允，因貶檠獻于外。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六月，敕禁旅功，蔭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屢捷也。

174 諭罷監視太監

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遣內鎮，舉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論。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亦應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寧密邇外境，高起潛兼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175 倪元璐請撤監軍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請歸命監軍，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委百出，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持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卽撤。』今行之無績，益宜撤。」不聽。

176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聖神，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助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177 陳奇瑜總督五省

二月，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際賊所向，隨方勦撫。先是，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爲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上允之。會議洪承疇因陝西二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

178 李自成降叛不常

洪承疇精穎鈴，率曹文詔、曹變蛟、賀人龍等，凡破賊于寧塞、於西安、於延北、於西濠、於莊浪，斬賊渠神一魁等，招降中斗星等，先後勦獲甚衆，由是張獻忠與延安賊李自成奔盤、鄂間。

六月，陳奇瑜圍自成于漢中車廂峽，會連兩四十日，弓矢俱脫，賊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大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牌籍。七月七日辛卯，賊至鳳翔，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始以門不敢啓，須縋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償撫局，命縋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獄。

李自成陷澄城，圍邵陽，聞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自成陷威寧，殺知縣趙躋昌。官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復陷隴州。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爲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賊報捷，賊勢實不減。

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先是，衆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二月，陷興山。壬申，入瞿塘，陷夔州。三月，川兵敗賊于巴州，扼巴西諸險，賊不能度，且饑，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部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且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諸賊本無降意，又未大創，徒以饑疲，困于地險，不得逞。既度棧道，已出險，漸不受縛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麟遊、永壽，勢不可遏矣。此八月事。

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盤屋，寶雞，衆殆二十萬。奇瑜始悔其見愚，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九月，賊陷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復陷扶風。洪承疇遣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十月，左光先擊自成于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真寧知縣王家永遽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賊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尙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閉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牲亦言：「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伏，況邊地窮荒，燕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上以奏盜猖獗，逮巡撫練國事，命李喬巡撫陝西。十一月，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勘。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

自縛乞降，賊窘甚矣，雖不卽殺，亦宜分遣，乃給牌以遣後患，豈計之善者？宜物議之沸騰也。

邠州、澄城縣屬西安府。興山縣屬荊州府。瞿塘關屬夔州府。乾州、高陵、盤屋、鄠縣、郿陽、白水、富平、永壽七縣，屬西安府。隴州、鳳翔、寶雞、扶風、麟游四縣，屬鳳翔府。崇信、靈臺、莊浪三縣屬平涼府。鳳縣屬漢中府。

179 高傑降賀人龍

八月二十四，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初，傑與李自成同夥，有驍勇名，稱翻山鷄。自成掠得耶

氏，以貌美嬖之。將出掠，留輜重家口于老營，令劉良佐守外營，傑護內營，有急互相救應，留重兵守之。自成既出，邢氏使婢遺傑嘉旨及白綾帳，遂與之通。傑懼事泄，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于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劉良佐聞，因有歸朝意。

180 龐瑜死節

附王端冕

龐瑜，字堅白，湖廣公安人。賈生，遷京山教習。甲戌，陞陝西平涼府崇信知縣。縣故無城，垣壘皆圯，兵、旱，遺黎僅百餘口。瑜知賊必至，流涕大言，誓以死報國。未幾，賊薄城，瑜解綬，命僕走報上臺。尋城陷，瑜端坐公堂不動，賊猝之下，命跪，瑜揮拳罵曰：「吾待死久矣，若今速殺我，何敢辱天下士也。」賊怒，以刃脅瑜，瑜益罵。賊掠城中無所得，執瑜至野殺之，封心裂屍而去。邑某官朱洪道亦死。瑜善易，精爻象。未之官日，旅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歿於西乎？」事聞，詔贈固原知州，命有司立祠致祭。同邑又有王端冕，由孝廉知趙州，會北兵攻城，端冕治火藥，飭睥睨，率吏民死守城上。已而城陷，被執，北帥欲官之，端冕不屈，遂縛諸樹，射死。

181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正月初五壬辰，降賊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會大旱，饑民從賊者逾衆。

182 賊陷陳州等處

七月，總兵尤世威兵潰于淮南，羣賊越盧氏，奔永寧。先是，守陞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任戰。左良玉自內鄉赴援盧氏。十月初十日癸巳，賊陷陳州、靈寶。二十八日辛亥，陷盧氏。

陳州屬河南開封府。

183 盧象昇勦楚賊

正月，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衆入郢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陵。四月，楚賊在房縣，婦倍于男，總兵張全昌擊敗之。川賊分三道，趨掠郡縣。張應昌兵敗于均州。六月，總督陳奇瑜、鄖撫盧象昇，剿竹山、竹溪各山賊，斬獲甚衆，淹死、墮崖死無算。

均州，穀城、光化二縣，俱屬襄陽府。荆門州屬承天府。夷陵屬荊州府。房縣與竹山、竹溪二縣俱屬鄖陽府。

184 劉楚垣守荆門

劉楚垣，字師仲，湖廣荊門州人。家世務農，性孝友，母疾，衣不解帶二百日。母死，爲孺子泣，三

年未嘗見齒。有幼弟，悉以先世遺產讓之。天啓丁卯，舉鄉試。甲戌，流寇薄城，人心惶惶，楚垣率士民登陣捍禦，間出奇兵破賊，賊解去，城獲全。未幾，病卒。卒時正襟危坐，手執一卷以逝。

185 曹文衡守唐縣

曹文衡，號薇垣，河南南陽府唐縣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至瀘遠總督。會監視太監鄧希韶噴其執法，不郊迎，不會飲，捏款許奏，被譴歸里。時流寇屢圍唐縣，文衡與縣令紹興李之良登城固守，以砲聲讖賊信緩急，若賊臨境則發砲一，距城十里。則發砲二，圍城則發砲三。久之賊去。唐縣距南陽府八十里，縣雖倖全，而郡邑之各鄉鎮被禍最慘，凡數十百里內，婦女盡爲之掠，男子頭面耳目口鼻以及手足，無一人完全者。此皆吾邑人所目擊而述也。

186 龔元祥霍山罵賊

龔元祥，字子禎，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以孝廉謁選，得霍山教諭，與訓導姚允恭善。甲戌，賊寇江北，正月十一日，長驅至城下焚掠矣。邑令解綬竄去，元祥率士民固守。或勸之微服避，元祥毅然曰：「食祿而違其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所講說者何事，今若此耶！設有不測，唯有一死以報皇上耳。」亡何，城陷，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署，元祥諭以大義，賊不顧，逼令屈節，元祥罵曰：「死卽死，賊狗何敢辱我！」賊大怒，卽執之去，索金帛，元祥罵不絕口，死之。子炳衡同婢冬女遇害。元

祥死越五日，頸血成碧，鬚眉間猶怒色未解，以右手食指搯心，甲入寸許。姚允恭泣殮，隨與俱殉，適邑令某過，解免。踰日，賊復至，允恭亦死之。元祥嘗語門人曰：「職無大小，皆可效忠，人亦圖所以報國家、利生民耳。」又嘗語季子曰：「人生當爲忠臣義士，形軀有盡，性靈不朽。」蓋其忠孝性生，激昂自許如此。

187 熊文燦戴罪

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效。先是，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山，招降海寇劉香老，既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尚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戴罪。

188 孝子高應豸

高應豸，無錫人。年十八，聘王氏，未娶，氏亡。父可學，抱病床褥，囑應豸曰：「病痊，當爲汝續聘。父竟不起。」應豸痛父遺言，年踰二十卽茹素，終身不娶，雖姝麗當前，無注盼焉。崇禎七年甲戌，詔旌之。

南齊孝子華寶，吾錫人也，以父沒不冠、不娶，國史稱之。高公殆繼起者歟？吾鄉有邵天祿者，性至孝，家貧，製鐵批云：「疑錫」字。錠以爲菜。每得米，分糲、白二色，白者養母。母未食，已雖飯不敢

先嘗。嚴寒雪夜歸，不敢叩扉，即卧門外待旦，恐母起冒寒故也。葉司空玄室聞之，以語邑令□□
□□，給匾旌獎，顏曰「孝行可風」。然不娶，故亦無子。嗟嗟！三公之孝略同，而華公獨流芳千古者，豈非有幸有不幸耶？

〔校記〕

〔一〕邑令姓名原缺。

189 孝子趙仁

趙孝子名仁，浙之歸安人。一歲而孤，母沈鞠。及長，酷貧，為人傭，雖芟苴紛沓，定省溫清不缺。主人或勞以甘脆，仁必歸遺其母。母年六十三，卽刻木爲像，奉之傭所，拜而事之，曰：「吾不能頃刻離母。」又十年，母死，奉像愈至，朝滄夕饗，必享母而後下箸，孺子之號徹晝夜。主人之奴客惡少年，欲乘其他出，匿其像而窘之，孝子跣步必俱，無可問。伺其力作時，自墜問竊之，投于厠溷。孝子號辯不欲生，三晝夜而得之，身投厠溷以共母之穢，沐而事者如初。既以哀慕久厄，不能復傭作，乃織履爲業，其享母如傭時。卽携履入市，亦必與像俱。其賣履不問價，惟人所與。途遇一婦臨水而泣，問之，曰：「得贖金，將自沈。」遂解金贈之。邑紳茅工部薦微聞而表其閭，割田贈之，堅不受。又爲言于太守陳幼學，幼學遂以聞于監司、節鎮。監司、節鎮遺之粟帛，復堅不受。時鄉黨震其名，奉以爲神，有所祈祝，必稱

孝子。孝子夢寐中時享血食，以告僧綬公，綬公曰：「是將墮神趣。」孝子向無子，有女已嫁，妻亦死，乃貨其器具，得數金，歸于普賢寺爲頭陀，禱于佛，始漸不夢血食矣。陳幼學復告之臺使者聞于天子，下詔旌之。然爲寺僧力作如傭時。歲徒步訪陳幼學于其家錫山，常携豆三斗飯僧。雲棲蓮池大師卽夜夢異人，至晨，率其徒迎于山下，見孝子，異之，曰：「是可以當矣。」時孝子遺像在竹籠中，既而主炊僧得之，始知爲孝子也。問大師何以知之？曰：「視其人顏溫而容悴，殆全于道者，是以易辨耳。」里人念孝子無子，爲營生墓，而史官董其昌題其石。孝子至崇禎間始卒。

190 童謠

初，崇禎三年，溫體仁相，京師童謠云：「崇皇帝，溫閣老。」七年，爲首相，京師又有謠云：「崇禎皇帝遭溫了。」皆取溫、瘟同音之義，俱不吉兆。由是用人不當，流寇猖獗。

191 誌異

二月，海豐雨血。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民相食。四月，山西永寧州民蘇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稗川地震如雷。鳳陽總督楊一鵬奏言：「去冬十一月，有異鳥糞集淮、泗之間，雀喙、鷹翅、兔足、鼠爪，來自西北，千萬爲羣，未嘗棲樹，集于田食二麥。」亦異災也。五月，飛蝗蔽天。六月，江西饑。七月十一日乙未，絳州定遠堡母豬龍洞開銅鼓聲一日夜。八月，

有大星從天墜大同兵營。九月初四丁巳，應天地震。河南大旱。

古今逆子有矣，未聞兼殺父母者也。至于炙而食之，自有天地以來之所無者，而今見之，世運悖逆之氣，于是平極，而天理人心，至是絕矣！不忍聞，不忍載也。

絳州府屬四川省。

192 清兵入塞

甲戌七月七日辛卯，入大同、張家口。初八日壬辰，入保安、懷來。初九日癸巳，京師戒嚴。十三日丁酉，圍宣府，屯天壽山。十四日戊戌，馳入永寧。十六日庚子，圍大同左衛，破保安州，殺知州關生斗。己酉，至朔州，圍渾源州。八月丙辰，破代州，分道進。東至繁峙，中至八角，西至三岔，入崞、代，批云：崞音郭。陷靈丘縣。閏八月辛未，攻保定竹帛口，殺千總張修身，攻宣府萬全左衛，乃出塞。

永寧縣屬延慶州。批云：延慶，北直。崞縣、繁峙屬山西太原府。朔州、渾源州、靈丘縣俱屬大

同府。

193 江右四大家

陳際泰，字大士，號方城，撫州府臨川縣人。讀經史，一目數行下。嘗點二十一史，不三月而成，人以爲略，際泰曰：「諸君目鈍，我橫看爾。」日或抄數十卷，不少倦，積文萬餘。海內得其文，怪不敢視，自

金壇周鍾嘆揚，始翕然宗之。卒淹科目二十餘年，庚午，山陰宋運昌舉第七人。婁東張采深慕之，特請于銓司，往令臨川，朝夕與之游，聯復社諸名流與臨川諸君子，此唱彼和，文風丕盛。甲戌，文震孟拔第二人，授行人，五載不遷。己卯，主貴州試，所校士無足當意者，告歸。不數年，以疾卒。所著有五經讀、太乙山房稿一十五卷。

章世純，字大力，臨川人。性豪放，爲文沈雄弘邁，好步趨先正。補諸生時，見重于湯顯祖、韓敬，既而張采深相契，結聯復社氣誼。天啓辛酉，舉于鄉。赴公車，不利，名且益重。家居，留心時務，不殖生產，足跡遍天下，別特未究其所用云。

羅萬藻，字文止，臨川人。長目修髯，于書無所不閱，閱必至能誦始已。嘗論：「制藝之業今不及古者，由機法不清、名理不真耳。」因與章世純、陳際泰力追先民遺架，而萬藻更于清真之中寓以澹遠之致。丁卯，倪元璐拔第十六人，元璐咨嗟累日。或問故，元璐曰：「我失大士而後文止耳。」數赴春宮不第，尋卒。

楊維斗謂：「大士文無一不自傳註，大全及先輩中來，特故爲高巍其貌，奔放其勢，幽渺其思，使人不敢以傳註、大全及先輩之跡求之。然非有靈心妙運，則不能也。」

世稱章、羅、艾爲江右四大家，惟大士得第一第，而三公者皆以孝廉終其身。嗚呼！文章聲價自足千古，安在甲乙榜之有差等哉！艾南英，字字仔。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194 賀王聖劾溫體仁

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

195 罷文震孟

文震孟，字漢持，號文起，蘇之吳縣人。天啟二年壬戌狀元，授修撰。上國步艱艱，衷宜啟疏，其畧云：「感地表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於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游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誤也。」批云：李文靜真聖人也。云云。疏奏，上怒，致仕。崇禎戊辰，起侍讀，陞左中允。以逆璫為忤，復致仕。璫誅，復起。八年七月，講春秋稱旨，特簡人閣辦事。批云：講經入相，可稱明主。十一月，與大學士何吾驥並罷。初，吾驥、震孟欲以工科給事許

饗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饗卿。震孟止欲奪饗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驥、震孟朝罷矣。

凡劾體仁者，無不見責；爲體仁劾者，無不立罷。除佞如拔石，去賢若轉丸，可爲三款！

196 宗秩改授

正月，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職，遷除如常例。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墮籓規，涸銓政。」上以其沮詔，問親，下於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宗秩濫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197 各舉所知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198 鄒維璉告歸

鄒維璉，號匪石，新昌人。萬曆丁未進士，爲吏部主事。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維璉上言：「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楊璉擊魏忠賢不勝，維璉疏曰：「王甫侯、李輔國、程元

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人主即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爲割棄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羣臣之上。然而讓、忠、孜、振，何有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疏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崇禎初，起巡撫福建。銅鼓、樟石、屈塞等之役，血戰八晝夜，俘斬數千級。當國者忌其才，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郎，隨子告歸，尋卒於家。

199 董其昌致仕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華亭人。髫年賦詩，語必驚人。又從莫中江遊，得荆川舉業正派。中萬曆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授編修。訓後學，有蓓蕾數則及十字訣義，望重一時。忤時相，出督學湖廣，陞福建參議。廷臣交章薦，召爲經筵日講。天啓初，擢太僕寺卿。既而讀曹洞語錄，有省。崇禎乙亥，以禮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書畫妙天下，家多姬侍，各具綉素素畫，購其真跡者，得之闔房者爲多。南都予諡文敏。

先伯昔遊楚，適公督學，生童同試。平旦，悉坐號房。公起，步出封門，衆皆立。公諭曰：「童生坐，生員皆坐。」公還位。久之，生童請題，公曰：「題出久矣。」衆始悟。又試一邑，前夕硃書粘署前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生俟久，題竟寂然。請之，公曰：「本道昨日已出題於外矣。」衆始爽然而退。

200 曹文詔自刎

時賊大夥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數十輩，或被讎去，或逮繫去，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都督，每逐賊，奔馳往還數千里。母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爲效死。楊嗣昌在樞部，忌其才績，意弗善也。正月，賊陷靈臺。二月十二日壬戌，漢中賊陷寧羌。六月初七日乙酉，陷西和。十九日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官，以庸懦玩寇也。以甘肅關巡撫陝西。二十八日丙午，曹文詔力竭自刎。文詔敢鬥，前後殺賊萬計。官軍聞之奪氣。七月十五日癸亥，賊攻陷澄城。八月初五壬午，陷咸陽。

靈臺屬平涼府。寧羌州屬漢中府。西和屬鞏昌府。

201 河南流寇充斥

正月初六日丁巳，賊陷祭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十萬出關，分三十六道，掠郡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滎，陳邦治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堵南陽。賊營叢屯，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河南賊復入漢中，陷寧羌。

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發內帑銀二十萬，戶餉九十餘萬，命洪承疇統率出關，節制諸路撫

鎮，合力勦賊，期以六月。承疇率軍赴河南。時賊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關、陝以東，黃河以南，襄陽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馳突。六月，下河南巡撫玄應於獄，謂其荏弱也，而代之者陳必謙。必謙，常熟人，萬曆四十二年癸丑進士。與盧象昇協力勦賊，部鎮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輿世王於鄭縣，闖世王於白沙，整齊王於宜陽，掃地王於郊，豫患少息。已而敵詔到豫，必謙知其詐，欲令面縛詣軍門。副將王進忠勦賊無功，思以款自効，單騎入賊營，爲賊所殺，必謙竟以此罷。賊又破盧氏。十月十五壬辰，襲陷陝州，攻圍永寧，破冀莊、馮莊等寨及响峪等十三村。十一月，總兵祖寬破賊於九嵩，賊潰爲二。東走偃、鞏，南走汝州。寬分兵襲擊之，斬首千級。十二月初十日乙酉，賊闖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砲二十座攻城，燃二砲，城拉然崩頽，城中頃刻火作，賊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鞏、汝水二縣屬開封府。光州、固始縣屬汝寧府。陝州、嵩縣、鞏縣、偃師縣俱屬河南府。

202 盧象昇戰功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少讀史，至雒陽、武穆，輒歎曰：「吾得爲斯人足矣。」登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差清源，舉卓異，陞大名知府，批云：大名府屬北直，唐曰天離，宋曰大名。遷山東副使。崇禎己巳，募兵勦王。兵退，遷天雄兵備。寇興，馳行郡內，嚴檄州縣繕城治具。率衆往，遇賊數萬，象昇弗卻，中一矢，額傷。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且戰且走，會後兵至，乃免。賊衆趨府城，而潛分兵攻

滑。世云：滑縣屬大名府。象昇偵知之，戒守城士勿動，選精騎潛出，設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之，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闕王，遇卽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燹。七年甲戌，賊破鄆陽，命象昇撫鄆，鄆大治。八年乙亥，命象昇撫楚，賊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寬於雒陽等處三戰三捷，斬級二千，軍聲大振。象昇遂晉兵部侍郎，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七省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會乙亥歲杪，蘇州攻圍甚急，知州劉大章馳檄請救，疾赴援，與賊戰，大敗之。象昇會諸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安窮。」趣兵乘其後，賊又大敗，遁走承、襄。象昇率衆追之，獨以數百騎入陣中，爲賊圍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將約曰：「食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疾鬥，擊殺萬人，斷食道。越三日，賊投戈請降。其及之於蘇，將盡勦無遺，願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堵截，復逸去。

203 擒爬天王

二月，斬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人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

204 流賊陷潁州

賊在江北者，七年甲戌十一月初十日壬戌，陷英山，焚霍山。二邑屬廬州府。英山深遼八百里，賊踞爲窟穴，時出攻掠。八年乙亥正月初九日庚申，賊陷霍丘。十一日壬戌，陷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

趙士寬俱闔室死之。時有同守縣丞某及調導倪可大俱死。尹夢繁，雲南人，舉人，官潁州，有惠政。正月十一，流寇攻城，夢繁率民兵登城守禦。十二日，寇掘城腳，傾陷數丈，百姓見勢不支，咸奔避，夢繁長跪求固守，百姓不從，竟潰散。夢繁獨持大刀當城傾壞處。賊緣城而上，夢繁揮刀殺十七人。賊大隊畢登，夢繁四顧，竟無一人共事者，即投烏龍潭淹死。趙士寬，字汝良，號菴斐，山東萊州府掖縣人，以官生爲鳳陽通判。時適往壽州，聞賊犯潁，一日夜馳三百里，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士寬欲守禦，而州之大家先逃，城內大擾，賊乘以入，士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同縊。州役從死者十餘人。贈光祿寺寺丞。張大同，字同甫，號臨席，潁州人，兵部尚書鶴鳴長子也。爲太學生，能文，重聲氣，與海內知名士交。流寇破潁州城，鶴鳴避匿他所，大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擒之，強之跪，不屈。問其父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也。」已而張氏奴導賊，於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對曰：「無。」大同爭曰：「家財悉我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其室，見皆古玉及陶器，遂劈鶴鳴頂達踵。大同奮臂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勸曰：「既殺其父，姑留其子，但令獻金贖命可也。」大同曰：「父死，義不獨生。」罵愈烈。賊先去其鬚，既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賊支解之。

張鶴鳴立朝，頗爲東林所不與。若大同之慷慨激烈，死忠死孝，幹疊多矣。

潁州、壽州、霍丘縣俱屬鳳陽府。

205 賊陷鳳陽

先是，七年正月，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以賊勢猖獗，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爲預備，防賊東犯。」至是，賊自汝寧來，密遣壯士三百人，僞爲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攜錦帆、椒棗，或爲僧道、乞兒等，分投各宿，隨以重兵繼之。時方元夕，士女如雲，笙歌徹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賊至矣！」百姓狂奔，不啻鷄入釜中，魚遊網內也。是時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扎，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燒享殿，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暄於堂下，死之。殺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槩，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參將焦某率兵亦至。賊卜於神祠，不利，剖神像而去，拔營南下，趨廬州。

萬文英，字仲實，江西南昌人。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幼穎異，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父文英司理鳳陽。流寇從姑山、永城來犯，時文英有母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臥疾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文英急問爲誰，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也。俄而，賊已及司理署矣，左右曰：「賊，賊，規之，則流寇也。」文英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是賊急索理官安在？元亨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吾乃官也。」賊遂厲聲脇之，元亨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刃，所持乃庖人食刀，

刀無鈔，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元亨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此爲理官也，遂置文英而去。方元亨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元亨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元亨死時，年僅十六齡云。總漕、中丞以其事聞於朝。已，閱視科臣林、淮揚按臣張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然前載文英被害，而此云置文英而去者，或置後而死者歟？

傅烈婦，孝感人，歸戶部主事程良孺，翰林侍讀程正揆之母。舒烈婦卽正揆元配也。先是正揆爲侍讀時，良孺守戾鳳陽，批云：戾，倉也。傅氏偕舒氏以從。俄，傅病，正揆性至孝，連章請假，請致仕，請終養，僉不許。於是徑疏陳乞，不待掌院代題。溫體仁謂非例，意弗善，正揆曰：「某獨子也，非特功名難肋，卽性命亦等鴻毛耳。」旋得旨省親，遂於甲戌冬出京，至乙亥正月十日抵鳳陽，僅五日而賊變作。良孺固無守土責，或有勸徙臨淮者，傅氏曰：「鳳陽無城，民心易動，一動則無民，無民則無鳳，無鳳則無陵，我將焉往？」顧謂正揆曰：「盍去諸？」正揆哭曰：「兒爲省父母來，今有變，挈妻子去，非情也。有生，死追隨膝下已耳。」十五日早，殺聲沸天，正揆微服破垣出，匿母妻屬於署之左塘茅屋中，良孺獨死守倉儲，而以勅印付傅氏負之。是夜，賊肆焚屋，火焰逼人。正揆失父母妻子所在，痛哭呼號，獨攜二僕，曰蔣、曰申，出入賊營偵伺消息，凡三晝夜，白刃加頸者數十次，幸免。當被執時，賊魁問：「陵內多寶乎？」正揆曰：「太祖登極後始魏煥改觀，其初不過尋常墳墓耳，但有官軍環衛，而無珍寶內藏。」賊乃已。子大年，止十三歲，亦擄去。祖孫、父子、夫婦、兄弟無得全者。未幾賊去，倉儲無恙。正揆覓得母妻於血肉狼藉中，時傅氏額中一刀，手斷一指，眼受一棍，舒氏面中三刀，身中十二刀，兩手臂截二指，僵臥牆

角，聲氣如絲。移就一室，敷以創藥，卒不效，相繼俱卒。明年，子大年自鳳翔府乘間逸歸。十五年壬午，具疏請卹，奉旨俱贈恭人，建坊旌表。正授字端伯。

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變，是日上當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並吳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給事中許譽卿四疏，糾劾溫體仁擬旨准撫不必移鎮，以致誤陵。給事中何楷以一鵬爲輔臣王應熊座師，並糾應熊，應熊竟以此罷相。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罪己之詔非徒空言，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扳貽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板而問諸兵燹之區哉？」上是之。乙未，命侍郎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協剿。三月，給事中常白裕上言：「皇上赫然震怒，調兵七萬，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劫四日，而馬壩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朶來潁，亳、安、廬之賊返節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賀人龍等各處淫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乞嚴飭之，以申軍法。」十月，上避殿撤樂，下罪己之詔曰：「朕以涼德，繼承大統，不期倚用匪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竭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祠民怨，實實在朕。今調勅兵，留新餉，立護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

其風餐露宿，朕亦不忍安卧深宮，念其飲水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渎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一月，賊被祖寬所擊，敗朔東南，進逼鳳陽，朱大典率兵馳壽州。十二月，城鳳陽。

民間坟墓尚知愛護，況天子祖陵乎？其無城者，或恐王氣洩耳。然賊勢強熾，當國者不置重兵固守，徒以羸卒二千，委之一鵬，烏獸散宜矣！第戎伏於莽，如鬼如賊，正守臣枕戈之時，而猶作燈市之樂，真處堂之燕雀耳！斬一鵬而戍體仁，斯用刑乃當。否則，何以服應熊、振纓之心，並何以服天下之心乎？

是時，流賊殺戮之慘，亘古未聞，有縛人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之父淫其女以爲戲，而後殺之者；甚至裸孕婦於前，共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驗之以爲戲，一試不已，至再至三者；又甚至以大鍋煎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爲樂者；又甚至綁人於地，生剖其腹，實以米豆，牽羣羊而爭飼之，取人之血，和米麥爲粥，以餵馬驢，使之腹壯而能衝敵者；所擄子女千百，臨行不能多帶，盡殺之而去，或殺人而雜以蘆葦、薪木，堆城下，縱火焚之，令穢氣煙燄薰逼城上，守城兵士立仆者。上聞之震怒，勒限六月平賊。

自太祖百五十餘年，始有劉、趙之亂，雖蹂躪諸省，未聞殘惡如此。自武宗以迄於今，百有餘年，承平既久，小民不識兵革，天降殺魔，刈人如草，當是時天地爲黑矣。然靜參帝心，無非爲清朝前驅

耳。嗟嗟！斯民何不幸而罹此劫也？庚戌六月初五日記。

206 方震孺守壽州 并傳

方震孺，字孩未，直隸桐城人，遷壽州。母孔孺人夢正學先生來，寤而生公，因以命名。稍長，穎異，骨肉皆香。舉萬曆癸丑進士，授福建沙縣令，擢湖廣道御史。熹廟初，請逐忠賢、遠客氏。忠賢勢傳應星奪齊民妻，震孺案之，下獄，忠賢患甚。會遼陽不守，震孺一日十三疏，每五鼓即趨公卿門，籌畫痛哭。又自請犒師齋郵，方竣而按遼之命下矣。比受事，疏言：「廣寧情形，毋論戰不成戰，併亦守不成守。」又言：「經、撫心同手異，疆事必致大壞。」時鄭忠介移書問遼事，震孺手復，末云：「能依孺以羅一貴、劉徽爲大將，用精兵二萬守鎮武，可保廣寧十年無事，不則必亡。」會主者僅與兵五千人，震孺移忠介書曰：「鎮武不守，廣寧無幸矣！」壬戌正月，清兵夜渡岔河，巡撫棄廣寧走。大帥祖大壽擁殘兵駐覺華島上，震孺曰：「若媾祖兵以攻榆關，豈有幸哉？」帥都司張國卿航海見大壽，曰：「將軍歸，相保富貴，不歸，孺請以頸血灑將軍！」大壽遂攜糧十萬、兵數萬西歸。主事吳淳夫、徐大化逢璫意，論震孺獲差，下部議。鄭元標曰：「御史保全山海無過，且有社稷功。」尋乞歸。乙丑，給事中郭興治論震孺河西賊私，忠賢矯旨逮問，揚言赤族，先焚震孺宅，僮多爛死，親故鳥獸散。震孺至京詔獄，坐贓六千四百，日一杖比。揚州守劉鐸在獄，繕青詞自祈，璫誣以咒詛，椅震孺與鐸交通，擬斬。不數日當棄市，先一夕，與惠世揚抗慨悲歌，天明，忽傳皇太子生，得免。毅宗登極，特釋世揚、震孺於獄，科道交章請不次擢用，

而長山劉鴻訓柄國，欲索重賄，震孺不可，自謂「與楊左同被煅煉，一時下獄共十七人，今僅得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表重來，若再作宦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自是息影杜門，日事禪誦，絕口不談仕進事。癸酉，甲戌間，流寇充斥，大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正月，額、霍告陷，賊至壽州。時壽守土無一官，父老子弟請震孺爲城守計。震孺破家給士乘城拒守，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萬衆肉薄環攻，震孺親冒矢石，用砲殲厥渠魁。又鎗城出死士劫其營，斬獲無算，賊乃駭遁。及丙子冬，再犯和、含，道經壽界，去城不三里，而卒不敢正視也。撫軍史可法上其功，當擢用，因家幸有小嫌，僅補嶺西參議。未幾，有湯、楊二將踞廉州以叛，總制沈猶龍委南韶道王孫蘭往禦，孫蘭盜死，震孺單騎直入其營，諭以禍福，率兵皆降，全廣得安。不半載，擢爲廣西巡撫，蓋出於上意也。弘光立，震孺拜疏，願親提兵過河，與賊一決。馬士英、阮大鹹見之，曰：「彼來，吾輩無幸矣。」遂矯詔云：「撫臣勤王，不得自行。」震孺鬱鬱失志，每自言曰：「南都諸臣忍忘先帝仇乎？吾當爲先帝驅螻蟻耳。」病遽不起，素筆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見先皇」之句。仲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篆瑞金，其上封事有曰：「肅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覆舊物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清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委頓逆旅，嘔血而卒。子居易，髮覆額，亦不願回里，隨死之。

乙亥，亳州知州何燮被執不屈，爲賊寸磔。

亳、壽二州俱屬鳳陽府。

207 吳大朴守廬州

正月，張獻忠自鳳陽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大朴率軍民固守，晝夜拒戰。城內街市，悉用礮石包簷環砌，儼如衙然。壁間多作隙窟，使強壯內伏，操戈偵伺。凡灰瓶、火砲、藥鎗、噴鎗以及滾木等，無不悉備。賊薄城，城上發百子砲，擊殺千百人，而攻圍益急。大朴登城周望，四面皆賊，其勢甚銳，急發火砲及滾木，復擊死無算。間有勇壯洞城入者，四圍皆壁，馬不得旋。屋內伏兵對刺之，賊欲返刺，輒以壁蔽，不得施其技，無不立斃，賊衆始懼。攻擊七晝夜，城中隨機應之，賊無如之何，乃退。然大朴以戰守勞苦，目幾喪明。長子亦多材畧，分任軍旅事。大朴卽昔年令吾錫者。康熙初，有自廬州圍城中來者，語予云：「崇禎八年正月十四日，賊首混天王等圍廬數日。城中有許宦妾，邊產也，善騎射。賊攻城急，妾馳城上窺救。時賊將二大王已登月城，守者發砲，寂然無聲，衆大懼。許妾曰：『未祭砲耳。』卽嚙指出血，旋灑炮上以祭之，躬自點火，砲應時而震，擊毀城樓半截，二大王立斃，賊遂遁走。至今廬州民間有『一砲打死二大王』之謠。」是歲十二月十七日，李賊自成復攻廬州，凡六日不破，解圍去。及十四年辛巳復攻，迨十五年五月始破。大朴號蘆玄，河南光州固始人，天啟壬戌進士，初，令無錫。

昔武宗時，劉、趙倡亂，許遠守山東濟南府樂陵縣，曾以包砌屋壁却賊，大朴殆得其遺智歟？至許妾嚙指一事，卽南八男兒之烈，何以加茲。

208 賊陷巢縣 親見者述

賊既去蘆州，正月二十一日至柘皋劫掠。柘皋，巢地也，距縣六十里，難民奔告。邑令嚴某，浙之雙林人，素醜，得報猶不信，乃曰：「此响馬盜耳，何流賊之有？」反咎之。已而遣二人偵視。二十二日甲戌卯候，嚴令肩輿出，將閉城，經養濟院，猝遇兩騎，手執紅旗，自北門馳入，隸役見之驚走，嚴令趨醫院內，街衢寂無一人。二騎馳至南門，俄返，即有五騎從行。頃之，復有五騎一隊，絡繹擁附者甚衆。賊登城，執旗四拂，巷肆中爭出應之，皆賊潛伏城內者，凡平日鸞帽、貿布、星相、卜醫之屬，無不皆是，須臾二百餘人。已而後隊大至，約三千人。初，執旗二人自南門返，見院前遺轎，詰令所在，衆出之，賊挾至縣，嚴令罵曰：「死囚！汝今殺我，後必有人斬汝！」賊怒，殺之，年甫四十耳。妻某氏，長子年二十，俱被害。次子年十二，幼子九歲，僕負之越垣而逸。長女年十八，次女十六，有殊色，賊携懷中使捧觴，女舉盃擊賊面，且罵曰：「死賊！汝惡貫滿盈，天子將發兵勦汝。」任汝殺我，吾何懼哉！賊大怒，舉刀殺之。一云攜去。陸孝廉、趙主事俱被殺，凡殺百姓千餘人。賊初至即舉火，先索驢馬，次索金銀，子女，婦人悉賁以索，閉于縣內，大肆淫穢。釋囚數百，願從之去者即與衣食。二十三駐一日，二十四日將往舒城，四門舉火，三砲拔營去。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自蘆復至巢。知縣王明德，江右人，鑒于嚴令，豫備小舟南關，聞賊至，即登舟走，百姓奔竄。賊入城無所得，焚舍數處而去。後庚辰、辛巳兩年，賊復至巢。則巢邑之被難凡四矣。

209 章可試守舒城

正月二十四日乙亥，賊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縣裸婦人數千，置于城下，少媿沮卽磔之。攻三日而去。嗟嗟！婦人何罪，裸之磔之，賊至凶惡，一至于此！

210 賊襲廬江

正月二十七日戊寅，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僞許之，夜襲城，城陷。

211 賊陷無爲州

正月二十八日己卯，賊至無爲州，使偏裨野掠，與鄉兵戰，敗，乃駐營池河。張守備率兵出禦，以衆寡不敵而敗，被殺，兵盡殲焉。池河千戶某亦歿于陣，州遂陷。

無爲州、巢縣與合肥、舒城、廬江、霍山四縣，俱屬廬州府。

212 包文達宿松死節

包文達，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開國靖難北征功，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父世爵，有才畧，官未

幾，歿漕事。文達厲志好學，年二十襲職，在官凡十五年。乙亥正月，流寇犯安慶，巡撫張國維命從征，文達治酒延親知，語曰：「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母，再拜而出。登舟，見朽甲鈍戈，歎息者再。既渡江，二月二日癸未，賊陷潛山，警益急，國維命文達疾驅至皖。時統兵官凡四人，有忌文達者，獨令居後，資糧缺絕。未幾，督進者羽書星下。既抵賊所，人馬飢疲，擬襲而前，謀人人殊。偶得賊哨一騎，傾其囊，出白金若干，爭析者方雜然聚譁，尋報賊零散易襲，躍馬爭出，文達諫不聽，從之行。諸軍素苦諸弁肢削，人有離心，賊伏四起，遂鳥獸竄，火器被雨，亦不效。從者引文達退，文達不可，策馬奮進。故善射，亟發矢，矢盡，腦中流矢墮馬，強起拔矢，揮刀再戰。援絕力竭，賊迫令卸甲降，文達瞋目怒罵，賊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兒何能為，乃奮螳臂當我！獨如包某，猶不失為一將耳。」土人悲其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默、張世偉輩，皆為文哭之，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

213 石電戰死

石電，常熟人，世為丐，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流寇竄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同志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汝為眉目，汝不往，是無渠帥也，幸強為一行。」電曰：「諾。」襆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伏中，文達死之。電與英分左右翼搏賊，自辰至哺，殺賊無算。英頭被擒，

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舍鎗手弓，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既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電身長髭赤，能挽強超距，尤精于鎗法。有善鎗者，典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遂以鎗名。江南虞山錢謙益紀其事。

二月初四乙酉，賊陷羅田。紀云：英山縣，古羅田地。未知卽此否？

宿松、潛山、桐城三縣俱屬安慶府。安慶，春秋時爲皖國，故今稱安慶爲皖。又潛山縣有皖山，乃皖伯始封地也。又懷寧、太湖二縣，漢俱稱皖縣，吳稱懷寧爲皖城，然則皖者，安慶地也。

214 黎弘業和州自縊

附馬如蛟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犯含山。含山縣屬和州。民間賊至，遁走，城遂空。賊知士民奔匿和州，卽率衆往，二十六日至和。知州黎弘業，廣州順德人，率軍民固守，凡含山百姓入城者，俱不容出。約邑紳馬如蛟等，出金犒士。賊攻城，發砲擊之，傷賊頗衆，賊遂移營十里，三日不攻。初，賊未至時，闔城久不寢，至是復晝夜拒戰，疲甚，見賊營稍遠，咸有懈心，晝雖守堞，晚卽各歸。二十八日，賊率精銳，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焚燬。是夕三鼓，風雪漸急，賊用大砲擊西門，守者不能支，多潰走，賊蟻附而登。弘業回署縊，書壁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學正康正謙、總管周廷儒、訓導趙世選俱死之。正謙，徽州祁門人。

馬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啟壬戌進士，與倪元璐、黃道周同出韓太史日繼門，授山陰

令，所食米悉自和釐致。戊辰，擢人爲侍御史。己巳，巡按四川。辛未，巡漕，以武關貽累，落職歸，佐父歲施糶數百，前後焚券甚衆。又族人耕者，予田，讓者，予塾，生者，予聚，死者，予藏，和人以爲范文正再見云。甲戌，丁艱。乙亥十二月二十六日，賊寇和州。如蛟涕泣誓衆，散家資練鄉勇，佐黎弘業嬰城固守。二十七日，賊騎遶圍三匝，頂門搭梯，晝夜環攻，如蛟用砲擊死數百人。賊計窮，將引去，忽颶風大作，燈火風沙掩面不見，守者皆墮，城遂陷。如蛟曰：「事迫矣！坐以待斃，何益乎？」急下令，相從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壯士百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如蛟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面。」卒力戰死之。兄運，如虬，諸生如虹及男婦死者十有四人。事聞，詔贈太僕寺卿，蔭一子爲國子生。魯可藻，和州人，其言失城本末，曰：「人心未收，關隘未守，奸細未誅，亂民未靖」云。

賊駐和州四日，至九年正月初四乃去，屠戮甚衆。民共走南京，守臣恐賊混入，不許過江。誠厄運也。李操江遣兵守江，令王守備詣和州偵賊，于江濱見一乞兒，貌甚修偉，兩童子隨行，年可十二三，擒之，索其體，肱內刺賊號太河第八攢天龍，乃金陵爲間者。兩童子亦善騎射，皆猾賊也。解至南京誅之。賊是春寇全椒陳家市。及破和以後，復掠烏江，百姓奔竄，前阻大江，後有追賊，多躍入江中死。康熙三年閏六月二十一日，和州庠友雍爾玉語予曰：「敝州遇流寇之難，殺人十之九，閭里凋焉，有不忍言者。」

賊破和州，其魁混天王與徒黨酣飲，使美人侑觴，既醉偕寢。及覺，呼之不得，令左右秉燭四覓，已

緝矣，賊嗟嘆良久。已而褫其衣，投之坑內。又有甘氏，江北智婦人也，年少而美，以家富不能速遷。賊信急，豫取巴豆藏之。已而被掠，賊將欲污之，甘氏辭曰：「今佳麗甚多，先與爲歡，遲我三日，永待箕箒，何必速耶？」賊訊之，甘氏曰：「身不潔耳。」乃已。又數日，復求合，更以陰腫給之，又止。賊以甘美艷，慮爲二王得，甘氏曰：「君勿憂，吾有計在。」乃以鱗血及膏藥等傅面，果免。又誘賊將曰：「吾與汝義爲夫婦，此非容身地，宜他避乃可。」賊將從之，遂攜輕寶潛遁。一日，密以巴豆進賊，賊暴死。甘將寶昇歸，與夫復合，爲鉅富云。此出野記。

215 李維樾守江浦

江浦縣屬應天府，距和州六十里。乙亥十二月三十日，賊渠八大王自和趨至，圍西門，又圍南北兩門，惟大東、小東二門不圍。知縣李維樾登陴防禦。南京遣游擊汪迪吉以千人駐浦口，又游擊蔣都，蘇人，以五百人踞城中，合鄉兵固守，分詰奸細。如諜人入，僞稱江北人，則令汪軍解北語者詰之，僞稱江南人，則令蔣軍習南音者詰之。一日城中獲諜，僞稱南人，使蔣軍訊問，不能出一言，立梟示。城內賊悉擒斬訖，諜遂絕。外賊猶未知，忽數人登堞，有屠兒誘之，執其手，抽刀斷臂墮下，賊始知諜洩，乃退。李維樾追賊鏖戰，奮臂大呼，所向辟易，賊衆宵遁。後維樾與蔣都等俱陞賞有差。弘光朝，維樾陞科道。康熙己酉三月十三日，江浦人劉肇名述。

流寇蹂躪南省，如潁州、鳳陽、巢縣、舒城、廬江、無爲州、和州等處，所至破滅，屠戮人民不可勝

計。其僅存者，不過壽州與廬州耳。然廬州猶或城堅易守，至于江浦，斗大孤城，靴尖可倒，乃能固守無虞，抑且追賊靡馘，李公膽智高人一等矣。庚戌六月七日筆。

216 鄭芝龍擊劉香老

初，芝龍爲海盜，天啟七年，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崇禎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授以游擊。五年壬申十一月，劉香老犯福建小埕，芝龍擊走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甲戌四月，又寇海豐。乙亥四月，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于田尾遠洋。香老脇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木、張一傑脫歸。十三年八月，加芝龍總兵。芝龍既俘劉香，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

芝龍，泉州人。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在焉。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于安平，海稍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

217 鄭芝龍小傳

芝龍，號飛黃，福建漳州府漳鎮人，離府六十里，濱于海。父翔宇，祖壽襄，世府掾。飛黃行居四，

三兄亦府掾。飛黃年十八，早緣缺上役，已擇吉有期矣。父多妾媵，其生第六子之母，與飛黃構別情。一日，爲飛黃理髮，飛黃以手插入其裙腰，調情意密。父自後走出，飛黃提縮勢急，裙帶爲絕，父目擊，持棍怒逐，飛黃奔上飄洋船，時蓋泊其舍傍也。父怒方篤，聲言尋出殺之，急切不得歸，洋船又刻期掛帆，飛黃懇巨商帶往日本。飛黃固姣好色媚，愛之者非一商，遂與俱往。至則各商有發貨、置貨之煩，飛黃獨無所事，日就島主宴飲歌舞。時島主家有文君，悅之，卽國姓鄭成功之母也。贅入爲日本人婿。來艘已返，且未歸，生一子，國姓也。再一年，前艘與客又至，乃隻身附歸。至中途，爲海盜所劫，飛黃亦隨船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賊，賊變之。海盜有十寨，寨各有主。停一年，飛黃之主有疾，疾且癩，九主爲之宰牲療祭。飛黃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後必會飲，乞衆力爲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皆我之命，煩緩頰懇之。主如言，衆各欣然。劫四艘，貨物皆自暹邏來者，每艘約二十餘萬。九主重信義，盡界飛黃，飛黃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爲尊，其主亦就殂，飛黃遂爲十主中之一。時則通家耗，聲金遺家，置蘇、杭細軟、兩京大內寶玩，與販琉球、朝鮮、真臘、占城、三佛齊等國，兼掠犯東粵潮、惠、廣、肇、福浙江、閩、台、紹等處，此天啟初年事也。閩、粵兩撫爲勦除策，各遣海道張濬、李芳枝二人先駐海涯，揚旗震鼓，以集調土、漢等兵，不逾三夕，兩道臣爲飛黃取入海寨。二撫悔恨無策，勦撫並滑，不得不上聞。飛黃亦日醉二道臣于洪波中，恐之侮之，絕不甚危之。三月餘，主撫之旨下頌，且設簿鎮參將府之座以待飛黃，飛黃遂挾二道臣登涯就職矣。兩撫以脫卸爲事，仍叙功加部銜，官保不等，飛黃又多所贈，至喜也。其在海九寨，爲主者爲劉香，蹈飛黃故轍，爲海邊患。飛黃則盡力窘之，幾窮逼其

無挽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在漳鎮，盡遣其黨圍其居而擒焉。飛黃見曰：「吾爲岸上貪官污吏所束縛，正欲仍來入夥。」問舟泊何處，卽先遣家眷登岸，復盡挈家之所有歸船。飛黃又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而去？」乃令治具，取其精腴者爲飽渥，碗酒塊肉，數指輪奉，至醉而酩酊者，隨身之刀各倒地臥壁不顧矣。忽聞鑼响，頭皆落地。飛黃取上家眷、什物，解其衣甲，衣我家丁，駕彼之船，挺立船頭。劉香遙望本船衣飾與飛黃大喜而呼曰：「來矣。」飛黃亦應曰：「來矣。」卽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便斫。劉香既殺，餘皆跪拜投降，海上從此太平，往來各國皆飛黃旗號，滄海大洋如內地矣。撫按又爲報功，因陞漳、潮兩府副總兵。後至崇禎末年，百計營求，欲得福闔全省正總兵，齎銀十萬至京師，大小司馬手長膽怯，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銀爲流賊所得。至弘光朝，馬士英晉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矣。至隆武朝，疏陳「有子在日本」，隆武召歸，竟立爲己子，賜國姓矣。不久，飛黃亦卽歸大清。此淺

龍族矯益吉燾所述。

遺聞云：芝龍有弟芝虎，勇冠三軍，以征劉香歿于海。次鴻遠，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

218 孝子馮時化

馮時化，無錫人。讀書遇忠孝事，輒欣慕執鞭。母病殆，焚香祝天，剝肉調羹，母飲之立瘥。時化嘗拾遺金，懷護三日，伺其人返之。隱德至行，殆今人而古處者歟？

219 旌貞女鄭氏

按氏鄭惟順女，幼字詞臣馬世奇長子瑜。聞瑜病歿，驟掣一刀截髮，奪而復掣者三，防之密，終不得截，遂以首抵火，焚髮幾盡，且哭且踊，跪告祖母及母，求過夫家執喪。母猶豫，卽擲身墜樓求死。母知志不可奪，聞于夫家。時瑜父世奇官京師，祖希尹卽具禮往迎。入門後，緇衣練服，執三年喪，却甘飲蓼，砥志堅苦。瑜葬，殮棺悲慟，道路哀之。順治戊子，學臣蘇銓疏題建坊旌表。

馬世奇自京爲文寄哭子曰：「吾自聞兒媳矢志從一，每心幸兒之有婦。而又聞諸愛人以姑息者，恐未必能令兒之終有婦也，而今兒果有婦矣！」

220 陸貞女柏操

女陸氏，武進人，貢生陸卿鶴女，大司馬完學女孫也。完學初第，卽以外家杭貞女狀白巡方使，得上聞，贈旌，卽夢杭入室而女生。幼許字同邑趙燭遠，趙舞勺爲諸生，有文名。女少穎異，十齡，手錄女誡及列女傳，心向往之。崇禎乙亥，趙生年十七，歿，女聞變，饋粥不人口者數日。擇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往趙，縗經拜生柩下，啜咽幾絕。才處梵課，問作小詩，檢其遺編除夕云：「夫婦一生今夕終，遺義千秋今日始。」語氣凜凜。中秋、重九、拜像、誦經、焚香諸詩俱佳，不及載。稿中一詞云：「世上光陰，百年一息，厚愛深情，終須一別，痴兒女綢繆偏切。何似我，生來夫婦不相識，恩義成空說。萬種緣，都付

勾消一筆，壬子冬，病勢垂，有老尼誘以披剃，冀得少延者。女曰：「吾久稱未亡人，豈復貪餘年？且披剃何以入趙穴？」疾將革，戒侍婢勿動，遂瞑。時癸未正月，卒年二十有六。

221 三峰大師傳

師名法藏，字於密，無錫蘇氏子也。父蘭，母周氏，家世奉齋。師生而穎異，有大志。十五，過德慶，禮佛心動，遂出家。然性高曠，不事事，留心筆墨間，蜀題拈韻，與同里薛廉、憲敷、政輩相倡和。每自言：「四十當悟道，六十歲死矣。」二十九歲，見高峰語錄，開卷悵然，若能記憶，遂決志參禪。是歲，受戒于雲棲。又十年，受具于靈谷。又明年，住海虞之三峰。如是十餘年中，虛禿破壁，草舍蘿牆，食豆滓，衣補綴，不以爲苦。嘗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目不交睫，脇不至席，以未有悟人，惶懼泣不禁，至欲養髮入鬻卜，不受十方茶飯，俟參透再來。其懼罪福如此。萬曆壬子，師年四十，必以得悟爲期。適有老宿朗泉者，閉不語關。師人與相拜，拜下，忽暈眩，吐痰斗許，一睡五日，不知人事。會窗外有二僧夾籬折大竹，聲若迅雷，師自枕上躍起，頓得心空。至夜，聞兩堂課誦鐘鼓之音，如在自己身中，歷歷落落，毫無間隔，覺得身遍虛空，坐一夜如彈指。凡祖師言句，一時會盡。自此觸處皆悟，轉悟轉深。嘗參「三玄要」四十餘日，痰癰發于左臂，白腫及潰，了不經意。後脫衣，膿血膠凍，始覺。師與覺範所著臨濟正宗，意旨符契，覺公無後，意欲遙嗣之。又復携杖笠，由浙東趨匡廬。時禪風絕響，于是閉門，研極五宗之妙，著五宗原。于是海內衲子望風雲集，太倉之慧壽、吳門之北禪，迎師開法，師以威音以後，

不許無師自任。所至不正位，不登座，惟隨宜啓發而已。或指見五乳慈公，師曰：「此老固菩薩人，然我所欲嗣者臨濟兒孫，豈可因彼盛名更吾志哉。」後聞天童悟和尚出世金粟，師策杖從之，往復印證，粟竟手書源流，以信拂付焉。既而杭之安隱請雲門湛和尚開法，湛見師語錄，曰：「此古佛再來也。」遽師爲第一座。師至，而湛先示寂，檀衆遂請師開堂。自此玄風大暢，縱其機辯，以接四方學者。天啓丁卯，住玄墓聖恩寺，間游他方，緇素擁護，羅拜道側者幾萬計。時有不得志于師者，問師于天童，造作語言，幾成聚訟，然非天童與師意也。甲戌六月，歸故里，重垂父母以竣其志。乙亥六月，病脾，瘳數月。侍者問：「如何是身後事？」師曰：「床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遂酣睡。至中夜，沐浴更衣，泊然而逝。師上堂四十餘會，度徒百餘，受戒萬衆，得法者十一人：一默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徽、滄、予垣、荆石、璧、于磐、鴻、具德、禮、繼起、儲、慧、刃、銛、潭、吉、忍。宰官居士，皈依遍天下，其最醉心法乳者，文文、廊、姚文毅、周忠介、蔡忠襄、金太史、聲、熊黃門、開元、劉孝廉、道貞，而孝廉尤稱入室。所著有語錄、廣錄、弘戒法儀、五宗原傳于世。

三峰，無錫五牧人，卽蘇漢月也。初爲應付，後歸禪。其登壇講論，皆取辦于四書、五經。曾記其尋討「理」字云：「是無着當字，又是極切實字，總是三代以後人少不得，三代以前人用不着，此所以四書、五經上無此一字。」雖飽宿，往往爲其所難，真辯才也。

222 清兵

八年己亥二月丙寅，攻宣府水泉口。七月二十七日辛亥，引還。

223 誌異

七月己酉朔，山西汾州府臨縣大雨雹三日，積二尺餘，傷稼。九月二十五日壬申，焚惑犯太微。

明季北略卷之十二

崇禎九年丙子

224 陳啟新疏三大病根

正月，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啟新爲吏科給事中。先是，啟新伏闕獻疏，其畧曰：「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賈生之哭者此也。以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馮堅任兗都，貢士彭友信任布政，秀才曾太授尚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尚文之一途。卽一途且分界地，貢士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貢者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毋寧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毋寧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之爵，皆其硃凡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煉成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間，放誕莫之稽，取憑其取，與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污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共道其矯，共駭其異，不去之不已。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以推知行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人仕之初尚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選

知推，便不思愛養，抵政兼施，貪酷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爲科道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顧我，可斥我，結交可爲勝臂，投契可爲奧援，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虐民、剝民、顛倒民、凌斃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此蚩蚩之氓，叩關無路，赴訴無門，欲不爲盜得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痛，由是章句無用，黨羽日盛，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于其中而不醒矣！嘗見青衫子，朝不謀夕，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胡爲乎來哉？嗟嗟！古云：「財不在下則在上。」使其在下也，今日輸賦稅，明日輪加派，猶有入之日。即使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于中之縉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身無賦、產無徭、田無糧、物無稅，且庇護奸民之賦徭、糧稅，其人之正未艾也。卽或有時而出，非買科第，則買地方、買邊陲，而出一，無不入千，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薦藁跪伏于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蠲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俗還醇，而世臻上理矣。灑灑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嘉異之，故特有是命。時政府覘知上意，必有闢門特達之典，故令啟新上書，特借以搏擊善類。啟新既進，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恨之，不見信任。

225 劉宗周論時政

正月，以劉宗周爲工部右侍郎。三月，宗周上言：「皇上卽位之初，銳意太平，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邊疆，而賊臣以五年爲期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是廠衛司讒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簾之情遠。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詭譎之風日長。甚至參勘之法，惟重徵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與，至難也。得一文震孟，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懲下獄矣。市井雜流，乃得操其訛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尚可問哉？乞皇上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輕信改作。以寬大養人才，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慎宗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遣廷臣實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尙責撫鎮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疏入不報。

226 錢士升論李璉搜括之議

四月，武生李璉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璉者，乃倡爲結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時福建右衛經歷吳化鯤訐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

227 詹爾選救錢士升

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乎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使其臣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耻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彈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醜隱憂，天下事尚可言哉？」上召見廷臣于英武殿，怒詹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奏對，不爲誦。上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卽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覆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爲。卽不聽臣，言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項繫直廬，下都御史論罪。」

228 倪元璐論參薦

四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賢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爲糞糠，網罟纓爲桃李。吳化鯤，部民也，參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印首伸眉，豈可得乎？」上是之。七月，元璐罷，誠意伯劉孔昭參其以妾冒妻封也。有旨冠帶閒住。

229 劉宗周罷

四月，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闕寧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可報稱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市心乎？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爲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不聽，宗周尋報罷。

230 文場兼武

四月，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榜後習騎射。

此制科一變也。然是秋舅氏舉孝廉，次年聯捷，鄉、會兩場，俱未聞試武。及十三年庚辰，魏藻德榜，始有習射之事。豈令始于丙子，而行于庚辰耶？

231 童生瞿昌獻白兔

四月，四川重慶府盤縣童生瞿昌進獻白兔，上嫌其獻瑞瀆奏，逐回籍。

232 成德下獄

五月，逮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激，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連章攻體仁，凡十五，盡發其奸。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訴之。後移獄刑部，成延緩。

233 謫金光宸

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參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禎，首敘內臣功爲借援，又請罷內臣督兵，上勿善也。是日，怒詰之曰：「仇維禎方至通州，爾卽借題沽名。」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諫。

234 清兵入塞

丙子二月，清兵薄大同馬蓮口。四月二十，又薄大同宣府塞下。六月廿六，人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死之。七月，功居庸關昌平北路，上分遣諸內臣李國輔等各守關隘，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司禮太監魏國徽守天壽山。國徽卽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

用內臣耶。初六丁未，清兵深入，掠山西。初八己酉，間道過昌平，降丁內應，城陷，總兵巢丕昌降，主事王桂、趙悅，太監王希忠等皆被殺，焚天壽山、德陵。初九庚戌，引還良鄉。十六丁巳，攻寶坻，人之殺知縣趙國鼎。二十二癸亥，入定興，殺家居少卿鹿善繼，又入房山。都城戒嚴，斗米三百錢。上憂之，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畧，戶部尚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八月初八己卯，入文安、永清，分攻諸縣。十四乙酉，攻香河，回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蓋自經。三十日辛丑，掠雄縣而北，攻陷城堡甚衆。九月，命總理虛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時象昇方追賊至鄆西，聞警，以師入衛，因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是月初一壬寅，清兵從建昌、冷口還，命取所掠子女皆艷裝乘騎，奏樂凱歸。斫寨上木以白書之，榜于道曰：「各官免送。」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邊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初九庚戌，清兵攻山海關之一片石，巡撫馮任禦却之。

235 鹿善繼定興被殺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直保定府定興縣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禩、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遷戶部山東司主事。毅宗立，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告歸。九年丙子七月，清兵破定興，善繼方移疾村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北，背障神京，遂辭邱墓，令子化麟侍父。

于鄉，援兵登陣。七日城破，善繼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刃索衣，善繼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衛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家守，折南下之謀。」疏上，下部。部覆，得旨贈大理寺卿，磨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諡，予祭造墳，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是冬，化麟亦以苦次哀痛死。善繼死時年六十有二。甲申，諡忠節，賜祠額曰「忠烈」。

定興之守，是猶捧一簣以塞潰川，挽杯水以澆烈焰，欲不俱盡，得乎？

順義、良鄉、寶坻、文安、永清、香河、房山七縣，昌平州、涿州，俱屬順天府。天壽山在順天府北。天壽以諸陵名。居庸關亦在順天府北，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雄縣、定興縣俱屬北直保定府。

236 敘守京功

十月，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以各進馬也。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事，各世襲。

乙亥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蔭錦衣衛中所正百戶世襲。丙子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至于清兵大入，則遣李國輔、魏國徵等分守，及退，而張國元、曹化淳敘功。嗚呼！朝廷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餘共天下事哉！吾知忠臣良將之心，於是乎灰矣。六月十一書。

237 劉宗周疏責溫體仁

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疏。今日之禍，實己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湖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失事于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豈昔之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歟？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崇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

是歲，清兵二月入邊，九月出塞，所過郡邑無不殘破，官軍畏之如虎，加以流寇縱橫，歲飢民散，天下之勢已成瓦解。當事者雖卧薪嘗膽，枕戈擊楫，成敗尚未可知，而猶泄泄從事，譬之構巢焚室之下，奏樂漏舟之中，欲不亡得乎？烏程諸人，誠不得辭其罪矣！用實筆。

238 謝陞罷職

十月，吏部尚書謝陞罷。先是，上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不稱旨，上切責之，曰：「爾

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故謝陞罷職。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以薦霍維華也，上以維華逆案世濟蒙蔽耳。逆案上所手定。十月，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239 常自裕論流寇

丙子正月，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管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督理兩臣，宜令崇禎闖王，而餘賊自破竹矣。」是時流寇數十萬，殺人如草，官軍敗沒不知幾許。諸鎮臣偶得小勝，獲零賊數十百級，便謂為功，能毋為賊人竊笑乎？況此數十百級，尚未知是賊是民。若洪、盧兩臣，則固賊所素畏，當時稱曰：「洪兵、盧兵，賊聞其至輒他徙。」乃自裕猶有此議，真洞見軍中積弊者。至闖而餘自破，誠「擒賊須擒王」之策，然闖王亦豈易圍耶？此議事、任事之分也。

240 熊文燦代盧象昇

丙子夏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時秦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潼、郿州、渭南、韓城、華州等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奇勝，釜魚阱獸，賊且暮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忽受命勸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熊文燦代之。文燦惟迎合中朝為事，一意招撫，賊勢

復烈。蓋體仁以象昇爲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擔負，緩則敵之，急則殺之，此其積念也。後象昇果戰死松、杏，承疇尋亦改督蒞遼。

241 孫傳庭擒高迎祥

正月廿三日己巳，陝賊陷麟游。二月，過天星乞降，陝撫甘學閻受之。尋延、河劫掠如故。三月，山西賊陷和順。十八日癸亥，甘學閻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五月十一癸丑，過天星復叛於延安。七月十一癸丑，陝賊陷成縣。十九日壬戌，孫傳庭擊賊於盤屋，大破之，擒賊首關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於市。十月，漢南賊陷褒城。

高迎祥爲流寇之魁，縱橫秦、晉者十載，流毒不可勝計，傳庭一旦得而擒之，亦甚快矣！雖其後有潼關之敗，而此功亦可掩蔽？

麟游縣屬鳳翔府。成縣屬鞏昌。盤屋縣屬西安府。褒城縣屬漢中府。

242 李自成入西川

高迎祥既擒，自成竄西川，走苗城。十月初四日，冲梨樹、啞日等關，副將孔全斌等遁，於是破寧羌，攻廣元。逆宗朱廷一者，時爲參軍，株守保寧，坐視不救，遂直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往來階、徽間。維章遽問伏法。

寧羌州屬漢中府。廣元縣屬四川保寧府。階州、徽州屬陝鞏昌府。

243 河南光山之敗

丙子正月廿六日壬申，賊陷開鄉。上用經畧侍郎王家楨巡撫河南。時宛南、裕、舞一帶，巨寇張，窟蟠龍山，負嶠為勢。不一年，家楨旋罷去，陞河北道常道立代之。蓋道立幼在楊鶴衙齋，與嗣昌善，嗣昌時以本兵入閣也。上又憂賊不即平，命內臣盧九德、劉元斌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九德號雙泉，揚州人，性勤幹，諳練兵機，其把牌中軍黃得功、宋紀，皆驍勇絕倫。官兵剿賊于真陽縣之張家灣，追至光山。千總張國柱被圍，遊擊苗有才救之，而山下雪積坑深，方欲收兵，賊大隊齊發，呼囉囉為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大略劇賊人有副馬，疲則易之，蹻捷如飛。官兵用步卒尾之，重趼而至，賊已逸去。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將士不勝勞苦，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

真陽、光山二縣俱屬河南汝寧府。

244 左良玉鄢陵之捷

丙子秋，河南賊首老狷狷、許文沖、王九仁、王成龍、薛仁貴等，連營七十里，所在焚掠，其勢張甚。八月二十六日，掠扶溝等縣鄢野，火光徹天，四夜不息。時左良玉病新痊，率兵三千往鄢陵，有楚紳某復資精銳五百人。會獲諜者，訊之，乃曰：「大帥居大營，夜間發火亦大；小帥居小營，夜間發火亦小。」

蓋百姓菽豆新登，賊至夜聚而焚之，各營遙望火焰猛烈者，卽知大帥所居，凡日中所殺兵民，所掠子女及金幣幾何，俱往報功，賊帥開營檢納。小帥營前火勢稍微，諸賊一望可辨。又有赤白二旗爲號。良玉得其實，卽大張旗幟，廣啟營門，伏甲士于內，將菽草蒸之，光可燭天。賊見火烟勃起，謂大帥所在，咸趨至獻功。良玉納之。審閱甫畢，暗舉一號，壯士突出，擒二十八人，斬之。守營賊見報功者良久不還，竊疑之。良玉乘夜親率精銳掩襲，賊不之備，大敗。獲銀盔九，卽分賞將士。是夕，追殺數十里，騎賊逸去，步賊遁走不及，或伏鄉野複牆，或匿草間花地。及明，百姓遍索田園中，悉擒出斬之，凡殺數千人，屍橫遍野。時獲一婦人，美而艷，首飾金珠甚盛，服白紬衣，白綾裹足。良玉問曰：「汝何方人？」婦曰：「山西平陽人。」良玉曰：「幾何歲矣？」曰：「三十二歲。」問：「從賊幾年矣？」曰：「三年。」又問：「丈夫何人？」今安在？」曰：「夫號薛仁貴，已死于練司地方矣。」薛仁貴者，居恒素衣銀冑，其兵旗甲俱用白色，望之如雪，故號薛仁貴。驍勇善戰，軍中稱爲「白袍將軍」。廷訊既畢，令出斬之。肌色如玉，獨尻下既黑且堅，以乘馬三年故也。諸兵分取珠寶，剖其腹，將心肺炙而食之。是役也，賊衆折傷，潰而爲二。老獬狷一股奔鄭州，許文冲一股奔陳州，沈丘。後良玉追至鄭州，老獬狷遣人詈而誘之，良玉怒，迫入陝山，誤爲賊圍，久之不解，糧盡援絕。良玉將自刎，麾下千總洪機，年二十七，猛勇絕倫，急止之，曰：「將軍何爲若是？某願奮死潰圍。」良玉遂與並馬鏖搏，兵從之，百姓躍山上，飛擲礮石以助兵勢，由此開路，良玉突圍而出。然山徑多石，洪機馬蹶，身被重傷，出圍三日乃死。良玉悲慟，殺馬祭之，設醮而去。良玉字崑山，遼陽人。其爲將也，軍法頗寬，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諭之云：「汝只爲我殺賊

耳。鄆陵之役，所得貨寶俱賞士卒，而已纖毫不取，其得衆以此。此吾鄉人昔年在豫時，親所見聞而述者。

良玉駐軍楚、豫，一諸生篤于伉儷，訴兵掠其妻，良玉命詣營覲索。已而得之，入白良玉。其妻嫌生之貧，而就于兵之富逸也，竟不肯認。良玉不能決，問生曰：「既爲汝妻，知體中有暗記否？」生曰：「曾記乳下有一黑子。」良玉驗之，果信，謂生曰：「彼既不以汝爲夫，汝何必以彼爲妻耶？軍中婦人不少，任汝所擇。」生泣拜而出，檢一婦以去。行不三里，忽一騎飛至，贈生以囊，啟視之，乃良玉所斬惡婦首級也，生大驚泣謝，一時傳以爲快。然所至淫掠，豈能如一笠一釜必斬之師哉？六月十二等。

扶溝、鄆陵、沈丘三縣及鄭州、陳州俱屬開封府。

245 楚中流寇焚竹山

丙子二月，襄賊犯竹山。竹山縣屬湖廣鄆陽府，自七年爲賊屠陷，至八年，知縣黃應鵬僅栖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爲賊食。食盡，焚縣治而去，爲空城矣。

三月廿七日甲戌，撫治鄆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故也。以苗詐土撫鄆陽。十月，河南賊陷襄陽。十二月，以鄆、襄賊逞，罷撫治苗詐土，以陳良訓代之。

當時猾賊強逞，雖宿將猶不能制，而以白面書生當之，庸有濟乎？紛紛代易，徒擾民耳！

246 張獻忠陷應城

附雲夢

丙子十二月初六日戊申，獻忠至應城，士民登陣守。獻忠引來自東馳西，繞城而過，竟不攻圍。百姓大喜，謂賊已去，甚輕之，不設備。獻忠距西門十里駐營，休息士馬。次日，寂然不動。當時民未習兵，不知其計，有探騎至，輒登城辱罵之，而賊如故，止困西南兩門，而虛其東北，欲俟出走伏兵邀擊耳。愚民反笑其無能，益驕且惰。越三日，有一僧，勇而寡謀，聞徐翰林家有鐵甲，取服之，率衆千餘，開城出戰。賊望其至，佯棄輜重走，鄉愚嗜利，爭取之。獻忠度其離城數里，旋馬突至，斬僧，縱騎大殺，鄉兵無有遺者，遂長驅城下，使勇士數人用梯登城。守者見賊奔上，悉驚潰，截斷東北兩門鎖鑰出走，而賊騎已由西南繞東北矣，殺戮萬計，縣令某死之。此十二月初十事。凡居八日，殺掠一空，至十八始去。尋聞雲夢，時城內多山西賈客，與衆約曰：「若等登城固守，慎勿喧嘩，賊有所問，我輩應答。」衆從之。俄而賊衆以牛皮自蔽，攻掘城下。城上力士用長鐵鈎，或掀揭之，或提取之，砲石雜發，賊不敢近，攻八日而去。此應城人述。

語云：「驚鳥將擊，必伏其形。」兵家之說也。愚僧之死宜矣，彼百姓亦何罪歟？至雲夢之守，則深得靜以待動，逸以待勞之意。

應城、雲夢二縣俱屬楚之德安府。

247 宜城張烈婦嘗賊

烈婦何氏，湖廣宜城人。幼順而慧，長歸諸生張聯奎，故貧士，婦早夜操作，不避寒暑。崇禎丙子，寇迫宜城，聯奎偕婦及子順童，入城避難。聯奎以顧父旋返，獨婦母子踉蹌行。將屆城，賊轉近，男女奔避如蟻。婦坐昇中，自念矛鏑如雨下，奔亦死，不奔亦死，與其辱身而死，毋寧引頸當刃，忍痛須臾，全名萬古，呱呱兒弗顧也。時順童甫七歲，性至孝，戀母昇前，堅不去，賊騎蜂擁，哀呼母不絕聲。賊以婦貌都也，揮順奪之。婦伸領求斫，抗聲嘗賊。賊不能屈，殺之。順童毫無怖狀，伏地抱屍，哀聲徹天，臨刑猶罵賊，兩手挽母衣不釋。是日，天地晦冥，陰風慘厲，見者哀之。撫按爲請卹于朝。

宜城縣屬襄陽府。

248 劉大鞏守滁州

丙子正月，賊連營數十里攻滁州，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柵，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上火砲交發，奪其雲梯燔之。賊死者甚衆，斂兵稍退，掠村落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盡斷其頭，環纒堞，植其胫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厭諸砲。城上燃砲，砲皆迸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命取民間閹婦人調器亦數百枚，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砲始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時總理盧象昇師次鳳陽，諸道兵畢集，劉大鞏馳檄請救。初八甲寅，象昇合諸路兵援滁州，戰于城

東五里橋，賊大潰，象昇麾軍追之，逐北五十里，屍相枕藉。漕撫朱大典遣將截之，斬六百餘級。賊西向鳳陽，犯圍陵。大典與總兵楊御藩列營陵牆，賊不敢攻，遂渡河掠懷遠。十七日癸亥，賊陷懷遠。大典兵至，賊焚廬舍北渡。十九日乙丑，陷靈璧，進逼泗州。二十一日戊辰，陷蕭縣。滁、陽敗北之賊，副將祖大樂兩敗之于水城，斬賊首混天王，賊精銳散亡大半。二月初四日己卯，賊陷太湖。十一日丙戌，陷潛山。

附記 賊首混天王聞滁州饒裕，至滁州，觀形勢平曠，可以藏兵，遂至，遇孫遊擊軍，斬劇賊開山虎。混世王直前，孫遊擊被鞭而敗。時象昇援兵未至，有守將某出戰，賊圍殺之，州民大懼，閉城不出。南京本兵呂維祺遣王守備援之。此出野記。

前言朱大典莫為堵截，賊逸去。此言遣將截之者何？蓋雖截而不能大獲耳。

是歲流寇益橫，自山、陝而楚、豫，而江北，所在見告。當事諸臣勦之不能勝，潛議招撫，于是五月下詔大赦山、陝脇從羣盜，令地方官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以賊之老窟在秦、趙故也。然亦無可奈何之計，豈勝算哉！六月十四筆。

十月，命採平陽、鳳翔諸鎮以儲國用。自昔大猷之世，未聞採贖以足用者。至于搜括助馬等事，無非言利小人逢君所欲，不顧貽禍宗社生民。然則思廟之體仁，其猶宋神宗之安石歟？

泗州與懷遠、靈璧二縣俱屬鳳陽府。蕭縣屬徐州。水城縣屬河南歸德府。潛山、太湖二縣屬安慶。

249 楊爾銘救史可法

桐城人述

流寇犯安、桐等處，安廬道史可法率衆出禦，距桐城三十餘里，被圍于鹿耳城，甚危。可法謂麾下曰：「事急矣！吾稔知桐城楊令，年少而才，得彼赴救，圍始可解，誰敢馳書者？」一將願往，遂潰圍出。夜半，叩城鎗入，出書白楊，且曰：「坐候天明，大事去矣！」然時既倥偬，而士卒復寡，爾銘疑思移刻，疾邀諸紳議事。既至，即捐其冠帶，易以戎衣，率通邑鄉兵趨救，不必長劍大戟，止令每人各持兩炬，疏行廣隊，整肅而行。賊遙見火光燭天，疑大軍至，即解圍去，可法得免。既而聞賊將復犯境，親往廬州迎黃得功軍城守，賊僅焚掠郊野而去。未幾，爾銘陞兵憲，仕至廣東道御史云。按楊爾銘，四川敘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年十四，即令桐城。冠大，以絹塞後；座高，翹足而升；胥吏甚易之。久之，側冠而出，隸笑曰：「老爺紗轎歪矣。」爾銘大怒，曰：「汝謂吾歪，即從今日歪始！」投籬于地，悉笞之，遂畏懼焉。

250 誌異

正月，孝陵雷，樹火。二月，山西大饑，人相食。唐王聿鍵奏南陽存饑，有母烹其女者。六月初三丙子夜，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

前載子炙父母，此書母烹其女。嗚呼，人道絕矣！

251 孝子彭有源剖肝

彭有源，字信宇，湖廣益陽人，家世製冠爲業。生而木質，不嫻文雅，頗性馴謹，重神明，幼卽虔誦三官、大士諸經，以祈親壽。嘗痛父病篤，封左臂肉以療其父。踰十年，父卒，奉母吳氏，視父存有加，家卽貧，勉具甘旨。崇禎丙子秋，母病不能起，又疽穿手掌間，孝子悲思。夜見大士人夢，諭以母壽將盡，若得人肝服之，猶可療也。孝子晨起走母所，則母正思羊肝，孝子曰：「是殆神啓也！」乃垂涕跪禱于神。至夜，見大士、三官諸聖環珞旛幢而至，孝子驚醒，汗下如雨。乃裸身頂禮，舉手捫心，略得肺肝所在，持刀自刺，一剖而血迸，二剖而膜開，三剖、四剖而內肫然有聲，迨六剖而心出。遂緣心得肺，緣肺得肝，而孝子痛幾九死矣。逾時稍甦，孝子始呼妻至，令速煮肝進母。母不知，欣然下筯，尋得愈。事聞，遠近贊嘆。顧孝子肺，稜稜出在外，瘡口未合，衆爲禱于神。神見夢曰：「是孝子肺收之無難，末世鮮仁孝者，欲出之百日，令世人遍觀之耳！」孝廉王文南傳其事。

崇禎庚午，徐孝婦剖肝爲千古異事，而孝子堪與媲美。又皆楚人，可稱雙絕。予聞廬州有孝子某姓剖肝，初刀破皮肉，肉內更有一膜，刺開取肝，進親，親疾愈。又聞湖州南潯鎮有閩孝子者，康熙三年，父疾篤，孝子焚香告天，剖肝進父，父食之，疾愈。士紳聞之，莫不往拜，卽相國金之俊等亦登門拜。其邑人編爲文，歌咏之。

益陽縣屬長沙府。

252 孝子燕火不燃

郭亮，湖廣孝感人子也，目不習詩書，而有至性。天啟四年，母李病，亮籲天乞以身代，遂割右臂肉進母，母食之病愈。崇禎二年，父惟志又病篤，復截左臂肉進父，父病亦起。踰數年，父母卒，祭葬獨任，不累兄弟。或有重其貧而孝者，賙賻，卻不受。墓傍築一場，編柳爲籬。累壞爲榻，苦塊六年，不解衣理髮。每設祭，則號慟，坐是兩目瞶昏。流賊過其廬，燕火數四，烟息不燃，駭而問之，知爲孝子家，始下馬羅拜而去。

割股之事，令甲有禁。然以一體論，子之身，原父母之身，非從外授也。曾曰「無毀」，卜曰「能竭」。爲親以愛其身無毀傷者，爲無毀於他人耳。若毀於親，何傷？善乎李侍御鳳翔之言曰：「亦知割股非中正，情到摧傷豈爲爲？」王威寧伯鉞之題捨身崖曰：「此身如何容易捨，捨時除是爲君親。」卽此二說，足以論孝子矣。

孝感縣屬德安府。

253 清朝改元

天聰自天啟七年丁卯爲元年，至今歲丙子止，凡在位十年。是歲，崇德立，卽改元崇德元年，實爲丙子歲，卽清之天聰十年，明之崇禎九年也。

254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吳江沙港人也。陳爲著姓，所歸張生士柏，天而貧。士柏之兄士松，素無賴，里有豪曰徐洪，聞烈婦之艾，謀置之側室，已與其伯有成言矣，懼烈婦之不從也，賄鄰嫗託故宿其家爲內應，統數十人夜襲之，烈婦被掠以去，求死不得。抵徐之家，愈求死，徐亦無可奈何。洪曰：「若不從，當與張程爲妻。」張程者，洪之傭奴也。伴令程收，婦徹夜哭不絕。及明，洪有侄，隣居，婦乃張產，見洪家之卒卒也，往視，聞冤號聲，不忍，就察之，則其內戚也，拔而歸諸其父。烈婦曰：「伯實利其所有，徐不得志于我，終不我置也。」訟之縣。或居間于令，令譖謂與程定情三夕，嫌貧逃歸，則刑其手而繫之獄，且令其父償伯之所得。烈婦曰：「既罪矣，且又誣我，不再訟則冤不白。」適巡方御史路振飛按部松江，與其父走松江訴之。御史披其牘，反復窮詰，不准爲理，烈婦遂伏地。御史命之起，不應。怪之，令視之，則刺刃於頸，而兩手按之，死矣。御史大驚，疾命醫，已不可救。閱其衣，衣盡複，遍切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纏束，堅緻不可復動。御史出拾金爲周身之具。捕徐洪、張士松等斃之獄。松江許給諫譽，脚露誠致御史書，爲烈婦暴冤，且曰：「不經而走，流傳長安，稱柏臺之下有剝死之少婦，奈何不聞之上也。」于是御史疏于朝，罪狀令，令不一月暴死郡城舟中。而徐洪、張士松之黨有漏網者，復爲震雷擊死。

255 許給事上按臺書

日者吳門未及晉謁，仰荷祖臺折節先施，復失倒屣，罪甚！自祖臺按部以來，三吳墨吏有望風解綬

之意，曷勝敬服。昨聞吳江烈婦事最慘，觀其幼衣佩刃，寧死不辱，比夫從容就義，殆聖賢所爲，雖豪傑猶難之，況閨中一女子乎？使國家得如烈婦數人，將何事不可做，又何患小人內亂而夷敵外訐也？聞讞者枉法狗彘，誣以姦情，齒之辱之，致貞烈之氣挫折不堪，寧向塔前一席地自刎明志。嗟乎！世未有死難之貪夫，乃有死節之淫婦哉？此六月飛霜，二年不雨之變，復見於茲矣。事關風化節義，讞者曷者，公行無忌，蓋清朝所當首誅，度祖臺必旦夕拜疏。以昔日埋輪之丰采，特振今日持斧之威稜，不待不肖陳詞之畢矣。第恐百足之蟲，多方爲漏網之計，僅以此婦之夫兄抵罪了局，則烈婦含冤，貪人得志，有負祖臺激揚至意耳。況此事喧傳，不脛而走，若不題參，或流聞長安，妄疑柏臺之下何以有殉死之少婦，似祖臺又斷不可不明白入告也。不肖第杜門省愆，不欲饒舌，而一腔公憤，不容自己，輒敢露緘以聞，惟賜裁察。

明季北略卷之十三

崇禎十年丁丑

256 溫體仁擬旨逮錢瞿

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賂賂握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因門生故舊列于要津，鳴冤無地；宦幹豪奴滿于道路，洩忿何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二宦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訐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款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謂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尚書鄭三俊審出真情，陳履謙、張從儒各打一百棍，立枷三月死。謙益等尋釋歸。

257 陸文聲奏復社

三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唐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

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倪元珙查究。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爲最著，大都誠心實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于婁東，故借復社爲名耳。」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兒時，奇慧好學如成人，日讀書數千言。年十五，喪父，奉母金居西郭。十九，補諸生。同邑吳偉業從受易，與張采創立復社，聯絡吳、越俊秀。崇禎辛未成進士第七人，除庶吉士。觸執政要人怒，乞假歸。要人招陸文聲以社黨入奏，而蘇州司李某復訐溥，牽連六七年，以暴病卒。後御史劉熙祚、給事姜琛交章訟寃，奉旨所著書呈進，天下傳而頌之。有七錄齋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畧、春秋三書、十三經合纂、歷代文典、文乘、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古文互刪、漢、魏百三名家、歷代名臣奏議等書行世。

倪元珙，號三蘭，浙江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歷仕至蘇松學政，降錄事，尋陸光祿寺寺丞。卒于家。

258 李如燦直言下獄

四月，諭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家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置；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培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斥，

今下明詔求直言，倘赦其前愆，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而建言者輒斥，清刑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懌，切責之。

259 楊光先參陳啟新

四月，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參陳啟新，并及溫體仁，昇棺自隨，謂：「啟新荷皇上獨斷，拔之泥淖之中，置之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為商周，啟新為桀說。乃鄙夫既得，患失心生，稱量利害，口與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啟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當首申前議以拯斯民，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何當日在局外，則自謂旁觀最清，一人局中，頓鶴突也？臣今所言清屯贖緩，皆啟新未結之局，皆啟新分內之事，如啟新不知弊源，是為不智；知而不言，是為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浮詞誣皇上，騙美官，亦當死。啟新本太倉州軍士，嘗充漕司書辦。前啟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面』三字，而原任山西布政使良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特疏引薦，情面乎？不情面乎？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為胡爾儀等請卹，非貪其一千四百金之賄何耶？今胡爾儀見在關臣衙門供役，而啟新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為馬何異？啟新罪不容于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自與啟新不同，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體仁柄國以來，邊騎兩薄都城，流賊各省延蔓，平治之績安在？國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于下，而不思所以卹，扶持

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個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興，一害不除，視顏戀棧，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瀆陳。陳啟新疏辯，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光先屢參啟新，上怒其恣臆亂政，廷杖，戍遼東。及十五年壬午八月，時啟新爲刑科右給事中，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遣。

260 朱國弼劾溫體仁

四月，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狗私左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護歸。初，體仁以誦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慎廷臣苞苴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信之。至是，庇私黨，排異己，與舉朝爲仇，攻者無虛日，故免歸。

261 高起潛行部

四月，總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於國俱耻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於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七月，工部員外郎方羣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苟知報答，何論內外？」

內臣既徵茲贖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鯁鯁過計也。」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三級，調外。

262 責臣罪己

閏四月，大旱，久折不雨，聖諭責臣罪己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折不應，乃朕躬之愷誠未能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徵。纔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遞詭名輻擡，或差派則賈富殃貧，或理讞則以直爲枉。阿堵違心，則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則解網念工。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天和。積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着沈滌肺肝，共竭悃誠，仰祇天意。」

263 楊嗣昌建議均輸

羣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264 史可法巡撫安廬

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明年戊寅六月，可法以憂歸。

史可法，號道鄰，河南祥符縣人。崇禎戊辰進士。爲安廬道六載，廉敏而愛民，貪吏望風解綬。至是，卽擢安廬巡撫，洵東南之保障也。

265 聖駕巡城

京師時見聖駕郊天、祭地、祀日、夕月、幸學、籍田、大閱、禘祭、上陵等，外此則會典所不載，禮制所不詳。崇禎丁丑八月，上欲巡城，批云：「北京城上素無宮闈，惟統廣等云：『城上若有宮闈，如有嘉星宿，天下亂矣。』故不設宮闈，以風水不利耳。」崇禎九年七月，清兵深入至順天府房山縣，都城戒嚴。太監等建宮，城上草鋪守城，甚苦。乃于城上始建宮闈。北京內外凡九門，每門約三里餘，每里一鋪，約三十鋪，僅半間屋大。每鋪開銷錢糧三千金，約費十萬金矣。上見冊，曰：「安用許多？」遂欲巡視京城云云。勅禮兵二部：「嚴舊例，二祖至今無有也，以事項非至尊所宜親。一二祖列宗豈不注念城池哉？各有司所故耳。」茲于八月廿六、廿七兩日，親履內外城。兩簿之整嚴，軍容之辟易，非草莽人所得指點。但內外城脚，沿衢擺設戎裝軍士，約用六十萬，一切在京人等、京營主將，俱已厚值僱其侍立，厥役無人，貨鬻無人，各衛衛闈如矣。又大內所發于金吾一應衣飾器用，恐備臨時指取，非數之可計；其

一事一物，又非止一人可值。如蕭大亨之武蔭蕭松菴，錦衣僉書也，內止派其領值醬色縐紗深衣一襲，尚衣局派發爲單，爲夾，爲花樣各別，爲身袖長短大小，共九十件。每件黃包夾板，一人捧之，則用九十人矣。色色皆然，幾萬萬人爲之趨跽奔走者兩日夜，究竟于城工一無所益。遙望祿米倉漕糧露積，繫計臣二人于獄，後杖斃其一，汪明際是也。明際，寧國人，戊午孝廉。

是舉也，斃兩事外之人。戎政尚書陸問禮之僕，以戎政禮宜驂乘，其僕仰窺膳品，一銅拳椎死。僕固陸所不欲其隨身者也。

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圖數十里之城，城亦安足恃哉？卽有修葺，亦兵、工二部事耳，豈萬乘所宜親履者？且自天子以至軍民，數十萬衆奔走兩日夜，服用移繞于外。亂亡之兆，已于此見矣！

266 黃道周七不如

十月，定東宮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燻，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鄭。」有旨責其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腸？若同將話來。于是道周復疏辯，謂：「臣與鄭鄭同爲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鄭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爲怯，臣心愧之也。每執筆不能明白，輒思鄭鄭，以爲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此自矜，亦以此分規，非

爲累臣地也。上念道周起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交讓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鄭鄴語，謂其意見偏，寢之。給事中馮元、臧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魏呈潤，號倩石，龍溪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給事中。傅朝祐，字右君，江西臨川人。萬曆壬子解元，天啟壬戌進士，授中書。庚午選兵科給事中，陞刑科。丁丑以諫言革職下獄，賜杖卒。當給事中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獄，莊簪獻以言時弊降黜，朝祐申救曰：「皇上之逮二臣，不啻風雷之振秋籜，視之若輕；而舉朝見逮二臣，不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又劾太監王坤，併咎首輔云云。

267 鍾譚

鍾惺，字伯敬，號退谷，湖廣承天府景陵縣人。父一貫，以貢爲武進訓導。惺爲諸生十二年，嘗不利。萬曆癸卯，舉于鄉，庚戌成進士，授行人，改工部主事。上疏請南，得南禮部，督學福建一年，以父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不起，卒于家。惺貌羸寢甚，性深靜，不樂與俗人接，或時對面坐起，若無睹者。同官飲集，衆方歡洽，獨渺然若失，無酬酢賓主禮，人以是陽敬而實深忌之。然亦由是得謝絕人事，尚積思于書史。當是時，歷下久死，耶那亦沒，楚公安之書盛行，其意以詩主性情，期自適，何空取古蹟襲爲？遂與同邑譚元春取古詩至唐，爲詩歸一選，剝新領秘，別開堂奧，奮筆去取，讀之，足使夸者去浮，鈍夫長慧。而持先進典型者不悅也，因刻爲書，反覆破之，惺笑而不問。當改南時，儼秦淮水閣，

閉戶讀史，有所見出入輒筆之，久漸成帙，題曰史懷。于古人多所翻駁。每游人午夜棹回，曲倦酒盡，兩岸寂無聲，而猶有一燈笑笑，守筆墨不收者，則嗒然伯敬也。東南人士以此稱真好學者。所至名山川必游，使蜀，歷三峽。入東魯，登高觀日出，過閩，陟武夷，盤桓忘返。年四十八九，以爲讀書不讀內典，如乞丐食，終非自饜。男子住世數十年，不明生死大事，貿貿而去，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楞嚴，著如說十卷。没之前三日，告于佛，受五戒，法名斷殘，發來生願而沒。時年五十六。生平簡易，不治威儀。嘗游虎丘，遭兩公子見侮，羣壯作提擗鬪勢，亟趨避之。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肅衣冠，書幣恭謹，以文字稱弟子，則向人也。爲細閱其文，不復言，其人大慚而退。子肆夏，年十四爲諸生，穎邁，先卒，惺竟無子。所著有隱秀軒集。

公書既行于世，諸評斷小語，皆布流海內，竊附者或僞託以傳。當詩歸初盛播，士以不談竟陵爲俗，王李之幟，幾爲盡拔。及其後，遂吐棄厭薄者。然而劉莠除孽，表章幽遺，矜微之功，又曷可少哉？

譚元春，字友夏，少喜言詩，頗規摹昭明選體，落筆輒肖。已，復去之，學盛唐。時鍾伯敬禮部不易許可，獨推元春，引爲莫逆交。會同安蔡復一分憲楚中，伯敬爲言譚子，蔡得其詩文讀之，亟稱善，至躬造元春寒河，談讌終日，于是聲名益盛。既傷風雅頹喪，始敢于浮誇，中傷于險僻俚俗，遂與伯敬爲詩歸一選，期在澹永，海內稱鍾譚，由此且目之爲竟陵體矣。久困諸生，西安徐日久令江夏，深賞其文。錢唐葛寅亮督楚學，拔元春，稱「逸才出羣」，擊節嘆異。後貢禮部，入北闈，試不偶，是時名遍天下矣。所

若書流行國門，羣少年稟爲師匠。而元春性喜游，又遭遇坎坷，偃蹇不得志，不能俯頭角，猥從籬壁間呻吟，則愈縱其氣于舟車。所至追尋佳山水，躡屐扶筇，窮極幽勝，著之篇詠，一時名流豪雋，相與把臂接應，談論風生，其車服聲伎玩好諸費，俱取足贈遺。久而歸，歸卽復游。性本孝友，傷其先人早逝，母日老，雖善游，時歸定省。母弟五人，皆嫻筆墨，互爲師友。母兄弟妹，食必同席，人直供一日。薄暮，取酒相對，談學業世事，母喜出聽，自置餅餌蔬醴，佐元春兄弟酌談，問辨以爲樂。而元春困頓久，性不柔耐，嘗嘆息曰：「何必富貴爲！」然而感慨多矣，中懷橫集，屢起屢抑，始信「據枯食檟而死不悔」之難也。生平最深知如鍾、蔡，又相繼淪沒。天啓丁卯，年且踰四十，始爲主司李明睿拔楚闈第一，天下莫不喜其雋而悲其晚，且冀幸詩能窮人之說，或以元春不驗也。隨丁母憂，服闋，一上春宮，不第。取莊生南華訂之，篇有評，署名遇莊。丁丑，赴公車，抱病，卒于途。所攜篋中書無爲收者，強半散失，海內聞而悲之。督學高世泰祀之鄉賢。

北略一書，多誌時事。而鍾譚無事可誌，亦書之者何？誌其人之可傳也。元春卒于丁丑，故載入此卷。伯敬雖稍前，則因元春及之。予素聞天下有鍾譚，而不得其本末，茲特合書于此。嗟嗟！天下士不知我，與我不知天下士，豈非均爲有生之所深耻者哉！六月十六筆。

268 陝西李自成諸賊

丁丑正月，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河，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

西，與西番合謀。十月，通天星、李自成入蜀，混天猴、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于廣元，斬首千餘級。

269 李巖歸自成

李巖，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巖爲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義。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離，巖進曰：「暫休徵比，設法賑給。」宋令曰：「楊閣部飛檄雨下，若不徵比，將何以應？至于賑濟飢民，本縣錢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巖退，捐米二百餘石。無賴子聞之，遂糾數十人譁于富室，引李公子爲例，不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悅巖，即發牒傳諭：「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特衆要挾。如違，卽係亂民，嚴拿究罪。」飢民擊碎令牌，羣集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共掠。」宋令急邀巖議，巖曰：「速諭暫免徵催，并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猶可及止也。」宋從之。衆曰：「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耳。」宋聞之而懼，謂：「巖發粟市恩，以致衆叛。倘異日復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舉人李巖謀爲不軌，私散家財，買衆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滋蔓難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卽批宋：「密拿李巖監禁，毋得輕縱。」宋遂拘巖下獄。百姓共怒曰：「爲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羣赴縣殺宋，劫巖出獄，重犯俱釋，倉庫一空。巖謂衆曰：「汝等救我，誠爲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衆從之。巖遣弟牟率家口先

行，隨一炬而去，城中止餘衙役數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嚴見自成，即勸假行仁義，禁兵淫殺，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嚴後薦同年牛金星等，歸者甚衆，自成兵勢益強。嚴遣黨僞爲商賈，廣布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不納糧。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予幼時聞賊信急，咸云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嚴也。故詳誌之。

270 王忠軍噪

丁丑二月，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歸。給事中凌義渠論之，詔逮忠人。都。十三日乙酉，命陝撫孫傳庭總理河南。

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勦賊之期，令各撫鎮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從之。

271 賊犯荊州

丁丑閏四月初四日壬寅，以熊文燦爲兵部尚書，總理軍務，督勦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命。五月，鄖襄賊犯荊州，焚荊州墳園。十二月，以戴東旻撫治鄖陽。

272 胡光翰戰死

胡光翰，湖廣鄖陽府鄖縣諸生，性英烈。處鄉里，睹不平事，往往毅然身任之。崇禎十年，流寇猖獗，襄、鄖爲墟。光翰乃約鄉父老，爲撫按陳寇禍，慷慨涕泗，激以忠義，歃血糾集鄉勇，立約束而部署之。自是賊過其堡者，相戒不敢犯。會有奸徒管某者，爲賊導以攻堡，光翰竭力捍禦。久之，糧盡勢迫，援兵莫發，仰天太息曰：「吾糾合諸衆，冀得保全鄉里父老及宗族子弟耳。今事敗，當事素怖賊，脫閱吾等圍急，掩耳床下伏耳，豈能相援？死矣，復何道！」衆皆掩面哭不止。越日，光翰語其徒曰：「吾爲若先，萬一得突圍出。卽不然，吾往以死當賊，諸君乘間走可也。」乃率衆衝陣。戰良久，賊益四面蟄集，力不支，猶手格殺數賊，被創死之。

予聞之楚友云：賊畏死甚于人，諸屠破邑，見衆持挺聚立，卽詭言：「若遽釋挺，當貸若死。」不聽，則亦不敢近，有怒焉馳馬去耳。〔一〕使鄉野小民盡如胡公，而當事者肯犄角救援，則賊安能蹂躪殘破，入無人境乎？胡公敗由管奸，何異李陵事？後先不爽耶！撫議成于熊文燦，樞部楊嗣昌從中主之，遂竭東南之力，不能奏車攻之功，海內困竭，皇陵震動，將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斷送賊手。嗚乎！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恨不請尚方劍戮佞臣屍矣！

〔校記〕

〔一〕「有怒焉馳馬去耳」句中「怒焉」原作「怒馬」，疑誤，此從通行本改。

273 賊擾江北

丁丑正月，總兵秦翼明、楊世恩等敗賊于應山，斬級五百。又逐于麻、黃岡。賊潰爲四，一股西犯德安，一股東趨南直，朱大典馳赴之。俄而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老猶、闖、擧、天等亦自光、固而南會之。蘇松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賊裨離于大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浦、常山諸地，沿江營火，夜燭數十里，饑真、六合人民俱倚檐而立。

當時賊勢如此，江左之急可知，然卒保無虞者，斯豈人力歟？曹丕有言：「大哉江乎！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吾于此益信。不然，東南半壁，爲賊所糜爛久矣。然民之生于三吳，倖全首領于劫運者，亦天也，命也，不可不自幸也！六月十七日筆。

麻城、黃岡二邑屬楚黃州府。

274 左良玉立功驕蹇

丁丑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賊于細石嶺，擒賊首二人。賊潛竄大山中，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凌義渠劾之，詔革良玉職，令殺賊自贖。

六安州屬廬州。

275 賊圍安慶

賊至安慶立營，次日攻城。都督洪正春選卒三千、鄉兵二千，使潘中軍率之出戰，賊合圍而殺之，副將程龍以火藥含笑自焚死，我兵大敗。賊追至城下，圍之。正春白史可法出兵，可法督士民堅守不戰。賊攻城，城上箭砲雜發，傷賊甚衆。苦攻十四日不破，賊乃退。十月，入舒城，參將張一龍勝之于替家岡，獲其頭目搖天勳等。副將孫應元勝之于烏紗山，斬五十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鏖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十二級，賊遁入山。十二月癸巳，賊陷靈璧。

276 陳于王自刎

陳于王，字丹衷，世爲武進人。先世以明初從征有功，授蘇州衛千戶，得世襲。于王幼業儒，身長七尺。萬曆壬子、乙卯，一再登武科，授守備，擒海盜翁元、李稍等，陞崇明都司。復有茶山王、王一爵等倡亂，聚衆數千，窟穴大海、金山、川沙、柘林等地幾無寧日。官兵勦賊于羊山嘴，勢不敵，退泊金山，請檄 崇明添兵協勦。于王選舟師數十艘，戰賊于羊山 廠前，用磨盤銃擊之，賊稍却。已而，復持短刀躍入賊舟，殺賊無數，生擒盜首一爵，餘潰散。當道交章薦之，威名日盛。崇禎初，巡撫曹文衡補遊擊，繼曹者爲張國維及巡按祁彪佳，皆奇其才。時寇氛逼江北，因命于王爲遊擊，守六合；蔣若來爲守備，守江浦，互相犄角，斬賊李乘龍等百人，賊宵遁去。復犯宿松，于王弟國計及包文達、錢士選等，以兵二千人

起剿，賊衆勢大，遂敗績，文達、士選俱戰死。于王不見國計，飛馬殺人賊圍，救出，回至安慶。嗣後水生洲參將程龍及于王等，復與賊戰太湖豐家店。相拒數日，程龍營被賊放火，延燒銃藥，賊掩殺至，于王手執大刀，奮勇先登，如摧枯拉朽。然久戰重傷，諸將意欲規避，翼于王以行。于王曰：「此吾死所也，復何之！」遂大呼曰：「力竭矣！」向北面四拜，拔刀自刎死。數日後，賊退，部將張伯昌檢獲其屍，身如刻畫，面色如生。江浦、安慶爲之立廟塑像。事聞，贈昭勇將軍，廕子以千戶加二級，立廟宣武場祀之。弟國計，號丹廷，有膽智，兩中武舉，累著戰功，擢太湖營都司，擒劇盜宋毛三、朱老虎等無算。後放情詩酒以卒。

經畧熊廷弼嘗稱于王國士無雙，薦授三岔河副總兵。時天啓元年七月事。將赴任，適代應守備張嗣忠至，與之同宴。亡何，張暴卒，而張子誤聽千戶濮定國譖，遂誣于王毒死其父，繫獄。越七年，曹文衡知其冤且才，立釋之，卒殉國難。國士之稱，洵非溢譽也。

277 諸將死難

是年，賊寇安慶，我兵敗走，諸將死事者，程龍、陳于王以外不一，如把總詹鵬衝鋒陷陣，聞兵潰，以首觸石而死；把總王希韓素廉勇得衆，及力盡，猶率部下拔營血戰而死；把總王猷力能扛鼎，殺賊數多，爲賊宋合圍生擒，斃分其肉而死；守備王弘猷勢窘被執，賊喜其技勇，將留之，弘猷不屈，大罵，至于鋸齒斷足，猶不絕聲而死；守備莫顯驊新得武科，不願會試，自請討賊，陷陣而死；把總唐世龍因事已去，

不肯獨歸離險，慶戰馬蹶，被砍而死。千總王定遠經革戍皖，累報獲功，而一目不視，虛擲前勞以死；千總周嘉方一月新婚，慷慨請纓，力戰陣亡；而少婦王氏善哭其夫，卒絕粒投繯以死。其他若張全斌、俞文燮、顧應宗、蔣遠、潘象謙、李靖，俱先後同事死。

流寇發難以來，武臣逃遁者固多，而死事者亦不少。然其名或著或不著者，士固有幸有不幸也。

278 賊陷六合

六合雖斗大邑，乃金陵門戶也，素無城。崇禎九年，巡撫張國維以流寇孔棘，使邑令鄭同玄築城。同玄以財力不逮，止建土城一座。明年丁丑，國維出巡，見而責之，發金辦造磚城，尚未興役，而賊已至矣。初，賊陷廬、鳳等處，雖窟居英、霍，睥睨六合已久。同玄本浙人，素無幹畧，謂賊尚在數百里外，不設備。游擊常某，蜀人，武藝超軼，鎮守本邑，然麾下僅七百人耳。時有永生洲兵與之不協，終日相訐，同玄不爲解紛。國維聞之，賊未至數日，以令箭提永生洲兵，故其守志益懈。浙江御史某將北上，以蘇州賊阻，遣與同玄言：「賊勢甚熾，宜備之。」同玄猶大言：「敝邑兵多將廣，何憂賊乎？」御史走問道，由揚州去。及鳳鶴益甚，同玄猶出諭張大將士之盛，令百姓勿動。然亦疑信相半，偵騎四出，杳無蹤跡。至七月十七日，諸商微聞賊信急，密備餉糧，篝燈不寐。夜半探望，見將士率兵林立，噴噴偶語，忽視諸商民，呼而問故，衆答曰：「聞流賊將至耳。」一把總慰之云：「此訛言也，且有我兵在，若等歸寢，勿憂。」然識者終不之信，假寐以俟。十八日黎明，忽砲聲連震，衆大驚，賊騎由西門突至。時永生洲兵以張撫曾

提，俱無戰志，止將治浦橋焚斷，阻賊不過河而已。獨常游擊率衆數百往禦，中道遁走已半。甫及西門，而賊之驍騎已至。常嚴陣拒之，賊不得入，忽大聲曰：「從東門去罷！」常聞之，令後隊分兵往守。賊見陣動，前鋒十七騎突前，後兵先潰，常知勢不可支，遂大呼曰：「保不得矣！百姓速走，予保南門耳！」且戰且卻，賊騎稍阻，民得奔趨橋南。及常退至浮橋，賊亦隨至。兵悉南渡，常獨殿後，從者僅五人而已。賊直逼橋次，常右手提鞭禦賊，左手拔橋，一驍騎馳至，持刀砍常，常急避馬下，舉鞭撲殺之。羣賊大至，擁馬墮河，飛矢如蝟。常揮鞭，厥聲錚錚然，紛紛兩下。蓋龍津浮橋延袤十餘丈，用板平鋪，而屬以鐵索者。時橋板雖拔斷，鐵索猶繫，常以佩刀截之，賊乃不得渡。然倏忽間一矢中股，又一矢洞頰矣。浮橋既斷，兵與賊距河相背，遙望驍賊立馬上疾馳，雖樓垣高峻，一躍輒登，入內恣掠。有服紅袍者坐輿中，役貧民運取百物。見富室，則取人油浸帶，熱而燭之，遇有藏金，則火輒滅。又以水沃寢室，速燥者其下有金，以土浮耳。其取無遺策如此。凡掠二日而去。先是，賊去六合甚遠，偵騎不遇而返，皆云無賊。及是，充斥于道，不知者猶故戶問賊所在，被殺甚衆。蓋賊殺人，以豈實其腹，與馬食之。馬大肥捷，一晝夜行三百里。如欲破遠城，則近城過而不攻。及遠城既破，始旋兵以取近城。蓋遠者謂近賊之城尚未報破，必不越之而來，往往不爲備，近者又謂賊衆已過，可不嚴守。所以賊每乘人不意而兩取之，計亦狡矣。當時非常之力戰，不獨居橋北者盡罹鋒鏑，即走橋南者亦必供賊之蹂躪矣。常亦大有造于棠邑也哉！厥後行至蕪湖，箭瘡迸發而死，惜夫！鄭同玄聞賊至，箭衣小帽，從役五人，騎而逸去。後以失地事譴罪于典史，殺之，同玄止罷官而已。先叔君衡公時在六合，親遇其難，述此。

六合爲應天屬邑，使當事者知賊勢日盛，豫築堅城，以二千人守之，亦不至于敗。乃既無城矣，復不多駐兵，徒以數百人當十倍之賊，是明以人民委賊也。至愚劣之同玄，賊未至，則不思築城及和兩軍，賊既至，則微服先去，乃猶諉罪逃死，朝廷之三尺安在？然賊陷六合，他書俱不之載，意留都大臣以賊犯畿邑，不便于己，或未嘗實以上聞也。予思天下以賊情蒙蔽者多矣，可謂三歎！六月十八日，六合既陷，被殺頗多，道上白晝鬼號。衆懼，厲聲震喝，終不止。惟大呼曰：「流賊至矣！」輒無聲。又小兒夜啼，父母懼之曰：「勿啼，流賊來矣！」兒亦止。然則流寇之禍，不獨人畏之，鬼亦畏之；不獨老者、壯者畏之，卽小兒亦畏之矣。亦異也！此二事，皆自六合來而述者。

279 誌異

丁丑閏四月初十戊申，山西汾州府武鄉、沁源二縣大雨雹，大者如象，次如牛。是年大旱。

七月，賊破六合。八月後，每日日落時，紅光從東南脚下映照半天如火，對照人面盡赤，約三月餘。時省臣引京房傳謂之「日空」，應兵起。齊魯、吳越占候家謂之「血霞」，則大旱、大兵之明徵也。

是歲，浦口西北山中，有人頭鳥萬餘，皆在伏龍山一帶，身足如鶴，頭縮而不伸，胸前有玄文一道如人面，歇三日後莫知所之。或又云頭似人，披髮長鬚，鄉人見之有驚死者，人皆以爲怪。七月以下二事，出

六合新誌。

予謂披髮長鬚，乃華、彝混一之徵也。觀左傳「被髮而祭」可知矣。

280 清兵

丁丑十年二月，清兵破朝鮮，國王李倬走，命總兵陳洪範援之。壬申，清兵自雲從島至鐵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尋陷皮島。

明季北略卷之十四

崇禎十一年戊寅

281 玄帝降乩

正月，翰林及都察院接出聖上平臺，詔百官起大數問天下事，仙降云：「九九氣運遷，涇水河邊，涇水河邊，投秦人楚鬧幽燕。兵過數番，寇過數番，搶奪公卿人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拋閃。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數載即息，紅頂又將發烟。虎兔之間千戈亂，龍蛇之際是荒年。聖上又問，玄帝書云：『等閑不管閒，漢朝將相在眼前。』」

「九九氣運」，言運之將盡也。「大水灌魏」，應決汴梁事。「失秦川」，應失西安事。「紅頂」，應清
朝來也。末二句言戊寅、己卯即該大亂，庚辰、辛巳該大荒也。語語應着。觀此，則知世之治亂，莫
不有數存焉。六月十九。

282 張任學改總兵

戊寅二月，河南巡按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先是，任學覲得巡撫，且欲薦丹陽知

縣張放，因極詆諸鎮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及承茲命，意大沮悔。尋被逮。

283 城蘆溝

二月，城蘆溝，名拱極城。太監督役，掠途人受工，民力爲憊。城既成，向北京一門題額曰順治門，向保定府一門題額云永昌門。數之前定如此，異矣。批云：細書二行，乃乙卯十月四日西蜀李處水述者，時在京觀見也。

去京四十里，西南有蘆溝河，本桑乾河也，俗又呼渾河。有橋跨蘆溝河上，爲蘆溝橋，金明昌初建。「蘆溝曉月」爲京師八景之一，所城卽此，至于掠途人受工，民力竭矣。况是歲十月，高起潛兵敗于蘆溝橋。苟無其人，雖有堅城，亦安足恃哉！

284 黃道周經筵應對

三月，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少詹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又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勦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上因釋之。三俊爲司寇，敝衣一筐，囊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

285 曾就義兵食對

戊寅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曾就義對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卽稍從加派，以濟軍興，未爲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卽有勦餉、練餉之加。

道周謂餉不煩別求，就義則云加派濟軍，君子、小人，義利之分如此。然就義一言投契，卽拔第一，思廟好尚可知矣。

286 楊嗣昌論災惑

戊寅四月己酉丑刻，災惑去月僅七八寸，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歿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貫後宮，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災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災惑，明年與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野見災惑。誠欲修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若修刑。」楊嗣昌繼援引，出何典記。其言欺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

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嗣昌復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諂。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按紀畧：四月十六日己酉夜，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至五月初五日丁卯夜，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云云。予少時每夕見月角一星煥而赤，相距五寸許，竊疑何若是之近也。越三日，仰觀如故。或語予云：「此星在月上，大不佳，當主天下亂。」予心誌之。

287 何楷劾楊嗣昌忘親

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七月，嗣昌母服纔五月，有旨：「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關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井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黃道周上言：「朝廷卽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憚。

288 黃道周平臺抗辯

七月，召羣臣于平臺，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

「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疏，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鄭，臣始歎息絕望。鄭杖母，行同梟獍，批云：惡鳥爲梟，惡獸爲獍。喻其食母，殘獸食父。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鄭。」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爲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大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諛諂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修職業。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給事中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俱謫調有差。

289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戊寅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上言：「臣任清澗知縣，于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胤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等奪門斫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

擒。神一元破寧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過天星、老獮、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敘；縱一股即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末之有也。上是之。

抵掌而談情勢，不滅伏波聚米圖，賊在目中矣。雖末路敗名，而其言不可廢也。十九日下午筆。

290 陝賊勦降略盡

五月，奉總督洪承疇尚書辭，仍以侍郎總督左光先、曹應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至八月，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略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限五月盡賊，而八月即盡，何其速也！維時賊分流半天下，曷嘗勦降盡之乎！不過走犯他方耳。上以速期，而下即以速應，大抵然矣。六月二十日筆。

291 豫楚屢捷

戊寅正月，巡撫常道立奏賊犯鄧州，焚燬周王八營。總理熊文燦報賊困英山，合九路之兵會勦，賊從德黃一路潛遁。楚撫俞應桂速問。豫撫常道立招撫闖闖等。闖場天本名劉國能，性至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晉撫宋賢奏混十萬等賊，乘虛窺渡，攻剋五塔、圪塔等寨，攻圍陝州等處，官兵禦卻之，賊拔營遠遁。二月，官兵三戰三捷，敗賊于鎮平縣，生擒草上飛、獨脚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間、光山等處，結連曹操及托天王、整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來商城、固始界，欲上穎、霍等處為度暑計。太監盧九德分布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抵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天經又敗賊于黃福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光先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又大敗之于饒良鎮。嗣是官兵又敗之于宜陽、連莊、雍家莊、林家莊等處。左良玉又大敗之于高坡，混十萬帶傷遁，妻子囚執入省。混十萬本名侯世範，亦旋降。九月，內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立擊之于鄧，監軍張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之于襄、承、隨、棗、汝、許。十月，張任學又敗之于高莊。賊南北無路，轉戰敗逃，凡曹操、革裡眼、托天王、過天星等賊在豫在楚者，無不分頭鼠竄。

鎮平縣屬河南南陽府。鄧州亦屬南陽。棗陽縣屬湖廣承天府。

292 王燾隨州自縊

王燾，南直崑山人。萬曆戊午舉人，崇禎時爲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戊寅二月，賊首張獻忠合衆數十萬圍城，燾親冒矢石，斬獲千級，城守益堅，賊有「隨州紙城變作鐵城」之號，移營遁去。撫按交上其功，爲守禦第一。後賊挾恨，復以數十萬至關廂。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燾身被數創，猶率家人巷戰。勢不可支，始北面再拜自縊死。時朝廷咎燾以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弘光時始諡忠愍，又與蔡忠襄懋德立祠其鄉，賜名雙忠。蔡亦崑山人。

293 張獻忠請降

戊寅正月，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張獻忠尋請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爲盜，洪範捕獲，異其貌而釋之。至是懷舊恩，乞降于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効，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狡而多計，羣賊每以爲的。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遲延不能決。獻忠寄家口于穀城，人據守之，分屯羣賊于四郊。

鄖西縣屬湖廣鄖陽府。穀城縣屬襄陽府。良鄉縣與涿州俱屬北直順天府。

294 羅汝才乞撫

九月，熊文燦次于襄陽，遣將擊賊于雙溝，大破之，羣賊四逸，惟曹操獨留內浙山中，守險自保。文燦檄左良玉、陳洪範招安羣賊。十月，清兵敗高起潛于蘆溝橋，京師戒嚴，召孫傳庭于陝西、洪承疇于三邊，于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賊曹操聞之，謂爲勦己也，率九營從鄜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大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言于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授游擊將軍，令諸將宴于迎恩官署，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汝才既撫，分屯羣賊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爲官，並不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羈縻，檄汝才解散脇從，簡壯勇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爲聲援。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將俟民問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鄖地，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阱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此實蕩平之機也。」

295 清兵入燕齊

戊寅二月，清兵攻宣平府羊房膳堡。九月，召西人大舉分入。副總兵丁志詳、竇藩等來援，清兵稍引而南。冬十月，盧象昇襲之，不克。甲辰，高起潛兵敗，京師戒嚴，召各撫入援。十一月初三辛酉，京師閉門守。癸亥，掠良鄉、涿州。初九丁卯，薄景州，入高陽，少師孫承宗死之。己酉，入衡水、武邑諸

州縣，又破威縣，殺家居翰林王建極，至內丘，知縣高翔漢力守，乃退。甲子，薄德州，分道渡河，合于濟寧。十二月，盧象昇戰于賈莊，敗績，死之。改洪承疇為遠總督。至明年二月，清兵捆載而東，迂道北還，西至清山口，總兵陳國威于喜峰擊却之。

景州屬北直河間府。衡水、武邑二縣屬真定府。威縣屬廣平府。內丘縣屬順德府。德州屬山東濟南府。濟寧州屬兗州府。高陽縣屬北直保定府，隋之滿洲是也。

296 孫承宗殉節

孫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庚戌，取士錢謙益等。乙卯，主考應天。天啓元年，陞少詹。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尋遷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二月十二日也。廣寧淪潰，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畧遼東，請築重關于山海關之八里舖，謂：「外關即破，內關尚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爲工四千餘丈，爲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承宗曰：「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勢必大亂。」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役遂罷。自請行邊，上御門臨送，賜劍坐蟒。既蒞任，開屯築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得精兵五萬。凡經營四年，關地四百里。魏忠賢與羣小畏忌之，誣左袒東林，五年，勒致仕歸。崇禎二年，清兵入，特起原官。辛未，十七疏乞休，賜金幣馳驛歸，以力謝款議，與樞臣熊明遇、首輔周延儒之議左也。戊寅十一月十二日，清兵薄高陽城，承宗率邑紳誓死登陴，顧土城低脆，外援不至，清兵晝夜環攻，石盡矢竭，力不能

支。承宗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各自逃生。」家人環泣不忍去。城既破，潛兵掖之去，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闕叩頭，叱持纜者趨，俄乃絕。年八十。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聞，先帝震悼。薛國觀斬其卹典，弗肯與。久之，南都追贈太傅，諡文忠。承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殷動牆壁。年三十餘爲舉子，游塞下，知要害。凡史官在禁近者，皆俯躬低聲，涵養相體，謂之「女兒官」。承宗獨不然，講筵獻替，務爲激切剴直。所著文集一百卷及弔二十五忠詩行世。

297 盧象昇戰死

戊寅，象昇丁外艱，會北兵入，麻衣草履，奉詔督師。陛見，上叩方畧，奏曰：「臣意主戰。」上變色，久乃憚，曰：「朝廷原未言撫，所謂撫，乃外廷之議。」象昇曰：「敵之所患，著著宜防。逼陵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二可慮；分出畿南，剽發旁郡，扼我糧道，三可慮。厚集我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上壯之，命出與楊嗣昌議。象昇一主戰，嗣昌消沮，訖訖不能語，徒戒勿浪戰。象昇起別，還昌平，令諸大帥各選勁，約于十月十五日夜分，四路十面襲薊，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者斬。觀軍使遺書泥之，謂：「聞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且奇師尤宜用寒。」種種阻撓。象昇疏請分兵，嗣昌撥宣、雲、晉三鎮屬之，號稱二萬，以短兵氣。象昇刻期戰，誓師鞏、華，淋漓慷慨，涕泣如雨。嗣昌不能平，思阻之，擬稟令赴，就總監高起潛。象昇不赴，嗣昌遂疏云：「敵南下，督應赴，就監，敵未下，監應赴，就督。」象昇歎曰：「樞部

不過欲總監撓我師期耳！」志甚。會嗣昌赴軍中，厲聲責數沮師養患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袁衣引締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真以尚方劍加吾頸耶？」象昇曰：「尚方劍須從己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言：「從來無撫議。」象昇曰：「周元忠赴北講撫，經數日往來，始事于劉門督監，受戒于樞部京營，通國共聞，將復誰諱？」周元忠者，賈卜雙髻人也，與遼人熟識，故遣之。北兵云：「此事重大，何無專官？遣廢疾來，直玩侮耳！」欲斬元忠，乞哀乃止。當是時，象昇加尚書級，兵氣盛，旬日間克復州邑甚衆。嗣昌忌功，輒從中止。編修楊廷麟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養成，宗澤隕恨。國有若人，非封疆福。」疏上，謫軍前贖盡。象昇謂廷麟曰：「敵勢盛廣，兵趨之，不走陵，即走京。我京兵寡食乏，不戰，敵益輕我；戰，即生他端。公爲我往真定，與撫按乞糧，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矣。」遂統騎五千，上下千里，三軍乏食，空腹而馳。象昇哀懇疾呼莫之救。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于是拔寨起，兼程至賈莊屯營，率五千人擊北兵，射一騎。北兵合圍進，呼軍疾馳，奔衝入，北兵退。象昇諭將士曰：「今雖勝，彼必憤，集諸騎乘吾，爾毋怠。」越明日，北兵率衆衝我營，象昇顧左右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卒摧之，不勝，且卻。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往。象昇奮刀入，擊殺十餘人，身中二矢二刃，呼不已，曰：「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馬驅陣亡。時戊寅十二月十二

日。從死爲僕顧顯、掌牧楊陸凱。踰四年，詔贈戶部尚書，諡忠烈，予祭葬，賜廕，恩禮有加云。一云象昇與嗣昌不合，援斷糧絕，軍士飲冰七日而無叛志，困甚。象昇服小軍衣，尚書印縛肘後，被流矢死，與洪承疇立廟北京，四時致祭。

象昇所以死有六：一與嗣昌相左，二與起潛不協，三以弱當強，四以寡擊衆，五無餉，六無援。然後五者皆嗣昌奸謀所致。雖然，殺象昇之身于一時者，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載者，亦嗣昌也。君子正不必爲小人咎矣！

宣興陳生語子曰：「象昇父雅與一地師善，爲擇一地于山，四圍皆石，惟中獨土，名曰石山土穴。及啓土，下有一石筍，其鋒如劍，堅不可去。地師命置柩于上，且曰：『後世當出顯官而忠者。』盧父曰：『子爲忠臣，亦何不可！』遂葬之。出象昇、象觀等兄弟。」然則地師亦非常人也哉！六月二十一日筆。

298 劉廷訓吳橋死難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以歲貢選河間之吳橋訓導。戊寅十月，北兵入，與令堅守。三月，初以偏師來，輒引去。已而，盡銳力攻，令鎚城遁去。廷訓入學舍，麾其妾，趣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名增者于所善僧隆賈。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二日夜，城三隅擾亂，獨城南晏然。北兵肉搏而登，如牆引射，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于屢，猶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髯奕奕奮舉。喪

之歸也，諸生數百道哭，小民皆剪紙買漿以奠。時年六十有五。

299 鄧籓錫不屈

鄧籓錫，字晉伯，號雲中，南直金壇人。初生時，父和臺夢馭鶴人昇一孩，曰：「是子超超，籓輔之苗。西山其類，東山其高。」因名籓錫。年十七，讀巡遠傳，流涕終日。天啓辛酉登賢書，崇禎甲戌成進士。當知兗州時，但攜一稚子一妾以行。抵郡纔四十餘日，北兵數萬已集城下，乃請魯王曰：「臣聞城之不守，皆由城內貴家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寡人傭子登陴擊柝，遂多敗事。王能出金以犒死士，城猶可存，命猶可保。不然，大事一去，玉石皆盡矣。」王不聽。籓錫自出金勞介士，夜鎚城下，發大砲，擊殺千人。北兵力攻南門，總兵某內應，城遂破，被縛。北帥加刃其頸，曰：「不降醢矣。」籓錫大罵不屈。北帥怒，脇令拜，籓錫故翹其足，乃先斷其一足，支解而灼之。其妾携一子自投于井。事聞，贈太僕寺卿。甲戌中，時夢蹕一脚，負牆而立，至是始驗。

300 孫士美深州自刎

孫士美，號濟如，南直清浦人。幼奇穎絕倫，讀書日十行下。每屈指古人，至唐張中丞、宋李侍郎等，歎美不置。父誦亦勗之曰：「凡爲烈士，當如是矣。」天啓辛酉鄉薦，累上公車輒報罷。士美憤然曰：「烈丈夫寧以一第榮哉？苟獲膺半秩報君親，差不負平日自命古人意足矣。」當世士大夫，豈乏取高

第，登要津，而碌碌以終，不自表見，等于尋常無聞之人者哉！卒以孝廉謁選，采鐸舒城。自論文課士外，絕無竿牘私。舒固彈丸邑，然江、淮孔道，亦南北一要衝也。甲戌正月，賊渡河而南，江北大震。久之，賊焚正陽，去舒二百餘里。未幾，困六安，去舒僅百里。又未幾，賊且薄城下。時邑令謁淮在道，士民洶洶，城無固志。士美冒矢石，督戰守，自聞變以至賊退凡七十餘日。夫廬屬八邑，肥、六俱有高城、深溝、屯糧、衛卒，獨舒斗大孤城，懸處四衝之地，兵餉兩絕。然卒以獲全，不至爲虜、巢續者，士美力也。丙子，以前績擢知深州。戊寅十一月，渌沱冰合，清兵三萬薄城而營。十三日夜，率死士段容嗣等襲之，斬其帥。十四日，來攻益急。十五日卯刻，昇雲車數十，緣城東南，攀堞直上，又督將士格殺無算，勢稍卻。忽用矢以火射城樓，烈焰烟騰，守者迷眩，不知所爲，因乘勢力攻，城遂陷。士美北向拜，自刎于城之蕪蕪亭。時父訥在署，年七十餘，聞之歎曰：「吾曩者以忠孝勉若子。忠孝無二致，死忠是卽死孝。吾卽未拜官，然以子貴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謝君，并何以謝吾子！」頃之，亦遇害。一家死者十有五人。事聞，贈太僕少卿。

301 宋學朱濟南被圍

宋學朱，字用晦，號旭初，南直長洲人。崇禎庚午舉鄉薦，辛未成進士，初授南工部主事，會有鑄錢差，差之事吏爲政，弊若搏沙，一洗滌之。每日：「把絲易紛，處脂易膩也。」戊寅，巡按山東，疏彈楊嗣昌、唐世濟等。八月，出都。十一月，巡歷章丘。會報北兵入省，遂星夜冒圍馳入濟南，未至，北兵已過

德州。而省城標兵三千，先隨巡撫遠駐北直，城中止留老弱鄉兵五百及萊兵七而已。學朱至，親率司道登城捍禦，時以奇兵出擊，重圍稍解。相守六旬，不解帶，不交睫，頭髮盡白。上求援七疏，時楊嗣昌爲樞輔，留中不報。高起潛擁精騎翔隣境，不發一援。北兵數十萬薄城。城外西北隅憑水爲濠，險固易守，獨東南一望平沃。與兵使周之訓親守南門，身犯矢石，北兵不得上。每醴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歡飲達旦。己卯正月初二早，北兵攻西北城甚急，雲梯擁上。學朱率卒躍馬，循城而西，衝鋒救援，刃中于面，被執不屈，乃懸城樓之竿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尸遂燼。之訓亦死之。撫按請卹，嗣昌劾怨不許。弘光初，贈大理寺卿。子三：長德宸，次德宜，又次德宏。德宜，順治乙未進士，編修。德宏，辛卯舉人。

或云己卯歲學朱曾歸，族人欲見之，夜卽起城遁去爲僧，實未死也。六月廿二筆。

302 鄧謙磔死

鄧謙，字少于，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幼慕于忠肅公爲人，每誦其集，至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等語，輒祈凡狂叫，因自號以見志。崇禎戊辰成進士，戊寅爲山東參政。是冬，濟南再困，授袍登陣，露立十晝夜，矢盡石窮。俄而登兵千餘人援者爲內應，忽大風晝晦，城陷。謙手架大砲，執勁弓，斬射多人。既力不支，被執磔死。母黃氏，匡民問，亦不食死。兩子俱殞，爲擒去。逾年，仲子自北逃歸，甫十歲，與觀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諡忠毅。督學高世泰，徵入鄉賢祠。時有劉化光，濟南歷城縣人，與

子漢儀俱孝廉，破家守城，率鄉兵巷戰，格殺無數。尋以大隊環攻，箭如飛蝗，化光弗御。及城破，化光頭砍三刀、腰中二鎗、背中數箭，漢儀亦頭砍三刀、身中七箭，死之。同時又有李應薦，東昌府恩縣人，進士，授御史，以欽案削職歸，捐資募勇，登陣守禦。比城陷，應薦身中一鎗，猶率家丁格鬥。及被執，厲聲大罵，斫二刀斷一指而死。

303 廬州芝蔴湖浮碑記

清明時節開花，四野干戈亂如麻。夫子一齊回去，胡兒一個歸家。空中現出一枝花，死在西江月下。若要四方寧靜，殺到洪基便罷。

304 又碑

熒惑犯南斗，八九年來天子下殿走。江東界上虹光起，河北黎民日日憂。且莫愁，且莫愁，紫薇高照晴心州。直待月露化當道，天下英雄盡出頭。

是歲三月，新鄉雨黑水。「熒惑」句，應是年四月有熒惑之變。「八九年」句，應甲申十七年事。「虹光」句，應弘光也。數之前定如此。

305 蘇州井中鐵匣

崇禎十一年戊寅，蘇州承天寺井中屢有白氣沖上，使人人井淘之，得一鐵匣，封緘甚固。發視，內

藏心史一部，自宋端宗起，迄元成宗止，皆言宋政寬厚及元人殺戮等事，乃宋末鄭思肖所作。思肖，字所南。是時端宗景炎止三年，帝昀祥興僅二年，餘卽元世祖至元三十五年、成宗元貞十三年耳。所南史內所載數十年事，俱書景炎幾年，不用至元、元貞等號。所南名思肖者，思趙也，自矢今生不能復趙，願來世與趙云云。時蘇州巡撫張國維見而異之，梓行于世。然則心史作于三百年前，而出于三百年後，天蓋隱示以明之將復爲宋也歟？

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實承正統十六年，則心史約三十餘年事。此書一時盛行，須再覈其起止。

306 錢肅樂和心史詩併跋

徒胡枯奴論

肅樂，字希聲，浙之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時爲太倉知州，和鄞所南心史韵十首，止錄其六，併有跋一篇附後。張、錢二公，一梓其史，一和其詩，厥後品節亦不愧所南云。

一

崖山舟覆已無徒，四面江河盡屬胡。井火沉劉烟欲斷，隰苓思美望終枯。衰年殘夢依吾主，冷眼狂歌罵逆奴。鈔鈔霜鋒書井底，心光血字豈容渝？

二

時事知非夢亦徒，年來每飯未忘胡。十三門裏秋聲冷，百二關中王氣枯。欲逐龍輿歸帝子，願消虎穴走匈奴。子山饒有江南賦，吟罷凄然不忍渝。

三

嘯呼山澤與誰徒，短髮蕭蕭愧曼胡。錦里湖光風霧慘，帝城月色管弦枯。銅駝荆棘先悲汝，蟋蟀平章不鬥奴。坐使腥風污草木，忍看龍劍匣中渝。

四

未忍烟波絲釣徒，獨攜一劍賣風胡。馬嵬道上春雲暗，凝碧池邊秋草枯。七日申胥能復楚，三年文種乞爲奴。英雄定有陰符策，不信夢夢天意渝。

五

殷戈猶未倒前徒，向日鳩行遍解胡。金策賜秦天尚醉，銅人遷鄴水爲枯。獻符盡是稱功德，却帝何人笑婢奴。獨有誓詞延萬劫，石風金火不能渝。

六

燕市長吟豈酒徒，筑聲欲借抵強胡。動人鐘鼓書猶在，沸地笙歌骨已枯。三輔道旁爭待漢，隴西

門下駙降奴。烹魚誰是同心者，舊苑芝蘭應未論。

叫呼日月狂偏甚，痛哭英雄淚欲枯。四海無王遠戴宋，一腔有血肯爲奴。……

魂號故國血應碧，淚灑西風鬢欲枯。有恨難騷托湘水，無情錦句覓奚奴。……

卿泥小燕爭歸暖，戩翼寒蟬獨集枯。筆續春秋書讀楚，匣開風雨勢驅奴。……

西山探蕨歌猶壯，東魯悲麟筆幾枯。……

士君子不可一日遺心史之事，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文字召妖，口舌戰血矣！金鑠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亦經矣！亦圖錄矣！晉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丁之護矣！心之重于人也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治，士大夫皆崇尚節義，歲以戊寅，而鄭所南心史見于承天寺井中。撫公張大人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余以暇日偶覽斯編，成詩十律，豈敢附吟咏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觀者，得位置希聲于行道乞人之列足矣。

〔校記〕

〔一〕按所錄實有十首，唯後四首未全錄而已。

八月十六日，吾錫飛蝗蔽天，自西北來，往東南去，凡六日，至二十一日止。十月廿六，打搶汪中
| 初家中罄盡。

明季北略卷之十五

崇禎十二年己卯

308 內臣

正月，敘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磨錦衣衛百戶。七月，以司禮監太監張榮提督九門。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屢蔭子弟，頻用提督，內臣聲勢亦赫奕矣。雖戒勿接朝士，其能禁乎？六月廿三新秋筆。

309 王承恩哭夢

上屢夢神人書一「有」字于其掌中，覺而異之，宣問朝臣，衆皆稱賀，謂賊平之兆，獨內臣王承恩大哭，羣臣愕然，上亦驚問，承恩曰：「皇上赦奴婢不死，始敢言。」上曰：「汝無罪，直言無隱。」承恩奏曰：「以奴婢推之，神人顯告我皇，大明江山將失過半。」上詰之，承恩叩首曰：「蓋「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而觀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殆大明缺陷之意。神人示以賊寇可虞之幾矣，願皇上熟思之。」上不懌。或云朝臣徐某推夢吉凶，亦與承恩之說同。

310 鄭二陽兵餉對

三月，召參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卽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曰：「臣見州縣多破殘，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僉都御史。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又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贖地，毀淫祠，括絕田充餉。初，戊寅十一月，括廢銅鑄錢。至是己卯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嗟嗟！言利紛紛，總非大道。

311 建設齋醮

己卯四月，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塚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驅馳西域，可爲鑒戒。」不聽。

312 京城浚濠

四月，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尚綱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甌水足

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人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孰若用之于嚴疆，使敵騎不得躡入哉！不聽。

313 吳昌時恨薛國觀

六月，考選科道，左懋第等給事中，詹時雨等試御史，吳昌時等并各部主事。昌時首擬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以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薛國觀所爲，恨之。

314 磔鄭鄭

鄭鄭，常州橫林人。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鄭薄于宗達，宗達因揭其杖母蒸妾，溫體仁人告，遂逮鄭下獄。此崇禎八年十一月事。至是己卯八月，磔鄭于市。先是，宗達揭後，中書舍人許謙奏鄭不孝瀆倫，又與體仁疏合，囚詔獄。刑部尚書馮英會問，奏稱：「據原參，謂鄭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直指鄭之杖母也。又稱「鄭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其徇私，着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鄭罪，擬辟，上命加等，故磔于市。鄭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體仁欲借鄭以傾震孟、道周，嫌駁逾重，而鄭居鄉多不法，遂罹此慘禍。

聞鄭家居時，來往者莫不重其名。一日，宗達子說入泮書，爲鄭奪去，宗達謂輕己，憾之。黃道

周雅重鄭，攜夫人過，嘗宿其家，見鄭妻布衣，內室惟列紡織具，佯作道學狀。又事母極恭。夫人告道周，道周益賢之，而竟不悟其偽也。

315 鄭鄭本末

天下事起于微渺而情涉婦人者，其禍發也最大而烈，如鄭崧之敗名，身是也。崧爲進士鄭振先之子，進士鄭振光之侄，大宗伯孫淇之壻，大學士吳區之甥。年十八而舉于鄉，二十八而成進士，選庶常，揭大璫，一時聲譽峻峭而鴻遠。乃崧幼時心非母氏之妬，及其長也，見母氏之虐于婢，尤虐于垂髫之婢，益甚非之，甚至不欲見且聞，棄家離母，躡足深山者三年。時有巫嫗者，能降神，爲來生禍福挽休咎，婦女翕然信之，不啻大士之敬，閻羅之畏也。崧欲挽母氏之殘虐而卽于寬慈，謂非可口舌爭、利害陳也，惟惜神道設教因果報應之說，庶可以改革之，遂敬延其嫗以與母相見。嫗則設壇升座，兩炬煒煌，初憑而俯，繼呻而噫，忽張眉突眼，雙掌震几，作漢語而呼曰：「鄭門吳氏還不速跪！」崧欲尊其說而聲母氏之聽也，急先母而跪。母以崧讀書明理，素囑強于鬼神之說，今且懾服致跪，而悔禍之心大萌矣，亦繼崧而跪。而嫗于是歷數虐婢之含冤，冥訴之多詞，母則不欲其繁指也，嫗則漢語揚聲以實之，又嚴察速報以恐懼之。崧急下轉語曰：「固知罪矣！今惟求解罪。」嫗固不可，母則百其顛至地，沾其淚滿襟矣。崧則下直語曰：「陰司現今作何果報？」嫗曰：「罰他十幾世爲苦婢，大限只在百日內，其死婢十幾位，作夫人以蔽之耳。」由是母顛之下直如搗蒜，聲從淚出，惟命求解。崧則又下

轉語曰：「果報與現報孰重？」嫗曰：「現報十倍之矣。」峯陽曰：「今求現報以消冥愆，可乎？」嫗曰：「折算耳。」母懇求，嫗曰：「惡疾耳。」母懇求，嫗曰：「減食失明耳。」母又懇求，峯陽爲之中解曰：「現前賜杖，受責之後不蹈前非可乎？」嫗曰：「子係貴人，說准允從。」爾母過世仍爲一品夫人，諸婢亦超生去。「母則喜從天降，俯伏請杖，雖百奚辭。嫗曰：「應杖八十。」心服改過折半，子貴親榮饒半，痛打二十，以贖前罪。」而執杖爲峯陽，又出自巫語，于是杖母之說遂成鐵案。時在十八歲四月初旬事。

至其媳也，爲辛未進士韓鍾勳之女。鍾勳授長沙府湘陰縣知縣，三年中飲冰茹藥，將行取矣。忽一日上府考察，小轎出于曲巷，前導拿夫衝人刺史節隊，刺史取而笞之二十。韓亦不甚介意，復回寓所，更其從人，再詣巡方之轅門，凡州縣之候見者，俱蟬集鵠候，共駭何遲？對以前故。時辛未榜有八人在中，而蘇、常四府又居其六，各忿然震怒曰：「以老類知府而欺吾將行取之知推，非世局也。彼決在此候見，亟取其吏書人役，各責四十板以懲其冒妄。」時受責者五人，而板則二百矣。知府不能容，傳鼓哀稟，哭訴辭官。後各隨隊進謁，獨湘陰縣還其揭帖，不得面陳。停府三日，方在調停，而知府以氣厥而死，子竟出執命狀，巡方不得不白簡從事。韓亦歸而杜門，悶躁之極，夫人忽發舊疾，數日告殂，原止一子，年已數歲，聰慧異常，亦于斯時痘癘，韓則困守內衙，悲懼數日亦死。或云：一月前，斫截一株極大老樹，樹根流血，身便不快，此又事之有據者。其女向允峯陽之子之聘，今自湘陰歸，雖無父母兄弟之可依，尚有乃祖之可恃也，自應聽其祖翁鞠育，乃峯陽則以湘陰之歸幣，爲子舍之裝奩，年尚未笄，托言童養，掃室以居之。從來隨嫁之婢女，自應年卑于主，然亦必選擇勤慎，如孀于禮，訥于口者，方得相

宜遣侍，今則闔門從人，糧糈無分矣。遠歸從嫁，奸貞莫辨矣。船載捆携，多寡成人矣。李下之嫌，固當凜如秋肅。童養之言，亦不宜親形口角，使新臺有因。然則韓女之自經，踵父母兄弟之劫運；峯陽之被讒，緣婢妾奶姆之雜處也。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

至姦妹一事，峯陽不幸有此妹，又不幸而此妹復適于錢氏之子。婦人無行，何所不有！人之好談無行之婦人，何所不加！此歐陽永叔因一詞而營其失行也。若爲峯陽白此議也，其惟質之神明而可。

峯陽諱鄭，常州橫林人，壬戌科文震孟榜進士。文甫就職，上聖學疏，會留中，鄭又論之，謂「留中不發，必有伏戎援輿之奸」。時魏學初萌，遂降級調外，各閒居就里。後先帝登極，俱還職，文已大拜，鄭猶里居。計後登極，在廷在野，歲月均也，稜角不無太露，而兩院之重情關說以千百計者，必歸之；方面有司黜涉，憑其一言，覆命計典，時必先爲請正，而後送閱其本稿。又諸生科歲，儒童泮取，督學之所嚴重，其關節者，片紙靈于勅語矣。名高厚實，兩踞其巔，天且忌之矣。又以伊勇孫洪老屢微不起，需之偕行耳。七年七月，洪老以大宗伯召，擬出山，由水程進，峯陽則從陸而赴闕，忌孫者因而忌鄭，以孤孫之黨，竟繫獄。時大金吾吳孟明引二子庚臣、世臣，卽于禁獄授教，先課一藝，擊節讚賞，決其登第。孟明極其奉之，供膳服御，精腴逾至尊，在峯陽一人人口之費，日必罄六金。參之者發其杖母也，竟無訊讞之期。淹至三年，京師夏旱，諭各衙門陳弊政，宜寬抑，吳孟明奏曰：「臣衙門寬抑，自有法司平允，非所敢預聞。但有幽禁三年，無人爲之雪理如鄭鄭者，或當釋放，以召天和者也。」疏入，則蒙極嚴之旨，謂：「杖母逆倫，干憲非輕，如果無辜，向無人爲之申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從公回話。時臺

中三人：劉光斗、劉呈瑞、王章也，正在憂虞，而光斗內艱之信至。適有武進落魄生員許謙，與管紹寧同入泮，無聊至京，會際考武英殿中書，管因取許，每月支俸米一石，一無事事，猶未題授實職，非官而似官之流也。主計者代爲草疏，實其杖母，再指姦媳、姦妹以佐之。其疏先一日奏進，于劉則曰：「臣本世家子，父母譟讀，寸晷爲惜。自六歲從師，至二十歲聯捷，從未敢一刻擅出書館。鄭鄭之事，窗外無聞也。」王則曰：「臣本農家子，離城百里，鄭鄭之事，係宦室閨門，草野耳目，實未聞見。」兩疏後一日封上，預屬政府于許疏法司嚴訊。劉、王則曰：「已有旨了也。」初審覆疏，以「事屬影響，言出謗忌，革職太輕，遺戍太重，惟候聖裁。」旨以刑杖未加責備，殉問官褫之，繼則嚴苛索詳事。因破情面，衡律例逆倫罪數，法無輕賈矣。旨意尚以親屬未經面質，議擬猶然疏縱，獄案未定，滿奪降罰，且次第于西曹。至十二年八月初六日，凡詞中之男婦老幼，聽勸于公庭。韓媳之祖，以望八之年，匍匐嚴刑之側，詢其姦媳，但云：「一憑法臺明斷，餘皆不敢出誣枉二字。大辟竟成矣。」韓翁甫出，殞絕輿尸矣。至二十六日黎明，鑿割之旨乃下，外擬原不至是。許謙是早來，促同往西市，俗所云甘石橋下四牌樓是也。時尚無一人，止有地方夫據地搭廠，與堅一有丫之木在東牌坊下。舊規，殺在西而割在東也，廠則坐總憲、司寇、秋卿之類。少停，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內藏貯鐵鈎與利刃，時出其刀與鈎穎，以砂石磨礪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聲亦嘈雜殊甚。崇陽停于南牌樓下，坐筐籠中，科頭跣足，對一童子囑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院未到，尚緩片刻。」稍停，從人叢中昇之而入，遙望木丫，尚隔其，這是何說者連詞。于極鼎沸中，忽聞宣讀聖旨，結句聲高：「照律應劓三千六百刀。劓手百人，羣而和之，

如雷震然，人盡股慄也。砲聲響後，人皆跣足引領，頓高尺許，撲擠之極，亦原無所見。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見有丫之木，指大之繩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後，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丫巔，衆不勝駭懼。忽又將繩引下，而塞陽之頭突然而興，時已斬矣。則轉其面而親于木，背尚全體，叢而割者如蝟。須臾，小紅旗向東馳報，風飛電走，云以刀數報入大內也。午餘事完，天亦暗慘之極。歸途所見，買生肉以爲瘡癩藥料者，遍長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氣節、功名顯宦，竟與參朮甘皮同奏膚功，亦大奇矣。

鄧在獄，以萬金乞周奎通皇后關說。一日上入宮，后曰：「聞得常州鄧，語未畢，上即目視之曰：「汝在宮中，那裏曉得鄧？」后懼而止。鄧聞將磔，執筆畫一大圈于紙上，如乾形，已而塗黑，無些子白，其意謂有天無日，蓋怨上也。鄧幼時遇一瞽者，善揣骨，初云翰林也，遞及脛，訝曰：「翰林而骨碎，何也？」後必有刑。鄧體最肥，頗似豕形，故喜財色。一日駕舟下鄉，富家有訟事，欲取之，其人始之人，即鍵戶扁扉，引至密室，置凳一、刀一、鹽盆一，欲殺之，鄧大駭乞命。久之，書甘詞而釋，所乘舟亦拔起焚去，衆聞而快之，鄧終不能害。鄧以母故，慈父披荆，避居浙之某寺，鄧以青年從之，飲食起居無不同也。里中諸少年疑僧之徒爲尼，欲執之。令聞至寺，見振先卽下拜，衆大驚。蓋令乃振先之門生也。同時有錢用光，與父鉞甫爭婢事，以佩刀誤刺之。用光以祖厝，爲應天州判。又有陸自嶽，令廣東還，經山中，妻被盜掠，自嶽佯言死。後其妻歸，自嶽繼之。三姓同里，故鄉人作口號云：「毘陵三鳶角，杖母、弑父、殺妻。」

316 郝敬卒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湖廣承天府京山縣人。父承健，以鄉薦爲肅寧令。母夢大蛇若龍，嚙左腓入腹而妊，生敬，五歲卽工偶句。萬曆戊子舉人，己丑成進士，令永嘉，以治行擢禮科給事中，疏論輔臣內官，遂謫江陰令，致仕歸。年四十，卜窆窆，作輓歌。至七十四，召行家擇日卜地，盛衣冠髮爪于櫬，荷鍤兆所，告后土，請以今年爲死年，今辰爲葬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啟坎，子婦逮下，徹緣素冠裳，葬槨而封，樹石自題，明給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匣，函著書三百二十四卷以殉。刻生葬文，告姻黨。至己卯，年八十二，冬日，蚤起衣冠。哺，忽不擇，命內外掃，沐浴，隱几坐，草札別友人，稱「郝敬頓首絕筆」。親朋錯愕來，戶外屢滿。危坐木榻，拱手爲別，語止，笑乘鎗車出。至西山，從容下輿，索筆題堂柱曰：「升沈難定，但深壑藏舟，夜半憑誰有力；來去自懸，如驚風飄瓦，天公于我何心。」少頃，屬續而絕。

公謫江陰，題聯于庭云：「坐上有嘉賓，談笑風流吳季札；江干逢逐客，交游意氣楚春申。」又咏詩十章，多感慨不平意，勒于君山，有「酒逢歡笑無天性，思至哀吟有鬼工」之句，邑人誦之。予昔應試澄江，嘗攜筆登山，摹其六以歸。六月廿五筆。

317 陳繼儒卒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南直華亭人。少英異，好讀書。長，長于詩歌、文辭，頃刻萬言。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八，裂其冠，投呈郡長，有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揣摩一世，直如對鏡空花；收拾半生，皆作出山小草。」一郡驚其言。當事勉留，卒不聽。退而躬奉菽水，結茅小崑山之陽，修竹白雲，焚香宴坐，豁如也。父歿，哀毀欲死，負土爲壘。弟之子、姊之孤，賴之得存。時顧端文、高忠憲招繼儒入講社，繼儒曰：「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所知交遍天下，四方求文者，履日滿戶外。然絕妄漁，愧干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存一綫於天壤，寧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躑躅公庭，必爲雙鶴所笑。」郡守李三式其廬，謝不見。既，李以事去，繼儒送之千里，勞藉如平生歡。而方岳貢尤神交二十年。一時撫按交章奏薦，請照吳與弼例，特行徵聘。屢奉命旨，固辭不就，惟與山水爲緣。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晨，非操柯龍潭，卽卜築曠野，一時名姝驛客，輻湊而至。或匿菴葭蘓藻間，長歌短笛，鷗鷺驚翔，累日經旬，興盡方止。己卯，病卒，得年八十有二。藏無餅金，惟留遺編數卷。未歿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速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羣從雁行洗爵，次第而獻，如俎豆狀，繼儒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饘，歌愈悲，酒愈進，繼儒喜而起舞，簪帽以花，婆娑佻達，盡醉乃罷。將瞑目，又暢言無鬼之旨，鼓掌大笑而逝。所著有秘笈品外文集幾百卷行世。

當啟、禎問，婦人豎子，無不知有眉公者，至飲食器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其與黃思白交最厚，在前詰中，又比沈石田之于王文恪公云。先是，王徵君隱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游在公卿

間，差似眉公，而蒲輪不就，爲巖穴光，眉公加人一等矣。

318 術士鄭仰田

鄭字仰田，惠安人。少樵魯，不解治生，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面黧黑，補衣百結。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而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泣于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天啟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從人，從王，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已而，拜蕭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焜與闈黨吳淳夫有郤，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從口，非其人吳姓乎？」曰：「然。然則何如？」仰田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闈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就坐。闈指「囚」字以問，羣闈侍列，皆愕貽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闈大喜。仰田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闈勢益熾，俞少卿密扣之，仰田方晝卧屋梁下，上有斷綆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闈果自經。丙子冬，前知錢謙益有難，自闈來吳，復入燕，爲刺探獄情緩急。時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謂謙益曰：「七日彼當下位，公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後一一不爽。己卯春，謂家人曰：

「明日有羣僧叩門乞食，具數人殮以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羣僧至，飯畢入坐，端坐而逝。

惠安縣屬福建泉州府。

319 左良玉破豫賊

己卯正月廿五日癸未，河南巡撫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鳳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三月，良玉大破賊于南陽府之內鄉縣。上聞其兵淫掠，責之。四月初四日辛卯，良玉再破賊于河南之鎮城。廿三日庚戌，賊李萬慶率衆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

前卷載常道立招撫劉國能，出遣聞，此載良玉二月破賊，國能降，出史畧，年月頗異。或去年道立招國能，有就撫意，至是又爲良玉所破，其降始決耳。非一書自相矛盾，蓋並誌之，一以傳疑，一以俟考也。餘亦倣此。六月廿六筆。

320 張獻忠復叛

己卯三月，漕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廬巡道湯開遠有舒城三捷，賊漸西奔，張獻忠、曹操因入房、竹山中。房縣、竹山縣俱屬湖廣鄖陽府。初，獻忠假官兵旗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適至，疑而召

之，獻窘，逸去。良玉追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眉心，一箭釘其中指于弓靶，獻倉皇間，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良玉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襄陽府之穀城縣，戊寅正月初九夜，破之，出示民曰：「本營志在匡亂，已逐聞兵遠遁，本營釋甲歸朝。」乃拘耆老具結。遣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枚，賄熊文燦請降。〔一〕文燦許焉，以僉事張大經監其軍。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圃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云：「園蔬茁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通糧地耳。」其設施如此。良玉謀于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旆，欲誘執獻，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于城內。獻恃文燦，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索月餉，且請繩、陝、廬、靈、閩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己卯春，獻忠叛形愈著，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彰露其事，使獻知之，強留良玉飲餞，稽延時日。獻從容盡運兵械入房山，文燦始催出兵，則獻已叛矣。是時文燦招撫十三家賊，蜂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撫徐一範謂「可勦之機會，與能勦之物力，都從撫裏錯過。」良不諍也。五月，獻忠既叛，殺穀城令阮之錫。之錫臨歿，瀝血書絕命詞。羅汝才九營並起，應獻忠。獻忠脅御史林銘球上書求封于襄陽，〔二〕銘球不從，遂殺之。七月，張、羅二賊合于房縣。良玉聞變，曰：「經畧縱虎負嵎，使我櫻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令旗至，即冒暑進兵，遇伏，大敗而還，失其符印。良玉列其狀，上革文燦職，良玉亦降職，令殺賊自贖。

錫紳徐調元戊寅令黃岡，嘗云：「獻既就撫，文燦疏奏留中不下。獻性如猿猴，不耐久靜，營于城

外，將几案疊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環不已，如教猿升木，無一息停。雖天性好動，亦借此自練，併以練士卒耳。時文燦疏久不報，獻從將十人馳入城，問縣令阮之細曰：「廷議云何？」阮迎其意曰：「將軍不日大拜，且封侯矣。」獻乃去。如是者數次。已越月，疏終不下。獻偵所請多不遂，乃密謀叛，復馳入縣，詰阮如前，阮驚恐無措。獻知其謬，大怒曰：「汝誘我耶？」阮顧左右曰：「抓他頭來！」即斬首去，遂叛。

「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宋人之言，若爲文燦輩寫照！

〔校記〕

〔一〕「乃狗養老具結」至「賄熊文燦請降」句疑脫「獻忠」二字。

〔二〕「林銘球」原並作「林鳴球」，今據前文及明史卷三〇九張獻忠傳改，本篇後同，不另註。

321 房景春父子死節

房景春，字和滿，南直江都人。萬曆壬子舉人。崇禎辛未，就教鹽城，罷歸，遷黃州照磨，署篆黃安。甫二日，而賊掩至，誓以身與城存亡。戰守八晝夜，賊遁去。戊寅，陞房縣知縣。時熊文燦招九營，大寇交斥鄖屬，而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介馬人房，逼據西關。景春知事不可爲，與主簿朱邦聞、遊擊楊道選內修守具，外定盟書，苟安旦夕。己卯五月，張獻忠突入房。蓋獻忠已破穀城，縣令阮之細

死，遂乘勝鼓行而西，而新插三營羣起響應，城中兵羸餉缺。景春血書寸紙，遣人鎗城出求救，不報。獻忠逼讓城，景春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也。」賊益攻，景春發砲殲賊，賊以棺覆首，四面環圍。守門指揮張三錫爲內應，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景春被執，勸降不從，命拽出斬之。子生員鳴鸞抱父屍哭罵，賊復手刃。僕陳宜亦被殺。朱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事聞，贈景春太僕寺卿，鳴鸞與陳宜俱附祀。

死忠死孝，日月光昭，景春、鳴鸞之節烈矣！至若道選、邦聞，寧與令君同日而死，不與叛逆同日而生，豈非皆不二心之巨哉！

322 楊嗣昌代熊文燦

初，熊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敗，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上甚慰勞之。八月十七日壬戌，命嗣昌督師討賊，賜尚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九月初五日丁卯，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手勅嗣昌三爵，賜以詩，勸于文廟，親賦鷓鴣歌二首贈行。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兩。出師之隆，莫盛于此。御史張省堂請著爲令：「有創爲無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府鎮帥，以誤國論。」疏入，嗣昌弗善也。嗣昌首倡聚斂一議，加勸餉三百萬兩，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以致民窮盜起。至是，力以滅賊自任。冬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丙子，拜左良玉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爲請于上，故有是

命。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踵襲文燦招撫故智，謀以鄖事委鄖撫袁繼成，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巧諂，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爭傳笑之。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不可收拾。嗣昌妄聽楊卓然之說，謂「獻賊難圖，革、左易撫」，輒思舍難就易，檄左良玉趨皖，駕言「川中零賊，不足復煩大兵」，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猶飾稱鞭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匿不上聞，而又虛設捷級，動云寇不足慮。澧州知州蘇瓊等死于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羣賊愈無所憚。當是時，楚撫代罷不常。戊寅十一年六月，逮楚撫余應桂，以方孔炤代之。至十三年正月，逮孔炤，命宋一鶴代之。十二年己卯四月朔戊子，鄖撫撫治戴東旻免，以王鰲永代之。至十三年，罷鰲永，以袁繼成代之。代易紛紛，迄無成功，只爲猾賊笑耳。

嗣昌抵任以下，兼十三年事在內，因上文而併及之耳，閱楚撫一行可知。

323 賊問

十月，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賊每避其軍。是月，賊多購蘄、黃人爲間，或携藥囊，著蔡爲醫卜，或談青島姑布屋家言，或爲緇流黃冠，或爲乞丐戲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流毒四境。

324 蟒蛇倉碑

南京蟒蛇倉無風自倒，內有石碑，劉基題云：「甲申年來日月枯，十八孩兒闖帝都。困龍脫骨升天去，人堂羣鼠暫相呼。中興帝主登南極，勸王俠士出三吳。三百十年豐瑞足，再逢古月紹皇圖。丕、丕、丕！八月中秋絕，呵、呵、呵！此時纔見真消息。」

己卯歲，我鄉傳誦此碑，咸云天下將亂矣。不出五年，語語皆應，豈非數歟！六月念七筆。

325 誌異

二月己巳，保寧天鳴。三月，高淳旱蝗。冬十月，彗星見，諭停刑。十二月十三日乙未，蕭縣山鳴。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飢。

七月二十五日，吾邑飛蝗蔽天，所集之地，禾莖立盡。當事設法捕捉，斗米易斗蝗，小民爭捕之，或焚或瘞，不啻萬萬計。餘種未殄，民猶苦飢。

十二月，吾錫南門網船婦，一胎生三子：初九日生一，初十日生一，十一日又生一。亦異事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六

崇禎十三年庚辰

326 賑民

閏正月，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饑，發帑金八千賑真定，發帑金六千賑山東。二月，風霾亢旱，詔求直言。三月，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又賑京師貧民各錢二百。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饑民。九月，命有司祭難民，絕暴骸。冬十月，出帑金萬兩市舊棉衣二萬，給京師窮民。

己卯、庚辰之際，中外交訌，上念窮民罹災，蠲賑屢下，而有司執法侵蠹如故，真可恨也！六月廿六筆。

327 策貢士

三月，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閏正月，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耻？」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耻，則功業自建。」媿媿數百言。藻德，通州人。

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至是優拔第一。

新進士召對，上特拔趙玉森等五人爲翰林，周正儒五人爲科臣，吳邦直五人爲御史，俱批「應對詳明」。又拔呂陽等十三人爲吏兵二部主事，俱批「應對稍明」。賜下第舉人無錫華廷獻、江陰徐亮工等爲進士，時稱「欽賜進士」。

太祖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學士。洪武十八年，始定翰林官制。永樂二年甲申科，擇會元楊相等五十一人，及善書易流等十人，俱改庶吉士。次年正月，復命解縉選庶吉士楊相、武進段民等二十八人于文淵閣肄業，時人謂之「二十八宿」。舊制，庶吉士問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自萬曆十一年癸未李廷機榜，始令每科考選，以二十二人爲額，故數科來翰林官至百餘員，皆無所事事，惟揚揚長安道上，拜客飲酒而已。崇禎甲戌、丁丑兩科，始不選庶吉士，以知推有異政者擢入翰林，亦制之一變也。至庚辰新科進士召對，上問：「君有難，當云何？」錫人趙玉森對曰：「萬歲，臣殉死。」上領之，因問四事，玉森對且泣，遂拔翰林，時稱「欽賜翰林」，旗杆半黃半朱，衆榮之。或云：故例，每科翰林選十八人。惟兩京及浙各選二人，餘每省一人；每科選科道，每省一人。凡有大政，必合十三省人酌議，故備知天下得失，此制之善也。及崇禎辛未以後，始不考選，惟取知推爲翰林、科道矣。迨癸未科，復考庶吉士。後乙酉隆武立，復改庶吉士爲庶宰士云。

四月，命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吏部考選不列舉貢，特命貢士并歲貢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

命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材。

明制最重進士，可仕至六部。進士中，翰林爲最。一人翰林，則不屈膝，雖拱揖，腰背不甚折，所以養相體也。舉人止可仕至太守而已。故進士觀舉人頗卑，雖同處不甚款接。至歲貢廢官，又無論矣。若武職則微甚，雖大至總戎，自文臣視之，抑末也。思廟命科、貢兼取，可謂一洗舊習。然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得毋更矯太甚乎？

328 黃道周廷杖

庚辰四月，黃道周以前召對忤旨，謫江西布政司都事，巡撫解學龍薦舉之，疏例下部，聞有簽貼其旁激上怒者，上遂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遣緹騎扭逮。道周先還閩，聞信，馳詣南昌，諸士紳慰問，不答；陰釀金爲贈，不納，觀者皆哭。至京，與學龍各杖八十，下刑部獄。黃景昉趨視之，道周創雖重，神氣未損，獨以虧體辱親爲言。越數日，戶部主事葉廷秀救疏上，杖一百，削籍爲民。廷秀，濮州人，講程、朱學，與道周初未相識。疏上，自分必死，旂尉至，卽與偕行。將拜杖，言笑自若，覽杖者亦爲心折。道周久繫，醫治稍痊，而太學生徐仲吉又上疏曰：「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慧，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

并劾通政使施邦曜。上怒，下獄，亦杖一百，論戍。復詔道周、學龍對北司簿，仍卽家逮廷秀。廷訊日，葉問：「孰爲閩黃公者？」道周、學龍皆恨相見晚。北司帥逼供黨與，煅煉極酷，無所得，謬指數員塞責。有臨山諸生朱永明者，持百錢將遺仲吉，亦在繫中，並送部擬罪。

按旂尉至南昌，閩郡惶懼。姚知府面送公禮五百金，又私禮三百金。夥長袁從先一百金，又錦衣酒席，折程、折席共三十金，又分犒金吾管家及長隨六人二十餘金。時舅氏、慎三、胡公爲司李，六月十六送三十金。蓋道周爲沈延嘉之房師，沈又爲舅氏之房師也。姜曰廣送六兩，楊廷麟送二十兩。餘如臬司吳、守道潘、高安令蔡、豐城令郝等，俱有助金，約千兩。有諸生彭士望持走京師，爲黃、解部中用。部內不取，彭攜還，絲毫無染，送黃夫人，夫人以大義辭之。送解家，解不受。繼送舅氏，舅氏以爲公費，竟無所私焉。此一役也。可謂江右之高義，亦可謂千古之高義也已。六月二十八日筆。

329 徐石麒對三事

五月，召廷臣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對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上是之。

330 薛國觀免

庚辰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遂于丁丑八月得入閣，上頗向用之。至是，擬

諭失旨，議處致仕。上嘗語國觀朝士婪賄，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慎其陰事，以至於敗。國觀既削籍，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跡，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亦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

331 李振聲請限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井田之制善矣，然不可行于後世也。限田之議猶有井田遺意，亦終不能行者，以利于貧賤，而不便于富貴耳。

332 禁蕪

蕪草，本邊塞軍中所用，一可棲陽，二可辟寒。庚辰，北郡嚴諭禁之，而營軍卽于諭下陳几市蕪，其無忌如此。是歲無錫令龐昌胤亦禁蕪，有人種少許，治之，用賄獲免。時天旱，俗謂龍畏蕪避去，故呼爲「回龍草」。

333 李自成敗而復振

庚辰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衆散器盡，其部下俱降。自成竄漢南，秦兵蹙之于北，左

兵扼之于南，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千騎衝圍而南。時河南大飢，飢民所在爲盜，自成自鄆、均、走、伊、維，飢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十一月，陞陝撫丁啟睿總督陝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十二月，自成攻永寧，陷之，殺萬安、王朱繼，連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李巖爲之謀主，賊每剽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咸歸附之，勢益盛。先是戊寅，張獻忠、羅汝才九股在房、竹山中，自成來附。獻忠謀殺之，自成覺而逃去，入蜀。己卯，自成自川潛渡入豫，取洛陽。

一云：戊寅，自成寇襄，敗于左師，奔穀城，獻忠資以甲冑，走均。均賊王光恩降朝，勸與之俱，自成不應，去之郟、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楊嗣昌搜捕之，自成潛逃洛下，飢民從者數萬。

上云己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爲是。但一云獻謀殺自成，一云獻資自成甲冑，則又疑謀殺爲確。蓋張、李是兩不相下人。六月廿八日筆。

均州屬楚、襄陽府。永寧、宜陽二縣屬豫之河南府。

334 楊嗣昌駐襄陽

庚辰閏正月，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從之。二月十三日甲子，給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驢馬一、棗驢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三月，嗣昌次荆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

以副將猛如虎將之。日望撤各鎮內監還京。

335 羅汝才入川

二月二十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五月，汝才與過天星等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已而賊陷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之合。

按天啟元年，敵攻瀋陽，諸將吳文傑、周敦吉等救之，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邦屏戰死。三月，四川蘭賊奢崇明倡亂，遂據重慶府，已而復陷遵義，一方震驚。石柱宜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敵厚遣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留銀，進兵圍重慶。夫瀋陽戰死，邦屏烈矣，抑男也。至良玉，不過一女子耳，昔圍重慶，今援夔州，其忠勇不愈于鬚眉者哉！六月廿九筆。

大昌縣屬四川夔州府。

336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六月，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圍獻忠于太平縣之瑪瑙山中。獻忠食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歸者，盡殺之。未歸者，詣劉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斬首萬級，掃其營壘，擒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繁等，送襄陽獄。獻忠攀籬越嶺逃去。

良玉前射獻忠眉心，此又擒其妻孥等，可謂一快事。獨是徐、潘爲獻之腹心，既獲，卽宜誅之，以

絕禍本，乃猶送獄以緩須臾，致賊得生奸計，竊所不解，豈畏獻乎？抑欲招獻乎？苟畏獻，則徐、潘爲獻之謀主，斬之，獻無主矣；若欲招獻，亦姑留妻孥足矣。且獻當日破郡陷邑，殺人如草，雖親王不免，凡有心者，恨不食肉寢皮！顧當事猶惜其妻子，護其黨與，謂之何哉？

圍獻，史畧載二月事。

太平縣屬四川夔州府。

337 楊嗣昌奪印歸印

五月，江北賊陷羅田。羅田縣屬黃州府。六月，副將軍賀人龍等，合秦、蜀諸軍擊賊，大破之。七月，賊小秦王等相率降于楊嗣昌。獻忠、汝才謀渡川西走，諸將會師擊之，營于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至。初，嗣昌以左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制，而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屢破賊有功，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爲請于嗣昌，嗣昌乃密疏于朝，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聞瑪瑙山之捷，復奏留良玉佩將印如故，別加人龍職銜，須後命，人龍快快。良玉知之，意亦恨。當獻忠遁伏山中，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缺望，遂遠巡不復深入，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癸亥，人龍兵噪而西歸。己巳，官兵敗績。

九月，羅汝才、過天星之人川也，凡九股，是時嗣昌已降其八，遂飛章以聞，敕賚文武將吏有差。十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二十五日壬戌，又陷劍州。川兵追之，敗績，執四將以去。

劍州屬四川保寧府。

338 吳卿論兵弊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善偵走，嘗日馳二百里，餽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勇敢，啣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339 張獻忠圍桐城

陳石舫，樞陽文士。樞陽鎮距桐城百三十里。庚辰，獻忠駐廬州、六安諸處，去桐城三百餘里，時樞楊猶寂然無恙。忽鄉人謂石舫曰：「君能飲吾當告以機事。」石舫問之，其人曰：「近得密報，獻忠不日且至，君應速走。」石舫猶疑信參半。不意談笑間，賊騎已充斥于前矣，一晝夜行三百里。九月七日，立營于黃山谷讀書臺。臺在山巔，可以眺遠，焚掠三日，凡殺八千餘人。壯勇者驅之攻城。時獻忠大隊距桐城五里，結營困之，使偏裨分掠鄉民充軍攻城。其驅掠之法，以精銳十人執戈前率，使所掠之民隨行，又以武士十人押後，復令騎兵十人左右分列，操刀催督。苟前者已過，後或不續，即殺之，衆懼，疾行。驅至近城，解入老營，雖千百人，不過三十騎督趨。獻忠坐營中，每人審問，如答應詳明，即留下，文人多不殺。賊有四大營，獻忠居中，老營外駐三營，猶如鼎足，環護老營。三營者，一名前營，二名中營，

三名後營。獻忠戴尖毡帽，服織錦胡桃花衣，軟靴，布毯于地而坐。眉間有箭瘡爲患，時出膿水，二美人侍側，以白綾方數寸，遮而拭之，既拂，輒棄綾于地。頃之，眉心復濕，仍拭如前，無一日間。箭瘡卽戊寅歲左良玉所射者也，至是已三年，猶時時迸裂。左右騎將二十人，佩刀隨護，碗酒大肉，席地傳飲。時九月初十，爲獻忠生日，各營頭目及本營諸將，皆稱觥上壽。優人侑觴，凡作三闕：第一演關公五關斬六將，第二演韓世忠勤王，第三演尉遲恭三鞭換兩銅。三奏既畢，八音復舉，美人歌舞雜陳于前。獻忠移時，諸將辭出，獻忠戒之曰：「桐城百姓怨恨我輩，晚間須慎，勿縱飲誤大事。」歎囑再三。諸將曰：「敢不如命！」一揖而退。獻忠自宿老營中心，選美人絕色者二人侍寢。夜嘗不寐，裹甲微行，攜刀巡視，雖左右僕御亦不知所在，其深密如此。所宿之外，第一層，以所掠文士旋繞居之，呼爲相公；第二層，令女子居之，呼爲美人；第三層，使醫士居之，呼爲大夫；第四層，書吏等居之；第五層，勇士固守營門。凡心腹悉隸帳下。有人其老營者，不得遽出。若見文士，則詢其策畧，或當意者，卽授之職，賜以符令，使攻取城邑；如無所能而欲還鄉者，輒殺之。所掠士子，知爲本邑人，盡則與之飲食，命婦人承事，似見寵待。及夜，則慮其遁逸，悉繫之，離鄉三百里，始縱而不縛。所掠童子，教以騎射殺人，日間所遣，夜則點名，問今日殺人幾塊，猶云幾個也。童子殺掠或多，獻忠則喜而賞之；若無所殺掠，卽笞二十棍。由是所至劫殺一空，百姓恨刺骨，俱呼爲「八賊」，而不稱八大王。小卒掠得金銀，悉獻主將，不許私匿。如藏銀三兩，卽殺之，恐有金而逃耳。故貧民室廬既墟，無以度日，皆從之奔掠，用是所至益衆。平居無事，則練習士卒，如十騎兵，卽使十步兵或棍手與之搏擊，擊殺馬兵，卽以所乘馬賞之，以故

騎卒多精銳。時邑令張洪極固守桐城，獻忠攻之，彌月不破。城爲呂蒙所築，外磚內石，堅甚，攻者止能挖去磚而已，不克穿其石也。獻忠掠鄉郭居民，擄土擔石，高築長堤環攻之，城內用砲擊殺焉。賊將屍和土填入，復以利械授民，驅之前攻。城外土墩，幾與北門齊，賊將踰城入，城中大懼，復發大砲擊殺之，邑之鄉人甚苦，而真賊實未傷一人。時總戎黃得功方鎮蘄州，洪極遣人問道求援，得功率衆星馳。獻忠聞之，解圍去，得功追之不及。至今百姓尸祝之。凡獻忠他遁，慮追兵躡至，多以金帛遺地，兵利其所有，亦不窮追，是以大爲民患。賊將去，所幸美人悉手劍之。及抵他邑，所掠美人亦復如前。蓋翠之不能，去之可惜，故其慘毒如此，亦美人之厄運也。當獻忠犯桐城，陳石舫亦在掠中。有湖廣人張義者，昔年同舍生之僮也，至是爲賊將，忽遇石舫，問曰：「相公識我乎？」石舫茫然答曰：「忘之矣。」張曰：「予卽曩時在相公家趨事者。毋恐，會須相救。」已而獻忠點名審問，聞上速呼歸順班聲如雷，有文且才者卽留中。遞至石舫，張義欲脫之，乃白獻忠曰：「此人無所長，且不能徒步，所獲生口反與之用，不如釋去。」獻忠曰：「吾昔日在蘄州，用一人卽破一城，豈有文人無用之理？」顧謂石舫曰：「汝欲歸耶？吾卽送汝歸耳。」石舫信之，俯伏謝。既而引至一所，百姓甚衆，盡殺之。遞及石舫，張義舉手一搖，行刑者一刀而去。石舫血濺衣襟，頽然而仆，然不覺痛，亦異也。時屍橫道左，供馬蹂踐，而張義適至，見而問曰：「相公能咳一聲乎？」石舫嗽之有聲，張義曰：「可救也，喉尚未斷。」令四人舁至私室，且囑曰：「慎勿用膏藥等物，止以舊氈帽邊燒灰傅之，晚間用茶洗去膿穢，久當自愈。」乃去。石舫如其言療之，三月始愈。康熙四年乙巳季夏二十九日，予在樞陽，見石舫項上刀痕環結深甚，詢之，石舫遂詳述前事如

此。且云：是歲元旦大雪，樞陽屋上俱有大人足跡，長可二尺許，衆皆異之，是秋卽罹此變。或謂足跡乃降災之神也。石勗家于山叢中，藏書萬卷，併樓臺亭屋，悉成灰燼，惜哉！

談笑間數百里猝至，所謂「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獻忠得之矣，惜乎用之不善。

前載九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今載九月獻忠圍桐城。賊雖善于馳突，恐吳、蜀萬里，未必一月便能分犯，蓋陷大昌者疑爲羅汝才。不然，或史畧所載之月恐有小誤，此出目擊，斷無可疑。七月朔。

340 楊卓然議撫

十二月，楚、豫、皖兵大集，賊懼，乞撫。初十日丙辰，監軍楊卓然往賊議之。

是歲，賊寇橫流四境，雖時有斬獲，屢報招降，然降黨未經解散，而飢民復相煽聚，勢若燎原，莫可撲滅。

341 誌異

庚辰正月十五日丁卯夜，東方黑氣彌空，連三夕。二月壬子朔，杭州城門夜鳴。

六月初三下午，有轎一乘在街坊抄化，其中有一絕小師姑，身長尺許，跌坐于盤中，大頭、大面、大手，有一道婆托在手中，見者皆怪異之，此妖孽也。問其出處，云從浙省而來。

無錫寶錄云：九月二十三日未申之間，密雲不雨，浙瀝有聲，所雨皆小荳，有紺、紅、黑三種，質甚

堅。民有收之者，來春糞之，有莖而無花實。」

〔校記〕

〔一〕按「六月初三下午」至「從浙省而來」及「無錫實錄云」至「有莖而無花實」兩段文字，原在燕巢篇，今據原注「此應接前語」，移

入本篇。

342 歲饑

七月，饑民叢起，嘯聚大行山應賊。〔一〕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道路梗塞。

時張真人經錫，舟前二牌云：「值日功曹聽用，天下城隍免參。」邑令龐昌胤敦請祈雨，真人謝曰：「此天庭之掌，非學生敢擅也。如愚力量，止有借水幾尺而已。」頃之，水果暗漲三尺，五日復退。真人入崇安寺，謁三清，次謁井及關神，俱行四叩首禮。餘如張雕陽諸神，不一揖也。

是時比年旱歉，穀貴人饑，予隨內父杭濟之先生讀書于洛社，道中青、赤、黑諸色蟲，長可五寸許，縱橫陸畔，幾無下足處，齋噉禾菽。予于杭氏齋中，每啜菹荳粥。六月二十一日，予從先生自洛社歸，經全州巷，扉緊閉，聞破落戶欲取徐氏耳，遂從村後行。南眺數里，烟焰騰升，咸云焚石塘孫氏也，人情嗷嗷洶洶。廿二、廿三兩日，蘇塘橋貧者相聚數十人，抵有米家傳餐而掠焉，聲言將及吾鎮。

于是本鎮亦集二百人，每人酒一碗，肉四兩餉之，荷戈吶喊，南北繞行。未幾，前之劫掠者次第被擒，皆死無算，鄉村稍得安枕，然貧民無生人之樂矣。卯、辰二秋，旱蝗蔽天，俗謂猛將掌，蟲屬，五鄉悉演戲以禳之。男婦田間鳴金呵逐，裳衣建標，予見而歎曰：「此卽斬木揭竿之象，天下其將亂乎。」及申、酉之際，鄉兵蜂起，卒符其兆。然則治亂之間必先有幾，夢夢者自不覺耳。七月初二筆。

正月初六戊午，雷電交作，大雨三寸。時在大寒，尚未立春，冬行夏令，倒行逆施，其災異之應，在是年六月終，爲百姓城中搶米，延及各鄉俱搶。而究其致搶之因，蓋爲自夏至秋，天無滴雨，米價一兩七錢，而大戶又不糶米，激成搶米之變也。

六月初六至初十，五日月下，蝗蟲落落飛過，久旱所致也。七月廿五日下午，飛蝗蔽天而來，自西北往東南，吾錫城中屋上俱盈二三寸，道途父老俱云：「目中未見。」廿九下午，蝗飛三日，至八月初二、初四兩日，蔽天而下。十二下午，落落飛過，晚更甚。是年租稅四五分，白米二兩一石。

六月十七，暑甚。是日下午，饑民燒燬馬世奇房屋一帶，亂拳毆碎頭面，血污滿體，以世奇侵去官糶米銀二百兩故也。鄉紳之體，從此大失矣。十七至二十日，鄉城打搶。十八，各店舖搶米，大戶俱槍。十九、二十，大搶。廿一，各鄉大搶。廿二日，知縣龐昌胤緝拿亂民二十人監處，城中始定。廿三日以後，無日不解審亂民，官打死四五十人，而鄉間打死燒死者無算。此等異變，亦一時之劫數也。七月十五，蘇州圍上有富戶施姓者，不糶官米，百姓各執器械，斬門而入，殺五十餘人，其家立盡。吳下之變如此。當時承平既久，連歲旱饑，民心蠢蠢思動矣。幸江左柔脆，無強有力者起于其間爲之倡耳。

不然，幾何而不豫、楚也！

自「正月初六」以下，乃辛亥四月十三日補書無錫紀事一段。

〔校記〕

〔一〕「太行山」疑爲「太行山」之誤。

343 山東丐婦

崇禎庚辰，山東諸省皆積歲旱荒，流民成就食南都。時書舖廊下卧一秀士，穿舊紬衣，以帕裹巾，傍有少婦，耳垂銀瑤，貌極端莊，度亦嫺雅，見往來者，輒伸扇乞錢。或問其從來，曰：「吾山東巨族女，嫁夫纔五日，卽相携行乞到此。夫亦官裔遊庠，今忍饑冒寒，染病不起，只得坐守待盡耳。」或勸以「何不別適人，可得數十金，調理夫愈，則兩命俱活矣。」婦曰：「與夫節生，寧守義死。况夫病已深，縱有飲食藥餌，未必痊可。夫亡，誓不獨存，奈何徒喪廉耻乎？」或更詰曰：「何不以銀鑄易米？」曰：「此夫家聘物，不忍棄也。」聞者咸嘆服，競相施助，驟得數金。婦乃購一棺藏寺中，視夫一粥，彼亦一粥，視夫不食，彼亦不食。絕粒者浹旬，夫竟斃。既殮，復乞資僱工埋訖，舉衣衽兜土，塚未成而遽暈倒，按之，氣絕矣。路人高其義，共買棺與夫同穴殯焉，耳上銀瑤尚在。

江左貴人妻女失節敗閑、恬不知耻者，觀此掩面矣。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崇禎十四年辛巳

344 薛國觀賜死

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辯袁愷誣劾，出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八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用溫體仁薦，自僉憲驟登政府，欲結于上，會上憂用匱乏，因導以借助，曰：「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徵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衆倡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天折且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

誅中書舍人王陞彥，籍其家。初，國觀以陞彥通路免官，命伺其卯，則陞彥至，執之下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卽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實啟其機。

上臨御以來，誅經畧袁崇煥、唐吉士、鄭鄭、總督楊一鵬、總理熊文燦及兵部尚書陳新甲，賜宰相薛國觀與周延儒縊，可謂英斷矣！

國觀爲大臣，不以正道輔君，而以搜籍進主，害人者徒自害耳。至武清雖富，亦應量酌三四萬金，而遽加十倍，毋乃過乎？况悉聚所有，亦可已矣，猶爾追比，能無寡恩之議耶？七月初二筆。

345 召周延儒

辛巳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等，冀乘間得復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延儒之再召也，其子奕封夢故母吳氏被髮悲泣，謂：「爾父切勿赴京，赴必有禍。」奕封覺，以語延儒，延儒不聽，後如夢言。吁，何如至發不出之爲高耶！

是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諭朝臣「諮訪微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夫召宰相而延儒非其人，論微辟而奇異不一見，非君負臣，實臣負君耳。七月初三筆。

346 幸學

辛巳八月十九日，上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廡，遍閱諸儒先神位，因召禮部侍郎王錫袞、蔣德璟、司成南居仁三臣，諭之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六子格言，即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弘聖教。」

是歲九月，卽彙集六子諸書，開館編纂。至尊崇位號，廷臣多有章奏，孔尚則云：「朝廷多故，未能一時定議，故未卽奉行。」尚則，宣聖六十四代孫，崇禎庚辰進士。

347 內臣王德化

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寧釋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十二月，勅停內操，勅內臣無干外政，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上之所嚮，下趨尤甚，率習儀、稱總督，儼以將相之職授璫矣，雖欲禁勅廷臣勿通，豈可得乎？

348 黃道周遣戍

辛巳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遣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瘵戍，再奏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固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實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圖

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先是疏上，屢嚴駁，聲息洶洶，西曹莫必其命。黃景昉拉同鄉蔣德璟、王家彥謁謝陞公請之，陞太息曰：「死矣，運秋爲幸！」聞之失色。總閣承韓城毒餒之後，餘威尚震。武陵雖以督輔出柄，得遙參直督，遂入爲中樞，同憾道周前疏刺骨。同年費縣、井研誼漠如，滑縣且下石矣。會周延儒新召至，衆喁喁想望風采。道周前于壬申褫職，屬廷儒爲政，頗內愧。至是，諸名流力懇患之，婉爲開釋，得免死，改永遠戍。道周在獄中，手寫孝經百餘本，流傳爲寶。所著易象正一書，直于血肉淋漓、指節垂斷時成之，二十圖、六十四象，正天心，出月窟，自二三高足外，鮮能傳其學者。董生繁露、邵子皇極方之編矣。沈酣易象，晚若前知。其以都事里居，不免繯絏。既就逮，送者有「蕭蕭易水」之咏，道周曰：「無憂，但書完三千紙者出矣。」卒驗。戊楚辰州，取道杭之大滬山，與諸生極論朱、陸同異。過九江，病瘡，更取易象正刪定之，曰：「後世誰復定此者？」問循省身世，中夜酸淒。自己已出，得褫革；丙子出，得繫繫，九死一生，以望六之年，荷戈赴伍，命也如何？此東崖相公黃景昉述。

武陵，楊嗣昌。井研，陳演。

349 李自成陷河南府

附呂維祺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力戰，斬獲頗多。總兵王紹禹兵有呼于城上者，賊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執副使王胤昌于城上，紹禹馳解之，諸軍曰：「賊在城下，總鎮其如我何？」

揮刀殺守陣數人。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入，福王及世子俱縋城走，士民被殺者數十萬。賊焚福王府，執副使王胤昌已下，俱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自成發籓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丁酉，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內官崔升，甫十三歲，勸王寧死勿屈，抱王不去。賊殺王，并見害。王體肥，重三百餘斤。賊置酒大會，以王殖，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王諱常洵，神宗之子。世子諱由崧，即弘光帝，踰城得免，奔于懷慶。又破永寧，殺萬安王。變聞，上震怒，遣總兵王紹禹磔之，籍其家。兵科張縉彥奏：「福王身死社稷，守國大義，日月爭光，葬祭宜厚。」從之。史科章正宸奏：「聞賊從四川來。」兵部尚書陳新甲急奏：「賊自秦來，不自川來。」蓋嗣昌方奏扼賊于川，言從川來，則實在嗣昌也。

呂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府新安縣人。生時有夢月人懷之祥。萬曆壬子、癸丑，聯舉鄉會。初授交州司李，蓮妖變起，交城卒賴以全，魯人肖像祀焉。己未，以卓異徵入，爲吏部郎。天啟甲子，告歸，究心伊、維性命之學，與馮從吾善，從吾每稱爲明道後一人。會逆魏建祠，勒令鄉紳助工，維祺曰：「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深啣之，因曠御史詆維祺講學，將中以危法，適熹廟崩，中寢。崇禎戊辰，言官交薦，起尚寶卿，改太常正卿，陞南京兵部尚書。乙亥，賊自汝寧來，走鳳陽，犯皇陵，折而西，陷巢、蘆江，一支北出，陷潁州。維祺遣都督趙世臣，以兵三百人守關山，潰走烏衣，南京大震。廷議多咎維祺，遂以考察奪職家居。至是，賊陷維陽，被執，大罵以死。贈太子少保，廢一子入監。弘光朝，諡忠節。

南京鑄錢，舊有夾鑄之弊，每爐加私銅數十斤，官與匠分之。維祺謂：「速鑄則利在官，遲則夾鑄多而利在下。」舊三十日一鑄，特改十五日一鑄，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凡兩月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之，鑄速而私錢少。

二月，自成搜掘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辦邵時昌爲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鳳偵知賊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鳳收時昌斬之。

350 錢祚徵罵賊

附唐啟泰

錢祚，字君遠，號錫吾，以舉人歷官至汝州知州。汝爲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萬人依山爲巢。祚徵簡鄉勇衛兵，得千餘人，佯爲城守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谷，抵其巢。賊方縱酒，不爲備，急擊，大破之。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其魁魯加勳等遂降，汝人少休。十四年正月，賊犯汝州，祚徵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二月四日，大風霾，城上以砲擊賊，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祚徵被執，大罵不屈，爲賊擊刺無完膚，乃死。

時有唐啟泰，舉人，官至宜陽知縣。十四年，賊陷宜陽，啟泰不屈，遇害。與祚徵皆掖人。

汝州屬河南南陽府。宜陽屬河南府。

351 李自成陷歸德

三月十六日未刻，自成至河南歸德府，昇砲攻城，終夜如雷。十七日辰時，新城破，舊城遂不守。賊入，將城垣拆毀，悉爲平地。賊營延亘六十餘里，上以白布覆幕，望之如荼，使百姓擔百貨入營中。此歸德難民所述。

352 牛宋降自成

辛巳四月，河南府盧氏縣貢士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李巖薦其有計畧，金星遂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啟丁卯舉人，與巖同年，故薦之。一云乙卯，未知孰是。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爲將軍，又薦術士宋獻策。獻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初見自成，袖出一數進曰：「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人以杖自扶，軍中呼爲宋孩兒。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學，自成信之如神。餘如拔貢顧君恩等，亦歸自成。賊之羽翼益衆矣。康熙九年七月五日未時地震，時在城中採薪齋筆記

353 羅汝才合自成

七月，羅汝才不合于張獻忠，自內鄉走鄧州，與李自成合。時自成有衆五十萬，復得汝才，軍

益熾。

354 傅宗龍罵賊

五月，赦兵部尚書傅宗龍，以右侍郎督陝兵討賊。九月初四日丁丑，宗龍與保督楊文岳，合兵擊李自成，敗績，保定兵宵遁，文岳夜奔項城。宗龍兵食盡，乃殺驢馬餉軍。馬驢復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十八辛卯夜，潛勒兵潰圍出，諸軍星散。賊追獲之，執至項城下，賊呼于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為賊所給。」賊抽刀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斲其耳鼻，死城下。賊獲衣甲器械無算，遂陷項城，屠之。

宗龍可謂志士仁人矣。

項城縣屬開封。

355 劉國能自刎

九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陷葉縣，降將劉國能守葉，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聞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帶小刀，亦刎死。復陷泌陽。

劉國能一門死難，實足千古。所最奇者，八歲小兒自刎，史書所未載，以知賊中儘有忠臣義士，惜國家不能早用耳！七月五日書。

葉縣與泌陽俱屬河南南陽府。

356 李自成稱闖王

自成既入洛，撰九問、九勸諸僞詞，號召羣盜，勾引飢民，遂爲闖王。辛巳，自成獨雄一部，故才改稱曹操營。

予思古之僞號多矣，未有稱闖王者，稱之自高迎祥始，亦字之甚新，而號之創設者矣。或曰：闖者，馬出門也，屬火。國姓，牛也，屬土。以火剋土，故以馬勝牛也。一云：闖者，馬出頭貌。馬出頭，是「主」字在馬上也，取馬上定天下意。然止可爲馬上之主，不能拱坐稱主也，故宋獻策有云：「我主不過是馬上皇帝。」其意亦見及此矣。蓋僞號初設，莫不有數存焉。然迎祥作逆十載，勢既橫且久矣，而世終未聞稱高闖王，僅知有李闖王者，前此猶未甚也。及自成破洛以後而始甚矣。人第知闖王爲自成，而不知始于迎祥，抑第知自成為闖王，而不知始于卯、辰之際也，故特著之，使世知「闖」之所自，與號「闖」之非無說也。七月初六書。

357 李自成兵逾百萬

十年，張獻忠糾諸賊會李自成，河南諸土寇以兵舉赴，自成衆逾百萬。賊兵逾百萬，勢孔熾矣，宗社危如累卵，當時廷臣猶若處堂燕雀，何哉？

晉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勢。」天下之事，勢而已矣。當獻忠在房、竹，自成附之，及自成復振，獻忠又會之，強弱寧有定乎？

358 左良玉屠臨潁

十月，左良玉兵至臨潁。臨潁爲賊守，良玉攻破，屠之，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鄆城，自成圍之，良玉率兵拒守。賊陷襄城。

臨潁、襄城二縣屬開封。

359 李自成陷襄城

十一月，自成復陷襄城，巡撫汪喬年、守將李萬慶死之。喬年號歲星，遂安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提督三邊僉都御史。先是，喬年于陝西發自成先塚，得小蛇，卽斬以狗，誓師進兵。將援鄆城，抵陝縣，時襄城新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生李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自成聞之，解鄆城之圍來迎戰，喬年身中數矢，一軍盡覆，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死，被執見殺，三萬餘衆盡被屠戮。自成深恨諸生，遂剗別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人九家。殺守將李萬慶。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自成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

喬年發墓斬蛇，都任剗骨糞滿，可謂二快。

360 李自成陷南陽

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萬，乘勝圍南陽，數日而陷。總兵猛如虎奮勇出戰，殲賊數千。既城破，猶持短刀巷戰，至唐府門，望北拜，口稱負恩，被賊殺死。唐王遇害。知府丘懋素罵賊不屈，闕室見殺。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關、守備猛先捷俱戰死。太監劉元斌率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仍擁婦女北去，縱兵大掠，殺樵汲者論功。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婦女于河。及明年十月，元斌誅，以其縱軍焚劫也。

是歲二月，自成圍開封。督臣丁啓睿率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闖、曹分兵東、南下，敗官軍于襄陽，復回豫。鄆城一戰，賊衆折傷。適十一月汪喬年敗，十二月自成復圍汴，官軍敗績于水坡，賊勢張甚。

361 李自成陷河南州縣

附劉振之等

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涇川、許州、長葛、鄆陵，（一）鄆陵知縣劉振之力詎，衣冠再拜，自刎死。賊陷禹州，徽王遇害。自成屯朱仙鎮。時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于賊，鄆州知州劉振世死焉。（二）

劉振之，字而強，號冰壺，慈谿人，曾祖父及兄俱爲名臣。振之弱冠補諸生，崇禎庚午舉人，出黃道周門。三上公車，不售。因愛東陽山水，遂受教諭，陞鄆陵知縣，因言東陽士風日惡，不久將變起。甫

去，而難作，人服其先見。治鄖陵，以恤民爲務。時流寇充斥，軍士過邑索糧者，迫縣宰萬狀，至縛之去，父老啼號奔救，歛貲以贖，始釋歸。邑中有通賊者，言「城小不支，降之便」。振之正色叱之。城陷，謁先聖，秉笏坐堂上。賊至，索印不與，賊縛置雪中三日，猶罵不絕口。賊斫之十餘刀，乃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黃道周頌其門曰「忠孝大儒」。振之生平留心聖學，事繼母毛，有古孝行。自己未歲，書片楮藏之笥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家人啓其封，則「不貪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卒年五十六。

人惟財、色二事孽障纏綿，一當生死關頭，便有許多係戀。觀劉公藏笥格言，真所謂「看得破，跳得過」者矣。無慾則剛，豈其然乎！

殷增輝，字含素，商丘人，以賢良辟召，不就。辛巳，賊至，率鄉人捍禦。賊再攻，乃克，被執，不屈死。而鄉官、原任簡討馬剛中，字九如，崇禎甲戌進士，爲賊支解。工部郎中沈試，字君明，官生，遇賊大罵，脅降不從，賊以亂槌擊死。

賊至睢州，鄉宦、通政使李夢宸，號玄駒，崇禎戊辰進士，自縊死。賊皆赴宅羅拜，咸歎爲有德仁人。監軍兵部主事余爵，字天有，潁川人，崇禎辛未進士，率兵援汴，力戰被執，罵賊不屈，與任敦華同死。

〔校記〕

〔一〕「清川」原訛作「清州」，今據明史卷四十二改。

〔一〕「鄂州知州劉振世」原訛作「鄂州知州劉振之」，現據談遷《國朝雜錄》卷九十七改。

362 張獻忠燬驛道

辛巳正月，張獻忠、羅汝才渡遼河而東往新開驛，燬驛道，人烟斷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萬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楊嗣昌不聽，檄諸軍躡賊急追，諸將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十三日己丑，猛如虎率諸將擊賊于開縣，連勝之。獻忠漲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等皆戰死。前軍已覆，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仗、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元吉之謀也。

南北畧編年不編月，故猛如虎戰死一事，已載于前，而此復載之者，前以自成及之，此以編獻忠事及之也。他卷倣此。但自成陷南陽，劉士傑戰死，而此亦載士傑戰死，未知士傑是一是二？

廣元、梓潼二縣屬四川保寧府。開縣、雲陽縣屬四川夔州府。瀘州屬四川。

363 張獻忠陷襄陽

初，庚辰六月，左良玉擒獻忠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襄陽知府王承曾素縱酒漁色，見獻忠妾，悅之，故疏其防。及辛巳，獻忠、汝才走當陽，鄒撫袁繼威悉兵扼賊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密知楊嗣昌檄至，邀于路，取檄，簡二十騎，偽為公差。二月初五日己酉夜漏四鼓，叩襄陽城。

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啓關。賊既入，卽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破獄出以顯、獨鰲等。獨鰲者，應山諸生，富而吝，縣令焚其財，使人訐其不法。獨鰲憤甚，越獄投賊，獻之文移，皆出其手。時賊縱火，光燭天，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初六日庚戌味爽，賊盡入城，王承曾突圍走。署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面叩首，置印于案，自縊。推官鄭日廣被執，大罵不屈，與兵備副使張克儉俱死之。賊焚襄王府端禮門，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官，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顛骨數寸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饑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爲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蓄之許州，爲獻忠襲取。良玉在鄖，屠家口，費蓄于襄陽，至是，復盡爲獻忠有。良玉聞之，同鄖撫袁繼成發兵馳援，已不及。初九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十五己未，陷當陽、陝縣。二十一日乙丑，陷光州、新野。

妻李心腹俱在獄中，獻豈須與忘之耶？況宜城爲襄陽屬邑，相距當不甚遠，王承曾悅姜疏防，張克儉夜半啓戶，抑何愚也！七夕書。

364 楊嗣昌自縊

辛巳三月初二丙子，嗣昌在荊，聞變，慚憤自縊于軍。時河南已陷，福王遇害，嗣昌度不免，遂自盡。廷臣交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誤國，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斷棺戮屍」。然上

竟不之罪。當嗣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扁自旌，大書「鹽梅上將」。迨潼州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備素子鄉賊，蜀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鄖撫袁繼成入京。繼成立朝負直聲，督學山西，備兵淮陽、武昌，所至以清惠稱，吏民歌思之，至是，合辭叩闕。繼成亦出嗣昌手書，明己無罪。尋察其枉，赦之。繼成號歸侯，江西袁州府宜春縣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嗣昌既盜，四月甲子，進陝督丁啓睿兵部尚書，代嗣昌督師勦賊。

嗣昌不能制賊，誠爲有罪。然一死亦足塞矣，律以仇鸞，毋乃甚乎？宜上不之罪也。

365 張羅屠隨州

附徐淳

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庚午，張獻忠、羅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淳合門被殺，吏民屠戮不遺，血流成澗。徐淳，字中明，嘉興人。父必達，兵部侍郎。淳通象緯數學。萬曆戊午，以春秋薦于鄉，累試南宮不第，遂赴選，署永嘉縣教諭。劉香餘孽出沒海上，淳多出方畧，得寧，因除重慶府推官。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尚方劍從事，淳立辦。會蜀人疾其強直，改隨州知州。時獻、闖二賊方熾，隨爲兵衝，淳將行，語其子肇森、肇樸曰：「賊孽突襲，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鄧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吾必死于此矣。」十三年十月葭隨，與州人歃血關廟，誓以必死。乃繕南城、鹽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所矣。」明年辛巳四月，賊陷襄陽，關、德、安，獲譖，斬之。賊知有備，悉衆力攻。三走使至鄧告急，巡道趙某抵章于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趙勒之守鄧，留弗遣。淳不

食、不解甲三日，再盟於關廟告哀。二十五日，賊急攻南城，潛師八道，驟北城以入。淳遣肇樑埋印廩後牆下，勒馬卷戰，矢貫于頤，刀屬于頰，眼鼻橫斷，墮馬，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箱，賊鎗刀交下，陷胸斷股而死。肇樑趨至，拊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妾趙氏、王氏，滅獲十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八指，罵益厲，賊刃之，推土石碎顛而死。淳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屍，斂之。趙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胸着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并棺以斂。而肇樑屍卒不可得。巡道以阻援自諱，欲沒其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贈太僕少卿，賜祠祭葬，廢一子入監，肇樑附祭隨、嘉二祠。

戊寅二月，獻忠破隨州，王燾自縊。至是復陷，徐淳死之。王、徐二公，後先濟美，誠足並傳千古，亦不幸中之幸也！然徐死尤烈，而民之罹禍亦更慘矣。夫自寅迄巳，不越四載，被兩獻毒，世天之厄運使然耶？

366 張獻忠陷泌城等處

辛巳六月初六庚戌，賊陷宿松、英山。獻忠、汝才攻信陽，獲左兵旗幟，令羣賊襲以入泌城，陷之。七月，賊陷潛山。丁啓睿大破賊于麻城，汝才走合自成。總兵黃得功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陷鄖西。九月，獻忠衆散于南陽，以數百騎奔李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至十月，獻忠糾賊會自成。

獻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也若鬼賊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奔救不暇，即孫子所云「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一)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墮其術中而不覺耳。徐以顯嘗教獻忠孫、吳兵法，自是進不可禦，退不可追，事事與虛實一篇相應，真猾賊之難制者。

信陽州屬河南汝寧府。泌城疑卽南陽泌陽縣。潛山縣屬安慶府。鄖西屬湖廣鄖陽府。

〔校記〕

〔一〕按「必趨」原訛作「不趨」，據孫子虛實篇改。

367 山東李廷實

辛巳正月二十八日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銓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所在響應，京畿道梗，省直餉糧數百萬，俱阻于兗州。東平吏胥倡亂，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檄總兵劉澤清破東平賊，復其城。二月，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蝗大饑，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防盜。三月，革王國賓職，命楊御善、劉澤清會兵勦曹、濮賊。五月，設徐、臨、通、渾四鎮護漕，以防東寇。及明年壬午正月，盜始平。

368 河南袁時中

辛巳正月，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邱知縣擊破之。二月二十一日丙寅，土寇陷新野。二十二日丁卯，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是月，土賊瓦礫子、一斗殿等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封。五月，河南土寇袁時中聚衆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羣盜蟻附，總督朱大典擊敗之，賊棄牲畜宵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追擊五十里，賊大奔，屍撐交橫，棄仗滿阡陌，二十萬衆鳥獸散。及十五年八月，徐鎮游擊趙崇新與時中講撫，爲賊所給，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之。時中出不備，突入蕭縣，執知縣以去。至十六年五月，時中爲自成所殺，小袁營遂滅。

時中起于草野，至有衆二十萬，雖三載而亡，意其才必有過人者。但市人烏合，故易摧耳。

河陰縣屬開封。

369 泰安土寇

泰安土寇十餘萬，所至擄掠，屠戮嬰稚無遺。抄劫至楊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徐州賊合之，圍豐縣。

370 誌異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黃霧四塞，日青無光，嘉興城聲震如裂，時曰「城愁」。二月，山西偏頭關

天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無錫實錄云：立春後積陰連月，霖雨如注，河渠皆溢，二麥損收。及秋，復苦旱，米價騰踊，貧民不能舉火，採樵及草以食，道殣相枕。邑令酌議官糶焉，然擁擠殊甚，強而近者，一日兩糶以市利；弱而遠者，不能得其一焉。

時徽州米價尤貴。其地山浮于田，故苦旱。十三年庚辰，五兩二錢一石。十四、十五兩年，五兩一石。至順治八年辛卯，米缺，七兩五錢一石，猶和糠一斗、水一斗，實米止八斗耳。每日富室人食米三合，婢女俱流境外。

是年，上而江北，下而蘇、杭，饑民相枕于道。六月，米價二兩七錢，後至三兩二錢。麥價二兩二錢，油每斤八分。

明季北略卷之十八

崇禎十五年壬午

371 降座揖相

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莫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愧謝。

思廟此舉，禮非其人，徒自貶損耳。然三相之中，惟賀文忠差可無愧。七月八日書。

372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御史楊仁願上言：「臣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許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誘人作奸，挾仇首告，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于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東廠寬則刑法可以漸省。臣更有請：臣子獲罪，極送闕下可也，若縱騎一出，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斂餽，為害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攬。

東廠緝事，爲害甚烈，仁願一言而少止，仁人之言其利溥，洵哉！

373 天壇

北京永定門內五里，坐東向西，外圍十里，圓環爲磚城，西對山川壇，其體方，籍田處也。內員殿，琉璃碧瓦如太廟式。中設天位，東設太祖位，位座俱各丈餘，綴級可登。內小龕中置木主，遊人不易人也，司之者太常寺之黃冠。四面窗牖，悉以青藍料絲爲障，大如筋，明亮可愛。至寢殿有龍床，膳殿有食具，更衣殿有椅座，薰沐殿有浴池。一切法物之輝煌，禮數之莊嚴，祭之前十日可縱觀也。內有銅井，以銅鑄成圈，從底套上，水味清冽，飲之沁骨。其地去大內十餘里，當祭之夕，二更時，遙望壇內紅燈上升竿杪，則龍輦舉行。其燈籠徑三丈，高五丈，中坐兩黃冠司之。

天壇中設一黑漆木榻，高二尺許，南面爲天位。榻上置棉花飛絮，以驗天神降臨，如絮稍低，謂爲神至；若絮不動如故，則謂天神未至也。天位東亦設一榻，爲天子位。祭天，牛去其腹中五臟等物，以檀降香實于內，焚之，臭升于天。

374 駕幸地壇

崇禎壬午四月六日，先帝行大社禮。方澤在北城外東北方乾位。先一月，掃除滌拭。十日，前置各當，凡簋簠簞豆，鼎彝鼎彝，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覆。薰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縱往

觀焉。至期，稅樓房子東華門之北，爲壁上觀。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者束身登樓，肴核酒米亦庸人。午未二刻，坊官、內官、本城西臺于大小民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緘以紅封。先三日，街兩傍，五府撥禁軍，戎裝執刀戟，擠肩對立，自大明門至地壇三十餘里，約用將士三十萬。中闊四丈爲御道，鋪以黃沙，人不得行。一切街衢巷竇，填塞戰車，禁人出入。牆壁窗牖，塗抹紅紙紅泥。人藏于樓上者，爲小飲，爲細語。勅諭者，高脚牌與口宣併。室主人不停囑也。更初，馬駕先過。馬駕者，太祖之神位，樂器用民間之數捺，以二十四馬駕轎而行，執事人役皆紅軍帽。隨後，勳戚、文武、璫寺、金吾，奔走趨跽，燈光照亮，擁如浪滾。二更餘，鹵簿大駕至矣，萬火烟燦，塵埃蒙混，不甚辨五色。欲觀型駕者，各養神蓄銳，注閫回鑾，就枕以待。街坊躑躅，終宵不歇也。初六日黎明，馬駕先回。既灌以降，卽撤行旋廟，朱鉞、黃麾、錦旗、繡幟約千餘人。少頃，八象蹠蹠而來，被飾華錦，自項至尾，明鏡懸垂，背負朱漆葫蘆，巍然雅步，故振蕩其音節，珊佩鏗鏘，令人喝采。過此，勢將極闔。飛騎報入大內，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爲整飭，坊官、甲長之類，復灑黃沙。裨將騎逐，叱戒所轄軍士，令其侍立對偶，衣飾器械，再加裝飾嚴齊。于是介冑而馳，結隊而立，各有位次，各有執役。旌旗辟易，劍珮雍和，黃金肘後，白玉腰橫，真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陪祭文武，急趨大明門內，恭揖候駕，揚鞭恐後，意各爭先。從此龍旌、鳳旆、金鉞、銀爪、鐙杖、骨朵、響節、儀鎧，奚啻數萬，行行隊隊，簇簇陳陳，聲從履出，氣從鼻息，遙聞簫韶之奏，中和之樂，紛沓人耳。其宮廟之方圓正側，長短橫斜，爲龍翔，爲鳳舞，爲針繡，爲梭織，爲日月摩鍊之體，爲山河繪藻之形，爲神鬼離奇之狀，爲虎豹飛走之勢，以及百花簇就，萬錦裁成。

鳳羽深叢，翠色飛騰晃上下；鱗毛順聚，金光照耀閃乾坤。漏塵極其密細，回環轉折處，蛛網爲疏，點綴另加奇巧。副襯挑攢，狀龍甲無光，鸞鳳顛倒，絨線結成真飛舞；風雲聚會，錦絲滾就，似蒸昇八仙慶壽。擊鑼捧擊，啓奏笙歌，只少言語。萬國朝皇，玳瑁玉佩，跪拜丹墀，如聽歡呼。金片銀條，並玉飾珠粧，體質皆稱貴重；宋錦元綾，與猩紅洋白，聲價俱非纖小。形變萬態，工奇百出，非可言語形容，亦不能牢記一二。至弓弩刀盾，明光奪目。人有云：「凡近聖駕之軍器，皆木爲之，以備壯觀者。」鼓聲漸嚴，駕將至矣。玉輅、大輅，步輦、象輦，皆黃絹爲幌，有兩墨絹曲柄小傘在前，爲朝廷所坐。大鼓、旗幟在後，闐闐按步，行疾而穩。下有一百六十輿夫，肩無高下者。又三里一易其夫者也。前又有數十內寺，昇捧金龍紅轎一座，爲升降登前所用。前後兩旁，官扇斜掩，羽旛對障，非樓觀不可。後則瑞寺擁簇，如紅雲蔽天。兩街萬戶，忽爾齊開，各征逐歸寓，如春社酒闌矣。

375 謝陞削籍

四月，給事中倪仁植上言：「臣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爲務，天下俱壞。』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

376 馬士英起用

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

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爲營救，故得起用。

377 免稅停刑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舊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十月，賜貧民米布。閏十一月，下詔罪己。

378 蔣德璟入相

六月，以蔣德璟、黃景昉、吳姓入閣辦事，且諭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詭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讓、宋致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

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饌。上青袍，太子、定王、永王絳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墮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爲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于理。日宣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初，大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爲試御史，及考核，托房可壯爲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苑，演從，密奏枚卜、大典，皆二人主持，上怒，故有是譴。

379 吳履中論二失

六月，御史吳履中上言：「誤用溫體仁、楊嗣昌爲二失。」又曰：「內治缺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盜

賊起。今者敵起于外，而政治愈禁；寇起于內，而賦斂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380 黃道周復官

壬午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詞。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復官。

東崖黃景昉云：「上諭黃某清操力學，尚堪策勵，特准赦罪還職。旨下，中外感泣。是役，緣周公于講筵平章他疏，馴及公，余與同里蔣公同贊其說。顧初冀得脫戍籍幸矣，竟復原官，出望表。本聖主乾斷，度越百王之舉，而天下亦以是差亮宜興焉。公疏謝稱病，兼爲解、葉二公祈免。以癸未春抵家。」

附記 初逆閹薰熾，道周作詩曰：「豈有不平事，但存未壞身。隻言天下合，孤影鬼神親。世道餘青史，春風足故人。無多談往蹟，慙叟舊西鄰。」觀此詩，頗與公之行藏相合。

381 誅陳新甲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也。周延儒爲督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

382 召王應熊

十一月，召大學士王應熊入朝。已而陸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先是，周延儒知已漸有異議，故薦以自代，資爲援也。已而上知其非，故賜還。

383 劉宗周言六事

八月，進劉宗周左都御史。十一月，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京師首善，請立書院以昭聖明致治之本。二貞法守。請立焚錦衣刑具，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三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詳會，乃付司寇；司寇議辟，乃得收繫。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四清伏奸。凡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五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風聞彈劾之。六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緩，已復爲長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其甚。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爲回道考察之第一義。上是之。

閏十一月，下禮科給事姜琛于理。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琛上言：「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塞天聽，誰爲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

384 劉宗周削籍

附熊開元

閏十一月，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用督撫之宜，劉宗周對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又問禦敵，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習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爲勁，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爲中國長技。」命宗周退。時姜垓、熊開元俱繫獄，宗周又進請釋之，曰：「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廠衛俱是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始命退。既而姜垓、熊開元廷杖，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廷臣疏救，不聽。

熊開元，號魚山，楚之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令吳江，有廉聲。爲給事中，疏止監視太監王應期出關，降行人司。又劾周延儒專權誤國。上震怒，革職下獄，廷杖八十，遣戍遼方。今祝髮靈巖。

385 定王做書

崇禎十五年八月，定王出閣讀書，訓講爲方以智，做書爲劉明翰。演儀之日，方以貌過莊，王不敢齒，做書則竟其紙而後已，已踰數也。後定三、六、九之期爲兩師進教之日。書堂坐次，方東，劉西，王位正中，教則移坐于王側。方聲壯厲，訓句三四，王止依聲一二，王急向劉呼曰：「劉先生來訓。」內寺敎曰：「禮也，不可更，父皇爺所定。」乃止。王曰：「書做可也。」顧劉來視，則仍書完而出。後期方再移坐，

王謂書已讀過。方以卽日應誦之書進上，王則掩卷而背之。其舊規，在內讀熟而後出者，王曰：「方先生可先出，吾與劉先生做書。」方則坐扉外以待。王因問劉父翁，劉云：「皇祖朝直臣。」王歎賞。又曰：「先生如此溫恭，自有好兒孫做狀元。」劉叩謝，手扶起，曰：「你父親做好官，生你好先生，兒孫自然好也。」至日昃，几上兩寶金獅書鎮，每重三十兩，又兩玉尺，呼內寺納劉袖中，劉固辭而出。方已候之不耐矣。王入內，故更兩日期，三六九爲做書，四七十爲訓講。奉旨允之。方之日，不過習故套，又免日居多；劉之日，期以辰刻進，必賜飯點。至第五期，不用做而自書。選中楷式者八字，王自減其一，呈父皇，賞紙，教習官優叙。省中哄然，以爲中字驗格，爲春嫡之漸，有竟欲露簡者。又一日，挈遊西園，見上馬無鐙，卽以己鐙賜，內寺云：「龍紋不便。」乃命另製方鐙給之。省中又哄然，以爲僭妄，此詞翰內省體，後有知爲定王所與，乃已。又一日，留宴，王言：「日後出封，同先生游西山。我皇祖六歲登基，八歲上陵，爲香山寺寫『青未了』匾，至今尚在。昨日學書大字，體勢甚難。」寺人出「龜龍麟鳳」四大字，劉讚：「端楷。」王謙謙，謂：「不足污先生目。」至起更，徹宴，前燭送歸。又一日，王以八寶金燬手置劉懷。頃之，劉還王座，王曰：「先生攜歸，留與兒孫，見我兩人相與情意。」劉曰：「銘感之私，人之肺腑，不在物件。」王歎賞曰：「劉先生是一錢不要的。天下做官人都像先生，那有流賊！」

386 山東李青山

壬午正月，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機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山左騷動。兵部

侍郎張國維單騎詣營撫之，青山出不意，大驚，叩頭乞降。國維察其非常，還部，帥將士疾馳。給事范叔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拒戰，擒青山，盡降其衆。國維廢一子指揮使。而沂州王明猶擁衆規掠，國維知監軍丘祖德能辦賊，密授方畧擒之，東方遂寧。

387 王佐聖遵義遇害

王佐聖，字克仲，南直長洲人。弱冠，登壬子賢書。崇禎立，遷青溪廣文。辛巳，以張國維薦，擢令蜀遵義，卽楊應龍故地，四面皆夷，抵水西安酋、蘭酋巢僅二十里。惟地名新站者，山勢險隘，前臨涪水，爲羣夷入犯所必經，遂創立新城，以扼夷吭。八月，酋首郭士奇、吳尚才擁衆入寇，邊將趙國政戰死，賊遂大肆焚掠。佐聖伏奇兵隘口，擒士奇、尚才等，賊宵遁。壬午四月，首帥吳尚賢、龍正國率叛夷數萬攻城，佐聖晝夜拒敵。賊鐵騎四集，圍合數重，飛梯越城，轟然震地。佐聖以印付子恪，命服拜關，危坐公堂。須臾賊至，佐聖裂眦罵賊，遂遇害，猶僵立不仆。未幾，所部義民誓死力戰，勒兵新站，邀賊歸路，盡殲尚賢、正國數萬賊于境內。吳撫黃希憲令春秋祠祭佐聖。

388 孫傳庭殺賀人龍

先是，十一年戊寅冬，清兵入，改陝撫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聰辭，不許。尋逮之。至是壬午正月，起傳庭兵部侍郎，督陝兵勦寇。四月，傳庭檄召諸將于西安，縛賀人龍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

人龍兵分隸諸將。人龍，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邑。初以諸生効用，屢殺賊有功，叛將劇賊多歸之。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暗與賊通，密勅傳庭殺之。賊聞，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耳。」

人龍雖有驕蹇之罪，然其功不可掩也。昔楚殺子玉而晉文喜，劉宋殺道濟而魏人慶，趙宋殺武穆而金人賀。國有良將，敵之所畏也。卽有他過，亦當宥之，奈何輕殺之耶？曲端屢立大功，而張浚殺之，載之青史，至今以爲恨。傳庭之于人龍，將毋同？不二載而潼關不守，拾芥之言，洵非誣也！

嗚呼！人臣非有功之難，而居功爲難也。以人龍起諸生，屢破賊，可謂一時之傑。及會師擊獻，三檄不至，兵喚西歸，此豈人臣之道？西安之縛，雖朝廷之過疑，亦人龍自取之也。七月初十書。

389 李自成屠陳州

壬午正月，李自成陷西華。三月朔庚午，自成等攻陳州，副使關永傑戰死城上，鄉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二十二日辛卯，陷睢州、太康。二十六日乙未，陷歸德府，復乘勝陷寧陵、考城。

陳州、太康、西華屬開封。睢州、寧陵、考城屬歸德。

390 李自成決河灌開封

開封卽古大梁，咽喉九州，闔域中夏，水陸都會之地。太祖第五子，初封吳王，國錢塘，尋改封于

此，爲周王。先是，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戊午，李自成合羣賊圍開封，穴城攻之，七晝夜不息。巡按高名衛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軍餉告匱，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餉守陣者。復懸金募死士，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民踴躍共擊賊，賊退數舍。豫撫李仙風督諸將至開封，賊退，開封圍解。仙風與高名衛互相訐奏，詔逮仙風，仙風自縊，遂以高名衛巡撫河南。十二月，自成復圍開封，名衛與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游擊左明國等力守。周王貯庫金于城頭，擒一賊者予百金，斬一賊者五十金，戰死者卹其家，傷者以輕重爲差。自成攻圍數日，親帥諸將于承明門下耀武。時永福號稱神箭，從城上射自成，中其左目，幾死，遂收兵不出。已而拔營，屯朱仙鎮，與丁啟睿、左良玉等戰。及十五年壬午四月二十四日癸亥，自成復攻開封，以前兩攻不克，士馬多殺傷，自成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五月，自成陷開、毫。六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庭援開封。七月，停河南鄉試，以開封久圍不解也。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時羅汝才營亦食盡，謀他徙，自成分糧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隅屬汝才，汝才乃留不去。九月，河決開封，勢如山岳，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周王府第已沒，率宮眷及諸王露樓城上七日夜，督師侯恂以舟師迎王。二十三日庚寅，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黃澍紮木爲牌，從王乘夜渡達隄口，得免覆溺。汴梁佳麗甲中州，羣盜心艷之，前後三攻汴，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願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矣。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遺聞云：自成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爲自脫計，亦鑿堤引水，汴梁遂陷。名衛等乘舟潰圍走。上念防守勞苦，不深罪，但罷名衛官而已。名衛，字平仲，號鷲磯，山

東兗州府沂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如臯知縣，調興化，考選爲雲南道御史，巡按河南。崇禎辛巳，李自成破雒陽，下汝、邲，乘勝趨汴，自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并力疾攻者七晝夜，名衛百道禦之，賊乃退。上嘉其能，命爲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是冬，賊復圍大梁，名衛固守經年。及汴沒，名衛渡河而北。賊解去，得請告歸里。癸未，北兵攻陷沂州，名衛夫婦抗誓不屈，死之。虞山錢謙益弔之，有三良詩。三良者，汪喬年、段增輝暨名衛，而三人皆謙益門人也。黃澍，字仲霖，浙江錢塘籍，南直徽州休寧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開封推官。賊灌汴時，澍方坐署中，忽報大水至，視之，已及案下矣，大驚，急登高。城將沒，白周王曰：「須繫木筏乃可出。」王以是免，甚德之，澍遂得擢御史。

張民表，號林宗，河南中牟人，官保孟男之子也。萬曆辛卯舉人，十上春官，不第。藏書數萬卷，手自點定。喜飲及章書，好施與，結賓朋，家遂中落。時時往中牟，蕩舟于郭外之南陂，客至卽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東坡，半升僅漉洲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每日醉陂頭老杏下。崇禎壬午，寇圍大梁，民表勸當事密檄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以爲餉道；又當令陳永福兵列城外，勿聽入，人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圍城五閱月，日夜登陴。水灌城，負先人神主，抱詩文稿三尺許，登木筏。願求登者衆，不忍卻，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縷相接，民表毫，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年七十有三。次子允準及門人文大士皆從焉。長子允集泗水至西城，請教父，罵賊而死。幼子允集憑浮木，依老僕婦樓屋上，垂兩日夜。老婦餓，欲噉之，急附浮木順流下，得渡舟以免，賴父門人周亮工求得之，撫諸其家。而民表遺骸，則高名衛

殮而葬之柳園云。

水入城時，周王有宮女十人抱木，水至殿內，木浮上抵殿脊，十人隨木首觸椽間，穴洞而出，順流而下，衆救之，凡居水中十日矣。

聞守城時，一夕風雨大發，闔城火滅。時火刀、火石俱不可得，有一敢死士能踰城取火，遂得二百四十金。此說雖似不經，然聞之頗確。無錫王某親見。

自成三圍開封，而周王三出多金，激勵將士固守城池，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賢于秦、楚二王擁貲千百萬，拱手餽賊遠矣。然周王所以爲此者無他，見之明耳，謂：城垣既陷，身且不有，而況于金乎？城苟得保，何患乎無金，豈若作賊子守庫者之愚哉？

自賊亂以來，殺人不可勝計，其最烈者，無如獻忠之屠武昌，自成之淹汴梁也。夫圖大事者，當以得人爲本，張、李所爲如此，不過黃巢、赤眉之徒耳！天心人心胥失之矣，欲不速亡得乎？吾聞自成矢鏃入睛，牢不可拔，每當陰翳則痛三日，御一女則血不止，其與獻忠眉心膿穢不絕，俱天之所以報其好殺也，其不死也幾希矣！七月廿三日書。

客有開封來者，語予云：城周四十里，大如南京。而周王則有外羅城，內有紫金城兩座，在府城東南隅共十餘里。王殿俱用琉璃瓦，後有傘山，儼如帝居。清初廢爲貢院，殿磚悉拆，修築新城。王府門舊有石獅二座，高八尺許，今沒土中，僅有獅耳數寸露出。開封舊城俱被泥沙圍擁地下，垣形卑甚。清朝卽于壙上加築新城，頗覺高隆。曩時人民輻輳，自流寇決河以來，遂荒蕪矣。城內廬舍茅

瓦各半，鄉野瓦房僅十之三耳。」又云：「城陷，開封幾無人。客過汝寧府固始縣，凡行六日，不見一人。途中草長數尺，不虞盜賊，止防狼獸，行者各帶柳木棍一條。時隔河有狼數百，衆大懼，然狼亦畏棍，不敢渡河。」無錫優人王某曾在周王府中教戲，親遇水難，逃歸述云：「水既浸入城，百姓多死，悉棲城堞上，久絕糧，城上俱賣人肉，凡三日夜，周王禁止之。有一人腰下藏炊餅，大如錢，每餅私賣銀一錢二分。凡水面苔藻風浪飄至，爭取食之，有得生者；有以布食而生者。若食紙，則人必死。時有一富家，見水大至，急以大櫟二座，用厚紬紮縛，將輕寶繫其下，身藏乾糲，棲于櫟上，順流而下，千有餘里乃得生。」李自成將黃河一決，凡沉沒八百里，生民死者不可計。如此凶惡，而欲成大事得乎？

此案九月廿一補書。

中牟縣屬開封。

391 張氏商丘自焚

張氏，直隸清苑人，配進士梁以樟。庚辰，以樟令太康。辛巳，調商丘。賊犯開封，商丘皇皇。壬午三月，李自成合袁時中、羅汝才等衆百萬攻商丘，以樟與張氏訣曰：「城且陷，我必死。」左右皆掩面泣，張氏亦泣，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城陷則火。」時賊輒延表數十里，晝夜環攻，砲石上擊，人皆披靡。合圍五日，攻益急，會知府某有外心，城遂陷，賊刃以樟仆地。張氏聞之，曰：「吾夫死矣！」遂衣白衣，驅婢登樓，繫環于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不忍，張氏叱之曰：「事急，使我不速死，汝罪

莫贖矣。」材伏地哭，叩頭，舉火，張氏死，三十餘人從死。一子燮，方九歲，隨母登樓，火熾，哀號焰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兒，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以樁于亂屍中，救之復醒，而張氏則死矣。商丘人相與感嘆，立烈婦祠，春秋祀之。梁氏共焚死三十六人。

太康縣屬開封府。商丘縣屬歸德府。

392 李自成屠南陽

九月，孫傳庭率兵至南陽，李自成、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設險以待。賊入伏中，高傑、左勳等左右橫擊，賊潰東走，追之，賊遂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覘知官軍驚，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賊倍獲其所喪焉。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圖功自贖。十月，自成復陷南陽，屠之。廿四日書。

393 李自成圍汝寧

閏十一月，李自成圍汝寧，雲梯如牆而立，城中矢石俱下，賊戴扉以障矢石，死傷衆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俱登，執楊文岳及僉事王世琮于城上。文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卻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

由橫及世子、諸妃嬪以行。

394 左良玉屯襄陽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久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衆二十萬，其餼于官者僅二萬五千，餘俱打糧村落，襄人不聊生。

395 李自成陷襄陽

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由唐縣而西。左良玉大造戰艦于樊，將避賊入郢，襄人怨其淫掠，縱火焚之。良玉怒，掠巨賈舟，載軍資婦女其中，而身率諸軍營于高阜。襄民焚香牛酒以迎賊。初三日戌辰，賊問道至白馬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良玉拔營而南，賊亦不敢逼。自成切齒于良玉，每戰必力，良玉懼，不敢復與爭鋒，故恆避之。初四日己巳，襄陽陷。

396 李自成入荊州

時蘄、黃之寇復與自成合，諸渠帥皆戴自成。革則賀一龍，老獬獬則馬守應，胡闖則蘭養成，爭世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皆爲自成偏裨。及破襄陽，自成分兵陷夷陵、宜城、荊門，向荊州。十二月初九日甲戌，偏沅巡撫李惠王走湘潭，荊州士民開門迎賊，賊入荊州。又合兵鄖陽，令馬守應守夷陵以犯禮、

常，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

江陰馮生自楚歸，云：「偏沅軍門某駐荊州，踞上流重地，扼楚、蜀咽喉，賊來不過擄掠鄉鎮，非敢睥睨荊州也。乃賊未來時，而城中風鶴日甚，偏撫李惠王出城，官民各鳥驚獸散。臘月十六，賊至城下，不費一矢，而自古力戰苦爭之荊州，唾手而得之矣。余輩至岳州，見惠王僦居于民舍，偏撫借寓于民房，竟不敢窺荊州一步。」噫，何畏寇之甚也！

夷陵州屬荊州。宜城縣屬襄陽。荊門州屬承天。湘潭縣屬長沙。澧州屬岳州。常，常德府。麻城縣屬黃州府。

397 左兵擾武昌

馮生云：「舟至蘄溪，見有自上流來者，傳言武昌兵亂。將近武昌，聞左兵數萬從漢口搶船渡江，漢口居民逃散，江上舟楫不行。余船昏夜趁風過武昌，泊金沙洲。時臘月十八日也。天明，見紛紛逃難者如蟻，皆南走，舟中攜老婢婦女啼號徙竄者，絡繹皆是。相傳左兵所過，奸淫剽掠，雞犬不留。武昌城下，居民一空。又明日，已掠金沙洲矣。」

398 左良玉避李自成

良玉與自成相距于朱仙鎮，麾下近二十萬，鄒撫王永祚在內，良玉在外，約爲固守。一夕，良玉忽

攜大衆遁去，城中遂不可守。自成尾之南下，荆、襄一帶次第陷沒，而良玉亦無駐足之地矣。與監軍道王石雲相善，作書謀寄家眷于武昌。及家眷至，而良玉與衆兵俱至，搶渡，竟不可過，而大江南北，慘毒不忍言。城中士民咸咎良玉召寇，乘夜殺其監紀，石雲亦不敢問。石雲諱揚基，南直安慶府潛山縣人。天啟五年乙丑進士。

予思當時自成兵勢固強，然良玉以二十萬衆，攻之雖不足，守之則有餘，何爲乎宵遁哉？吁！大帥如此，天下事概可知矣！廿四日書。

399 王永祚投江

鄭撫王澄川微服走，爲左兵所獲，賄以二十金，始脫。又被獲，遂自投江，流至二里，得漁人救免，潛住武昌城外。

400 梁玄昌家難

梁玄昌，浙江人，遷四川敘州府筠連縣知縣，攜家赴任。蜡月，舟過武昌，上荊州，爲賊所獲，家屬二十餘口，死者十七人，女與婿皆與焉。玄昌僅與一幼子赴水逃脫，踉蹌淒切之狀，不忍言說。右五段皆馮生所述。時馮從張有譽宦蜀，故知其事如此。內父杭濟之先生筆于遊記云。

401 張獻忠陷舒城

正月十一日辛巳，賊陷潛山。二月，陷全椒。四月初三日壬寅，張獻忠陷舒城。此皆壬午年事。

舒城無令，參將孔廷訓同編修胡守恒率民共守。後廷訓降于賊，勾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恒督民補塞之。賊射書腦降，守恒燔其書于城上。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改舒城曰得勝州。初六日乙巳，陷六安。六安州亦屬廬州府。

有本州諸生韓光祖被賊執去，賊以刃脅光祖，光祖抗言：「生平讀書，止知節義，城破身亡，誓不偷生！賊怒，斷喉碎屍殺之。」妻武氏投火死，媳李氏及一妹與一女，共投于井。子妾李氏，遭賊割腹乞胎，受禍最慘。次子定策，孫日曦，身被數鎗，罵賊死。而援勦守備王希韓轉戰深入，被獲見殺。

韓光祖死難事，野乘接書胡守恒，故予續此，則本州疑卽廬州。

胡守恒，廬州府人，宋胡瑗二十一世孫也。崇禎戊辰進士，是榜同姓三人，胡守恒、胡士昌及無錫之茲也，雖爲各府，俱稱安定先生後，遂通譜焉。守恒初授浙江湖州府推官，選擢編修。死節一事，實不負上知云。七月二十六日筆。

當時賊窟在英、霍二邑，二邑屬廬州，廬爲賊出入要道，窺伺久矣。然城堅而守固，雖攻圍數次，不能遽拔。于是日在舒，巢諸下邑大肆焚殺，巢邑之破慘矣！更有最慘而不忍言者，莫如舒城。舒城，廬之屬邑也，賊踞城中凡八閱月，人民廬舍，蕩然如洗，止留一片白地而已，慘哉！康熙六年夏，

有業客述此，自言昔年在舒、巢等處親見者。

402 張獻忠襲廬州

壬午五月初六日甲戌，獻忠襲破廬州。適督學使者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人，負書卷，衣青衿，雜應試者以進。甲戌夜，獻忠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應之，遂陷。各官俱走，惟知府鄭履祥死之。六月十五日癸丑，逮安廬巡撫鄭一鵬、鳳陽總督高光斗，以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一鵬，河南鄆陵縣人，萬曆己未進士。盧謙，號芳葵，廬州人。萬曆甲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考選爲御史。甲寅，巡按真定，丁艱歸。服除補職，督學順天。崇禎十五年，流寇破廬州，官紳士庶，或避或降。時謙已在籍，獨服其命服，整冠束帶，危坐宅之中門。賊至，欲屈抑之，坐如故。百方挫折，畧不爲動，張目厲聲叱曰：「吾朝廷大僚，豈肯受辱于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尚敢凌侮長官耶！」罵不止，遂遇害。詔贈光祿寺卿，廕子，予祭葬如例。

先是崇禎八年，混天王等攻廬七日，知府吳大朴固守不下，賊乃去。至是，張獻忠聞學使將按廬，遣賊作商賈，分伏城內。俄學使信牌至，獻忠截取之，使壯士僞爲書役迎學使，中途刺死，自乘高車，令諸將扶擁而入，復以精兵易矜服隨之，一似諸生迎學使狀。時廬州匝月賊無動靜，防禦稍疏。忽報學使人境，急啟門出迎，肩輿已近城矣，從者數百人，皆青衣儒冠。及入，三砲甫畢，袁甲忽見，俱執短刀突起。時，事在倉猝，咸惶遽失措，各鳥獸散。所伏之賊，亦應時而發，大肆燬殺。向之號

爲「鐵廬州」者，不終朝失之矣。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止因用貪鄙無能之輩耳。當獻忠四月陷六安，六安爲廬之屬州，勢孔亟矣，學使猶若承平按臨，致賊得以乘其隙，迂腐至此，不亡何待！昔人大敵在前，尚戎服講老子，卒至國亡身死，爲千古笑，這都是一班不知生死的人！

403 賀一龍陷無爲州

五月初八日丙子，革賊陷無爲州，士民投河死者無算。潁州參將李栩偵知之，伏兵東南二十里。左至，栩以騎兵迎戰，伏兵起，繞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

革則賀一龍，已載于前，是賀一龍乃革賊也。而此上云革賊，下云左至，是左卽革賊也。他卷又載革、左，革疑革裡眼，左爲左金王，又似兩人。是一是二，未知孰是，姑書以俟考。革裡眼是賀一龍，左金王是關養成。

404 革裡眼入英霍

六月，革裡眼諸賊入六安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度夏，秋爽復出，歲以爲常。安、廬州縣官吏成攜印篆，艤舟理事，城中荆棘滿路，無復人烟。

405 張獻忠僭號改元

六月，張獻忠襲陷廬江。七月六日甲戌，毀廬州城。八月初四日辛丑，獻忠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十五日壬子，獻忠復陷六安，盡斷州民一臂，男左女右。獻忠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偽寶，選自宮男子，僞署總兵以下官。

406 黃得功逐賊

九月，黃得功、劉良佐逐賊于潛山山中，夜半譟而升，賊驚起失措，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級，奪驟馬數萬。十月，劉良佐再破獻忠于安慶。

407 張獻忠陷太湖

十二月二十一日丙戌，張獻忠陷無為州，復陷黃梅。二十七日壬辰，陷太湖。
無為州屬廬州府。潛山、太湖二縣屬安慶府。黃梅縣屬湖廣黃州府。

408 洪承疇降清

遼地自東海濱西至薊鎮，沿邊凡千四百里。明初廢郡縣置衛，以備敵。萬曆四十三年冬，西南有星，狀如闕刀，久之變為彗，其形如帚，光芒顯燦，凡見百日，而遼陽陷。四十六年戊午，彗復見，而瀋陽又失。蓋彗乃除舊布新之象也。崇禎十一年正月月中旬，遼陽見日圍于弓內，有矢射之，或云此名日三

環，主天下兵起。是歲遼陽旱蝗，秋禾噉盡。清兵陷山東濟南，擄德王，殺遼東金總戎。十二年，遼陽復旱蝗，秋稻靡遺。十三年，遼陽大飢，父子相食，斗米一千二百，值銀壹兩七錢。然斗斛三倍吾鄉，約六兩一石。十四年辛巳夏，麥大熟，百姓稍蘇，而洪承疇提兵東征矣。先是十三年庚辰，清據遼陽，內臣高起潛等不能禦，繫獄，遂擢承疇經畧遼東。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總督三秦，屢破流寇有功。至是，聞總戎祖大壽被圍錦州，遂于十四年二月提兵，八月往援，與清相拒四閱月。至十一月退還，分守各衛。及明年壬午二月，會兵共計二十萬，復東。時清師二十四萬，聞承疇將至，分兵圍錦州，以大衆禦之。承疇率師趨寧遠。東三十五里爲高橋堡，又三十五里至塔山，更五十里及杏山，復五十里抵松山，過此五十里則爲襄紅山，去錦州僅三十里。錦州東俱屬清地。裡紅山上有石城一座，清兵固守。山下平原，承疇將駐營，清兵憑高發砲，洪師四面受敵，難以立營，乃退下。既而選卒十三萬，遣總兵官吳三桂、唐通等十三人將之，復進，三戰三捷，清帥退六十里，分守各隘，上疏請兵。四王親率精騎萬三千馳至，先祭天地，次祭海，已而登山觀兵，見洪陣嚴整，嘆曰：「人言承疇善用兵，信然，宜我諸將憚之也。」營北八十里有北山，延亘數十里，四王登其巔，橫窺洪陣久之，見大衆集前，後隊頗疏，猛省曰：「此陣有前權而無後守，可破也。」遂星夜令軍士，將北山頂中劈爲二，狀如刀脊，遇石輒命墜去，凡深入八尺，上廣一丈二尺，而下隘甚，僅可容趾，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墮者，無着足處，不得躍起。濠長三十里，以兵守之。時塔山已爲清據，誅殺殆盡。其西亦濠一濠，即以土築堡，凡五十里，直接杏山，亦以兵堅守，絕中國之援。惟南濱于海，不必濠守，而東則清地也。濠守既

成，糧援路絕，有刈薪汲水者，輒爲邏卒所殺，大軍俱不敢出濠。初鑿時，承疇不之覺，已而知爲所困，然已不能爭矣，遂上書求援，凡十有八疏。高起潛恐承疇有功，力抑之，使不得奏。然清之據險斷援以困洪師，固可謂人謀盡善矣，而天意尤有異者，南海潮頭頓起四十餘里，兵不得安營。承疇知事急，移師西旋，清兵尾其後。師近濠，吳三桂等督衆填壕而過，守者射之，矢如雨下，衆不能支，遂大潰，俱南走海濱，爲清軍所逼，十三萬衆盡溺死。三桂與唐通及麾下材官五百人，乘間突圍而出，其餘總兵官如曹變蛟、馬如龍等十有一人，俱歿于陣。變蛟昔鎮西安，有禦賊功，衆咸惜之。清主既覆洪師，遂破松山，獲承疇。承疇不屈，命之跪，承疇曰：「吾天朝大臣，豈拜小邦王子乎！」清主壯而釋之。此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日事。清復急攻錦州，祖大壽聞承疇敗，大懼，欲降。城中有降夷三千，不從，欲殺大壽一門。降夷者，山北近遼陽人，中國之外爲降夷，降夷之外卽清地，夾處兩國間，故遼東呼爲「夾道之人」。近爲清朝所逼，歸附中國，稱降夷，俱控弦習戰之士，居大壽麾下，食大糧，頗得其力。至是，大壽知不利于己，密遣書清帥，誘之出城，收其衣甲，糗以酒食，盡殺之，大壽乃降。順治初尚在北京，年八十四矣。大壽既降，錦州被屠，椰子少婦，悉爲兵掠。至今江南鎮江多錦州婦人，俱遼兵攜至者。錦州既失，是冬清兵入山東，陷兗州府，殺魯王。十六年癸未春，遼陽中、左、前、後衛，俱沒于清，全遼盡陷。高起潛上疏移吳三桂鎮山海關。承疇子某走京師，擊登聞鼓，上始知有十八疏，謝其殉難，立祠于京祭之，廢其一子。至今遼人呼是役爲洪承疇跨海東征云。康熙四年五月，予在鎮江，遇遼人唐奉山，自言昔在承疇軍中，親見其事如此。

祖大壽，字復宇，滁州籍，寧遠衛指揮，掛征遼前鋒將軍印、總兵官、左都督。康熙五年，子祖永烈爲將軍，鎮蘇州，其軍甚恣，蘇人大被其毒。永烈兄弟俱爲將。吳三桂，遼東前屯指揮，欽差鎮守寧遠中左、中右等處地方團練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唐通，字達軒，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人，欽差鎮守薊鎮西協等處地方，專管石、古、曹、牆四路，左軍都督府右都督。

前載十一年十月高起潛敗，十二月改洪承疇前總督，而此云十三年事，蓋總督在十一年，而援錦或十三年也。

409 清兵入塞

十三年庚辰三月，清兵至義州。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丙申，清兵大舉入塞，祖大壽合諸軍禦之于錦州，清兵引退。十五年十一月，清兵大舉入塞，二十四日庚寅，入薊州。閏十一月初六日壬寅，攻河間。明日，分兵向臨清，入薊州，僉事趙輝死之。初九日乙巳，入文安。初十丙午，自青縣總長蘆。十二日戊申，入臨清。十六日壬子，入阜城、景州。十八日甲寅，入河間，參議趙珽、知府顏胤紹、知縣陳三接死之。二十二日戊午，攻東昌，劉澤清禦之，遂西。二十五日辛酉，自臨清分五道攻掠各郡縣。十二月初九日甲戌，入沭陽。初十日乙亥，入沂州、豐縣，殺知縣劉光先。戊寅，破蒙陰、泗水、鄒縣。十二日丁卯，自長垣趨曹、濮，別將抵青州，入臨淄，知縣文昌時閩署自焚死。十六年二月，入登、萊，合

軍。三月，入順德，殺知府吉孔嘉。

霸州、薊州與文安縣俱屬順天府。景州、青縣屬北直河間府。沂州、曹州、鄒縣、曲阜、泗水俱屬山東兗州府。臨清州屬東昌府。臨淄、蒙陰二縣屬青州府。長垣縣屬北直大名府。

410 姜瀉里死難

姜瀉里，字爾岷，別號漢洲，山東萊陽人，給諫塚、行人核父也。關中文太青先生翔鳳令萊陽，獨奇其文，首置之。久之不售。天啟末，逆璫建祠，趨者蟻附，瀉里危言侃侃，以此得過，有司或且跡之，急攜家人山，變姓名，為人耕傭。辛未，子塚成進士，令真州。庚辰，子核亦舉南宮。瀉里嘗與舊識云：「滄海橫流，竊懼我輩欲長守邱壠亦不可得耳。」未幾，北師入薄萊城下，瀉里發砲，中北帥首，北兵爲退舍。亡何，北兵夜襲城，瀉里率親丁巷戰，刃中于臂，被執，索金帛自贖，瀉里曰：「吾兒爲清官，聞天下吾受國恩，死卽死，安得俯仰乞命！」遂遇害，時年六十有一。季子坡從城東趨至，抱父屍大罵，被執去，夜舉火焚北帳，北帥覺，斃殺之。諸姊妹俱死。訃至，給諫塚方以言事下獄，核嘆血上書，臺省交疏請釋塚歸治喪，上乃詔褒嘉一門義烈，命冢臣議優典，而史官黃道周誌其墓。

有刀鋸之心者，不墮魄于雷霆；具松柏之志者，不渝音于風雨，姜公父子之謂也。七月廿八書。

411 宋政殉節

附張璠

宋政，字文玉，號九青，山東萊陽人。父繼登，官憲副，以廉能稱。政登天啟乙丑進士，初令柘城，尋調杞縣，以治行高等，與開封司理張璠爭考選，得吏科給事中，抗章正色。旋丁艱歸，服闋，補職。崇禎丙子，偕吳偉業主湖廣試，得士萬曰吉、周壽明、黃正色、黃文旦等。尋進刑科都給事，遷太常卿。己，由大理卿晉至少司空。壬午枚卜，會推政與蔣德璟、黃景昉、吳性、房可壯、張三讓。尋以召對不稱旨，又為輩語所中，上疑比私植黨，下政與房、張于獄，革職歸。亡何，北兵入，東省雲擾。政與同宗、吏部應亨蒙經畫守禦，不遺餘力。及城陷，縛政與應亨相對拷榜，體無完膚，政始終不屈，遂見殺。

張璠，山東人，進士，開封府推官。會登兵變，城破，被執，璠揮石相擊，遂遇害。其妻及子四人，俱投井死。

是年，又有大名副使朱廷煥，山東人，進士。闖將劉宗敏傳牌至，廷煥髮指，擊碎之，與紳士分守各門。尋賊至，圍攻，被執不屈，賊縛桅杆殺之。又有壽光知縣李耿，順天人，進士，亦以城破殺死。

宋公早貴，任清要，列卿秩，名位顯赫，然竟用蒙難死。予角去齒，造物者固多缺陷乎？然而捐生殉節，垂芳千古，則天之厚公又獨至矣。

412 張宏德貽禍萊陽

工科曾應選言：「萊陽之破，以東門鄉紳張宏德利賊之退盡，追鄉民犒賞，痛咎而窘迫之，一家發難，闔邑罹殃。清至，令宏德自指其藏，得百萬金，然後闔門就戮。」

自黃巾、綠林禍起，中原數千里，桑麻一空，鐘鳴鼎食之家，尤被其慘毒。此無他，銅山金穴，既爲鼠輩所心斃，而讓利專欲、漁獵封殖，鄉黨切齒久矣。論者以爲出爾反爾，有天道焉，不盡陽九數也。

萊陽屬登州府。

413 造船航海

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北兵闖入，縱橫于河間、真定間，一日報陷名城二十六處，至危急也。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選，時最鋒錚，首建策曰：「航海攻心」，謂：「造船三千，發兵六萬，于登、萊東涯航海渡遼，在敵知之，必速歸救，不攻而自去矣。」首揆票擬「特嘉計畫之妙，該部看議速奏。」工部覆曰：「造船固係臣衙門責任，但會典舊例，因兵事興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役。臣部止認造一千五百。」上允之，着同兵工二部作速起工，而擔半卸于兵部矣。然起工估計，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千，每船價值計銀二千兩，共應支銷錢糧六百萬。工部于估計疏曰：「臣部現今庫藏如洗，分任船費亦須三百萬，計無所措，事又在必行，日夕籌措。有河南、開封等府，積欠臣部料價銀七百幾十萬，合無將此一項聽臣那借，即日馬上差人，再限期起解，以爲造船之費可也。」時開封河堤爲流賊所決，城郭現在水底。上又允之，急移

咨兵部，促三百萬以需起工之用。兵部則曰：「用兵所需，臣部安敢推委？但造船三百萬，非燃指可就。況當此庫藏如洗，外解阻絕，巧婦安能爲無米之炊？」臣查鳳陽等府，欠臣部馬價銀八十餘萬，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部造船支費。此現在錢糧，無煩設慮者也。」上又允之。工部初意，實欲向兵部措銀幾萬，爲起工搭廠規模，不謂兵部止移空文一紙，竟同本部之遊戲浮詞。乃乞憐于戶部，大司農曰：「現今山東路梗，刻刻有庚癸之虞，自敷不暇也。」轉叩同卿，又以勤王四集，阿藏與鹿肆皆空。乃告窘于東西江米巷紬布二商，令執票于留都，蘇、杭官庫兌銀，應者及百而止，人有千餘，數不上半萬也。亦以零星而止。時已爲閏十一月，北兵則入山東，連破兗、青二府，州縣小城，在所不計。造船之價銀，兩奉旨，其事則究歸工部。工部恐爲建議者參其泄泄從事，乃爲脫殼之謀，以神其變化，上一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經變盡，奈今九門盡閉，工商裹足，油釘板木，無從置買，匠作舵手，亦無從覓備。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如之奈何？爲今之計，臣部適差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廠，合無令之帶往廠中，則物料現備，匠工叢擁，商賈湊集，可以計日成功，省臣建議，不致徒托之空言也。」上又允之。時爲十二月初也。此事已實責在朱正色一身，正色若非金蟬，寧不畏軍法從事？誰知正色之計更妙，談之侃侃，聽之鑿鑿，其疏言曰：「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之恨，人所同心。但臣所督造者，由閩運糧腹裏之船，非乘風破浪航海之船也。航海與腹裏，板木不同，釘鐵不同，式樣不同，帆舵不同，索纜器用不同，人夫師手操駕作用不同。今欲爲此，必須資材于閩、廣，營造于海涯，嵩勒彼處兩撫計日完工，卽從海上駕往而北，以勸大事。因材因地，理勢之必然，臣非敢爲膜外視也。」疏上，准移勅兩廣督臺與福建開

府矣。舊例，省臣上疏，不逾五日落旨；部覆省臣疏，大約十日內。至部屬奏章，則候旨一月也。朱正色之旨，得之于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勅移咨，又已爲二月終矣。至是年九月初，見闕、粵兩撫會稿，各具疏報，先極贊科臣之策之妙，後言臣等拮据料理，極欲起工建造，但今北兵已出，海宇澄清，造船之說，不必議可也。奉聖旨：「是。」

414 誌異

壬午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庚申亥刻，拱極殿刀仗有光火一寸許。

徐亮工，字虞欽，江陰人。崇禎庚辰欽賜進士，授陝西延安府吳堡知縣。時秦寇日熾。其地有怪鳥，鳥身人面蓬首，若飛至縣，或鳴或棲，不久流賊必至，而城被屠矣。鳥狀如梟。

無錫實錄云：夏秋之交，疫癘大作，萬民凋瘵，兼之凶荒相繼，殞殮爲艱，枯骸暴露，幾遍郊野。

憶是歲春大飢，予隨內父抗濟之先生讀書于舅氏，聞有飢者自沈于河。一日，二母舅進書齋云：「今日西門橋又有一婦人攜三歲兒投擲河中矣，以不忍其子之飢也。」言之慘然。時死者甚衆，凡途間貧人，傾仆卽死，腹內空虛故耳。家孟伯雄館於蘇之沈氏，時米每石三兩餘，百姓大飢。紗穀停造，織機坊內，一夕餓死紡戶十七人，其他可知。

415 附記 無錫諸生逐令

明季，無錫諸生每歲免糧銀五錢。無田可免者，則與之銀，謂之「扣散米」。待士可謂厚矣。時知

縣廂昌胤，字爾祚，號再玉，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米不時發，諸生杜景燿等，約同學昇昌胤出西門。故事，縣令出西門，即不得復入。時諸生將紙大書云：「逐出無錫知縣一名廂昌胤，不許復入。用硃筆榜堅，粘于蘆席，為牌擊之。將吏役答散，扶昌胤出，即閉城。昌胤訴于撫臣，撫臣調為嘉定令。久之，止逮五六人，革其衿，竟不置重典，亦異也。此雖廂令之過，而諸生之橫亦太甚矣！時以流寇蹂躪江北，而江南頻年游飢，故當事姑息如此。不四年，清初役隸威加衿士，非復昔日優文之象矣。迨順治十七年庚子，撫臣朱國治以錢糧事奏銷，三吳紳衿多黜，是勢極而反，天蓋有以報之也。無錫日記云：五月初三，秀才羣圍縣堂，打碎堂上紗厨。龍教官跪諸秀才，秀才亦跪教官，一時異事。又通邑市民毀碎廂中尊轎傘，執器圍住馬素脩家。廂中尊方巾、白布直身，步至西門下船，狼狽極矣！是夜仍進縣門，可笑之甚！初五下午，秀才又哄縣堂。及夜，中尊遁去。是歲秋闈，廂令居然入薦，上官之無法紀如此！日記一行，辛亥四月十三日書。